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王昭君



第一章

秭归县的大堂，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溢，里里外外到处是笑脸。有的是觉得新奇有趣的笑，有的是憧憬着荣华富贵的笑，有的是自鸣得意的笑，但也有用脂粉遮掩了泪痕，强自妆点的笑。

大致说来，秭归县的美人，只要是未曾出嫁的，都集中在这里了——朝廷采选良家女子，充实后宫，尽管诏书中煌煌申明，以德为主，仪容并非所重，只要平头整脸，身无恶疾，皆有入选的资格。可是谁都知道，入选的主要条件是色！

因此，平素有艳名而又不愿选入深宫的，早在诏书下达之时，便急急忙忙地物色儿郎，草草婚嫁。这半年以来，办喜事的人，比平常多了三倍。东西这一来剩下的美人就不多了。

选美的钦使，掖庭令孙镇，大为失望，不断地皱眉、摇头，喃喃自语：“千城易得，一美难求！”

“钦使说哪里话！”有个待选的蓬门碧玉，心直口快，不服气地抗议，“有位美人，不但秭归第一，只怕天下也是第一！”

“喔，”孙镇动容了，“你说，是谁？”

话是说出口了，却大为懊悔。她嗫嚅着说：“我是说着玩的！那里有什么天下第一美人？”

孙镇已当了二十年的掖庭令，后宫佳丽，何止三千？成天在脂粉丛中打滚，将女孩儿的心理摸得熟透、熟透，知道她的话不假，只是忽生顾忌，故而改口。如果逼着问，当然可以问得出实话，但可能会别生枝节，反为不妙，所以一笑置之。只问她的姓名。

“我叫林采。双木林，采选的采。”

“看你口齿伶俐，也有可采之处！”

陪侍在旁的秭归县令陈和，立即高声说道：“取中林采！”

孙镇不过是那么一句话，入选与否，犹在考虑，陈和自作主张地作了这么一个宣布，使得他颇为不悦，但也不能不算，只好承认：“取中林采。”

因为如此，他就不肯轻易发言了，看来看去，一直看到离末尾只剩五、六个人了，第二个还没有选出来，陈和不免着急，陪笑问道：“莫非再没有能中法眼的？”

孙镇犹未答言，有个圆圆面孔，喜气迎人的女郎，笑盈盈地向他行礼，用很清脆的声音说：“钦使安好！”

“你倒很懂礼节。”

“懂礼节就好！”陈和一旁接口，“宫廷中礼节最要紧。”

陈和不置可否，只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赵美。”

“赵美？”

是疑问的口气，便意味着有名实不副之感。陈和急忙成人之美，“钦使，”他说：“美有各种各样的美，有的人，初看不错，再看不过如此，越看越不顺眼；有的人呢，初看似乎平庸，再看有点味道，而越看越美。拙见钦使以为如何？”

“嗯！嗯！高见，高见。”孙镇敷衍着。

“钦使，”陈和又说：“这赵美是官男之相，主理贵子。”

这句话倒是打动了孙镇，他点点头说：“可取者大概在这一点了！也罢，选上她一个。”

于是看到末尾又回头，总算勉强又选中一个，名叫韩文，定额四名，还差一个。陈和看孙镇大有再也不屑一顾之意，便又说道：“钦使，请再看看，可有遗珠？”

“不必再看了，本无珍珠，何遗可言？”

“那，不还差一名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说完，孙镇便管自回到别室休息去了。

陈和情知不妙，但不便追了去问，先料理了中选的林、赵、韩三家该送的羊酒采礼，鼓吹前导，亲身登门道贺。一家一家走完，回到衙门，已近黄昏。置酒款待钦使之时，方始从容叩问。

“钦使，尚差一名，是宁缺毋滥呢，还是另行复选？”

“既不可缺，亦不可滥，另行复选，亦嫌费事。”孙镇答说：“我看，林采口中的天下第一美人，不妨召来看一看。”

陈和听得这话，心中一跳。“林采胡说八道！”他说：“哪里有甚么第一美人？秭归自从出了‘三闾大夫’师弟，秀气都拔尽了，至今男子不文，女子不美。钦使莫轻信妄言！”

“三闾大夫”就是作《离骚》的屈原，与他的弟子。一代才人的宋玉，相传都是秭归的土著。师弟皆善辞赋，瑰奇伟丽，冠绝古今，所以陈和有此说法，然而毫无效果。

“陈兄，”孙镇正色说道：“美人如日月星辰，纵或一时为浮云所掩，终必大显光芒，为世人所共见。倘或真如足下所说，秭归的秀气为屈、宋师弟拔尽了，至今男子不文，女子不美，自无话说。万一真的出现了天下第一美人，而且早就是足下的子民，那时候，陈兄，这欺罔之罪，恐怕你当不起！”

事态严重了！做主人的陈和，如芒刺在背，大为不安——原来林采的话，一点不假，秭归确有国色，只是父母视如性命，舍不得她远离膝下，所以一闻采选的信息，在陈和那里行了重贿，得以剔除在候选的名单之外。不想林采多嘴，而孙镇精明，看来是瞒不过了。

孙镇从陈和脸上，看到他心里，知道可处死刑的“欺罔之罪”四字吓倒了他。只是话说得太硬，无法弯得过来，须为他找个开脱的借口，事情才能转圆。

于是，他略想一想说道：“陈兄，你到任未几，只怕地方上的情形还不太熟悉。明天不妨多派出人去，加意访一访，果然有此一美，选入深宫，天子宠幸，于足下的前程，亦有锦上添花之妙！”

先作威，继以利诱，又为他留下挽回的余地，陈和的嘴怎么还硬得起来？一连叠声地说：“是！是！谨遵台命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陈和派人去召请一位绅士，名叫王襄，此人当过传宣王命的“谒者”，久在胡地，以后弃政从商，与匈奴从事贸易，挣了极大一份家财，暮年思乡，弃落归根，回到秭归定居，不过一年有余，但以家业殷厚，赋性慷慨，所以很快地便成了本地的一位大绅士，颇得陈和的尊敬。

奉召到了县衙，后堂相见。王襄一眼望到几案上，便是一愣——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四镒黄金，他认得出，正就是自己送陈和的原物。

“王公！事不谐矣！”

“贤父母何出此言？”王襄急急问道：“是不是出了变故？”

“事出意外！”陈和蹙眉答说，“都只为一个姓林的多嘴，说得一句‘秭归第一美人’，钦使已经发觉了，昨夜发话，倘有这么一位美人，匿不报选，将来要治我以‘欺罔之罪’。这不是儿戏之事！王公，厚赐心领谢谢。方命之处，并乞鉴谅。”

说到这里喊一声：“来啊！”

伺候起居的一个童儿应声而至，在陈和指挥之下，将那四镒黄金，用布袱包好，放在王襄面前。

“厚赠奉璧！”陈和拱拱手说：“效劳不周，歉疚之至。”

“不，不！区区不腆之仪，仍请笑纳。”王襄将一包黄金推了过去，随即起身说道：

“告辞！”

“王公！”陈和握住他的手臂，怔怔地半晌作不得声。

他这难以启齿而又必须要有结果的心事，王襄是充分了解的。黄金退回，女儿就要送出去了！可是，他却不能在此时作任何承诺，唯有装聋作哑地保持沉默。

这就逼得陈和不能不开口了。正在考虑如何措词之际，童儿走来通报：“钦使来了！”

人随声到，孙镇已从别室缓步而来。陈和大感窘迫，首先要处置的那四镒黄金，受贿的真脏俱在，落入孙镇眼中，异常不妥。幸而那童儿很机警，趁王襄趋前迎接，挡住了孙镇视线的机会，眼明手快地将一包黄金移了开去。

这下，陈和才得放心，定定神为王襄引见：“这位是朝廷特派的孙钦使。”

“王襄参见钦使！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王公请坐。”

王襄急忙欠身逊谢：“尊称不敢当！”

“也不算尊称。足下为国宣过劳。如今优游林下，年高德邵，怎么当不得这个称呼？请坐，请坐！”

于是孙镇与王襄相向而坐，陈和在客座相陪。略略作了几句寒暄，做主人的渐渐导入正题。

“王公，”陈和说道：“钦使千里迢迢，可说是专为令媛而来的。”

“正是！”孙镇接口，“久闻令媛德容言工，四德具备，一旦选入深宫，必蒙恩宠。老夫先致贺了！”

“岂敢，岂敢！”王襄惶恐地，“钦使对小女过奖忒甚，将来一定会失望。”

“哪里的话？”陈和趁机说道：“何不此刻就烦尊驾将令媛接了来，容我们一瞻颜色？”

“这却有些难处！”王襄答说：“小女不在归州。”

“不在归州？”陈和不免一惊。

“是的。小女随她两个兄长打猎去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孙镇与陈和相互看了一眼。两人都不肯信他的话，而且孙镇有些不悦，“这也奇了！”他沉下脸来说：“深闺弱质，还能骑马射箭不成？”

“这有个缘故，小可自辞官以后，久在西北边境经商，所以小女也能像

匈奴女子那样，骑马打猎。”

孙镇的脸色稍为缓和了些，“原来如此！”他问：“令郎、令媛去打猎，哪天回来？”

“我想，大雪封山以前，总得回家。”

由于这句话，使得孙镇脸上的皮肉又绷紧了，看着陈和冷冷地说：“如今才初秋，下雪还有两三个月。”

“软使怎么能等两三个月？”陈和的神色也不好看了，“我想一定可以找得回来！令郎、令媛去打猎，不能漫无目标，总有个方向吧？”

“大概在北面。”

“北面甚么地方呢？”陈和板着脸说，“彼此要相见以诚才好！”

这竟有点教训的口吻了！王襄心里很不是味道，同时也有深深的警惕，想了一下答说：

“大概是在八学士山。”

能说明确实的地点，便是肯合作的表示，陈和便又用抚慰的语气说：“八学士山离城只有十里路，来去也很方便。王公请你赶快派人把令媛接回来！以令媛的才貌双全，何愁不得恩宠？王公，你荣宗耀祖，光大门庭的机会到了！”

王襄点点头，便待起身告辞，孙镇却还有话说：“这是公事，得有一道手续。王公，令媛是何芳名，多大年纪？”

“小女单名一个媵字，别号昭君，今年十八岁。”

“是了！”孙镇即唤来登录名簿的小吏，当面交代：“今有秭归县民王襄，面报其女王媵，别号昭君，年十八岁，候选入宫。”

原来这是一计，让王襄亲口报了名，便再也不能抵赖了。

“我可不要这种荣宗耀祖，光大门庭的机会！”王夫人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只要我的女儿！”

“夫人，你不要太固执！我又何尝舍得？只为有人多了句嘴，连县官都庇护不得。皇命所关，谁敢不遵？你要往宽处去想才是。”

“我不管。要我的女儿可以，先拿把刀来把我杀掉！”

竟到了无可理喻的程度。王襄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搓了半天的手，叹口气说：“只怪你的肚子太争气，生了这么一个秭归第一的女子。为女儿，我也是什么办法都想到了，你如今仍旧不肯听劝，那也没有别的法子，只好我去下狱受罪。”

这一层，王夫人当然也想到过。她的看法是，“天大的官司，地大的银子”，只要不惜倾家荡产，总可以把丈夫救出来。

但这个看法只能做，不能说，一说出来便仿佛是忍心让丈夫下狱，夫妻的情义何在？因此，这时候只好沉默。

于是，站在她身后的侍儿小翠，拉一拉王夫人的衣服。王襄眼尖看到了，大声叱斥：

“小翠，你又在捣什么鬼？”

“总管等着夫人给钥匙，开仓库。”

王夫人一听便能会意，立即接口：“啊，我倒忘了！”她站起身来，“等我去交代了钥匙再说。”

原来让昭君跟着他两位兄长，一位表兄去打猎，本有让她远避之意。此时小翠献计，不必跟王襄争执，只派人到八学士山去寻着昭君，叮嘱她到

表兄家暂住，岂不就轻易躲过了难关？

王夫人认为此计大妙，吩咐照办。然后回到丈夫那里，装模作样地争执了好一会，才作出无可奈何而让步的表情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好了，随你吧！反正女儿又不是我一个人的。”

于是王襄派了一名年轻力壮的干仆王兴，郑重交代：“你马上到八学士山去找着大爷、二爷跟小姐，关照他们立刻赶回来！话不必多说，倘或问你是何要紧事，你就说不知道好了。”

尽管王兴机警干练，毕竟晚了一步，以致于扑了个空。不过搜索查访，小主人的行踪，大致可以推断出来，对主人不能说是没有交代，因而连夜赶回来复命。

“大爷、二爷、小姐，一定是跟表少爷回巴东了！”王兴这样报告：“我问了好些人，都说是往西面出山的。正是到巴东的大路。”

“那么，你怎么不赶了去呢？”

“来不及了。一路查访延误，等问清楚，算一算辰光，已经半天的路程。我怕老爷惦念，所以先赶回来报信。如果一定要大爷他们回来，我再赶到巴东就是。”

“也好！你马上再到巴东去一趟。”

刚遣去了王兴，县里就着人来请，自然是询问昭君的下落。王襄只好据实答复，然而有许多疑窦是无法解释的。

“王公，我倒请问，令郎、令媛要到巴东亲戚家去作客，莫非你就一无所知？”陈和又加了一句：“听说府上的家教是很好的啊！”

若有家教，子女何能不禀命而行？这明明是指他虚言搪塞。王襄有口难辩，只好这样答说：“已经派人到巴东去追了，一定找得回来的。”

“那要几天功夫？”

“一来一往总得五天功夫。”

陈和不敢作主，转脸问道：“钦使以为如何？”

孙镇沉吟了一回，毅然决然地答说：“好！就是五天。不过五天以后，一定要人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如果没有人呢？”

“那，”王襄慨然答说：“任凭治罪。”

“这个罪，”孙镇提醒他说：“可不轻噢！”

“那也是没法子的事。我是问心无愧。如果不容我慢慢寻访，将事情弄清楚，就加我以抗旨之罪，也只好认命了。”

话说到软中带硬，令人听了不受用。所以孙镇在他辞去以后，向陈和很发了一顿牢骚，少不得也有些责备陈和，不该不知道这事的轻重，居然接受王襄的“请托”。又说事情果真起了变化，唯有“公事公办”，决不徇情。

这一行，连陈和也有些看急了！因为所谓“请托”，就是受贿，此事可大可小，只看孙镇的意向。如今孙镇颇为愠怒，自己为明心迹，也只有拿“公事公办，决不徇情”八个字作自保之计。

于是，那交还王襄而辞谢不受的四镒黄金，再次退还给王家。见此光景，王襄知道事成僵局，连夜又派了人赶到巴东，催昭君务必克日赶回秭归。

到得第四天，王兴从巴东回来了，带来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，昭君与她的两个哥哥，根本未到巴东。

这会到哪里去了呢？不由人不怀疑，是在深山中遇了险？

王太太急得两泪汪汪，坐立不安。王襄自然也怀有深忧，只是为了安慰妻子，不便形诸颜色，只召集亲族中的壮丁，悬下赏格。请他们分道入八学士山去搜索。

乱糟糟地初步处置刚毕，县里则又着人来请了。王襄自然据实陈告，而孙镇却不肯信他的话，只是连连冷笑。

“实不相瞒，”王襄愁眉苦脸地说：“内人本来不舍得小女被选入宫，如今心思也改变了。生离到底强于死别，小女若能平安归来，情愿入选。倘或遇险，从此永别，愚夫妇就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那时钦使要治我的罪，在我根本就无所谓了。”

说得如此沉痛，孙镇不能不信。但由他的说话中，越发可以想见昭君是何等晶莹圆润的一颗稀世明珠！因而对她的生死下落，亦就更为关心，与陈和商量，不妨也派人帮着搜寻。

陈和当然照办。派出十来名差役裹粮入山，细细查访。

这样三天过夫，不大的一座八学士山，几乎搜遍了，毫无踪影。如说遇险，不论是坠入深谷绝涧，或是为猛虎毒蛇所噬伤命，总有迹象可寻，而竟杳然。何况王家兄弟还带着下人，一行人众，就是遇了险，不致于全数遭难，总也有个把人可以逃出命来，回家报信，而亦竟无一有，岂不是一桩大大的蹊跷。

孙镇居心此刻苛刻，认定这是王襄有意安排的一个骗局，颇有受人戏侮之感，因而越发恼怒，决定要“公事公办”了。

于是下令将王襄拘提到案，亲自审问。“你可知罪？”他说，“这个骗局，疑窦重重，你何以自解？”

“我不必作何解释，请钦使治罪好了。”

在王襄自觉不必辩，辩亦无益，爱女如果遇险，则一切都可置之度外，所以这样回答。

而孙镇却误会了，以为是他词穷服罪，正好证明自己的看法不错，这就不必再推究案情，只须考虑如何治罪。

转到这个念头，立刻发觉自己遭遇了难题：第一、没有司法的权责，不能治王襄的罪；第二、就算能治罪，不知道应当援用哪条律例？所谓“抗旨”、“欺罔”，到底只是口头恫吓的话，写入“狱词”，据以定罪，那又是另一回事。

不过。虽不能治王襄的罪，却可以交代陈和逮捕，带回京去。这样想停当了，便即说道：“王襄，你既然无以自解，承认是个骗局——”“钦使！”王襄抗声说道：“治我的罪可以，我可不能承认是个骗局。”

孙镇一愣，“你怎么又翻供了？”他说，“既非骗局。那么，人呢？”

“小女生死不明，教我如何交人？”

答得振振有词，驳他不倒。可是，孙镇亦非弱者，不跟他辩这一点，只说：“好！就算生死不明，不过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眼前你还不能卸责，我亦不能放你。唯有拿你带进京去，交付廷尉衙门，依律治罪。只要你的女儿能够报到。或者能确实证明，是出了意外，我仍旧可以放你。”

这样处置，不算过分，王襄问一句：“要怎么才算是出了意外的确实证明？”

“如果出了意外，总有尸首吧？”孙镇作了个结论：“反正没有活的有死

的！王昭君若无下落，你就休想回家了。”

王襄黯然无语，听凭孙镇交代陈和，将他下狱。王夫人得知信息，急得几乎昏厥。央求族人出面，请求保释，陈和一口拒绝，孙镇则决意加重压力，关照陈和，尽快将王襄解送进京。

于是，陈和连夜备办文书，派定解差。第二天一早起解之前，照例先要“过堂”，先传两名解差上堂回话。“你们的盘缠跟文书领了没有？”

“领到了。”

“这王襄是抗旨的罪名，等于钦命要犯。你们这一路解送，要格外仔细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好！先退下去。”陈和大声吩咐：“带王襄。”

王襄已换了罪犯的打扮，身穿赭色布衣，腕上加着手铐，容颜惨淡地上得堂去，双膝一跪，静待问话。

“王襄！奉钦使之命，将你解进京去，今天就要启程。”

“是！”王襄有气无力地答应着。

“你要明白，这不是本县故意与你为难，亦不是钦使对你有何成见，实在是圣命难违，只好将你解送进京，自己去分辩。一路上，解差不会难为你。如果你女儿有了下落，亦可以将你追回来，释放回家。总之。你不要怨本县无情！”

“我不怨父母官，只怨我女儿不孝。”

“你明白就好！”陈和大声说道：“来！拿王襄送上槛车。”

槛车俗称囚车，专为长途解送重犯之用。是一个安着轮子的木笼，笼盖是两块木板，中间各有一个半圆形的缺口。犯人入笼蹲坐着，两块木板盖上，缺口恰好掐住脖子，脑袋露出在上，跟戴了一面枷一样。

这时王夫人已经得信赶到。眼见丈夫落得这般光景，伤心愧悔，两泪滚滚而下。不过她赋性刚毅，拭拭泪安慰王襄：“老相公，你请宽心：我一定设法救你回来！”她看看左右，人多不便说心里的话，只加了两句：“我有把握，一定能救你回来！暂时吃两天辛苦，都是我不好。”

“这话也不必去说它了！只是两儿一女，还有外甥，都无下落，这件事真叫我放心不下！”

“我又派人到巴东去了。也许王兴上次去的时候，他们还在路上，两下错过了。”王夫人又说，“我们俩一生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。老天爷不会这么无眼，活生生夺走我们两儿一女。你放心，一定好好的在那里。”

“一回来，你要连夜派人来通知我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王夫人指着王兴说，“我派他一路跟着你进京。行李、衣服，还有钱，都交给他了。”

接着，王夫人又重托了两名解差，沿途照应。暗示将有重礼送到他们家。两名解差均会意，满口答应，决不让王襄受苦。

于是，老夫妻洒泪而别，槛车辘辘地出东城而去。日中时分，在一处邮亭暂歇，解差将槛车打开，让王襄下车活动。

随行的王兴很能干，先买了酒肉请解差享用，然后服侍王襄吃饭，陪着闲话。

此处邮亭，地当要冲，车马络绎，异常热闹，但各人管各人互不惊扰。哪知突然间店客纷纷起立，有的赶出门去，有的探头注目，王襄不免诧异，关照王兴也去看看，是出了什么事。

王兴奔出去一看，惊喜莫名。愣得一愣，方始醒悟，应该赶紧去告诉主人。

“老爷，老爷！”他一路奔、一路喊：“天大的喜事！”

“是何喜事？”王襄投着而起，也向门外走去，要自己去看个明白。

也就是话刚出口的时候，门外马停，随即出现一条飘逸的影子，一路散播着神奇的魔力，将所有的视线都吸引住了。

“昭君！”王襄大喊。

“爹！”昭君扑了过来，伏在父亲的肩上，用她那一头黑亮如漆，柔滑如丝的长发，不断地摩着，眼中含泪而唇边绽开了满足的笑容。

一时肃静无声，大家屏声息气看着他们父女，几乎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。终于，还是昭君那银铃般的声音，打破了异样的静寂。

“爹！你吃苦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没有！”王襄有千万句话要问，却不知先提那一句？定一定神才发现他跟女儿如此受人瞩目，心中浮起一片骄傲又不安的感觉，便高拱双手，大声说道：“搅扰各位，抱歉之至！请各自便，请各自便！”

这一说，邮亭中的过客，大都不好意思盯着看了，进餐的进餐，交谈的交谈，原来干什么的，还是干什么。不过，不论在干什么，视线总是不时飘过来，有意无意地在昭君左右绕一绕。

他们父女俩的激动心情，也比较平静了，坐下来先谈昭君的行踪。

“你们到哪里去了？”五襄犹不免有埋怨之意，“你莫非不曾想到，我跟你娘会怎么样的着急？”

听得这话，昭君异常不安。不过有些话，她还不便说——都要怪母亲不好，派人来通知，避难巴东，实在是多此一举。

若非如此，就不会迷路陷身在深山中，几乎活活困死。

其次要怪她大哥王传，当时她就表示，母亲的办法行不通。皇帝所限，不是躲避得了的事，而王传却坚持须遵母命，先到巴东再说。这话也不便明告父亲，她只歉然地笑着说：

“爹，女儿现在不是在你身边了吗？”

“你是怎么回来的呢？”

“是在山中迷路。到得巴东，才知道爹派王兴来过，立刻从水路赶了回来，到家才知道闯了大祸！我衣服都来不及换，急着来看爹。可惜，迟了一天，要是昨天赶到就好了。”

如果昨天赶到，王襄就无须过堂起解。不过他倒也不在乎坐一趟槛车，他关心的是妻子的态度，是不是依旧坚持原意？

“你见了你娘没有？”他这样问。

“见了。”

“你娘怎么说？”

“娘，”昭君微皱着眉说：“好像又高兴、又发愁的模样。”

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爱女无恙，当然会高兴。然而远上京华，长居深宫，想到从此与爱女见面无期，又何能不发愁？

发愁亦无用，事到如今，已成定局。王襄只能这样叮嘱爱女：“昭君，你先要把心思放宽来，别哭哭啼啼地，那会害得你娘更舍不下。”

“是！”昭君垂着眼说，声音中带些幽怨。

王襄亦沉浸在悲思中，默然无语。于是王兴便趁此机会上来回话。

“老爷，”他说，“两位解差哥说，小姐一回来，情形就不同了。今天不如就住在这邮亭等城里的动静。”

这下提醒了王襄，“县里可知道你安全归来的消息？”他问昭君。

“娘派大哥到县里去面报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”王襄回答王兴，“两位解差的主意不错。只要他们肯担待，我自然落得少受些罪，今天就住在这里。”

“两位解差哥肯担保的。不过——”王兴故意不说下去，做个眼色示意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应该酬谢。”王襄急忙答说：“你斟酌好了。”

要斟酌的是酬谢的数目。王兴倒也像主人一样大方，出手不菲，两名解差都很满意。为了表示谢忱，特献殷勤，向管理邮亭的亭长去办交涉，假借县令的名义，要了两间上好的房间，供王襄父女留宿。

这就少不得道破昭君的来历，亭长大感兴奋，急急备了现成的酒食，来向王襄父女致贺，好好应酬了一番，方始亲自引导着去安顿他们的宿处。

“昭君，”王襄体恤地说：“你一定累了，去歇个午觉。”

昭君并不想歇午觉，只是看父亲倒像是累了，如果自己不回卧室，父亲就不能休息，所以答一声：“爹也好好歇一歇。”

“心里有事，不会睡得着。”

“闭目养养神也是好的。”昭君将父亲扶坐在靠壁之处，轻轻将他的眼皮抹下来，然后关上窗户，方始悄然到隔壁自己的卧室。

在昭君温柔的侍奉之下，王襄恬适地进入梦乡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觉得有人在摇撼他的身子。睁眼一看，是满面兴奋的王兴。

“老爷、老爷，县官陪着孙钦使来拜访。”

“喔，”王襄揉一揉睡眠，不自觉地说：“今天用不着宿在邮亭了。”

于是，王襄站起身来便走。王兴却一把拉住他说：“老爷，这一身衣服——”王襄这才想起，自己穿一身赭色布衣，乃是罪服，便问：“有何不妥？”

“要不要换一换？”王兴答说：“箱笼中带着老爷的便衣。”

王襄想了一下，答说：“不！不能擅自更换，否则解差会受责备。”

说罢往外走去，只见孙镇与陈和在院子里站着迎候，他那身衣服非常惹眼，陈和一见便不安地大声说道：“请王公更衣！”

这是免罪的表示。王襄想起无端被当作囚犯，不免有些愤慨，很想赌气不换。不过，他为人到底忠厚，终于还是回身进去，换了便衣，方始出来。

“王公！”陈和指着孙镇说道：“我特地陪了孙钦使来贺喜。”

“贺喜？”王襄答说：“不知是何喜事？”

“令媛无恙归来是一喜；选入皇宫，更是一喜。至于我，应该致歉！”说着，陈和深深一揖。

这前倨后恭的态度，将王襄残余的气恼，一扫而净，还礼答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两位请上坐。”

“王公请上坐，”孙镇又说：“听说令媛在此？”

“是的。她是听说我槛车上路。不太放心，特意赶来见一面的。”

“真正孝思不匮！可否，让我拜见？”

“言重了！”王襄向王兴说道：“你去看看，请小姐出来。”

等王兴一走，孙镇与陈和又作了一番解释。不断致歉。

原来孙镇当时只疑心王襄有心藏匿爱女，其情可恶，处置不免过当。此刻听说昭君露面，并无不愿被选之意，自然而然就会想到，昭君进宫蒙宠，

想起他的无礼，或会报复；那时她怎么说，皇帝怎么听，少不得有一场大祸！因而邀了陈和一起来，名为道贺，实在是赔罪。

王襄当然懂他的意思，反倒安慰他说：“没有什么！没有什么！我不介意；小女亦最明白事理，能够谅解二公，事出无奈。”

孙镇与陈和都大感欣慰，相当郑重地俯首致谢，及至仰起身子，恰好看到奉爷命出见的昭君。孙镇只觉眼前一亮，心头一震。他在掖庭多年，经眼的后宫佳丽，逾千论万。而这样的感觉，却还是第一次。

陈和也看傻了！心里悔恨不已，这样的人才。岂仅秭归第一真是天下无双。早知如此，应该自己上书举荐，这绝世姿容，一入御目。必定封为皇后一人以下，所有宫眷之上的妃子，那时皇帝垂念“荐贤”之功，昭君思量蒙宠之由，自己何愁不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？只为了王襄的那四镒黄金，贪小失大，实在愚不可及！

不过，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，念头一转，人已离席而起，迎着昭君，长揖到地。

“不敢当！”昭君从容逊避，向王襄先问一声：“爹爹召唤女儿。”

“对了！”王襄站了起来，向孙镇说道：“小女在此，听候发落。”

“王公此言，孙某惶恐无地。”孙镇确是很惶恐，俯首说道：“种种无状。请贵人千万宽宥！”

“‘贵人’！”昭君轻声自念，觉得这个称呼不可思议。

“是！入选的良家女子，暂称贵人，不过，”孙镇转脸向王襄说：“令媛是真正的贵人。绝世名媛，而况才德兼备，必蒙尊荣，可以断言。可喜可贺！”

接着，孙镇与陈和再次道贺。王襄少不得有几句客气话，而昭君矜持不答，告个罪又回后面去了。

“我们也该送王公及贵人进城了。”孙镇问陈和，“车马可曾齐备？”

“早已齐备。请问王公，是不是即时动身？”

“是，是！悉遵台命。”

就这时，王家也已派人来接迎，是昭君的二哥王学，带着两名昭君的侍儿，另外还有一辆帷车。这辆车，自不如陈和带来的蒲轮安车来得舒服。因此，孙镇为了献殷勤，坚持让昭君坐公家的车。王家父女拗不过意，只好接受。

进城已经黄昏，孙镇关照陈和亲送王襄与昭君回家。其时左右邻居，一干亲友，都已得到消息，齐集王家，一来道贺，二来探听详情。陈和本来还想在王家作一番周旋，见此光景，只得作罢，殷殷致别而去。

在王家，宾客去一拨来一拨，门庭如市，上灯未已，少不得还要张罗饮食。远道慰问的亲友，变成贺客，更须安排宿处。闹哄哄地直到三更过后，王襄夫妇方能在一起叙话。

当然，王夫人不会有笑容。长子王传向着父亲，刚脱縲绁之灾，所渴望的是家人的慰藉。母亲这副神情，未免太过，所以劝慰着说：“娘，这是喜事——”一语未终，已触怒了王夫人，接口喝断，“什么喜事？”她说：“骨肉分离，再无见面之日，还说是喜事！你做长兄的，天性这等凉薄，莫非竟没有一点手足之情？”

王传无端挨了一顿骂，心里委屈万分，但也不敢顶嘴；昭君自是老大过意不去，急忙说道：“娘，你老人家也别冤屈了大哥！听说我要离别膝下，大哥已哭过一场了。”

“娘！”老二王学能言善道，另有一番解释，不过他也怕挨骂，所以言之在先，“我要说个道理你听，若是不通，等我说完了再骂，行不行？”

王夫人除了女儿以外，便爱次子，当即答说：“好！我听你说。若是花言巧语哄我，看我拧你的嘴。”

“娘，大哥说得不错。实在是喜事！娘一心念着将来不能跟妹妹见面，这是过虑。在别人，就像这次选上的那林、韩、赵三位，也许一人掖庭。除非有放回家的恩诏，再不得与家人见面，可是妹妹不同！进得宫去，皇帝不是没有眼睛的，一见当然中意。等一封了妃子，推恩母家，爹会封侯，娘就是呼妇。大汉朝最重外戚，那时全家搬进京去，不但娘可以时常进宫去看妹妹，就是妹妹，一年也总有一两次回来看看爹。这不是喜事是什么？”

这一大篇话。说得王夫人心境大变。虽不能尽祛离愁。但已不觉得这是件难堪的事，这一下。脸上也就微有笑意了。

“话是不错。不过，也不能太大意。以为凭自己的性情、模样，一定就会得宠。红花虽好，还要绿叶扶持！”王夫人想了一下说，“老相公，我有个主意，你看使得使得不得？我想把林、韩、赵三家的女儿连他们父母一起请来。联络联络感情，将来进宫也好有个照应，你道如何？”

“当然好！”王襄答说，“我想林、韩、赵三家，一定也有这样的意思。”

果然，到得明朝，不待王襄发柬邀请。林、韩、赵三家约齐了先来拜访，异口同声地表示：一入长安，首蒙荣宠的必是昭君。到那时务必请昭君念着乡谊，照应林采、韩文与赵美。东西说罢，三家父母一起下拜。王襄夫妇逊谢不遑，少不得也有一番郑重拜托的话。王夫人看林采端庄稳重俨然大姊的模样，格外笼络，拉着手问长问短，一再叮嘱：“你昭君妹妹不像你懂事，脾气也嫌太刚，务必请你当自己的妹子那样看待。”又当着昭君的面说：“你妹妹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尽管说她！”

感于王夫人的诚意，林采很诚恳的答说：“照顾昭君妹妹就等于照顾我自己。”

这话说得再透彻不过，韩、赵家亦都以此语告诫爱女。见此光景，王夫人自然深感欣慰，因而离思别恨也就比较容易排遣了。

第二章

轻舟直下，到了江陵作短暂的逗留，等各地采选的不良家女子集中之后，方始转由陆路北上。自襄阳折往西北，出紫荆经蓝田，入长安。

长安城高三丈五尺，周围六十五里，南北形状不同，城南是南斗，城北为北斗形，所以有人叫长安城为斗城。

斗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斗，八街九陌、三宫、九府、三庙十二门、九市、十六桥，帝都繁华，甲于天下。但昭君未能细细领略。安车自长安东面的青城门驶入。一直便趋掖庭。

掖庭在未央宫，是汉初所建的三宫之一。周围有二十八里之广，内有殿阁三十二处，金铺玉户、青琐丹墀，富丽非凡。妃嫔所住的后宫。名为椒房殿，以花椒和泥涂壁，取其芬香温燥。其中共分八区，或称殿、或称舍，

最有名的是第一区昭阳殿与第三区增成舍，玉砌朱栏黄金槛，处处与众不同。

掖庭就在后宫的两翼，分东西两处，秭归四美，分配在东掖庭，入门之初，照例登录，首先上前的是韩文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哪里人？”管登录的宦官问。

“我叫韩文，荆襄秭归人。”

“长得倒还文静。”那宦官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又问：“有什么特长？”

“我会刺绣。”

“那很好。深宫寂寞，不愁日子不能打发了！”宦官提高了声音叫：“下一个。”

下一个便是赵美，自己报了姓名籍贯。不知怎么，那宦官对她的印象不好，话就不好听了。

“名美而已！”

虽只四个字，却让赵美如箭穿心般难受。林采见她满脸通红，泪光闪现，知道她听懂了那宦官的刻薄话，说她“名美人不美”，急忙握住她的手，投以抚慰的眼色。

“你呢？”宦官不理赵美，看着林采问：“是何名字？”

“林采。双木林，风采的采。”

“风采不坏！那里人？”

“我们四个，都是秭归来的。”林采一面回答，一面回头看着昭君。

这一下，使得原本为众所瞩目的昭君，越发吸引了所有的视线。那宦官将她从头看到脚，不断地点着头。

为了掩饰羞窘，昭君索性自己报名，“我叫王嫱。”

“哪个祥？吉祥的祥？”

“是女字旁，一个吝啬的啬字。”

“这个字倒少见。”

“她又叫昭君。”林采接口，“昭彰的昭，君王的君。”

“这个名字好！册籍上就登记王昭君好了。”

突如其来地插嘴，兼以声音阴冷，昭君与林采都微一吃惊。抬眼看去，方始发现宦官身后，高大宫门所遮蔽的阴影中站着一个人，又干又瘦的中年人，脸如削瓜，鹰鼻鼠眼，看上去不似善类。但看他的服饰，听他发号施令的口气。便知他的身分不低。林采比较世故。便即报以一笑，那人却毫无表情，一双眼睛只盯着昭君。

那宦官登录了名字，便又问道：“你有什么特长？”

“一无所长？”

“不，不！”林采赶紧又说：“她多才多艺，能歌善舞，精于女红，是我们秭归的第一美人。”

“名不虚传。”宦官指着昭君所提的布囊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琵琶。”

“琵琶！好极了，好极了。恭喜你！圣上最喜爱的乐器，就是琵琶。”

昭君诚然多才多艺，但洒扫铺设这些收拾屋子的琐事。在家绝少自己动手。所以一到了被指定的住处，望着萧然四壁，与地上杂置的箱笼，领有茫然之感。

“昭君，”出现在门口的林采，诧异地问：“你在发什么愣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从何措手？”

“喔，”林采笑道：“你从没有自己做过，难怪你！来，我来帮你。”

于是反客为主，一切都是林采安排，昭君反而只是听指挥、供奔走而已。

一面做事一面说闲话。林采的行李不多。老早布置好了，还去各处串门，打听到好些有关掖庭的情形，此时一一说与昭君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，掖庭令孙镇调职了。

“怪不得！我老在纳闷，怎么到了掖庭，是他自己所管的地方，反倒不见他的踪影。”昭君接着问说：“那么，新任的掖庭令是谁呢？”

“就是站在大门口，阴恻恻，脸上没有四两肉的那个人，名叫史衡之。这个人，”林采向窗外张望了一下，虽无人偷听，还恐隔墙有耳，特意走近昭君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这史衡之阴险无比，可得当心他！”

“喔，林姐姐，你必是听到什么了？”

“是啊！不然我亦不好随便冤枉一个人。据说，他原是孙镇提拔起来的。这一次孙镇出使，由他代理，居然秘密地奏了一本，说孙镇的措施如何乖方？是告到皇太后那里，皇太后便吩咐皇上，拿孙镇调出去管离宫。史衡之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掖庭令。”

“这么说，掖庭是归皇太后管？”

“皇太后要拿权，也没有她的办法。”林采的兴趣在谈史衡之，把话题又拉了回来：

“史衡之这个人，心很黑，死要红包。”

“这。我爹已经替我准备了，是十两银子的见面礼。”

“你送十两，我也送十两。还有，”林采问道：“照料我们起居的傅婆婆，也该给个红包。你看送多少？”

“至少也得五两吧？”

“好！我去通知韩文、赵美，大家送一样的数目。”

林采一走，傅婆婆正好也来了。名为“婆婆”，实在是个中年妇人，肥大白胖，风韵犹存，只是举止言语，装成老祖母的样子，所以成了“傅婆婆”。

傅婆婆是掖庭中许多女执事之一。掖庭的房舍，千篇一律，一排一排，鳞次栉比。每一排中间是一条南北向的甬道，称为“永巷”。东掖庭共有四十二条永巷。便有四十二个像傅婆婆这样的女执事。她们的身分不上不下，类似大户人家的“管家婆”，权威要看主人信任的程度而定。傅婆婆很能干，一直都受掖庭令的看重，所以在东掖庭中，是个有头有脸的女执事。

她的能干，当然包括知人之明在内。第一眼看到昭君，便知她在掖庭。不过如逆旅的过客。因而特献殷勤，来看看有什么可以争取昭君好感的机会。

傅婆婆问长问短。殷勤得很。却又不是没话找话瞎敷衍。

所问的话。不是人家担心的，便是人家有兴趣的。在昭君看，世上从未有像傅婆婆这样善体人情的人，因而一下子就全心倾服了。

看看敷衍得够了，傅婆婆起身说道：“王姑娘，我就住在北头小屋。不拘时候，有事尽管招呼我，不要怕不好意思，脸皮薄，自己吃亏。”

不说她自己愿意日夜照料。却提出忠告，说“脸皮薄，自己吃亏”。这话在昭君听来，亲切无比，不由得便说：“傅婆婆，你请慢走！”她把本预备等林采来，一起交出去的红包取了出来，递到傅婆婆手上，“这十两银子，烦你送给史长官。”

傅婆婆想了一下说：“好！先存在我这里。等多几个人托我，一起送上

去。”

“对了！托付了你，了我一件事。这五两银子，送你买件袄穿！”

“这可是受之有愧了！我如果不收，你心里一定咕嚕。以为我嫌少。”傅婆婆很恳切地说：“说实话，王姑娘，我指望你的，不是这么五两银子。这话——暂时也不必说它！反正我领你的盛情就是。”

傅婆婆倒真的是一片好心，巴望昭君即日就能上承恩宠，很想替她在史衡之面前，重托一托。但初想如此，再想不妥，这个新任的掖庭令，疑心病特重，必以为自己是受了昭君的多大的好处，所以力荐，那就弄巧成拙了。

不过，她本心也真的喜爱昭君，入晚无事，又来探望。对灯独坐，乡思飞越的昭君，遣愁无计。当然也欢迎有这样一个来闲谈破闷，所以急忙起身让坐，态度上表现得很热烈。

“一个人在想家？”

昭君笑了，然后点点头问：“傅婆婆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我看得多了。我也不来劝你，劝亦无用，过些日子，自然而然就好了。”

“但愿‘这些日子’快快过去。”

“别人不敢说，像你，这不过短短的几天。”傅婆婆说：“一出了头。花团锦簇的日子，即使想家也不要紧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时候，你要——”傅婆婆突然问说：“王姑娘，府上还有那些人？”

“爹、娘，两个哥哥！”

“都好福气。”傅婆婆脱口称赞。

这意思是说。父母两兄都可因她的承宠而贵盛。果能如此，自然得极大的安慰。昭君不由得绽开了笑容。

“唉！”傅婆婆突然叹口气，“今天我才懂了。”

昭君愕然，“傅婆婆，”她问：“何故忽发感慨？”

“今天我才懂了，说什么美人一笑，能够忘忧。果然有这样的事。”

原来是极大的恭维！昭君又笑了：“谢谢你，傅婆婆！”

“好了！我该走了，在你这里，越谈越不想走，明天还有好多事呢！”

就因为傅婆婆来闲谈了这片刻。激起昭君无限憧憬，很容易掩没了乡愁，熄灯归寝，居然一夜安眠。

御苑秋光，大有可观。丹枫黄菊，疏柳高槐，说不尽的杰阁嵯峨，曲径通幽。所苦的是过于辽阔，从一早逛到近午，只不过经历了三分之一。韩文比较纤弱，首先告饶了。

“三位姊姊，歇一歇吧！”

“喏，”昭君指着前面说：“那面有个亭子。”

是一座石亭，建在鱼池东岸，昭君领头到了那里。却还余勇可贾，只在亭子外面，用根竹枝摆弄水面，不时有受惊的五彩鲤鱼跃出水面。金鳞映日，一现即没。

“昭君，”林采在喊：“请过来，我们有话说。”

昭君丢下竹枝，回到亭中。先开口的却是韩文，“昭君姊姊，”她说：“我有个提议。”

我们四个，千里迢迢到了这里，深宫寂寞，举目无亲，不如结为异姓姊妹，彼此也有个照应。她们两位都同意了，不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？”

“我赞成，我赞成！”昭君笑逐颜开地，“这可是太有趣了。”

“既然大家都同意，我们先来叙一叙长幼。”韩文自陈：“我今年十八。”

“我也是十八。”昭君说。

“巧了！已经三个十八了！”林采问赵美：“你呢？”

“十七。”

“那你最小。”韩文笑道：“未有大姊，先有小妹。”

“大姊恐怕是我了。”林采说：“我的生日大，是人日。”

“人日是正月初七。”韩文说：“我是重阳生日。”

“次序都定了。”昭君指着林采说：“大姊！”然后手指自己，“我与百花同日生，二月十二，居次。”

于是赵美起身，盈盈下拜：“大姊、二姊、三姊，小妹拜见。”

“小妹，慢慢！”林采以大姊的身分阻拦，“称呼虽定了，总还得在神前盟个誓，结义是件很郑重的事。”

这却是个难题，宫中何来神祠？面面相觑，都有些发楞。

毕竟还是昭君有主意：“大姊，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，千金一诺，生死以之，原不在表面仪文。”她指亭外挺立的苍松说：“三位姊妹看那株老松，经年长青，就如我们姊妹四个的情谊，始终不改。不如撮土为香，各表心期，就请‘十八公’作我们异姓姊妹，祸福同当的一个见证。”

话还未毕，其余三姊妹已纷纷抚掌称善。于是由林采领头，出了亭子，对着那株夭矫的老松，面北依序排成一排，便待下拜。

“二妹，”林采说道：“索性再费你的心，拟几句盟话，等大家祝祷时，念一念。”

“大姊吩咐，勉力从命，只怕词不达意。”

“原是一片心。”韩接口说道：“二姊只把我们大家的诚意，代为祝告上苍就可以了。”

昭君点点头，打了个腹稿。等四姊妹一起跪下，依序自己报名以后，朗朗念道：“少同乡里，长入深宫；愿结姊妹，言出由衷；自今以后，祸福相共；若违盟誓，不得善终！”

念罢，四人一起顿首。然后到亭子里，又按长幼分别行礼。林采少不得还有几句勉励的话，她说一句，大家应一句。

各人都觉得就此片刻之间，对另外三人平添了好些关切之情。

入夜，傅婆婆来访昭君，见林采、韩文、赵美都在，便即笑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听说你们四位结拜成姊妹，那位是大姊啊？”

“你看呢？”赵美反问。

傅婆婆一个个看过来，指着林采说：“想来林姑娘居长！”

大家都笑了。笑停了，林采问道：“傅婆婆，你看我像做大姊的样子？”

“像！像！”傅婆婆灵机一动，有件事正愁无法向昭君启齿，难得她有个“大姊”，便即说道：“林姑娘，既然你是大姊，我有件事想私下跟你谈一谈。”

听她话中有“私下”二字，林采便点点头，向傅婆婆使个眼色，领她到自己屋中去谈。

“林姑娘，有件事，我很为难，只好跟你商量。”

“好，你说！”

“掖庭令史长官看中了昭君姑娘那双玉镯，叫我来要，我实在说不出口。林姑娘，”傅婆婆央求着：“这件事拜托了你，行不行？”

林采颇感意外，沉吟了一会答说：“行是行，不过人家肯不肯可不敢说。”

“最好、最好昭君姑娘肯答应。”

“我且跟她谈了再说，”“那，”傅婆婆歉然地说：“史长官等着回话，能不能麻烦林姑娘就去一趟？我在外面等信。”

林采点点头，掉身而去。一路走，一路思索，重回昭君屋里。三个妹妹一齐望着她，眼中都是询问的神色。

林采立即有所警觉，自己做大姊的应该开诚布公，爽朗坦率。如今虽是昭君个人的事，都无须私下谈论，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

于是她说：“二妹，傅婆婆来说，掖庭令史长官很中意你腕上的那只镯子，希望你能割爱。”

昭君还未回答，性情爽直的韩文先就骂了：“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！”

“轻点、轻点！”林采急忙喝阻。接着又向昭君说道：“二妹，这只玉镯很珍贵，不过，总是身外之物，不如就割爱了吧！我想，你将来不知道会有多少珍贵首饰。”

“是啊！”赵美接口：“二姊，你就慷慨点儿吧！”

“大姊、四妹，”昭君立即回答：“我不是小气的人，不过，要我别样首饰，可以奉送。这只玉镯，实有不便，一则是家传之物，二则家母再三嘱咐，见了这只镯子，如同见她老人家的面。大家请想，这，我怎么能割得下这份爱？”

“原来有这些道理在内，”林采立即改变了态度，毫无犹豫地说：“那自然要保留。”

赵美为人懦弱怕事，怯怯地说：“找样别的东西送他吧！”

“好！”昭君慨然答应：“我来找。”

“现成就有。”赵美指着昭君腰带上的玉佩说：“这块玉也不坏，送他也不算薄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！”韩文表示反对，“环佩随身之物，怎么可以随便送给臭男人？”

“那，”赵美问：“怎么办呢？公然拒绝不大好吧？”

“不如再送他十两银子算了。”

“大姊，”昭君取决于林采：“你看呢！”

“也只好这样了。”

于是昭君又包了十两银子，托林采交给傅婆婆。转送史衡之。

林采携着银子走出门外，便是一条长长的永巷。所谓“穿堂风”格外厉害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不过头脑却反清醒了，心想：昭君腕上的那只镯子，是上好的绿玉，通体晶莹，十分珍贵。史衡之祈求是如此之奢，十两银子怎么搪塞得过去？

这样想着，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。但不容她多作考虑，傅婆婆已经迎了上来，只能陪着先回自己屋中再说。

“不成功？”傅婆婆看着她的脸色问。

“是的！”林采答说：“人家有人家的难处。”

听完林采所转述的，昭君不能割爱的缘故，傅婆婆亦觉得不便强人所难。不过，她与林采的想法相同，认为十两银子搪塞不过去。

“林姑娘。”她说：“我倒不是怕在史长官面前不好交差，我是为昭君设

想。来日方长，不要一上来就得罪了长官。”

“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如今只有另想办法。”林采想了一下说：“我倒有两样首饰，替她送了吧！”

林采开箱取出一个锦盒，打开来看，里面一支“金步摇”，一双碧玉耳环。玉色比昭君的镯子淡得多，又是小件，价值当然无法相提并论，但亦算是珍饰了。

“林姑娘，你这又何必？替人家送了，你自己戴什么？”

“那就不管它了！谁叫我是大姊呢？”

“林姑娘，你倒真够义气。”傅婆婆想了一下说：“好吧！

等有机会我告诉昭君，好让她将来补报你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傅婆婆，”林采乱摇着手，“多谢你的好意，说穿了就不值钱了！还有句话，在史长官面前，千万不能说破，这两样东西是我的。”

“我懂，你不必管，我不会鲁莽的。”

说完，傅婆婆就走了。

第三章

史衡之的脸色很不好看。望着案上的两样首饰，十两银子，几次想说一句：“拿走！”

谁稀罕她这些东西。”但终于忍住了。

忍耐的原因，只有一个：不敢过分得罪昭君。若是退了回去，未免太不给面子。此时虽可使昭君有所畏惧，甚至还会将玉镯割爱，可是她心里一定记恨着！一旦承恩得宠，在枕边告上一状，那时只怕有人头落地！

“长官！”傅婆婆劝说：“昭君倒不是小气的人，实在——”“别说了！”史衡之挥一挥手，“我是看你的份上，不然我就要扔出去了！罢，罢，她不痛快，我就有让她不痛快的时候，这十两银子，你拿去花吧！”

“效劳不周，不敢领长官的赏。”

不愿领赏，就该告辞，却又不走。史衡之不免奇怪，定睛看时，她脸上是有话想说的神气，便即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长官，那昭君为人很识大体，决不是借故推托，请长官不要生她的气。”

“噢！”史衡之越觉不解：“你为什么拼命替她说话？”

傅婆婆停了一下，率直答说：“无非图个将来，眼前多留点情面在那里。”

史衡之觉得她这句话意味深长，沉默了一会答说：“我亦不致于毁了她的一生。不过，还是我刚才的那句话，不能让她太痛快。”

史衡之的气量狭窄，几乎睚眦之怨必报。傅婆婆心知再劝不但无益，而且可能引起误会，更为不妙，所以默默退出。

心里却不断地在思索，不知史衡之会如何地让昭君“不痛快”？

三更已过，东西掖庭，都已重门深锁。史衡之正将入寝，突然听得铜铃振响，急忙奔了出去——这是宣旨的信号，皇帝不知又从“图册”上选中了什么人了。

掖庭的大门上另外开一道小门，打开一看，外面是皇帝贴身使唤的小黄门周祥。

“请进来！”

“不必了！”周祥问道：“荆襄选来的美女，可有一个叫王昭君的？”

“有啊。”

“奉旨宣召。你马上送到寝宫来吧！”

说罢，周祥提着灯笼，便待转身而去。

“慢慢，慢慢！”史衡之一把拉住他说：“王昭君水土不服，精神不佳，这还不快去说它，并且身上长了恶疮。怎么进御？”

“长了恶疮！”周祥诧异：“是何恶疮？”

“现在还不知道。只是指缝间流水。”

周祥不由得紧皱双眉，“怎么长了这种疮！”他说：“那是疥疾。”

“你如果不信，自己去看看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”周祥乱摇着手，“疥疾是要过人的。你也得当心。”

“是！明天我就把她隔离开来，今天就烦你据实覆奏吧！”

周祥一面答应，一面提着宫灯回寝宫去覆命，心里却颇为昭君痛惜，错过了难得的承恩机会。

皇帝当然也觉得扫兴。他是召见孙镇时，听说荆襄有此佳丽，出落得风华绝代，倒要看看是怎么个与众不同？如今听说王昭君长了恶疮，不免亦有一番怜惜之意。随即吩咐周祥，传谕史衡之通知御医，悉心诊治，务期痊愈可。

刚刚别去的林采，忽又回到昭君屋中。她满脸怒容，倒让昭君一惊，少不得动问缘故。

“大姐，”她问：“你不说跟四妹约好，到御苑去钓鱼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只为听来一个消息，气得我什么兴致都没有了！”

二妹，我告诉你一件事——”语声突然停顿，为的是掖庭中的房舍鳞次栉比，隔墙每有耳。而且镇日无事，有人专以“听壁脚”作为消遣。所以林采必须先至屋外，看清楚没有人偷听，才敢细说。

“昨天晚上，皇上派人到这里。指名宣召你到寝殿，你道史衡之怎么对人家说？”

一听“寝殿”二字，昭君颇觉脸上发烧，忸怩地说：“人心难测，我怎么猜得到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人心难测，说起来真气人，简直是狼心狗肺，史衡之说你长了恶疮，近不得皇上。”

“这，这个谎，也未免编得太离奇了！”昭君越发脸红如火，却不是害羞，是因为无端受此中伤，气恼使然。

“小人无所不用其极！二妹，你要当心，更要忍耐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’，到有一天你能见着皇上了，别忘了狠狠地奏他一本，要在这里姐妹除害。”

“是！”昭君答说：“只要我能有进言的机会。”

“你一定有的——”林采还待再言，却为昭君的眼色拦住，因为傅婆婆正从窗外经过。

“两位姑娘都在这里，再好不过。”傅婆婆一进门就说：“史长官让我来通知，后天一早，请大家都到大厅里去，有画工来画图。”

“画图！”林采问说：“画什么图？”

“怎么，林姑娘，你还不知道这个规矩？”

“什么规矩，我们全不知道。”

原来后宫佳丽之中，皇帝不能遍阅亲选，因而定一个规矩，各方良家女子，选入掖庭，皆由画工作图绘像，每人一幅，注明年籍特长。皇帝闲时浏览，在图册中看中意了方始降旨宣召。

听傅婆婆讲了这个闻所未闻的规矩，昭君觉得新鲜而已，林采却深为注意，以相当认真的语气问说：“傅婆婆，照此看来，这件事很要紧罗！”

“那还用说？”傅婆婆还得一处去通知，站起身来就走了。

“二妹，二妹！”林采极兴奋地：“说到机会，机会就到。”

这画图的规矩，不知是谁想出来的？太好，太好了！”

林采盛赞这个规矩合理。认为有此一法，天生丽质，不愁埋没。彩笔为媒，胜似旁人任意雌黄。又说三千宠爱，必萃于昭君一身，实在可喜可贺之至。

一番恭维，说得昭君忸怩不安，“大姊，”她真的有些疑心，“莫非你在取笑？”

“自己姊妹，我怎会取笑。真的，二妹。”林采很认真地说：“到后天你得着意修饰，不可马虎。还有，对画工也要谦虚些，年长喊伯伯，年轻喊叔叔。有道是‘谦受益，满招损’，口角春风，只显得你有修养，性情好，何乐不为？”

“是！”昭君是诚恳受教的神态，“我一定记着大姊的话。”

京城中画工甚多。善画人物的，都在掌管宫廷事务的少府衙门登记，以便征召。为新选来的后宫女子画像，自然要征选画工，这是个颇有油水的好差使，所以自问具备入选资格的，早都在留意这件事了。

有个画工叫毛延寿，是他们这一行的佼佼者，只是人缘不好，常受排挤。得知甄选画工的消息，派他一个徒弟杨必显，走了中书令石显的门路，总算入选了。

入选的一共四个人，到期至掖庭报到，谒见史衡之。寒暄既罢，谈入正题。史衡之告诉他们，需要画图的美人，一共七十二名，每人分配十八名，仍照惯例，以拈阄为凭。问大家意下如何？

“自然以史长官的意思为意思。”毛延寿代表他的同行回答。

“既无异议。便动起手来。各位请！”

东掖庭大厅中，七十二美人一个不缺。三三两两，各自找相熟的姊妹在一起轻声议论，表面闲逸，内心紧张。难得有几个从容自在的，而昭君就是这难得的几个中的一个。

“二妹，”林采一拉她的衣袖，“你看，大家都瞩目的就是你。”

“轻点！”昭君急忙阻拦，“叫人听见了，多不好意思！”

不独掖庭同伴，朝夕相见而仍不免注目。四画工乍睹颜色，更是不约而同地将视线集中在昭君身上。这压力就太重了。昭君此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躲开那许多双眼睛！

于是脚下不自觉地移动了。往后一缩，转个身便是一道门，等她到得门外，林采发觉来追，昭君已是头也不回地，一直奔回自己卧室。口中喘气，心头却觉得轻松了。

过不多久，门外出现了傅婆婆，脸上浮着笑容，而脚步却很从容，一

面踏进来，一面说道：“王姑娘，真巧，拈阄第一个就拈到你。恭喜、恭喜！”

“傅婆婆，”昭君接口问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

“中采啊！第一个就拈到，岂非夺魁的吉兆。”

“多谢关爱。”昭君笑道：“这也是无凭的事。”

“哪个说无凭。王姑娘，以你的容貌，加上毛司务的那枝笔，怕不是皇上一见就会忙不迭地来宣召。不过，王姑娘，那毛延寿的手段很高，心也很黑。你还得送一份重礼才好。昭君愕然，而且心里很厌恶，脱口答说：“那不是贿赂吗？”

“是人情。”

“人情也罢，贿赂也罢，我看不必。”

“一定要送的。”

昭君觉得不必与她多作争辩，微笑说道：“多谢你关切，傅婆婆！”

见此光景，傅婆婆大为不悦。一番好意，落得这么一个结果，仿佛疑心她从中捣鬼想好处似地，未免于心不甘。

“好吧！”她板着脸说：“反正我的心尽到了，听不听在你。”

说罢，立即掉身而去。

昭君知道自己应付得不得当，无端又得罪了一个人，心里很不是味道。叹口气，懒懒地坐了下来，不由地想到父亲常说的一句话：做事容易做人难！

茫然地胡乱想着，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听得永巷中人声杂沓，都从大厅回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正想去打听一下，三姐妹联翩而至，告诉她，因为拈阄耽误了功夫，毛延寿提议，改从第二天起，正式开始作画。

“其实另有作用。”韩文不屑地说：“要人的红包，总也得给人送红包的时间！”

“不送呢？”昭君问了一句。

“那亦是可想而知的，不送就乱画。”

“随他乱画去！”

林采听出话中有因，立即问说：“二妹，莫非毛延寿已经来跟你要红包了？”

昭君点点头，将傅婆婆所说的话，以及她的答覆，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承认傅婆婆是出于善意，不过她不愿意这么做。

于是三姊妹纷纷表示意见。赵美只是忠厚老实，并无主张，有主张的是林采与韩文。

“我赞成二姊的态度。”韩文说：“如果是这样进身，与自己去托媒人，有何两样？

羞死人了！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凡事要讲实在！”林采特地声明：“我并不说画工能对二妹有什么帮助。只是希望不要因此而生阻力。

现在什么都是假的，唯有尽力让二妹得以早承恩宠，在皇上面前有进言的机会，那时候，掖庭之中的一切黑幕，才有扫除的可能。”

这话打动了嫉恶如仇的韩文的心，反过来支持林采，去劝昭君：“二姊，为了这一点，倒不妨权从。你的品貌才艺。

原本出类拔萃，必蒙宠召。如今只希望毛延寿把你的真相画出来，并非以假为美。你亦不必介意。”

三姊妹站在一条线上了！昭君觉得势孤不敌，而内心总以为这样做，

即令奉召承宠，究不知是自己的颜色过人，还是毛延寿笔下的功劳，因而万分不愿。只是讲理讲不通，必得另外找个理由推托。

想一想有了主意，“大姊，”她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此刻除了腕上的一双镯子，别无长物，拿什么送毛延寿？”

“原来如此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林采未曾明说，作何道理，昭君也就不便多问。到得夜来，三姐妹又连袂来访。林采取出一个绢包，内中是四样首饰。

“二妹，这是我们三个缓急相共的一点意思，以此作为送毛延寿的礼物，你道如何？”

昭君感动不已。但说身无长物，原是托词，果真接受了，自己还有些首饰就再也不能穿戴了。否则，岂不为姐妹所笑，疑心她是在用手腕，将对毛延寿的贿赂，转嫁到他人头上？

“大姊、三妹、四妹，对我这样爱护，真是感激不尽。不过，盛意实在不辜负了。”

昭君停了一下说：“香溪上流的深山空谷中，每有幽兰，高洁之致，令人爱慕，我不自量愿以自拟。若说以行贿而得蒙宠召，实所耻为。如果毛延寿刻意求工，把我画得格外好，那就是欺骗皇上。同时对其他姊妹来说，这也好像不大公平。总之，我不能不请罪，是我太不识抬举。”说着，居然真的拜了下去。

即令如此，也不能消释三姊妹对她的不满。“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强。”林采淡淡地说：“就算是姊妹，亦不例外！”

“大姊这话，真叫我无地自容了！”昭君满脸涨得通红，是异常惶恐的神气，“既然这样，我依从大姊跟两位妹妹的意思就是。”

这一下，让林采觉得自己态度过分了。韩文亦有同感，便即说道：“不可以让二姊委屈！”

“是啊！”赵美接口：“二姊本来就长得姿容绝世，就算毛延寿画得坏，也坏不到那里去。”

听韩、赵二人这样说，林采就有话也只好咽回去了。

傅婆婆办事很勤快，受了毛延寿的委托。当天就一一说到。二十四个人收了十九份礼，汇齐了亲自送到毛家，交代清楚。

“辛苦，辛苦！”毛延寿转脸说道：“徒儿，你把名单拿来，对一对看，倒是哪五个人不卖帐？”

等他的徒弟杨必显将名单一时，第一个就发觉昭君未曾送礼。

“话我可替你说到了。”傅婆婆特意声明：“也劝了她了，无奈她一毛不拔，我亦不能勉强她。”

“她敢一毛不拔？”毛延寿冷笑：“明天看我拔她的毛！”

“那是你自己的事！毛司务，我可要告辞了。”

这是提醒他应该分配自己该得的一份。毛延寿不敢怠慢，丢下名单，将傅婆婆打发走了，余怒依然不息。

“别的都还罢了，只不过自觉生得丑，就笔下帮她的忙，也好不到那里去，索性省了这份礼。唯独这王昭君恶，自恃‘秭归第一美人’，一毛不拔！哼，”毛延寿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徒儿，你看为师的手段，不把她打入冷宫，万劫不复，我把毛字倒过来写。”

“师父，”杨必显劝慰着说：“也许是在筹措一份重礼，时间上来不及。”

师父倒不宜造次行事。”

毛延寿想了一下，深深点头，“言之有理！”他说：“明天见机行事。”

第四章

拈阄第一个拈到，画却不必第一个先画。昭君为了众目所集，不免难堪，直到近午时分，方到掖庭大厅。

其时毛延寿刚替一个叫孟玉的画好像。本来是平庸的姿色，只为送了一份重礼，毛延寿着意描写，眼睛小了改大，眉毛粗了改细，嘴唇厚了改薄，却又配搭得十分匀称。因而连孟玉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毛延寿指着画幅，得意地问。

“太好了！毛司务，画得真好。”孟玉喜逐颜开，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，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！”

“你应该说，我是你的重生父母。”

“重生父母？”孟玉愕然，笑容不自觉地收敛了，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什么话？丹青古‘画’！孟玉，我给了你一张漂亮脸蛋儿，岂不是你的重生父母？”

“啐！”孟玉恼了，沉下脸来骂道：“狗嘴出不了象牙！真该拔你的毛。”

毛延寿嘴皮子一向刻薄，而脸皮很厚。挨了骂，依然不以为意。抬眼一看，发现昭君，随即呼名招手，让她对面坐下。

毛延寿双目灼灼地端详了半天，翘着大姆指说：“名不虚传，果然是罕见的国色。”

昭君记着林采的告诫：“谦受益，满招损”，随即欠一欠身子答说：“谬奖，不敢当。”

“当之无愧！依我看，岂仅秭归第一，真是天下第一美人。”

“毛司务在取笑了。”

“奉旨画像，何敢玩笑？”毛延寿突然一本正经地，“请把头抬起来些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略带些笑容。”

昭君放松了脸上的肌肉，唇角微绽，随即出现了极自然的微笑。毛延寿聚精会神地凝视了一会，方始在绢上着墨。

“老夫画人先画鼻，”他一面画，一面朗声说道：“天子看人先看图。”

这话让林采听到了，不免替昭君担心。因为这是暗示他的笔底，可以决定昭君的荣辱。

图像不佳，天子就不必看人了！

“总算完工了！王昭君，你看！”

听他的话，昭君便有意外之感，居然肯以图相示，倒要细看一看。等他图倒转过来的时候，意外之感更甚，不由得喜滋滋回头招一招手：“大姊，你们来看。”

二姊妹一齐奔到昭君身后，四双眼睛，都为毛延寿的画笔所吸引住了。绢本上的昭君，丰神绝世，栩栩如生；尤其是扑人有股生动秀逸之气，是画家之画，非匠人之笔。

“二妹，你该谢谢毛司务才是！”

“是！”昭君心诚悦服地盈盈下拜：“多谢毛司务彩笔传神。”

“岂敢，岂敢！”毛延寿还着礼说：“这是老夫生平得意之作。一呈御览，必蒙宠召。”

“可喜，可贺！”

昭君不便答言，只是矜持地微笑着。林采便替她交了两句门面话，方始高高兴兴地相偕离去。

到了晚上，大家又聚集在昭君室中，谈论白天画像之事。

林采自道在自己被画的那好半天功夫，是在受罪。因为她一直在担心，怕毛延寿会将昭君画得不堪入目，一颗心就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，不能宁贴。

韩文的感想不同，“我心里一直在想，”她说：“如果毛延寿敢将二姊画成一个丑八怪，我非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不可！”

“大概毛延寿也知道三姊泼辣，”赵美开玩笑地说：“所以不敢那样子卑鄙。”

“话说回来，世上是非难定！多说毛延寿如何如何，看起来人言亦不可尽信。”林采停了一下又说：“只不知二妹这幅像，呈到御前，会怎么样？”

“那还不是可想而知的，立即宣召，从此再不会到掖庭来了。”

“三妹，你休如此说！”昭君急忙表明心迹，“倘如大家所期待的那样，我一定不负金兰结义之恩。三妹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信！信！”韩文歉然解释：“二姊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说你会忘记我们，我是说，你一承恩宠，有了封号，自然住在椒宫，怎么还会回到掖庭来？”

这一说，昭君方始释然。等三姊妹离去以后，灯下独坐，思绪悠悠。想到罗襦乍解，初承雨露的光景，脸上不由得发热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听得门上剥啄作响，定定神问一声：“哪位？”

“是我！王姑娘你睡了不曾？”

是傅婆婆声音，昭君便去开了门，让她入内坐下，随口问道：“三更过了吧？”

“四更都过了！我睡不着，有句话非来告诉你不可。”

“是！请说。”

“你看毛司务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“是个大大的好人！”昭君答说：“前两天倒似乎冤枉了他。”

“冤枉他？一点不冤枉！若说毛延寿是好人，世上就没有坏人了！”

“何出此言？”昭君不但不解，而且不信，“傅婆婆，你这话我不明白！毛延寿替我画图，十分用心，画得相当传神，姐妹们莫不称赞。真看不出来，哪里有藏奸使坏之处？”

“他藏奸使坏，能让你们几位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姑娘们看出来，他还叫毛延寿？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！傅婆婆，你倒说个道理我听。”

那语气竟像是在替毛延寿辩护，傅婆婆叹口气说：“唉！”

姑娘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毛延寿就像奸刁的馋猫一样，偷了鱼腥吃，嘴上连油迹都没有。你倒想，当着那么多人，他把天仙美女，画成罗刹夜叉，不就是明明自己招供，索贿不成，昧着良心胡来？且不说别人，史长官先就会拿住他的短处，跟他算帐。他吃得消吗？”

“可是，图已经画成了啊！”

“嘻——姑娘，你好傻！怎么连这一点都想不通？他不会回家另画一幅吗？”

昭君愕然：“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一定的！”傅婆婆说：“我劝姑娘，趁现在还来得及挽救。”

昭君不答。心里七上八下地，始终不能判断傅婆婆的话，有几分可信。

“话说出来了，我睡得着了！”傅婆婆自语着，悄悄起身而去。

昭君一夜不曾睡着，而毛延寿师徒这一夜根本不曾睡。到得曙色已透，杨必显可支持不住了。

“师父，马上天就大亮了！这时候不来，我看不会来了。”

“气死我也！”毛延寿切齿骂道：“真正是不识抬举，不知眉高眼低的蠢货！”

“聪明面孔笨肚肠。”杨必显打个呵欠，“师父，请安置吧！”

毛延寿不理他的话，“什么聪明面孔？”他取过昭君的画像，越看越有气，邪恶地狞笑着：“王昭君，你自以为美是不是？我替你添点麻子长点毛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取笔在手，在画像脸上，信手乱点，嘴上画两撇胡子，最后画个大叉，将画像抛得远远地。

“去你妈的！”毛延寿突然想起，重新将画捡了起来，略一端详，回身喊道：“徒儿，你来画一张！照这样子，脸的横里加宽，颧骨画高，眼小眉低嘴阔就行了。”

“是！”杨必显说：“这会儿精神不济，恐怕画不好——”“用不着花精神，随便画好了。不过也不忙，睡一觉起来再动手。”

到得下午，杨必显照他师父的意思，将王昭君画成庸脂俗粉的模样。毛延寿表示满意，不过不得加点工，看准部位，在画像左右眉上，各加了一个黑点，方始连同其他图像，一起送入宫中。

在图册上翻到王昭君这一页，皇帝不由得怀疑。记住的特长是：“多才多艺、善音乐、琵琶尤为精妙”。而容貌却颇不高明。向来选采良家女子入后，才貌又全，固为上选；有貌无才，亦可充数；至于才丰貌啬，则每在摒弃之列。他不知道王昭君何以能够入选？

要打破这个疑团，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，宣王昭君来看一看、问一问。但皇帝不愿意这么做，因为这一来会引起误会，既召复又遣回，王昭君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回到掖庭，必受姊妹们的嘲笑，亦觉于心不忍。

还有一个办法，出于周祥的建议，召毛延寿来问一回王昭君的颜色。皇帝接纳了。

“这秭归女子王昭君的像，是你画的吗？”

成竹在胸的毛延寿，平静地答一声：“是！”

“面对面画图，这王昭君，你当然看得很仔细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她的容貌到底如何？”

“启奏皇上，”毛延寿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许臣直言，臣才敢回奏。”

“当然，我问你，就是要你说实话。”

“是。”毛延寿紧接着说：“请皇上先莫问容貌，这王昭君曾经长过两粒痣，可不大好。”

“喔，”皇帝细看一看图像，“是有两粒痣，一粒长在右眼角上，一粒长在左眉之上。”

“是！”毛延寿手指自己的左眉上方，“这个部位，名为‘辅角’，如果长痣，名为‘淫痣’。”

皇帝悚然动容地问：“是贞淫的淫吗？”

“是。”毛延寿清清楚楚地说：“如果男子长淫痣，必是凶暴刁顽，奸险欺诈，使酒好色之徒；若是女子长这粒痣，就不用说了，水性杨花，难偕白首。”

皇帝大为皱眉，看一看又问：“那么，右眼上的这粒痣呢？”

“这粒痣就更不好了，名为‘白虎痣！’”青龙主吉，白虎主凶。可是主凶到如何程度呢？皇帝还未发问，毛延寿已先意承旨地作了解释。

“皇上圣明，妇女长了白虎痣主刑克，近之大凶！越疏远越好。”

听得这话，皇帝急急掩图，神色间似有余悸。当然一切都不问了。

第五章

转眼过了年，京城里来了好些胡人，是为呼韩邪单于打前站的。

这些胡人来自塞外——秦亡以后，匈奴大兴，南侵中原。

高祖曾经领兵亲征，哪知被困在雁门关外的平城地方，七天之久。幸亏扈从的有个足智多谋的陈平，竟能让高祖安然脱险。此为陈平一生七秘计之一，说起来不大光彩，是走了内线，倒用一条美人计。

匈奴的酋长称为“单于”，单于之妻，称为“阏氏”。陈平就是在阏氏身上打的主意。

他命画工画了一幅绝色美女图，故意派人持着这幅图到阏氏那里去告密，说是“汉朝有这样一个美人，如今因为皇帝困急，打算把这个美人，送给单于，以求和解。”

阏氏心想，这个汉家美人一来，自己就会失宠。如果能让汉主脱困，这个美人当然留着自己享用，何必送人？东西因此阏氏跟他的丈夫，名叫冒顿的单于说：“从来两王不相困。”

单于虽然得了汉家的土地，但未必能吞并得下。且汉王能得天下，亦有神灵呵护。请单于多多考虑。”于是冒顿单于解围一角。适逢大雾，陈平以强弓硬矢为前驱，竟能强行突围脱困。从此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，一直到雄才大略的武帝即位，方始对匈再度用兵，深入穷追二十余年，匈奴大以为患，便倒过来想以和亲作为修好之计。呼韩邪此行的目的，亦即在此。

这呼韩邪单于是汉朝扶植的。当初匈奴五单于内讧，呼韩邪投降汉朝。当今皇帝特遣大将甘延寿、陈汤，领兵四万，远出汉北，大破呼韩邪单于的死对头郅支单于。这是三年前的事。

因此，呼韩邪上书请求入朝，以尽藩臣之礼。皇帝下诏嘉许。特派中书令石显，大鸿胪冯野王，负责接待。

这石显是个宦官，在先朝便掌管枢密要件。只是宣帝精明强干，所以阴险而有才的石显，不敢为非作歹。当今皇帝柔懦不似宣帝，石显既得宠，便把持权势，培养羽翼，成了一名权臣。亦就因为这个缘故，呼韩邪一到京便先去拜访石显。

当然，一份见面礼是少不得的，而且礼还很重，从轻裘肥马，到珍贵的药材，凡是塞外的名产，应有尽有。因此，石显在感激之余，不免有些担心。呼韩邪厚馈如此，必有什么事委托，倘或办不到，如之奈何？

见了面，彼此自是亲热非凡。看看应该说的客气话都说完了，呼韩邪却仍无告辞之意，石显便忍不住动问：“特承单于枉驾见访，必有所谓？叨在爱末，尽请吩咐。只要办得到的，无不尽心。”

“正是有件事要拜托石中书。”呼韩邪转面关照：“胡里图，你跟石中书说一说。”

这个胡里图是呼韩邪的心腹大将，生长在胡汉杂处的边疆，不但说得一口极好的汉语，并且知书识字，文质彬彬，不像一个武夫，此时欠一欠身子说：“单于有件小事——”那知平时极擅词令的人，这会儿却是一开口便错了。鲁莽的呼韩邪大喝一声：“什么小事！”

“喔，喔，”胡里图急忙改口：“是件大事，婚姻大事！”

“婚姻大事？”石显问道：“是哪位的婚姻大事？”

“自然是我家单于的。”胡里图说：“我家阏氏，去年秋天去世。这位阏氏，地位最高，犹如汉家的元配正室。单于决意要觅一位才德俱备的贤媛，补这位阏氏的缺。久闻当今公主，幽娴贞静。我家单于，愿作汉家女婿。倘蒙皇上许婚，愿以宝马香车，迎归塞外，以期两国和好，永息干戈。”

石显听罢，吸口气说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“石中书，”呼韩邪自己也说：“这件大事，要靠你帮忙罗！”

“单于委嘱，敢不尽力！但恐力不从心！”

“别客气，塞外人人知道，汉家天子面前有个石中书，一把抓！”呼韩邪接着喊一声：

“胡里图！把那玩意拿出来。”

胡里图取出来一个鹿皮囊，又跟石家要来一个黑漆盘，解开皮绳，倾囊一倒，只见几大粒晶莹圆润的明珠，在黑漆盘中流走不定，直如一团霞光，令人不敢逼视。

“石中书，请收了！这都是你的。”

石显又惊又喜，但却不敢收受，摇着手说：“已承厚赐，又何敢当此重赏？何况，无功不受禄！”

“对了！无功不受禄。”呼韩邪的话说得很率直：“这是谢媒的礼！”

这一说，石显更要辞谢，“是，是！”他说：“得能做成这头媒，诚为石显的荣幸。不过，要等媒做成功了，才敢领赏。”

呼韩邪粗中有细，心知一定要当作一笔交易来办，收了礼，就得拍胸担保，事必有成，是强人所难。实际上是，事之成否，全系于石显之肯不肯全力以赴？为今之计，只要石显见情，其他都可不问。

“石中书，笑话，笑话！”他的机变亦很快，拍着石显的背说：“你我至交，脑袋都可以相共，何在乎身外之物？我是说笑话的，你千万不能认真。和亲成不成，是另外一件事。

即或不成，我还是感激你的。而况除了这件事以外，我要请你帮忙的地方还很多，几颗珠子算得了什么？你收下来赏人吧！”

这番话有些杂乱无章，但乱中不乱之意在。石显是真心接纳，即或这一次事与愿违，以后也还可以补他的情。

想到这里，觉得如再推辞，就显得自己有了成见，不愿深交。或者以

为和亲之事必不可行，因而节外生枝，生出其他无谓的误会。然则，于私于公，岂非两皆失策？

于是，他很诚恳地答说：“单于，我们有句成语，叫做‘恭敬不如从命’。我颯颜拜受厚赐，只为来日方长，不争一时。”

这话可不大妙。不过话已说在前面，不能不做出很漂亮的样子，“原是，原是！”他说：“交朋友的日子长得很！”

“是！”石显凝神静思了一会，突然问说：“单于明日可得暇？”

呼韩邪无法回答，转脸问胡里图：“明天有什么事？”

“明天，”胡里图想一想答说：“事情很多，总要到黄昏才有功夫。”

“那么，”石显又问：“晚上可有约会？”

“此刻还没有。”

“既无预约，我就占先了！”石显对呼韩邪说：“明日晚晌，奉屈单于小酌。”

“何必客气！”

“决非客套！”石显很郑重地说：“明天我想找两位达官，与单于见个面。”

“喔，”呼韩邪很有兴趣地问：“是哪两位？”

“一位是冯大鸿胪；一位是——”石显姑且先空下来：“匡丞相。”

听说是丞相，呼韩邪自然重视。怕弄错了人，特意问一声：“可是凿壁偷光的匡丞相？”

“是！正是他。”

这匡衡字稚圭，籍隶东海郡，原是农家子，境况清苦。哪知匡衡生来好读书，白天下田，晚上才能用功，却又买不起蜡烛，因而在墙上凿个洞，借东邻富家的光读书。以后听说邑中有一家大户，藏书极富，便即登门自荐，愿为佣工，不计报酬，但愿得窥典籍。那家主人，大为感叹，允如所请。

匡衡多年苦学，终于成名。博闻强记，兼以口才过人，议论风生，由此得蒙先朝外戚大将军史高的赏识，荐为郎中。在仕途中扶摇直上，没有几年竟做到丞相。

丞相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本来应该大有作为。无奈匡衡学问虽好，能说不能行，所以大权旁落成了石显的工具。不过，由于少年苦学，有凿壁偷光的那段佳话，所以呼韩邪颇为敬重。听说石显邀他作伴饮宴，更觉兴奋，欣然乐从。

到了第二天下午，中书府热闹非凡。石显除了邀请匡衡与冯野王以外，又广延宾客，多征歌妓，香衣鬓影，烏履交错，几乎到了淳于髡所说的“一石亦醉”的那种境界。呼韩邪乐不可支，喝得酩酊大醉。当夜便宿在中书府，直到第二天近午时分方醒。

等起身盥洗已毕，午宴却又齐备。这一次的陪客只有一个大鸿胪冯野王。此人在朝中亦是响当当的人物。他是上党潞县人氏，名将冯奉世的次子。冯奉世九男四女，不但儿子个个杰出，长女尤其是难得一见的巾帼须眉。

冯奉世的长女名叫冯媛，选入掖庭，颇承恩宠，封为冯婕妤。一天皇帝携同妃嫔，临幸上林苑观兽斗，不想有头大熊，突然逸出栅栏，直扑御座。

皇帝左右只是些宫眷，见此光景，都吓得大叫一声，返身便跑。唯有冯婕妤从皇帝身后闪出来，一直往前，挡住了熊的去路，幸亏有此一挡，左右护卫的郎官，才能及时赶到，斧钺交施，制服了那头大熊。

皇帝惊魂虽定，却不免困惑。问冯婕妤说：“那么一头狰狞蠢恶的大熊，

人人都怕，何以你就不怕？”

“臣妾何能不怕？”冯婕妤回答说：“不过臣妾听说熊性与其他猛兽不同，得人而止。为了保护圣上，冒险一试。”

因为有此救驾之功，冯婕妤在后宫的地位，仅次于皇后，尤其是太后，对她更为看重。

是故石显特邀冯野王作陪，一半固是表示尊重他的职掌，一半也是有意为他和呼韩邪拉拢——石显料事比较精明，预见到求婚公主一事，恐有窒碍，到时候或许要请冯婕妤出来斡旋。而外廷臣子中唯一能向冯婕妤有所请托的人，就是冯野王。

那呼韩邪粗中有细，听石显一提冯野王与冯婕妤是兄妹，便知他的用意，所以席间不断为前夕的大醉失态而道歉，同时也很恭维冯野王，特别是提到冯奉世当年在塞外的威名，肃然起敬，仰慕之色，溢于言表，使得冯野王大为感动，当然也就深具好感。

午宴既罢，呼韩邪回返宾馆。石显却将冯野王留了下来，有事商量。

商量的正就是呼韩邪求亲之事，石显却先不说破，“冯公，”他问：“你看呼韩邪此来的意思如何？”

“很好，很好！颇有和好的诚意。”

“正是！”石显说：“不过有件事恐怕不容易向圣上陈奏。”

“喔！何事？”冯野王问：“莫非又想中朝的赠与？这怕难。

频年征伐，国库不裕，如之奈何？”

“倒不是在财物有何企图。他是执持中朝的家法，有意为天子之婿。”

“原来是要和亲。这——”见此光景，石显故意这样说：“我看只有拒绝他了，即令他大失所望，亦是无可奈何之事！”

“中书，”冯野王很注意地问：“所谓‘大失所望’者，意思是他志在必得？”

“有是有这样的意思，不过太妄诞了！婚姻原是两厢情愿的事。不能说，他要如何便如何！朝廷有朝廷的威严，哪怕——”石显故意不说下去。

冯野王不知是计，急忙说道：“中书，扶植呼韩邪，保我北疆无事，有多少心血贯注在上头。莫轻言征伐之事！”

“那当然。就交恶，也不能为这件事开战。说起来和亲不成，翻脸成仇，也叫人笑话。”

“是，是！若说求亲求不成，反挨了一顿打，这话传到四夷，人人寒心，只怕边疆从此会多事。”冯野王想了一下说，“不知道能不能想个办法，让他打消此意。”

“很难。”石显大摇其头，“他们的想法与中原不同。只以为求为汉家天子之婿，是效忠的表示。倘或不许，即表示不以为其为忠，那，后果就很难说了。”

“这倒是棘手的难题。也许，”冯野王想了一下说：“皇上能舍私情为社稷，亦未可知。且等呼韩邪觐见了再说。”

“是的！到什么地步说什么话，只好见机行事。”

等冯野王辞去，石显将整个情势考虑了一遍，认为呼韩邪的愿望，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实现，那就是在一种迫于情势，不容皇帝细想的局面之下，不能不许。倘或依照通常的惯例，上表乞请，则夜长梦多，结果一定不妙。

因此，石显奏请皇帝在便殿接见呼韩邪。因为在盛陈仪卫的大朝仪中，

着重在礼节，所说的无非彼此和好之类的官样文章。而在便殿中，呼韩邪既可从容陈词，为他帮腔亦方便得多。当然，呼韩邪应该说些什么，是石显预先教导过的。

行过了礼，皇帝少不得有一番慰问，“你是哪天到的？”他问呼韩邪。

“十天以前。”

“路上走了多少日子？”

“整整一个月。”

“很辛苦吧？”

“多蒙陛下垂问。”呼韩邪挺着腰说：“外臣的筋骨好，倒也不觉得辛苦。”

“你越老越健旺了！”

“外臣不老！”呼韩邪应声而答：“外臣的阏氏，已经亡故。

外臣愿做陛下的女婿，替陛下保障西北边疆。”

皇帝一愣，“你，你说的什么？”他侧着耳朵等候答奏。

呼韩邪大声说道：“外臣愿意娶公主为阏氏，做陛下的女婿。”

“这，这，”皇帝左右顾视，“这是怎么说？”

“启奏皇上，”石显踏出来回奏：“和亲乃本朝列祖列宗的家法。呼韩邪单于忠心效顺，如能结以婚姻，永息干戈，再无外患，实为社稷苍生之福。”

皇帝这下真愣住了，以乞援的眼光看着陪侍的大臣，而大家都把视线避开了，于是皇帝指名问道：“匡衡，你怎么说？”

匡衡不愿与石显的意见相异，顿首答说：“和亲确为本朝家法。”

“冯野王，你看呢？”

“乞皇上以国家为重！”

以国家为重，当然顾不得父女之情了。皇帝无奈，只好答说：“许婚就是！”

“多谢陛下，不以外臣为不肖！外臣感激天恩，真正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？”接着扬尘舞蹈地俯拜谢恩。

消息传到后宫，公主大惊失色，当时就哭了出来。宫女飞报皇后，亲临探视。十六岁的公主一恸昏厥，急忙灌姜汤、掐人中，好不容易救醒过来，母女抱头痛哭。这下将老太后也惊动了。

太后未到皇帝的便殿之前，皇后已经先赶来向皇帝质问：父女天性，骨肉相连，何能忍心以十六岁的公主，下嫁既老且丑的呼韩邪？皇帝亦自知做了一件极孟浪的事，无奈“天子无戏言”，话已出口，无法更改。只有要求皇后谅解他的苦衷。

商量尚无结果，忽报太后驾到。皇帝更为着急，只得上前迎接，亲自将太后扶上宝座，硬着头皮陪笑说道：“怎么把你老人家也惊动了？”

“听说有了大喜之事，我还不该来看一看？”太后冷冷地答说。

皇帝平时就畏惧这位老太后，此时自知做错了事，加以太后一开口的话风，便令人有凛冽之感，所以更讷讷然无以为答。

在难堪的沉默中，只听脚步杂沓。一群宫女拥着泪流满面的公主，匆匆而来。一进殿门，公主放声大哭，跪在太后面前，抽抽咽咽地且哭且诉：“孙女儿再不能在太后面前承欢了！请太后做主。”

“你别哭！我自有道理。”太后威严地喊一声：“皇帝！”

“儿臣在。”

“你身为汉家天子，莫非连亲生女儿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荫覆黎民？”

这顶大帽子压下来，皇帝觉得负荷不胜，急忙也跪了下来，“母后责备得是。不过，儿臣亦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他说：“和亲乃是本朝的家法，为了永息干戈，不能不许这头亲事。”

“哼！”太后冷笑道：“和亲虽是本朝家法，不过，你也要想一想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情势不同的道理。国势不振了不得已而和亲，委屈所以求全。这几年匈奴王单于自相残杀，其中最强的郅支单于，是我汉朝派大将甘延寿、陈汤把他击败了的，呼韩邪单于，因此才能不受他的欺侮。照理说，呼韩邪感德之不遑，何敢作此狂妄要求？”

这番义正辞严的责备，将皇帝说得不敢申辩，亦无从申辩，唯有推到臣子头上，“这，这，”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都是石显的主意！”

“石显，”太后厉声说道：“石显就是奸臣！”

“母后千万别动气，”皇帝唯求解除眼前的困境，这样答说：“儿臣去设法搪塞就是。”

“我不管你设法不设法搪塞，反正我的孙女儿决不嫁给匈奴！”

太后斩钉截铁地作了这个表示，起身就走，显得绝无丝毫商量的余地。皇帝不能不急召大臣，商议挽回之计了！

“你们知道不知道，我在宫里大闹家务？皇后跟我吵架，太后大骂我一顿？”

听这一说，奉召的石显、匡衡与冯野王，无不惶恐，一齐俯伏请罪，石显的责任最重，开口说道：“臣等侍奉无状，上烦睿忧，请皇上治罪。”

“我倒也不是怪你们，不过老太后的责备，不能不服！和亲虽是本朝的家法，只是今昔异势，呼韩邪受汉朝的扶植，实在不该作此非分的要求。”

“是！”石显答说，“扶植呼韩邪原是为了彼此和好，干戈可息。如果他求婚不许，两下失和，岂不有失扶植的本意？”

皇帝的耳根很软，觉得石显的话，亦有道理，心想，事已如此，也说不上不算。为今之计，唯有设法将这场麻烦料理开，谁是谁非就不必去细辨了。

“石显的话也不错。如今为难的是，老太后坚持不许，把公主接到慈寿宫去了！你们说：这件事该怎么办？总不能教我左右为难吧？”

三个人都没有话，因为一时想不出可以解除困窘的善策，君臣蹙眉相对，难堪之极。

突然间，匡衡发言：“臣有一策，或者可行。后宫佳丽甚多，选取一人，封为公主，下嫁远人，这样子，也就可以不失信于呼韩邪了。”

话还未完，皇帝已大感轻松。冯野王亦深以为然，紧接着说：“此策甚妙，诚为两全之计。伏乞皇上嘉纳。”

皇帝当然赞成，不过，多问一问也不要紧：“石显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石显心里很难过，这并不是什么奇计，自己也该想得到的！如今为匡衡着了先鞭，只好附和，“倘若公主一定不愿下嫁，此为唯一之计。”他说：“事为机密，决不能有丝毫泄露，否则呼韩邪必有异议。”

“顾虑得是！”皇帝随即说道：“这件事就交给你办。”

“遵旨。”石显提出请求：“皇上先取图册，点明人选，臣好预备。”东西皇帝准奏，当时便命周祥取了图册来，翻来翻去翻到王昭君，立刻作了决定。

“这个秭归女子王昭君，枉担虚名，而且面有凶痣，离得越远越好。就让她跟了呼韩邪去吧！”

“是！”石显的声音中有些勉强同意的味道，“王昭君的封号，请皇上示下。”

“你们倒想一想看。”

“莫如用‘宁胡’二字。”匡衡建议。

“宁胡”有安抚匈奴之意，皇帝欣然接受。匡衡又建议，将王昭君封为“长公主”——皇帝的姊妹称为“长公主”，这也就是以呼韩邪为皇帝的妹婿。因为公主目前只有一位，如说已远嫁塞外，将来另配驸马时，就会使人诧异。这个建议，当然亦蒙嘉纳。

第六章

当天晚上，石显便召掖庭令史衡之到府，为的是要交代这件事，准备“宁胡长公主”的册封仪典。

史衡之出于石显门下，亦几乎是无话不谈的交谊，所以一看石显愁容满面，史衡之关切之余，便率直相问了。

“相公何以不愉？”

“唉！”石显叹口气说：“有件事窝囊得很，呼韩邪单于来求亲，皇上已亲口答应，将公主许配了给他，忽又反悔。如今是匡少府献计，后宫挑一个人，封为公主嫁出去。公主是冒牌公主，相貌又不好，你想呼韩邪怎么会愿意？”

“这，”史衡之说：“国家之事，何必相公发愁？”

石显何能不愁？受人重贿而事情搞得很糟，如何交代？不过，这话不便跟史衡之道破，只说：“皇上派我主持这件事，你想，呼韩邪如果不高兴，不就要跟我找麻烦？”

“是！是！”史衡之紧接着问：“不知道封做公主的是哪一个？”

“王昭君。”

“王昭君？”史衡之大为困惑：“相公怎么说她相貌不好？”

“相貌很好？”

“岂止于很好？是真的好！不说天下无双，至少六宫粉黛，相形逊色。”

石显大为诧异，“然则——”说了两个字，突然顿住了。

原来石显已想到了，必是画工作了手脚。如果一说破，王昭君即时会承恩宠。但对呼韩邪来说，自己的难题仍在，倒不如将计就计为妙。

“衡之，我们也不必管王昭君相貌是好是坏，圣下亲点，必有深意，未便违旨。不过，王昭君封为‘宁胡长公主’一事，至今仍是极高的机密！你懂了吧？”

“是！相公无须叮嘱，我决不会泄露机密。请释怀。”

“好！你回去以后，暗中准备封长公主的仪典好了。就连王昭君本人面前，亦不必提起。”

“是！”

石显化愁为喜了。第二天一早便具请柬，请呼韩邪，即晚赴宴。同时带去口信，说有极好的消息面告。

在石显的想像中，呼韩邪自必欣然应约，谁知大谬不然！

原来胡里图的本事很大，居然已探得内幕，密告其主。呼韩邪容易冲动，一听就翻脸了，当时就要找石显理论。胡里图苦苦相劝，直到找出一个理由：“这一吵，石显自然要追究是谁泄密？而且以后一定会严加防范。那一来，中朝就再无人敢为单于效力，许多有用的机密消息，亦从此不能猎得，所关不细。”这才使得呼韩邪勉强依从，且等接到正式通知，再作道理。

因此，应邀之时，脸色阴沉，与主人的满面含笑，成为两个极端。石显心知不妙，出言格外谨慎。酒过三巡，方始考虑停当，决定尽量说实话。

“单于，承委之事，已有结果。皇上已经禀明太后，决定以新的宁胡长公主，下嫁单于为阏氏。”石显很沉着地说：“单于，做皇上的女婿，不如做太后的女婿，你道如何？”

“我？”呼韩邪冷笑：“哼！我觉得汉朝很不够意思。说话不算话，还做什么皇帝？”

“不是皇上说话不算话，实在是母命难违。老太后只有这么一个孙女儿，从小抱持养大的，舍不得她远离膝下。单于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”

“我不通人情！”呼韩邪答了这一句，将脸转到一边。

这样的语言与神态，不但石显难堪，连胡里图也有芒刺在背之感，唯有尽量用歉疚的眼色向主人示意，劝他忍耐。

石显微微颌首，还报以谅解的眼色。然后用很诚恳的语气问道：“单于，你看我石某够不够朋友？”

“这件事，弄成这么一个结局，可就不够朋友了！”

“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好！我为单于，处处尽心尽力，如今除了名分上委屈一点。不！”

石显自我纠正，很起劲地说：“就名分上也不委屈，一样是一位公主。”

“哼！”呼韩邪讥嘲地回答：“公主倒是公主，不过上面要加两个字：‘冒牌’。”

“哈哈！”石显故意爽朗地大笑：“单于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冒牌的比真的好！单于，我请问，真的公主，你见过没有？”

“我从哪里去见？”

“那就更奇怪了！”石显突然放出一副好整以暇，毫不在乎的神色，掉转头跟胡里图举杯，“胡将军，你常到中国来的，有机会见过公主吧？”

“倒没有见过。”

“不见也罢，见过你也会大摇其头。”

“喔，”胡里图很注意地问：“金枝玉叶的公主，何以如此令人厌恶？”

“名实不称！”石显答道：“公主相貌不好，脾气也坏。”

他的话刚完，呼韩邪就顶了过来，“那是你嘴里在说！”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屑的意味。

正因为他是这种轻蔑的语气，使得石显能够假意发怒，“单于！”他沉着脸说：“你的成见也未免太深了！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中书令，忝居相位。莫非还有意造谣言来骗你不成？”

这小小的一顿官腔，发得恰到好处。呼韩邪不由得气馁了。

“石中书、石中书！”胡里图急忙打圆场：“您老误会了，我家单于说得急了些。若说怀疑石中书，那是绝不会有的事。否则，也不肯一到长安，便以这桩大事奉托。”

“是啊！”石显趁机收篷，放缓了语气说：“我亦是感于单于意思之诚，所以殚精竭力，多方调护。刚才我说公主如何如何，决不是瞎说。相貌好不好，此刻无从印证，姑且不谈。

脾气不好，应该是可想而知的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胡里图向呼韩邪抛过去一个眼色，示意他稍安毋躁。然后往下追问：“请石中书指教，何以公主的脾气不好，能可想而知？”

“你请想，公主从小娇生惯养，又别无姊妹，自然纵容得十分任性。如果脾气好的话，就该乖乖听皇上的话。纵觉委屈，到底父命难违！居然大吵大闹，寻死觅活。这个脾气之坏，岂非可想而知？”

现实的例子，格外有说服的力量。不但胡里图深以为然，连呼韩邪也觉得错怪了石显。

“单于，”胡里图不能不动：“看石中书的话，一点不假。”

“你少开口！”

虽是叱责的话气，但听得出来是做作，只为抹不下面子向石显认错，所以故意吼这么一下。胡里图固然听懂他的意思，石显更是别有会心。

“单于，”他说：“仅仅公主相貌、脾气不好，劝单于不必娶她，那还只是尽到一半的心。要将‘宁胡长公主’撮成单于的良缘，才是完全尽到了心。”

“石中书，”呼韩邪借酒遮脸，大声地问：“宁胡长公主好在哪里。”

“我要说出这位长公主的一个外号来，单于，包你动心。”

“石中书，你也太小看我了！”呼韩邪大刺刺地说：“黄金、美人，我见得多了！”

“这个美人，你可没有见过。号称‘天下第一美人！’”这个头衔，呼韩邪何能不为之动容？胡里图当然亦很重视。心里在想：石显可能言过其实。但王昭君是美人，大概不错。

而呼韩邪在一转念间，却全不是这样的想法，“你看，”他向胡里图说：“又在说鬼话了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笑。那笑容是真的觉得好笑的笑。在石显看来，心里自是极不舒服，冷冷地问道：“单于，何出此言？”

“从哪里看出我是在说鬼话？”

“我倒要请教，”呼韩邪俯身向前：“如果是‘天下第一美人’，皇帝为什么不留着自己享用？”

“是啊！”胡里图失声接口，认为呼韩邪问得太有理了。

石显的不悦之感消失了！难怪他，设身处地想一想，自己也会这样怀疑。“言之有理！”他不慌不忙地答说：“单于，其中有个缘故。皇上召幸后宫佳丽，向来是先看图，后宣旨。

这王昭君是将画工得罪了，故意把她画得很丑，以致埋没。”

“这，”呼韩邪问：“是真话？”

“单于，”石显正色说道：“你一再不信任我之所言，当我是何等样人？”

“石中书，”胡里图急忙又插进来打圆场：“我家单于的性子直。”

“对了！”呼韩邪说：“我的性子直。喜欢追根究底，请问那个画工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没有问。不过我可以猜得到，一定是毛延寿。过去他就干过这样的事。”

“单于，”胡里图认为石显不可能撒这么一个弥天大谎，因为王昭君迟早

会有见到的时候，以丑为美，何能瞒得住天下人的双目？但呼韩邪性情鲁莽，再说出一句不中听的话来，会闹得不欢而散，所以急急拦在前面：“话不说，石中书的解释很圆满，单于不可不信。”

呼韩邪点点头：“事情看来倒不假，不过太巧了。”

“是啊！世上就有如此凑巧的事。看来倒是天假其便，特意留着这段艳福，等单于来享。”

“也要看了人再说。”呼韩邪的脸色完全缓和了，想了一下问道：“石中书，今天你算是正式给了答复？”

“不，不！我是叨在爱末，先向单于报个喜信。等王昭君封了长公主，降旨匹配单于，冯大鸿胪会郑重通知。那时，”石显略停一下问道：“单于的聘礼，可曾预备了没有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胡里图代为答复：“备得有很隆重的聘礼！”

“那好！单于，你就等着做老太后的女婿吧！”

直到宣诏这天，王昭君才得到信息，自己要成为公主了。

报信的是傅婆婆，语焉不详，只为皇帝要封她为公主。这是不能令信其为真的话，因为没有原因。甚至，要编都编不出来。

四姊妹都聚集在昭君屋子里，虽然都为她高兴，但更多的是困惑。你一言，我一语在猜测。为什么要封昭君为公主？

结果是没有谁猜的原因，可以成立。

“一定是傅婆婆弄错了！”韩文极有把握地说。

“不然！”林采另有看法：“傅婆婆的话，一向很靠得住。

消息不会假。”

到得中午，掖庭令着人来请昭君去叙话。这就有点像那回事了！三姊妹陪着昭君同行，在大厅中等待。约莫一顿饭功夫，方见昭君从史衡之的屋子里出来，脸上却看不出什么。

“怎么样？”三姊妹一拥而前，同声问说。

昭君微颌首，证明实了有这回事。性急的韩文急急问说：“二姊，到底为什么封你为公主？”

“是要我和番。”

“和番？”

“三妹，回我屋里说去。”

回到自己屋子里，昭君细说了史衡之告诉她的话，封为“宁胡长公主”，下嫁呼韩邪单于。下午就有钦使来宣诏。册封的仪典，由客曹尚书另行准备。昭君须打点着进宫谢恩。

“二姊，”赵美问说：“什么叫长公主？”

“皇帝的姊妹，称为长公主。”韩文为她解释。

“这样说，二姊就是太后的女儿？”

“对了！”

“这一说！我就不该再叫二姊，要叫长公主——”“不，不！”昭君急忙抢着说：“三妹、大姊、四妹，我既还没有正式册封，也还没有移居，你我仍旧姊妹相称。就是将来册封了，私底下我们也仍旧是姊妹。不过，”她容颜惨淡地说：“只怕叫姊姊、妹妹的日子，也不多了！”

远嫁塞外，音容长隔。昭君已浮起浓重的离愁。三姊妹见此光景，顿有依依不舍之情，无不黯然。

“不要这样！”林采强笑道：“二妹的大喜事，应该高兴才是。”

于是包括昭君自己在内，都是强抑悲伤，勉为欢笑，凡事都往好的方面去想。说她从此是金枝玉叶，荣宗耀祖；说她屈身和番，功在国家；还说她居然能重游儿时嬉笑之地，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。

说来说去，韩文终于忍不住提出一个疑问：“封二姊为长公主，是皇上的意思。我就不明白，皇上为什么不封二姊为妃嫔？”

这也正是存在林采与赵美心底的一大疑团，所以虽未附和，却都沉默，表示同感。见此光景，昭君不忍独保秘密了。

“大姊，”她说：“你还记得毛延寿画像那天的情形不？”

“怎么记不得？我们不都还在说，看起来人言不可尽信，竟是冤枉了他！不过，何以那么一张画送了上去，竟会石沉大海似地，音信毫无？”

“是啊，”韩文接口说道：“你看，像孟玉那样，竟然亦承恩宠！提起来真是气人。”

“大姊，三姊，”赵美连连摇手：“你们先听二姊说。”

“说起来，恐怕不是冤枉毛延寿。”昭君声音中，略有些怅惘的意味，“那天晚上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傅婆婆来敲我的门，她说，她有句话不跟我说睡不着觉，毛延寿是在等着我送礼去，如果不送，他们另外画一张像呈给皇上。”

听得这话，一个个将双眼睁得好大。林采问道：“那么，二妹，你送了没有呢？”

昭君不答。韩文开口了：“大姊，你这话问得多余！如果送了，何致于会有今天？”

“是的。”赵美点点头：“毛延寿一定画了很丑的一张图送到御前。也许——”“四妹！”林采急急打断她的话。因为她已经想到，赵美未说出来的那句话是：“也许正因为画得太丑，所以皇帝舍得把二姊远嫁塞外。”这话如果说出口，昭君会更难过，故而赶紧拦阻。

“一切都是命！”昭君叹口气说：“我谁也不怪，只怪我自己。”

她怪自己什么呢？是不听姊妹的劝告，不肯对毛延寿稍假词色，以致落得这样一个结果，还是另有别的想法？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肯问，怕更惹她伤感。

“我在想，”林采强笑着，打破了难堪的沉寂，“不知道二妹穿上公主的服饰，是怎么个样子？”

“那也不难想像。”韩文接口说道：“必是雍容华贵，仪态万千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只见傅婆婆迤迤而来，后随两老媪，手中捧一大一小两个木盒。傅婆婆入门先笑盈盈地贺喜，然后揭开那个大的盒盖，里面正是一套长公主的礼服。

皇后的礼服，名为“蚕服”。长公主的礼服次一等，名为“助蚕服”，是淡青的所谓“缥色”，极其朴素。但另有一副形似团裙的绶带，正好与助蚕服相反，华丽非凡。而长公主身份的尊贵，亦就在此——自长公主及诸侯的封君以上，礼服才有绶带。长公主赤绶，红地彩绣，另加四条飘带，颜色不同，赤、黄、淡青和深青带红的颜色，带钩是一个黄金的辟邪品。

较小的那个木盒，其实是一个圆形的帽笼，内装一顶假发，盒底另有一个长方小盒，置着全副首饰，玳瑁簪子碧玉钗，垂珠耳珰金步摇，共是四件。

“好富丽，好珍贵！”赵美高兴地喊：“大姊，我们快替二姊打扮起来。”

“慢慢！先谢了傅婆婆再说。”

林采很会做人，从不疏忽对下人应有的体恤。先替昭君开了赏钱，打发傅婆婆一行三人，方始领头为昭君上妆。

上妆自然是先梳头。从春秋战国以来，贵妇盛行高髻，但是，头发少梳不成，多了梳起来也很麻烦，因而使用假发，其名为“髻”。久而久之，成了制度，自皇后以次的贵妇，在比较隆重的场合，都戴假发。

而为昭君妆饰，从头上开始，就有了意见，“二姊的头发又黑、又多、又亮，为什么不梳一个高髻？”赵美说道：“戴髻，既不好看，又不舒服！”

“说得不错！”韩文立即附和，而且引经据典：“毛诗上有两句‘鬋发如云，不屑髻也！’意思是说，自己有很好的头发，何必借助于假发？”

“你们俩的话，都有道理。”林采说道：“不过戴髻是礼节。昭君进宫谢恩，第一次见太后就失礼，似乎很不妥当。”

“这——”韩文看着昭君说：“二姊，你自己怎么说？”

昭君报以歉然的笑容：“三妹，”她握着韩文的手说：“我想，我还是应该听大姊的话。礼不可废！”

“你这么说，我也不反对！”韩文看着假发说：“亦应该施以膏沐。我来。”

于是韩文自告奋勇去整理假发，梳光上油，费了好半天才收拾妥贴。

这时的昭君，已经在林采与赵美的细心照料之下，换上了“助蚕服”，拖曳在后的下摆，配上前面的绮丽赤绶，别有一种庄严的美，及至戴上光亮高耸的假发，配备了全副首饰，顿觉仪态一变，看去挺立如松，仿佛高不可攀，但望到她双瞳剪水、皓齿樱唇的一张宜喜宜嗔春风面，不自觉地会浮起满腔的倾倒爱慕，只想倚伏在她裙幅之下，希望得到她的一顾。

“长公主——”“三妹！”昭君赶紧纠正韩文：“我说过，我们还是姊妹相称。”

“不！”韩文答说：“我不是有意改用尊称，我是心口如一。

我心里在想，一位公主就正该是这华贵的模样！”

“是的。”赵美接口：“我有同感。”

“看来，”林采笑道：“荆山香溪的灵气所钟，我们秭归注定要出一位公主。”

第七章

皇后，冯婕妤以及其他的妃嫔，几乎完全集中在宁寿宫。

因为礼制所关，当宁胡长公主来向太后谢恩时，他们理当侍班，同时在宁胡长公主朝谒太后以后，也还要见礼。为此，除了因病或别样特殊缘故，事先奏明太后请假以外，无不早早到了宁寿宫。

当然，昭君是早由掖庭令史衡之引领，在宁寿宫前待命，预定行礼的时刻一到，礼官高声鸣赞。八名宫女捧着巾栉、拂尘、提炉等等仪物前导，引着昭君进入殿门。当拾级登阶时，眼力最好的冯婕妤，倏然双目大张，喉间发声。这副神态，立即引起了太后的注意。再细看时，左右妃嫔、宫女，甚至连皇后在内，无不面现惊异，使得她更觉不解。

“皇后！”她喊。

“臣妾在。”皇后躬身答应。

“我眼睛花了！”太后说：“看样子，这王昭君很引人注目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！长公主是绝色。”

“绝色？”

皇后未及答言，礼官已朝声赞礼：“宁胡长公主朝谒皇太后叩谢慈恩！”

于是，昭君先站住脚，整一整襟袖，盈盈下拜。用极清越的声音说道：“臣女昭君，叩见皇太后，恭请万福金安。”

“你就是王昭君？”

“是！草茅女子，何期上蒙慈恩，收归膝下。天高地厚的恩泽，真不知如何报答？”

“你过来，让我看看你。”

“是！”

昭君起身，前行数步，依旧跪在太后膝前，咫尺之间，应该看得十分清楚。可是太后竟似昏瞽不明似地，一再擦拭老眼看又看，久久不发一言。

这一下，不但昭君心慌，皇后与冯婕妤亦大感不安，屏声息气，不断偷窥着太后的脸色。可是看不出什么来。

那是因为太后十分深沉的缘故。其实她心里正激起无数波澜，有着说不出的感慨与惋惜。同时也在考虑，是不是另外封一个公主，远嫁塞外，而将昭君封为妃嫔？

终于，她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因为在时机上不容她充分思考，“昭君，”她问：“你真有报恩的心？”

“皎皎此心，惟天可表。”

“报恩就是报国，”太后略停了一下又说：“昭君，你总知道，婚姻凭父母之命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如今有个呼韩邪单于来求亲，我想拿你许配给他，你可愿意？”

听得这话，昭君的脸色变了，犹如日丽风和的艳阳天气，突然阴霾四合，地惨天怒。

不过，她的声音仍旧是清朗坚定的：“父母之命，岂有不遵之理？”

明明万分不愿，而偏偏回答得这等勇敢，太后很感动地说：“难得你深明大义，真不愧为汉家公主！”

这是对昭君的盛赞、感激之意与自重之心，同时并起，矜持地低下头去，表示逊谢。

“女儿。”

竟然称呼也改过了。昭君不免有些惶恐不胜之感，急忙答一声：“臣女在。”

“塞外虽苦，到底，你也是他那里的王后。你须记着，将来要劝你夫婿，效顺汉家，两国和好。”

“是！”昭君忽然两眼发热，强忍着泪答说：“绝不敢稍忘慈命！”

“好！好！你们姑嫂也见个礼。”

这是指示参见皇后之意。昭君一面答应着，一面转过身来，面向皇后，待行大礼，不道双臂已被扶住了。

“妹妹！”皇后满面笑容的说：“你好俊！真正是国色天香。”

“皇后太夸奖了！请释手，容我拜见。”皇后还待谦让，是太后说了句“礼

不可废”，方始正式朝拜。接着跟冯婕妤及其他妃嫔也都见了礼。

叙辈分、定称呼、询家世、谈乡情，如众星拱月般包围着昭君。正说得热闹的当儿，一声传报，皇帝来朝谒太后了。

太后是皇帝的继母。生母许后，是先帝流落民间之时的糟糠之妻。第二位霍后，是大将军霍光的幼女，早就去世。如今这位太后姓王，是先帝的第三位皇后，极受皇帝的尊敬，除了喜庆节日，及朔望以外，每逢三、六、九，都要到宁寿宫来视膳问安。这天是十一月初九，是循例问安的日子。

“你来得正好！”太后喜滋滋地说：“正好看看你那个妹妹，全然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样子！”

“母后是指王昭君？”

“是啊！”太后吩咐宫女：“把长公主请来。”

在别室的昭君，已经听到了太后的话，想到这一阵子刻意讲求，如何得能邀得皇帝的恩泽，心里不免有种异样的感觉。但转念意识到自己的身份，与皇帝乃是兄妹，立刻就能扫除绮态，平静地随着宫女来见皇帝。

当然，一半是羞涩，一半是礼节，她的头是低着的。到得皇帝面前，俯拜在地，口中说道：“昭君拜见皇上。”

“少礼、少礼！”皇帝虚扶一扶：“请起来！”

“是！”昭君先抬眼看了一下，方始起身。

哪知就这一瞥之下，皇帝像被马蜂蜇了一下似地，突然一惊，然后目瞪口呆地愣住了。

谁也看得出来，皇帝是震眩于昭君的颜色。但谁也不明白，皇帝何以是一脸大惑不解的神色？

终于，皇帝开口了：“你就是王昭君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是秭归来的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善琵琶？”

“只是喜爱琵琶，弹得不好。”

“你，”皇帝说：“昭君，你抬起脸来，我仔细看一看。”

这在昭君是件很为难的事，只能想像着皇帝是自己的胞兄，抬起脸来，微微含着笑，就像兄妹之间，偶而戏谑的那种神态。

皇帝想看的部位，早就看清楚了。但视线舍不得从她脸上移开，所以口中也就不作声。

这一下，昭君可是坚持不下去了，慢慢地将双眼避开，然后又低下头去，方听得皇帝问道：“你额上不有两粒痣吗？”

“痣？”昭君答说：“昭君额上从来没长过痣！”

“那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”皇帝越发困惑了。

皇帝决定亲自调查这件画像与本人何以不符的怪事，而且采取了最直接的办法，召毛延寿来当面询问。

在皇帝不曾下令召见以前，毛延寿就知道大事不好了！

那是杨必显打听来的消息，呼韩邪求婚，皇帝封王昭君为宁胡长公主，遣嫁塞外。照他的看法，昭君如果始终没有出现在皇帝面前的机会，真相可望不致败露，否则，皇帝一定会追究，毛延寿欺罔之罪，铁证如山，性命岂能复保？

这是人人明白的道理，毛延寿身当其事，更识得其中的轻重，不过，他不相信世间有骗不过的事，最要紧的是不能慌张。本着这个想法，动足脑筋去思考，终于有了化险为夷的把握。

“你不必替为师的担心！”他对杨必显说：“今日之事，早在估计之中，亦早筹好了解救之计。如今就怕你沉不住气，本来无事，反倒惹出些意外的麻烦。徒儿，你最好把这件事忘掉，就当从未有过一样。倘有人问起，你答他三个字：不知道！”

杨必显听师父说得这么轻松，大为宽慰，“师父，别的不行，装糊涂我会。”他说：

“你老放心好了。”

他倒是放心了，毛延寿何能放心得下？口问心，心问口，一遍又一遍地自我商量，将皇帝可能会问到的话，自己如何回奏，以及回奏之时所应有的神态，真是揣摩得到家了。

因此，当他奉召进见时，态度出奇地冷静，与皇帝的震怒，恰成对照，使得周祥亦为之困惑，不知道他何所恃而敢于如此不在乎？

“毛延寿，你好大胆！”皇帝指着昭君的画像说：“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把王昭君画得这么丑？”

“回奏皇上，”毛延寿从容答道：“臣将王昭君画得这么丑，臣心里亦很难过。不过，出于爱君之心，不得不然。”

皇帝不止于诧异，真是骇然，“还说是爱君之心？”他厉声质问：“你还敢当面撒谎？”

“臣的忠心，可质鬼神。”毛延寿神色不动地回答：“王昭君天香国色，盖世无双。

臣如果照实画像，进呈以后，王昭君必蒙宠幸。那时候，”他突然现出痛心的神色：“臣不忍再说下去了！”

皇帝有些明白了，神情也缓和了，“你是说，因为她有一粒淫痣？”他问。

“淫痣犹在其次。”毛延寿指着自己的右眼角说：“最要命的是这里有粒白虎痣。”

“我仔细看了。”皇帝疑疑惑惑地说：“王昭君脸上，并没有痣啊！”

“不是没有，是皇上未曾看出来。”

“没有看出来？”皇帝尽力回忆——昭君的容貌，已像烙印般刻在他的心版上，纤细靡遗，怎么样也看不出来她右眼角上有一粒痣。

“皇目明鉴！”毛延寿另有解释：“王昭君既然长了这两粒大凶之痣，当然会想法子消掉。她消痣的手法很高明，可是瞒不过臣的眼睛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的眼力不如你？”

“皇上以此相责，臣不胜惶恐！”毛延寿急忙伏地作出请罪的样子，“皇上君临天下，役使群臣百工，俾各尽其所长。

臣供奉丹青，奉诏画像，阅人已多，倘非格外细心，洞察入微，何以答报恩？”

“你不必多作辩解，我明白了！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，我并没有一定要在眼力上胜过你的意思。”

“皇上圣明！知臣有尺寸之长。藏私不言，敷衍塞责，自觉寸衷难安。”

“你很忠心。不过，”皇帝不放心地再问一句：“你会不会看走眼呢？”

“不会！请皇上召王昭君复验。”

“当然！我是要复验。你下去吧！”

听完昭君自叙的身世，皇帝讶异不止。世间之事，巧得不可思议。从小生长在胡地的昭君，居然又要远嫁胡地！莫非真个命中注定，要作胡妇？

不！他断然地在心里说：事情犹可挽回。不过首先要澄清的是那两粒凶痣。

“你看过毛延寿替你画过的像没有？”

这一问恰恰投昭君之所愿，整个谜围快要解开了！内心有着无可言喻的激动。不过，她也想到了自己的身份，警告自己，不可失了常度。因而，定一定神回答说：“毛延寿画的像，臣妹见过。进呈皇上的，是不是臣妹所见的像，可就知道了。”

“原来有两张！”皇帝很注意地说。

“也不一定——”“昭君，”皇帝抢着问道：“你所见的那张，画得如何？”

“大致不差，或许过分渲染了些。”

“何谓过分渲染？”

“是，”昭君矜持地说：“是图像美于人。”

“图像美于人？”皇帝越发骇然：“然则又何以变了呢？周祥取图像来！”取图像一看，昭君顿时色变。无限委屈与气愤一齐显现在脸上。最后，双目一闭，却仍未能包住两滴晶莹的眼泪。

看这模样，皇帝便知大有蹊跷。正将动问时，周祥来报：“秭妇女子林采、韩文、赵美宣到，候旨取进止。”

“不用了！让她们回去吧。”

原来皇帝的意思，是宣召这三人来作个昭君有痣无痣的见证。如今看来，此举自是多余。不过昭君却不肯错过这个机会——为自己作个确切的证明，犹为次要，最难得的是，三姊妹有见驾的机会，便有蒙宠的可能，何可轻易忽略。

“启奏皇上，还是让昭君的同乡姊妹，来辨个分明的好。”

“何须再辨？不必了！”

“请皇上恕昭君私心，藉此亦得与姊妹会晤。”

“原来你想看看她们？那好！让她们进来吧！”

宣召入殿，由林采领头报名行了面君的大礼，又要参见长公主。昭君逊席相避，但以礼制所关，毕竟向空的席位拜过，皇帝方始开口：“你们都抬起头来。”

逐一细看，林采端庄，韩文清丽、赵美娇憨。若以三等九品的分法，这三人在掖庭女子中，不是上中，也算中等之材。可是皇帝一看到昭君，便觉得此三人不过庸脂俗粉，不屑一顾了。

“你们都是长公主一县之人？”

“是！”林采回答。

“以前可相熟？”

“以前只知名字，不曾见过。”

“进宫以后，可常在一起？”

“是！”林采回答说：“无日不见。”

“一天要见好几次。”韩文接了一句口。

“你们感情很好？”

“是！”昭君答说：“回皇上的话，昭君与她们三人是异姓姊妹。”

“原来你们结义了，”皇帝信口问道：“你们可见过长公主脸上长过什么痣？”

“从未见过。”

林采的话刚完，韩文便即说道：“长公主脸上有痣。”

两人的话不同，连昭君都吃一惊。赵美一急，忘却礼节，大声说道：“三姊，你说瞎话！”

那种忘其所以的神态，惹得皇帝倒笑了，“韩文，”他问：“你说，长公主脸上哪里有痣？”

“右眉心之中。”

听这一说，昭君释然了。微微笑着，自是默认并表示。

“真的吗？”皇帝凝视着昭君的脸：“怎么看不见？”

“细看就看见了。”

事情已经很明白了，也就无须再对昭君的三姊妹作任何询问了。皇帝吩咐，各赐彩锦一端，钗环一副，遣走了林、韩、赵三人。

“妹妹——”“启奏皇上，”昭君急忙抢着说：“蓬门女子，滥窃名器，已觉逾分，实在不敢再当皇上这样的称呼，请唤贱名。”

“不！我还是叫你妹妹，”皇帝紧接着说：“韩文说你右眉心中有一粒痣，怎么我看不见？”

“极小的一粒痣，不易察觉。”

“那么韩文是怎么发现的呢？”

“是秋灯夜雨，同席而眠，相距不过数寸，所以看得真切。”

“等我看一看，不知妹妹这粒痣，主何吉凶？”

听得这一说，昭君便将脸扬了起来，迎着光亮。皇帝走近了细看，果然在右眉心中，有一粒小小的“朱砂痣”，隐在她那根根见肉，偃伏整齐的眉毛之中。

“这有个名目，妹妹你可知道？”

“昭君愚昧，请皇上赐示。”

“叫做‘碧草丹珠’。”

昭君只听母亲说过，这粒痣名为“草里藏珠”，主生贵子，却不曾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名目，不由得笑道：“想来是皇上自己想出来的。”

“对！你觉得这个名目如何？”说着，便伸手来抚摸昭君的右眉。

守礼谨严的处子，对男人的这种动作最警敏不过。很快地往后一缩，皇帝那双手悬在半空里有些放不下来了。

昭君倒觉得抱歉，也有些惶恐，然而无可解释。只能将头低了下去，轻声说道：“皇上如果别无垂询，昭君告退。”

“不忙，不忙！”皇帝的声音中毫无不快的意味：“你坐下来，我还有话说。”

“毛延寿可曾向你索贿？”

昭君觉得不必为毛延寿隐瞒，而且也是瞒不住的事。不过，这一下可能会牵连傅婆婆，可觉于心不忍，因而迟疑着不知如何以为答。

“想来是他索贿，你没有理他，所以故意陷害？”

“也不能说是索贿，只是有那么一点暗示的意思而已。”

“呃，他是找史衡之来跟你开口的？”

“不是！”昭君不愿牵涉到任何人。想了一下说：“是他自己暗示昭君的。”

“他怎么说法？”

“他在画像的时候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‘老夫画人先画鼻，皇上看人先看图。’昭君没有理他。图画成了也没有故意使坏的样子。到后来，有人告诉昭君，必得给毛延寿送一份重礼，否则，他当众画的是一幅图，送呈御前的，又是另一幅。”

“啊，啊！”皇帝突然想起，毛延寿所画的图都很动人，及至召来一看，亦不过尔尔。

如今才知道，那些人都是送了重贿的！

不过，以媿为妍，犹有可恕。像昭君这种罕见的国色，意忍心画成那个样子，绝无可恕！转念到此，怒不可遏。连与昭君从容共话的乐趣都不顾了！

“你先回宫。”皇帝的声音已相当激动了：“我立刻要抓毛延寿来杀掉！”

第八章

中书令石显，奉到严旨，不敢怠慢，亲自带人去逮捕毛延寿。哪知道去得太晚了，毛延寿早就举家逃匿，只抓到替他看家的杨必显。

“说！”石显就在毛家审问杨必显，“毛延寿逃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小的实在不知道！”

“你不知道，你怎么替他看家？”

“小的师父只说，皇上怕要杀他，要去避避风头。小的问他避到哪里，他说，他自己都还不知道，只关照小的，好好替他看家。”

“你既然知道皇上要杀他，居然还敢替他看家，莫非你真有代师服罪的义气？”

这一说，将杨必显的脸都吓黄了，“大人，大人，”他极口喊道：“小的哪里有这个胆子。他是师父，小的不能不听他的。小的还问他，如果皇上宣召怎么办？他说，就回答不知去向好了！”

“你还敢替毛贼隐瞒？替我打！”石显喝道：“着实打！”

一顿皮鞭打得杨必显死去活来，只是一面哭，一面喊，说是实在不知道，打死他也没有用。

见此光景，料想是真的不知道。下令停鞭再问：“毛贼走的时候，可曾带行李？”

“带了他的钱财，还有一幅画？”

“一幅画？”石显问道“是什么画？”

“王昭君的像。”杨必显说：“本来已经毁掉了，又把它找出来随身带着。”

石显听不懂他的话，于是要杨必显解释，如何在掖庭画像的那天，深夜等王昭君来送红包，而竟音信杳然。毛延寿一怒之下，将原来画得极美的王昭君图像废弃，另画一幅进呈。

就是现在皇帝所见的，而这张废弃在屋角的图，昨夜毛延寿临走之前，特意找了出来，随身带走了。

显然的，这张已废之图，对毛延寿还有很大的用处，能把这个用处找

出来，也许就能找到毛延寿的踪迹。石显恍然如有所悟，但一时无暇细思，还得从杨必显口中，多了解一点情况。

“我再问你，他的家属是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今天一大早。”杨必显说：“不过小的没有看见。小的折腾了大半夜，那时候睡着了，等醒过来，看到师父给我留下一道简，把我师娘、小师弟全带走了。”

“简呢？”

“在这里，”杨必显从怀中掏出一方木简，双手拜上，“请大人过目。”

接过来一看，简上写的是：“字付必显吾弟：愚师将遭不白之冤，命危旦夕，不得不携卷亡命，后会有期，千万保重！”

不说隐匿而说“亡命”，看来是要逃出京师，石显没功夫再问，吩咐将杨必显送到廷尉衙门收押。随即打道回府，又找到校尉，当面下令，长安各城门务须严密盘查，防备毛延寿潜逃。同时又通知掌管京畿治安的执金吾，设法搜捕毛延寿。

两天过去了，毛延寿尚未就逮。皇帝一见面就查问，石显既不能推诿，又无法交代，伤透了脑筋。

到得第三天上午，呼韩邪派人到中书府来说有紧要公务，派遣专差回国，要讨一道关符。石显已经允许了，灵机一动，关照石敢当说：“你告诉呼韩邪，单于派来的人，关符可以发，不过要他所派的专差亲自来领。”

石敢当答应着走了。近午时分，石敢当来报，说呼韩邪所派的专使，不通汉语，无法亲自来领，希望石中书通融这一回。

“哼！”石显冷笑：“通融有何不可？只要他不拿我当傻瓜，备马！我看呼韩邪去。”

一到了宾馆，呼韩邪满面含笑，亲热得很。未及叙说，先就说道：“来得正好！我有件事要跟你谈，石中书，你很够朋友。”

“听单于这话，我很高兴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！”呼韩邪的神态显得有些轻佻：“石中书，真公主我不要了，我要假公主好了。”

“单于是愿意迎娶宁胡长公主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什么公主，只知道是王昭君。”

石显很注意他这句话，表面声色不动，暗中却非常用心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不错！就是宁胡长公主。”

“不错就好！不过，”呼韩邪顺口说道：“假中可不能再假了。”

“单于，”石显神色凛然地问：“何出此言？”

呼韩邪知道失言，也是失态了！不好意思地掩饰着，“随便说说，随便说说。”他乱摇着手：“石中书，你莫当真！”

“既是说笑，我何能认真。不过，单于，”石显问道：“我倒要请教，你怎么忽然中意假公主，情愿连真公主都不要？”

“噢！”呼韩邪振振有词地：“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真公主脾气不好，相貌也不怎么样。”

“是的，我说过。只是我不明白，单于何以这样子中意宁胡长公主？想来是因为她脾气好，相貌也好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！我听人说过。”

他又不经意地露了口风。石显却不放过他，紧接着问：“谁？”

这一问，声音短促，带着质问的意味。呼韩邪才发觉自己的话太多了，也太快了，因此略想一想，很谨慎地回答：“不相干的人，说出来，石中书也未必知道。”

石显心想，这个人必是毛延寿！是此刻就拆穿呢，还是先装糊涂？

考虑下来，决定：“我先不问！”他换了个话题：“单于，你要派一名专差回国？”

“是啊！特意跟你讨一道关符。”

“关符现成！我带来了。”

“那好！”呼韩邪伸出手来：“给我吧！”

石显何能轻予，但让他伸出手来缩不回去，这件事可是大大不妥，念头一转，堆足了笑容一把抓住呼韩邪的手说：“单于这双手好得很！等我来仔细相一相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就扯着对方的手，自己将身子靠近了，装模作样的看了一会，说他的手主贵、主长寿，荒诞不经地胡扯了一顿，方始急转直下地说：“单于，请你把专差唤出来，我把关符当面交给他。”

呼韩邪一愣，只好向胡里图示意：“你把专差叫来！”

“是！”胡里图答应着。脚步迟滞地向外走去。

石显本就成竹在胸，这时更摸透了底蕴，觉得不必多磨辰光了！于是喊一声：“胡将军！”

胡里图无端一惊，站住脚，回身答应：“石中书。”

“贵处所派的专差，说是不通汉语？”

“是的，不通汉语。”

“既不通汉语，唤了来也听不懂我的话是不是呢？”

原来是这么一个疑问！胡里图很轻松地答道：“那不要紧，我可以翻译给他听。”

“那么，专差上了路呢？晓行夜宿，少不得要跟逆旅打交道，莫非胡将军也陪去替他当通事？”

胡里图不防他有此一问，张口结舌地好费劲才答了出来：

“那当然不是。我会另外派一名通事给他。”

“这样说，关符不就要两道吗？何以只跟我要一道？”

话风越逼越紧，将胡里图问得瞠目不知所对。呼韩邪亦早就消失了在石显进门之前便挂在脸上的笑容，心恨胡里图无用，气得想骂他一顿。

石显却不客气了，正色说道：“单于，汉家待你不薄，转眼又将成为汉家的女婿，不该庇护汉家的奸贼！”呼韩邪大吃一惊。旋即省悟，装糊涂地笑道：“石中书，你真不够意思，怎么无缘无故这样子责备我？你说的什么，我丝毫不知。”

“那就明说吧！请你把毛贼交出来！”说完，双手一敛，按在腹部，扬着脸不看呼韩邪。

“什么毛贼？”

“单于何苦还要明知故问？”

呼韩邪紧闭着嘴，与胡里图面面相觑，尴尬万分。而躲在屏风后面的毛延寿，双脚却在瑟瑟发抖了——原来他真如石显所预料的，带着王昭君的图来见呼韩邪，细说经过，要求掩护他逃向塞外。同时表示，中国的关塞道路，山川形势，都在他腹中，愿意画出来供呼韩邪将来入侵之用。不想杨必

显道出他携图而遁的经过。给了石显一条线索，而又有讨关符这个漏洞，循理衡情，断定他藏匿在此。最糟糕的是呼韩邪词穷理屈，看来不能不顺从石显的要求了！

转念到此，如梦方醒。此时不逃，更待何时？一面想，一面脚下已经移动，一溜烟出了宾馆后门，连他积多年的财产，亦只好弃之不顾了。

屏风前面，石显提出了最后警告：“单于，石某有一言奉告：宁胡长公主与毛延寿之间，你能选其一，决不能兼得！”

呼韩邪动容了。胡里图也在考虑此事的利害得失。

“再说明白一点吧！”石显又逼紧一步：“毛延寿已经逃不出京城了！单于，你想庇护，只怕也难。”

听这一说，胡里图立即有了主张，喊一声：“单于！”同时使个眼色，是借一步说话的意思。

“请，请！”石显很大方地摆一摆手：“两位想是有所计议，请便，请便。”

于是胡里图告个罪将呼韩邪引到一边，悄悄说了他的看法。既然石显已有防备，城门关卡必定严加盘查。毛延寿不能出长安、到塞外，便无什么用处，不如交了出去，免得失和。

呼韩邪同意他的主张，走到石显面前，很爽直地说：“石中书，我有话声明在先，毛延寿是自己投奔到这里，不是我勾引来的。照道理说，既然他有求于我，我应该帮帮他的忙，不想你说得那么严重，我为了彼此和好，把毛延寿交给你。不过，要请你看我的面子，饶他一个死罪！”

这是石显无权应承的事，只好虚与委蛇，“是，是，单于！”

他说：“我一定尽力救他的命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！”呼韩邪向胡里图说：“你去把他带出来。”

胡里图一去去了好一会儿，方始气急败坏地来报告：“毛延寿遍寻不获，想来是逃走了。”

“逃走了？”石显深为怀疑，因怀疑而不悦，脸色非常难看。

脸色难看的不仅石显，还有呼韩邪。胡里图知道这一下很麻烦。就自己来说，简直是闯了一场大祸，因为呼韩邪搞得无法交代了。

“单于，我连圜厕都搜过了。”他恨不得有两张嘴来分辩：“实在是没有想到的事。”

毛延寿在我们这里是客，不是囚犯，守卫的难免疏忽。反正，我可以发誓，我不会违背单于的命令，故意徇情纵放。”

这番话加上呼韩邪的脸色，让石显充分谅解了。而呼韩邪对胡里图当然亦是信任不疑，听得这样解释，便对石显表明了态度：“石中书，他的话，我确信不假。事出意外，空口分辩没有用。毛延寿确是逃走了！如果不信，请你搜！”

“言重、言重！”石显答说：“要搜，也不在单于这里搜。”

我得赶紧回去。告辞！”说着，拱一拱手，撩起紫袍下摆，急急往外走去。

一回府，就得到消息，皇帝急召。于是，石显吩咐僚属，通知司隶校尉及执金吾，一面加紧盘查，一面搜捕毛延寿。

进得宫去，匡衡与冯野王已经入殿。等石显行了礼，皇帝自然又问起毛延寿。这一天，石显智珠在握，话就比较说得响了。

“回奏皇上，毛延寿的踪迹已现，仍在京城。臣已派人加紧搜捕，必不

让他轻逃法网！”

“非抓到他严办不可。”皇帝略停一下说道：“我今天召你们来，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决定撤消宁胡长公主的封号。”

听得这话，三个人的感想不同，匡衡是诧异，冯野王是不满，而石显是害怕——害怕会发生的事，终于发生了！

“皇上怎么变了主意？”匡衡叩问。

“我另有处置。”

所谓“另有处置”，不言可知是将王昭君由长公主改封为妃嫔。冯野王所不满的，正在于此，认为皇帝重色而轻国，有失人君之度。

“请示皇上，”他故意这么问说：“宁胡长公主的封号撤消以后，是否另行改封？”

“那是以后的事。”

皇帝闪避，冯野王偏要进逼，他提高了声音说：“看光景，皇上是有纳之为妃之意？”

“这——”皇帝含含糊糊地，“到时候再说。也不一定。”

“但愿皇上打消此意。”冯野王率直奏谏：“果然如此，是国家的大不幸。臣不敢奏诏！”

“臣，”匡衡也说：“亦以为不可！”

话说得太欠含蓄，皇帝脸上挂不住了！青一阵、红一阵地终于老羞成怒了。

“你们是齐了心打算抗旨？”

匡衡与石显皆是一惊。而冯野王却不肯屈服，抗声辩说：“臣为国家，为皇上着想，第一，公主封号轻予授受，有失朝廷体统；其次，失信于外邦必致启衅，如果为一女子置国家安危、百姓祸福于不顾，乃是昏庸之主——”皇帝勃然大怒，“住口！”他手击御案，声色俱厉：“冯野王，你竟敢骂我是昏庸之主？简直要造反了！你当我不敢杀你？”

“皇上请息雷霆之怒！”石显急忙劝解：“冯野王赋性耿直，不过所奏实出于忠君爱国之心。”

“哼！诽谤君上，亦是忠君爱国？”皇帝气鼓鼓地连连冷笑。

“臣不敢诽谤君上。”冯野王亦作申辩：“臣的意思是，为一女子置国家安危、百姓祸福于不顾，乃是昏庸之主之所为。

皇上必不以为然！”

皇帝越发生气，厉声诘责：“照你这么说，我如果纳了王昭君，就是昏庸之主？”

匡衡觉得这样说法不太公平，便脱口说了一句：“冯野王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可是别人替他辩护，冯野王自己却服罪告饶了，顿首说道：“臣死罪！”

“不错！你们都犯了十恶不赦的死罪！”皇帝大声喊道：“石显！”

“臣在。”石显战战兢兢地答应。

“你传旨廷尉，冯野王大不敬，以律治罪。”

“大不敬”是“十恶不赦”的重罪，最轻是死刑。这未免太过，石显觉得皇帝这样擅用威福，以后大臣人人自危，自己亦恐不免，因而必须犯颜力争。

“皇上请——。”

皇帝不容他开口，大声打断：“你不必多说！”

“此事关系重大，臣不能不谏。”

“我不要听！”皇帝拂袖而起，头也不回地往帷幕后面走去。

石显大伤脑筋，看着匡衡冯野王，叹口气说：“两公的言语，实在太耿直了。”

匡衡平日为人平和，这时候不知怎么发了书呆子脾气，大声说道：“直谏而死，死且不朽。匡某追随冯公之后，亦愿同死。”

“好了！好了！”石显急忙拦阻：“不要再说这些话了！为今之计，只有一条路可走。

冯公！”

“在。”冯野王答应着。

石显踌躇了。他想到的一条路是请冯婕妤去转求太后，必可救了冯野王。但怕他性情太刚，不肯去求他妹妹，那一来不就成了僵局？

转念到此，他立即作了决定，此事不必跟冯野王说破，只说：“请到舍下暂住，等我来想办法。”

办法是已经在石显心里了。他将冯野王带回中书府，一则有监管之意，以便对皇帝“传旨廷尉定罪”这句话有交代；再则不愿他回家与冯夫人见面，否则就妨碍他的计划了。

他的计划是关照妻子去看冯夫人，细说其事。请冯夫人回宫去见冯婕妤，向太后求情。

如果冯野王回了家，石夫人去拜访，说话诸多不便，而冯夫人少不得跟丈夫商量，冯野王或许不赞成这样做法。

事情办得很快。当天晚上，太后就知道了这回事。

太后对这件事很生气，当夜就派人通知皇帝：次日朝罢到慈宁宫，她有话说。

第九章

毕竟住入了多少女孩子曾经向往的华丽宫阙，可惜玉砌雕栏的上阳宫，竟如茅茨土壁的旅舍，无非稍住即行，将重到儿时嬉游之地的塞外！昭君每一转念到此，即不免有梦幻之感！

幸喜秀春、逸秋，善伺人意，朝夕不离地陪侍在身边，足破愁怀，但这天一清晨不同了，两个人一个也不在跟前，无意间向外一望，发现她们在交头接耳地不知说些什么？昭君的眼力极好，还可以看出她们脸上都有惊疑的神情。

“秀春，”她走到廊上，将她们喊过来问道：“你们在说些甚？”

“不相干的事。”秀春答说，表情却更紧张了。

“你们别骗我！看你们的脸色，一定有事。”

秀春、逸秋相互看了一眼，仍然有着非常为难的样子。

“说啊！”昭君的脸色转为严肃了：“我什么都不瞒你们，希望你们也别瞒我。”

这句话说动了逸秋，将昭君的封号，可能会撤消，以及冯野王为此而获罪的传闻，都告诉了昭君。

昭君大为不安，“事由我起，亦非所愿。”他搓着手说：“如果为此而让冯大鸿胪得到什么罪名，你们想，我心里怎么能过得去？”

“长公主，”秀春劝慰她说：“事情不与长公主相干，只要表明了心迹，大家都会谅解的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昭君，欣然乐从，“你说得好！”她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我此刻就去见太后。”

巧得很，刚到慈宁宫，还未入殿。正好皇帝也奉召而来，站住脚问她因何在此？”

“昭君来给太后请安。”

“好！那就进去吧！”

“昭君尚未启奏太后，似乎不得擅入。”

“不要紧！有我。”

皇帝与昭君同行，格外显得触目。进殿一看，太后神色凛然。皇后与冯婕妤亦都在，低着头默不作声。

“娘！”皇帝说道：“昭君来给娘请安。”等昭君行完了礼，太后问道：“听说皇帝要撤消你的封号，不认你作妹妹了，你知道这件事？”

“臣女方才听到宫娥说起。”

“我当你早就知道的呢！”太后转脸问皇帝：“这样说，是你的意见？”

“是！”皇帝陪笑答应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

这话就很难回答了，因为猝不及防，没有想到太后会出面干预。同时看到冯婕妤忧愁的脸色，心知关于撤封之事，已传入深宫，在老太后面前是无法支吾其词的。

于是，他一面想，一面答说：“儿子的意思。我中国的第一流人物，流落到塞外，未免太可惜了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太后喊道：“长公主！”

昭君不敢答应。而皇帝知道，自己别无姊妹在太后面前，这一“长公主”自然是昭君。

便扯一扯她的衣袖说：“太后在喊你！”

昭君一惊，急忙敛袖躬身，恭恭敬敬地答应：“母后！”

“皇帝说你远嫁塞外，可惜了。你自己呢？是不是也觉得可惜？”

“母后！臣女愿明心迹。”昭君定神，极力放出从容的神态：“塞外为昭君儿时生长之地，黄尘漠漠，十分凄凉。但既负有和亲的使命，则为报国恩。何敢惮此一行？并无可惜之可言。”

“你听见了没有？”太后问皇帝。

皇帝大为懊丧，但实在没有想到昭君会持此态度，无可奈何地点点头：“听见了！”

“听见了，你怎么办呢？”

“容儿子再与大臣商议。”

“何用再商议？”太后停了一下，又叫昭君：“长公主。”

“臣女在。”

“大鸿胪冯野王说：不宜失信番邦，这话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昭君想了想答道：“自然是正论。”

“我想”，太后特为替皇帝圆面子，所以不用诘责，而用暗示的语气说：“冯野王一向忠心耿耿，皇帝亦一定以为他这话是正论。”

皇帝很机警地答道：“是、是！”

“好罢！那么，皇帝，你是饶了冯野王了？”

“是！”皇帝硬着头皮回答。

“还有，昭君的封号，不能撤消；和番的大计，不可以变更！”

皇帝默然，好久都答不出话。一时整座殿廷，仿佛霜风凄紧，无不察觉到逼人而来的凛冽之感。尤其是昭君，更为紧张，一眼不眨地只望着皇帝。

“说啊！”

皇帝仍然不答，而皇后觉得自己有责任化解僵冻的局面，便即轻声说道：“请皇太后宽皇上的限，等考虑过了，再来回奏。”

“是！”皇帝赶紧附和，“儿子亦是这个意思。既称大计，草率不得，让儿子召集大臣，细细商量了再说。”

太后对皇帝可以不假词色，对皇后却不能不支持统摄六宫的地位，特别卖个面子，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！你明天就来给我回话，别又推三阻四的。”

“儿子不敢！”

“我可再告诉你一句话：封宁胡长公主，是用我的名义颁旨。你如果觉得为难，我可以替你料理。”

由这句话中，足以看出太后对宁胡长公主的封号，不准撤消这件事，态度非常坚决。因此，皇帝大感为难，慈命难违，昭君难舍，不知如何才是两全之计。

回到御书房中，长吁短叹。什么都鼓不起兴致来做。周祥当然知道他的心事，便建议召石显来问计。

“好吧！”皇帝无可无不可地同意了：“找他来！”

如果石显不是与呼韩邪有格外密切的关系，以及呼韩邪对昭君那么倾倒，而且可能手中握有昭君的图像，他当然有法子，可为皇帝解忧。此刻，他却不能不站在太后这一边，帮着相劝。

“后宫佳丽甚多；就算别无足以当意者，皇上富有四海，岂无更胜于长公主的绝色？请皇上以慈命为重！”

“我找你来，不是要听你这两句话！”皇帝怫然不悦，“我亦并不是为了昭君的颜色！”

”

一听话风不妙，石显赶紧惶恐地顿首：“臣死罪！”他说，“事缓则圆，请皇上先不必为此忧烦，容臣徐徐图之。”

“老太后等着回话，缓不济急。唉！”皇帝狠狠地说：“都是毛贼该死！赶快抓来，非办他的死罪，不足以解我之恨。”

“是！”石显下定决心：“臣必当尽力，三日之内逮捕毛延寿归案。”

石显辞殿而去，皇帝的难题，依然存在，闷闷不乐地什么事都打不起兴致来了。

周祥却想到一计。这一计正也就是石显想到而未敢献议的，因为呼韩邪曾经提出警告过：假中不可再假。而周祥却无此顾虑。细细想周全了，方始开口。

“皇上别恼，臣有一个法子定可为皇上解忧！”

“什么法子？何不快说！”

“臣在想，宁胡长公主的面貌，那呼韩邪又不曾见过，何不另找一位美人，冒充长公主？”

皇帝心想：言之有理啊！为何不能冒充呢？不过，事情太容易了，反而不能信以为真。

“行吗？”

“为何不行？”

“譬如说，拆穿了怎么办？”

“怎得拆穿？拆不穿的！”周祥说道：“请皇上尽管出理由反驳，臣来解答。”

皇帝想了一下说：“第一是容貌，要挑跟昭君相像的呢，还是只要美就好？”

“能美就好！”周祥毫不考虑地答说：“横竖呼韩邪不知道长公主是什么样子。”

“其次，”皇帝问道：“呼韩邪手下总有了解中国的人，所以口音也要紧。”

“是！应该挑荆襄一带的人，秣归更好。”

皇帝点点头，接下去问：“第三，等嫁了过去，夫妻之间少不得说说闲话，问起昭君的家世，乡土人情，不要露了破绽，才好。”

“那也容易。若是挑中荆襄女子，对那里的风土人情，自然知道。至于家世，请长公主跟她细谈一谈就是了。”

这话倒也不错！皇帝很细心地搜索可能会发生的疑问，最后想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

“周祥，我问你一件事，如果我这时派你到塞外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”

周祥愣住了，在回答以前，先要明了皇帝的意思，但怎么想也不明白，唯有这样回答：“皇上派臣到哪里去，臣都要去的。”

“不是问你肯不肯去，不肯去就是抗旨，那还行吗？我是问你，去是去了，心里怎么想？”

皇帝又很郑重地加了一句：“你要跟我说真话。你不必怕！我不是真的要派你去。”

这一说，周祥恍然大悟。他很聪明，不作正面答复，直接就皇帝所问这一句话的本意上去回奏：“皇上的意思是怕冒充的那个人，心里不愿意，说不定就会在呼韩邪面前，将真相和盘托出？”

“是啊，你说能不防吗？”

“是，是，非防不可。”周祥喜滋滋地说：“臣早就想好了人了！皇上所示的几层顾虑，恰好都不足为忧。真正洪福齐天，恭喜恭贺！”

“噢！”皇上只看他的神态，听他的语言，便觉愁颜一宽，急急问道：“你想到的是谁？”

“宁胡长公主的三位结义姊妹，挑一位去，有何不可？”

是啊！皇帝在心里说。那三个人相貌虽远逊昭君，但也算美人，可以过得去。至于荆襄的风土人情，自然熟悉。昭君的家世，本就约略知晓，一定可以设法冒充得过去。所成疑问的是，这三个人之中，可有心甘情愿代昭君远嫁的？

提到这一点，周祥认为以异姓姊妹的情义，必有心甘情愿的人。就算没有，迫以皇帝，亦不能不从。同时厚赐家属，切实告诫，这样恩威并用，

那“假昭君”顾念父母兄弟的安全，敢不谨慎小心？决不会有自暴真正身份，惹得呼韩邪对中朝有不满的事情出现。

“说得有理！”皇帝大为高兴，立即降旨，“召史衡之！等我当面交代。”

“这——”周祥迟疑了。

他的迟疑是做作，为的早想取史衡之而代之，所以这件功劳决不能让与史衡之。这迟疑是腾出功夫，思量如何中伤史衡之。

“怎么”皇帝问道：“叫史衡之有何不妥？”

“是！”周祥已想好了话，从容答道：“臣之愚见，以为不妥。像宁胡长公主这样的国色天香，竟差点埋没，足见掖庭令未能尽职！”

是啊！皇帝的耳朵最软，心想如果史衡之早日荐贤，王昭君必已封为妃嫔，又何致于有今天这种僵局？推原论始，失职之罪，实无可辞！

“你倒提醒了我！史衡之不能再当掖庭令了。”

这一说，周祥却又慌了手脚。因为自己尚未展开活动，石显的态度亦不可知，如果此时逐史衡之出掖庭，接替的人，不见得会是自己。那一来不但便宜了他人，而且可能阻塞了自己调往掖庭之路。因此，眼前还得保全史衡之。

“启奏皇上，掖庭令固有失职之罪，不过这时候似乎还不宜更动。为的是太后正在大生其气，别再加深了误会。”

掖庭令的人选，照例要征询皇后，请示太后。此时更迭，对史衡之有着很明显的惩罚意味，太后问到，似难交代。

“那么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办。”皇帝格外叮嘱：“可别再太张扬了！”

“臣谨遵旨。”周祥响亮地答了这一声，复又请示：“臣可否传旨，召林采、韩文、赵美三位美人前来，由臣去磋商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于是周祥派人到掖庭宣旨。从史衡之以次。都以为这是昭君请求皇帝，召三姊妹进宫叙话，哪知所见到只是周祥，不由得都感到困惑了。

更令人不解而且觉得窘迫的是，周祥并不开口，只目不转睛似地，直盯着三个看。她们当然不会猜得到，他是在作初步的甄选，先就三人的仪容作一个取舍。

细细看下来，周祥认为该在林、赵二人中择其一。除却昭君，四姊妹中该推韩文为美，可惜她生得文雅纤瘦，与须眉如戟的呼韩邪不甚相配。

相配的第一个是林采，身材高大，丰容盛鬋，恰像塞外的阏氏。其次是赵美，得娇媚二字，看上去应为呼韩邪所喜。

“内相，”林采动容了：“皇上宣召，有何见谕？”

“皇上命我跟你们商量一件事。”周祥略停一下，突然问道：“你们三位跟宁胡长公主的情分如何？”

“我们是异姓姊妹。”

“亲姊妹亦有视如仇人的。”周祥说道：“名分是一件事，情分又是一件事。”

“内相说得不错。”韩文接口答说：“不过，内相要知道，我们就是因为情分深了，才有异姓姊妹的名分。”

“是的。”赵美作了更明白的表示：“我们跟长公主的情分，比亲姊妹还深。”

“那好！”周祥乘机说道，“如今长公主因为有个特别的原因，不能远嫁

塞外，得有一个人，袭用她的封号、姓名代她去作呼韩邪的阏氏。想来你们既与长公主比亲姊妹还亲，一定肯为她牺牲。”

听得这一说。三姊妹无不惊异莫名，“是为了什么特别的原因？”赵美问说。

“四妹！”林采与韩文不约而同地喊，也都不约而同地住了口。

赵美看到林、韩二人相视微笑的神态，恍然大悟，高兴地说：“我懂了，我懂了！”

“懂了就好，放在心里！”林采以大姊的身份，作此叮嘱。

“一点不错，一点不错！”周祥急急补充：“这件事机密非凡，连掖庭令都要瞒住。到现在为止，连长公主自己都还不知道。”

“这不是很奇怪吗？”好东问西问的赵美失声问说。

“是还来不及跟长公主说，在你们三位推定了人。我再去禀告。”周祥接着又说：“韩姑娘比较瘦弱，塞外的天气怕不相宜。”

“不见得！”韩文摇摇头。

“内相。”林采问道，“这是件大事，我们先要把情形弄清楚。我们姊妹三个，哪个都可以代长公主到塞外去，不过那个顶合适，要我们自己去商量。”

“好！请你们自己去商量。”周祥想了一下又说：“情形是这样：第一，冒充长公主的封号跟名字，一直到百年之后，都不能让呼韩邪知道真相；第二，要心甘情愿，不然难免出麻烦。这是为国尽忠，皇上自然会有恩赐，父兄要做官的做官，要金银的有金银。”

“是了！”林采看了一下说：“请内相给我们一个清静的地方。”

“你们就在这里好了！”周祥指一指庭院中的石凳，“我在那里坐，你们商量好了，招呼我一声！”

于是三姊妹围坐在一起研究这件大事。首先说话的，又是赵美。

“我倒很想替二姊去。不过，我实在有点怕！”

“怕！”韩文问道：“怕什么？”

“我不会说话，我常常管不住我自己的嘴。万一露了马脚，那不是闹着玩的事！”

“对！”林采接口，“这决不是闹着玩的事！倘或没有把握，会害了国家，害了自己跟家里的人，还有，也要害昭君。看起来只有我——”

“大姊！”韩文打断她的话说，“你不吃牛羊肉，一闻见奶酪的气味就会吐。这一去了，怎么住得惯？”

“那可是没法子的事，只好去了再说，慢慢也许就惯了。”

“大姊，”韩文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？”

“自己姊妹，何话不可说？”

“那！我就冒昧了！大姊，你是真的想做汉家长公主、匈奴的阏氏？”

“没有这话！”林采平静而坚定地答说：“我只是为了昭君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！大姊，你不必勉强。”

“我不能去，四妹不能去，莫非——”

“自然是我去！”

韩文那种当仁不让，义无反顾的神态，跟她纤弱的体质似乎不配。林、赵二人不由得都愣住了，真不能相信她有这样的勇气。

“怎么”韩文知道她们心中的感觉，故意问说：“大姊、四妹觉得我不相宜？”

“不，不！绝无此说。”林采急忙答说：“三妹肯去，最好不过。就怕塞外苦寒，你的身子经不住。”

“不要紧！大姊，你请放心好了。”韩文又说：“你想，你们三人都伤风过，我呢？”

听她这话、赵美首先就忍不住开口了，“真的，”她说：“三姊连清水鼻涕都没有流过！”

“这一说，我倒真的可以放心了，不过，”林采做事很扎实，又追问一句：“三妹，事情就算定局了？”

“在我这面算是定局了！只知道人家要我不要我？”

“且等我去说了看。我想，应该一点都不会有挑剔的。”

于是，招招手将周祥邀了进来，说知其事，周祥的讶异又过于林、赵，好久都不作声。

“内相，”赵美胸无城府，有什么说什么：“我三姊人瘦身子好，寒暑都不侵的。她人又能干，懂得怎么应付，不像我，连说句敷衍的话都不会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周祥很机警地：“我也就是顾虑到韩姑娘清瘦，在冰天雪地中吃不消。

既这么说。你们三位先请回，等我回奏了皇上，另有旨意。”

将林采等人遣走了，周祥立刻去见皇帝，细细奏陈。皇帝对她们三姊妹的印象不深，记不起韩文有多瘦，只觉得她们姊妹的义气，着实令人感动，同时也为消解了一个难题而大感轻松。

可是有一点很重要，“呼韩邪会不会看中韩文？”他问。

“这就很难说了。”周祥率进答道，“呼韩邪单于像一头野牛，也许觉得韩文太瘦了。

”

“肥瘦不管。相貌过得去不？”

“那是过得去的。”

“过得去就好。”皇帝吩咐：“召中书！”

第十章

听完皇帝的话，石显大为意外，也大为担心。可是，他不敢露在表面上。

“事情就这样决定了！”皇帝问道：“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臣不知宁胡长公主作何处置？”

“不是下嫁呼韩邪吗？”皇帝答说。

石显一愣。又想一想才知道皇帝误会了，便率直而于礼节不符地又问一句：“臣是说，王昭君作何处置？”

“王昭君就是宁胡长公主。”

这一来，越发让石显困扰了！心想皇帝真糊涂，缠夹不清，何以分辨？既然王昭君仍是宁胡长公主，仍然下嫁呼韩邪，那么让韩文李代桃僵之计，不就根本用不着了吗？

其实，这倒不是皇帝糊涂，是他没有了解皇帝的意思。

“石显，”皇帝从他脸上的神态，看出他心里的感想，为他解释：“宁胡长公主昭君下嫁呼韩邪，虽非通国皆知，至少京城

里都已传遍了，这是决不能更改的。如今嫁过去的，不管姓韩姓林，说起来总是王昭君，这一点，你一定要记住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石显微带惶恐而惭愧地说：“臣愚昧。”

“我懂你刚才所问的话，你是问，真的王昭君，假的韩文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！是假的韩文。”

“我想封她为妃。这件事还得奏明太后才能办理，眼前不忙。”

“以臣愚见，如果皇上已经决定，待嫁的公主似宜移入离宫。”

“这话也不错。”皇帝答说：“传旨史衡之照办就是。”

“是！不过这里有点窒碍，如果假韩文没有名号，则深宫一位，离宫又有一位，变成两位宁胡长公主，甚为不妥。”

“嗯，嗯！这话更不错！”皇帝沉吟了好一会说：“既然如此，移居之事，暂时搁一搁。等封妃之事得太后准许，再一并办理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毛延寿呢？”

皇帝又问到这件令人头痛的事了。石显心想，虽有眼线报告，说曾见宾馆附近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在窥探，可能毛延寿又托庇在呼韩邪那里。可是这话不便直奏，否则皇帝对呼韩邪大为不满，说不定连和亲一事都会打消，岂不惹出难以收场的麻烦？

然而不是直奏，又该怎么说呢？三番五次托词搪塞，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了。

反倒是皇帝心存体恤，不忍追过。“毛某奸贼，只要未曾逃出国境，总有法子抓他来明正典刑，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你跟执金吾好好商量着办！”

“是！”石显告退出殿，一路出宫，一路在想心事，事情是愈来愈棘手了！若要安然无事，全靠部署得周密，走错一步，麻烦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来。想来想去，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，还是要抓毛延寿。唯有抓到毛延寿，整个真相才能明了。明了了真相才知道有哪些漏洞，应该弥补。

回到相府，先召心腹计议。石敢当认为皇帝虽有与执金吾商量着办的面谕，但可以不必遵从，“这件事，当然应该推给执金吾。但既然相爷自己来办了，半途再找执金吾，好像非求教他不可似地，这有损相爷的威望。”他说：“何况功成在即，又何必让执金吾捡个现成便宜？”

“果然功成在即，自然不必请教人家。不过，”石显怀疑地说，“我不知道什么叫功成在即，莫非你有三、五天内就能抓到毛延寿的把握？”

“是！”石敢当响亮地答应。一出了口，又觉得话不宜说得太满，因而又加了一句：“大概有六、七分把握。”

“有一半以上的把握，就很好了。”石显显得高兴地问：“你说给我听听看，这六、七分把握，是怎么来的？”

石敢当有个计划，但不便公开，因为一说破，第一石显绝不会同意，第二也可能走漏消息，以致毛延寿闻风先遁。

“说啊！”石显在催了。

“相爷！”石敢当自恃得宠，笑嘻嘻地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天机不可

泄漏，说破了就不灵了，请相爷只当我没有说

过这句话。能在三五天内抓到，相爷重重赏我，不然就当没有这回事好了。”

石显失笑了，“你就是卖的一张嘴！”他又说：“我倒有个法子，不妨试一试。”

石显用的是欲擒故纵的法子，对杨必显以无罪释放，暗中派人跟踪，也许他会知道毛延寿隐匿的处所，如果他去寻找师父，那就成了照路的一盏灯笼了。

石显这一计也是交付石敢当去办。石敢当认为这与他的计划并无冲突，或许还有助力，因而欣然乐从。

杨必显恩蒙释放，当然非常高兴。出狱回家，步门不出，跟踪的人守了两日两夜，毫无动静，石敢当决定照自己的计划行事。

正当要带人出发之际，突然有了新的情况。石显府邸中有个小吏，名叫李收，人很能干，但不懂得吹牛拍马那一套，所以在石显面前，不及石敢当来得吃香。这一次搜捕毛延寿。

他冷眼旁观，认为路子走错了！毛延寿狡诈百出，随处都可以设法藏身。可是他的弱妻幼子，必须找地方安顿，能把这个安顿之处找到，自然就能追出毛延寿的下落。于是李收声色不变地寻访，终于在毛延寿的朋友尤五处，得知了他的些许下落。李收设计让尤五在家中等候毛延寿来救妻儿，但又被毛延寿用诡计逃脱了。李收未抓到毛延寿，但抓了他的妻子。

后来，石敢当亲自带着人，乔妆改扮，其一名田岳者，手提一篮鲜花，他看见一个像似毛延寿的人，用计要来生擒他，但又被毛延寿逃脱了，毛延寿逃到夷馆，去向呼韩邪求救。

“毛延寿！”呼韩邪指着昭君的图像说：“你画得不像。”

“什么？”毛延寿大不服气：“单于，你老说我这张图画得不像？”

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问：“说我画得不像王昭君？”

“你跟我争什么？”呼韩邪指着胡里图说：“你问他，像不像？”

原来韩文已经假冒宁胡长公主王昭君，移居上林苑，只待太后遣嫁，呼韩邪震于昭君的美名，渴盼一瞻颜色，跟石显商量，希望能先见一次面。这是个难题，但不便峻拒。石显只好这样表示，只有不着痕迹地，在远处望一望，若要正式会面，无此规矩，碍难从命。

于是石显安排呼韩邪在上林苑的树林中藏身，让韩文带着侍女，装做闲游，在花丛中露了个面。呼韩邪翘起脚望了半天，虽觉得人也还美，但与图画完全不像，因而闷闷不乐。

“是不大像！”跟着呼韩邪一起去窥美的胡里图说：“昨天原要你跟着去的——”

“胡将军，胡将军！”毛延寿抢着说：“我怎么能跟着去，你真是开玩笑。至于说我画得不像王昭君，我真有点不信邪！”

他敲着额角想了一会又问：“单于，请你说，人跟图哪点儿不像？”

“是圆脸——”

“请慢！”毛延寿找来一幅绢，握笔在手，方始又问：“请说，看到的是什么样儿？”

“圆脸，眉毛很黑，嘴唇格外红——”呼韩邪将前一天在上林苑中所见到的“王昭君”的容貌，细细说了一遍。

等他讲完，毛延寿也画完，将笔一掷，神气地问：“看，是这个人不是？”

呼韩邪与胡里图，视线落在图上，不约而同地发声：“就是她！”

“没有错？”毛延寿再钉一句：“请细看。”

“对！没有错。”胡里图说。

“嘿，嘿！”毛延寿笑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呼韩邪问。

“我笑单于，有眼无珠不识人，错把韩文当昭君！”

“什么？”呼韩邪勃然色变：“不是王昭君？”

“不是！”毛延寿清清楚楚地说：“她叫韩文，也是秭归人，王昭君的结义姊妹。”

呼韩邪脸色发青，将上下两排牙齿，咬得格格作响。胡里图从未见呼韩邪如此盛怒，不安地搓着手，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？

不过，他不能不硬着头皮劝解：“单于，这韩文虽不是王昭君，可也很美。”

呼韩邪尚未搭言，毛延寿却又开腔了：“很美，不错！”他说：“可惜比起王昭君来，一个天，一个地。”说着，将手先往上，后往下一指。

这一下无异火上浇油，呼韩邪蓦地里拍案而起，“气死我也！”他捶着胸吼：“好小子石显，非找他不可。”

呼韩邪与胡里图走了，石敢当却还未到。田岳已鲁莽了一回，不敢再造次行事，唯有耐心守候石敢当。

这一守直守到正午，方见石敢当气喘吁吁地赶来，一见面就说：“坏了！坏了！毛延寿又闯了一场大祸。不知道他在呼韩邪面前说了些什么，呼韩邪赶到相府，大闹一场。如今不能再惹是非了！”

田岳愕然：“莫非就此罢手？”他问。

“暂时按兵不动，不过仍旧要监视着，等相爷到掖庭查问明白了再说。”

“掖庭一定有奸细！这是私通外国的罪名，要通了天，”石显冷冷地说：“只怕你这个掖庭令也不必干了！”

“相爷，”史衡之平静地回答：“掖庭没有奸细。”

石显有点光火了，厉声喝道：“还说没奸细？有名有姓，还知道是王昭君的结义姊妹，这不明明是奸细泄漏的吗？”

“是！有奸细泄漏，可是绝非我这里的人。”

看史衡之如此沉着，是有把握的样子，石显的脸色缓和了，“那么，你说，奸细是谁呢？”他问。

“这，我可不知道，韩文冒充宁胡长公主这件事，只有两个人知道，一个是傅婆婆，在掖庭三十年了，人很靠得住。”

“还有一个呢？”

“诺，”史衡之指着鼻子说：“就是我！”

“你当然不会。这姓傅的老婆子，你把她叫来，我问一问她。”

“是！”

等传来傅婆婆，石显问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韩文现在是什么身份？”

“知道。”傅婆婆答说：“是‘赛昭君’。”

“这话你没有跟旁人说过？”

“那是什么事！怎么能瞎说？如果我跟别人说了，叫我嘴上长个疔！”

一语未毕，史衡之喝道：“住口！你怎么胡乱赌咒？”

石显倒不介意，只困惑地自语：“这可真怪了！这个私通外国的奸细是谁呢？又有哪个奸细，能够认识后宫的佳丽，还知道她们姓名呢？”

“回相爷的话，有！”傅婆婆很快地接口。

石显与史衡之无不惊讶。“是谁？”两人不约而同地问。

“要说认识后宫美人，说得出名儿，又会做私通外国的奸细，那没有别人，一定是一肚子坏水的毛延寿！”

“啊，啊，言之有理！”石显想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不对！韩文的事，是这几天才有的。

毛延寿已经逃跑了，他怎么会知道是赛昭君？”

“相爷啊相爷！”傅婆婆有些得意忘形，指手画脚地说：“你老人家哪知道毛延寿的鬼！不许他到上林苑去偷看吗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石显向史衡之说：“替我赏傅婆婆两匹绢。”

第十一章

呼韩邪大闹中书府的消息，很快地传到了昭君耳中，不由得大惊失色。这个风波如果闹大了，一定瞒不过太后，亦一定会传召诘责。那时何辞以对？

因此，昭君嘱咐秀春，务必设法跟周祥取得联络，请皇帝驾临，以便面奏其事。其实皇帝亦已有所听闻，心里对石显非常不满，也觉得事情很麻烦。不过为了宽昭君的心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用坚定的语气向她保证，石显一定会有妥善的办法。

而石显之对皇帝，亦犹如皇帝之对昭君，心里着急，脸上泰然。他承认有这回事，不过不足为忧，自有应付之道。

“你怎么应付？”

“一口咬定，呼韩邪在上林苑所见的丽人，确是宁胡长公主王昭君。凭什么说不是？他拿不出证据来的。”

听得这话，皇帝比较放心了。“不过”，皇帝说：“话虽如此，他既有不满之意，谅必还要来纠缠。”

“臣自有安抚之法。”

“此事有关朝廷体面，更不可让风波闹大了，免得皇太后生气，你不妨跟匡衡、冯野王他们商量一下，集思广益，善为处置。”

“是！”

石显遵照皇帝的意思，约请匡、冯二人到府议事。另外还约了一个史衡之，别有话说。

等宾客到齐，做主人的先谈了事实的经过，转达了皇帝的旨意，又说了他自己的意见，方始请教宾客，有何指教。

“事已如此，只好如石公所说的，硬不承认。”匡衡笑说：“只要没有把柄，呼韩邪亦就只好委屈了。”

“冯公呢？”

“此事关系我大汉朝的威信，若说欺骗了呼韩邪，四夷番邦，会生异心，

所关不细。”

“是！我与冯公的想法，正复相同。因此，我要请诸公切切实实关照部属，眼前住在上林苑的是宁胡长公主王昭君！如果有人说是王昭君，而为他人冒充，就是瞎造谣言。”石显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请诸公严厉纠正。”

“这当然。不过，”冯野王说：“但愿是名实相符的王昭君。”

石显心中一动，他要跟史衡之谈的，正是这件事，此刻冯野王与自己所见正同，似乎不妨跟他深一层地谈。只是冯婕妤夹在中间，而且皇帝对冯野王的印象也不好。想想还是算了！

送走匡、冯，留下史衡之。石显装作闲谈似地，从容说道：“现在跟呼韩邪的纠纷，好比打官司，被告明知理屈，但以原告举不出证据，不妨硬赖。就怕原告官司输了，心终不服，到头来还是拉破脸。”

“是！”史衡之说：“平心而论，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一点，应该把王昭君嫁给他。”

“大家都是这样的看法，无奈皇上不肯放手。我想，必须釜底抽薪，才能挽回。”

“相爷。”史衡之想了一下问：“何谓釜底抽薪？”

“无非王昭君自愿和番。”

史衡之细细咀嚼他这句话，认为很有道理，“留得住她的人，留不住她的心，没有什么意思。”他说：“果然王昭君作此表示，我想，皇上也许就肯放她了。”

“正是这话。”石显拍着他的肩说：“衡之，这要拜托你了。”

你深宫内院，出入无阻，便得请你把这番意思透露给昭君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“不过要小心。”

“相爷是怕昭君会把我们劝她的话，奏知皇上，惹起麻烦？”史衡之自问自答地说：“不会！昭君深明大义，知道事情的轻重，在皇上面前说话很有分寸的。”

“好！此事办成，加官晋爵，在我身上。”

由于石显作此承诺，史衡之大为兴奋。细细筹划了一番，第二天上午到昭君宫里求见。

这是昭君被封为长公主以后，第一次得见史衡之。究竟在掖庭相处多日，颇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之感。接见赐坐，殷殷垂询。周旋了好一会儿，方始问起来意。

“是有几句话陈告长公主。”史衡之一面说，一面看着秀春。

这是要求秀春回避，昭君会意。随即以饲鹏鹑为借口，将秀春遣开，好容史衡之开口。

“长公主，呼韩邪大闹石中书家，不知有所闻否？”

“是啊，我也听说了。”昭君很关切地：“何致于闹得破脸？”

“说起来是我们的理屈。如今文武百官都很为难，呼韩邪得理不让人，大有决裂之意。

果真到了这一步，百姓恐怕又要遭刀兵之灾了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应该奏闻皇上。”

“谁敢？”史衡之以手作势，砍一砍后颈：“冯大鸿臚、匡少府，小差点丢掉脑袋？”

“然则，列位就坐视不管了？”

“正以不能坐视，所以进宫来见长公主。”史衡之的脸色凝重：“我是受了大家的嘱托，来求长公主作主。”

“我作主？”昭君茫然反问：“军国大计，我又何能为力？”

“不然！”史衡之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说：“化干戈为玉帛，全在长公主一念之间。长公主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！”

“啊！”昭君恍然大悟，沉思久久，方以抑郁而坚毅的声音答说：“拜烦转告列公，就说昭君以身许国，此志不渝。”

有此表示，史衡之自感欣慰，辞出宫随即转报石显，于是，石显下了帖子，专请胡里图小酌。便衣相会，家伎侑酒，始终不谈正事，倒让胡里图忍不住了。

“石公宠召，定有要紧话吩咐。”他说：“酒够了，有话请说。”

“唉！”石显未语先叹气：“我心里很难过，我替单于尽心尽力，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，那是为什么，为什么？”

这自是应该感到歉疚的一件事。胡里图一半道歉，一半解释地说：“石公，那天，单于在府上是太鲁莽了。单于的性子得直，最怕人欺骗他——”

“呃，呃，老弟！”石显神色凛然地打断：“你怎么也说这话？谁骗了单于？你去打听，住在上林苑，不是宁胡长公主是谁？”

“不是说了吗？是韩文。”

“哎呀！还要韩文！那可真是天晓得了！”石显仿佛遇见不可理喻的人，而又非说理不可似地着急。停了一下，又突然问道：“老弟，我倒要请问，是谁在单于面前挑拨是非？”

胡里图笑笑说：“石公，没有人。”

“不对！一定有人。我跟你说了吧，我问过掖庭令，后宫确有个韩文，是王昭君的结义姊妹，如今好好儿地还住在掖庭，夜夜盼望着皇上宣召。老弟，后宫有这么一个人，连我都要问了掖庭令才知道，单于如果不是有人告诉他，他又从哪儿去知道这个人？”

这番分析，透彻贯底。胡里图语塞了。

“是这个人不是？”石显蘸着酒在食案上写了个“毛”字。

“你是说毛延寿？不是，不是！”胡里图说话的章法，有些乱了：“石公，你就别再问了。反正我怎么样也不能告诉你。”

不过有句话我不能不说，上林苑所见的虽也是个美人，跟图上——”又失言了！胡里图赶紧住口，而出口之声，已入他人之耳。

石显这时候却显得异常沉着了，“什么图？毛延寿所献的图，是不是？”他慢吞吞地说：“老弟，你不想想，毛延寿能把王昭君画得格外丑，就能把他画得格外美。‘小人之才适足以济其恶’，此之谓也。”

胡里图被他说得将信将疑，只瞪眼望着石显，就像能从他的脸上，可以看出他的话是真是假？

“老弟，这件事我实在好气。我还不不敢奏报皇上，怕皇上知道了，大发雷霆，也许就伤了你我两国的和气。说实话，如今该翻脸的是我们，不是单于。我之愿意委屈，无非想到甘延寿、陈汤，扫荡沙漠，帮你们单于去了个强敌，此番辛苦非比寻常，应该格外珍惜贵我两国的情谊，不必为了小事伤和气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胡里图被说服了：“贵我两国的和好最要紧！”

我一定把石公这番至意，转陈单于。”

“好！我备一份请柬，请你带回去。单于如果不再为此事介怀，明天中午请过来一叙。

否则，我亦不便勉强。”

“是，是！我一定劝单于接受石公的好意。”

“拜托，拜托。”石显又说：“胡将军，你我所谈，乃是两国的大事，不可使闲人与闻。”

胡里图心中明白，这是暗指毛延寿而言。当即很诚恳地表示遵从。然后叙些闲话，喝得醉醺醺地尽兴告辞。

石显有他的一番打算。第一，不能失和。第二，非要抓毛延寿回来不可。如今已经证实，毛延寿匿居在宾馆之中，料他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就不妨从容处置，反正只要将呼韩邪敷衍好了，一定可以将这个犯人抓回来，至于宁胡长公主究竟是真昭君还是假昭君，要看情形再说。是真昭君当然最好，否则只好见机行事。此时无法预定。

打算得好好地，不想石敢当操切从事——他一直监视着宾馆，只为有呼韩邪在，不敢擅闯。这天中午，呼韩邪带着胡里图相府赴宴，是个极好的机会，石敢当与田岳化装为泥水匠与木工，一共去了五个人，托词修理房屋，居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。

一到客厅，发现了证据，有一幅尚未完成的呼韩邪画像，当然是毛延寿的手笔。于是大肆搜索，在茅房里把毛延寿抓了出来。

“石大爷、石大爷！咱们老交情……。”

“谁与你老交情？”石敢当喝道：“你胡扯！”

“是，是，我不敢高攀。石大爷，你老最讲义气。”

“什么义气！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还配讲义气？”

“是！”毛延寿伸出手来，左右开弓地打自己的嘴吧，打一下、骂一声：“我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、该打！”打完了又在身上乱掏乱摸地取出来一副耳环：“喏、喏，石大爷，这个，我的孝敬。”

“你们看看，”石敢当向田岳说道：“这小子，到这时候还敢挖苦我，笑我是娘儿们。

”

毛延寿自己也发觉了，赶紧惶恐地掩饰：“不，不，这是孝敬石大奶奶的。”他又乱掏乱摸：“我还有，我还有！只求饶我一条狗命。”

“你跟相爷说去！他肯饶你，你就有命了。”石敢当吩咐

从人：“把他的耳环收起来。行贿有据，罪加一等。”

于是半拖半拉地将毛延寿带走，暂送京兆衙门寄押。到晚来呼韩邪回宾馆一看，勃然大怒，即时要兴问罪之师。

“气死我了！”呼韩邪一面大口喘气，一面劲捶着胸脯说：“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气，非找姓石的算帐不可！”

胡里图还在解释，石显却赶了来了。他已接得报告，知道这件事做得大错特错，将石敢当狠狠骂了一顿，然后赶来料理。当然，他也不能光陪罪道歉。要顾到自己的身份，只有见机行事。

“单于，”石显佯作不知：“似乎正在生气？”

呼韩邪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，“你还装糊涂！”他跳脚吼道：“姓石的，亏你还是丞相，干这种下三滥的事。你把我跟胡里图骗了去喝酒，派人假扮

工匠，闯了进来到处搜查。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？”

石显知道他是火爆脾气，一发出来就不要紧了。所以很沉着地回答说：“是我手下太鲁莽。不过事非得已，听说毛延寿逃到这里来了，事机急迫，没有来得及通知单于。”

“什么？没有来得及通知我？领头的就是你家那个小厮，我去的时候还照过面。一晃眼不见了，乔装改扮到这里来逞凶，那不是有意跟我过不去？”

“误会，误会，单于，别生气，损坏的东西我照赔。”

“这口气咽不下！把我的画像都撕成两半了！”

“这，”石显亦是大不以为然的神气：“换了我也忍不住。

我回去查。谁闯的祸，我要重重办他！”

听这一说，呼韩邪的气平了些，说话的神态亦就比较和缓了，纯粹是讲理的口吻：“再说，毛延寿得罪了你们，可没有得罪我，他到我这里来，就是我的客，你派人来抓走我的客，不就跟抓我一样吗？”

“单于，”石显平静地说：“这话你可缺点儿理！”

一句话把呼韩邪刚伏下去的怒气，又勾了起来，暴跳如雷地责问：“什么？我缺理？”

“单于，单于，”胡里图急忙拉住：“你先听石中书说完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呼韩邪将手臂一甩：“都是你，才会上人家这个大当！”

“单于，毛延寿是钦命要犯，你不该收留他。”

“啊！”呼韩邪指着石显的鼻子问：“你通知我没有，说他犯了罪，不能收留他？再说，你可以跟我要人啊！上一次，你跟我要，我不是给了吗？”

“可是，他逃走了。”

“是我放他逃的吗？你自己的犯人，自己抓不住，怎么怨我？”

石显语塞。心里不免懊悔，太轻视了呼韩邪，只以为他是个草包，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。哪知言词居然犀利得很，竟能问得人无词以对，说出去只怕不会有人相信。

呼韩邪却是越说越气，还有套令人难堪的责备话，“都说中国是礼义之邦，你们这么对待我，礼在哪里，义在哪里？”

他又谈到和亲：“几次三番的欺骗，一点儿诚意都没有。算了，今天在你家里说过的话不算！要结亲，把真昭君给我。不能，这一段儿就算吹了。胡里图！”

“在。”

“收拾行李，咱们明天就走，这儿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

大家走着瞧！”说完，气冲冲地往里走了。

这下，石显可真有点着急了。本来杯酒言欢，前嫌冰释，不管昭君真假，呼韩邪都愿做汉家的女婿。本来，在他来说是件委屈的事，而石敢当惹出这么一场祸，以致一发不可收拾。石显想到这里，不由得顿足骂道：“石敢当这个混帐东西，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！”

“唉！”胡里图亦为之扼腕：“功败垂成！”

“不！”石显不肯认输：“胡将军，事已如此，一切在我。

请你向单于声明两点：第一，我郑重道歉；第二，和亲之事照计划不变。”

胡里图面有难色，“恐怕很难！”他说：“如今单于必又想起上林苑的美人，是赛昭君，不是真昭君。”

“真、真！”石显加重语气：“如假包换！”

胡里图点点头，沉吟了一会又说：“还有件事。单于对你派人来抓毛延寿这一点，很认真。石公，你知道的，我们胡人在沙漠中守望相助，最重义气。不管什么人，只要逃到你帐幕中，你又留了下来，就应该跟保护自己的性命一样地保护这个人。所以……”

他虽不说，石显也能想像得到。不过还是问问清楚为妙：“所以怎么样？请往下说。”

“如果杀了毛延寿，事情就很难挽回了。”

这是另一个难题。石显心想，如果此时明说，毛延寿必死无赦，局面立刻就会决裂，好歹且先敷衍着再说。

于是点点头，含含糊糊地答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第十二章

关在京兆尹衙门里的毛延寿，是死囚的待遇，白天脚镣手铐，到晚来睡的倒是高铺，不过手足都绑在特制的木台上。

这个木台名叫“匣床”。

三天匣床睡下来，毛延寿大有生不如死之感。可是一听狱吏说一声：“毛司务你今天大喜！”却又吓得几乎昏了过去。

“你，你老说明白一点儿，什么喜事？”

“那就说明白一点吧，省得你做糊涂鬼：今天奉旨拿你处斩，你有什么话交代家族？”

这一下毛延寿真的昏死过去了，瘫痪在地，不便上绑，狱卒取来一桶冷水，当头一淋，毛延寿方始悠悠醒转，放声大哭，乞求饶命。狱官从未遇见过这样的死囚，料知劝亦无用，只有不理他。

就在这扰攘之际，突然由廷尉衙门派了人来，阻止行刑，将毛延寿提走，随即转送中书府。

毛延寿喜出望外，心知事有转机，一条性命全靠在石显身上。一路上盘算，必得整顿全神对付石显，好歹将死的说他活来。

进了相府后堂，他满面感激地跪倒磕头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毛延寿叩谢相爷不杀之恩！”

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石显答说：“我无权不杀你。”

“相爷太过谦虚，皇上只听相爷的话。毛延寿自知死罪，只有相爷能救我一条小命。”

“我倒想救你，无奈你太狡猾，救人不敢相信你！”

毛延寿痛苦地咧起了嘴，然后猛然一咬牙，重施自责的故技，一面打自己的嘴吧，一面骂：“毛延寿，你混蛋！毛延寿，你该死！谁叫你平常不做一件好事，到想改过向善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——”

“毛延寿！”石显大声喝阻：“你真的想回心向善？”

“相爷莫问我，我又不能将心挖出来给相爷看！”

“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如何？”

“相爷、相爷！”毛延寿“咚咚”地磕着响头：“果然如此，相爷就是我的重生父母。”

”

“你先不要高兴！”石显正一正颜色说道：“要看你的本事，如果你办不成功，还是要死！”

“一定办得成功，一定办得成功！”毛延寿精神抖擞地说：“相爷智珠在握，最能识人，当然已经估计到，必是我毛延寿力所能及的事，才给我这么一个机会。”

这两句话恭维得恰到好处，也是实话。石显觉得很中听，点点头说：“话虽如此，也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“性命出入的事，何敢轻心？”

于是石显吩咐左右回避得远远地，方问毛延寿：“呼韩邪跟你的交情不错吧？”

毛延寿不敢说实话，“嗯、嗯”地支吾着。

“说实话！”石显提出警告：“你越诚实，活命的机会越大。”

“是！”毛延寿豁出去了：“呼韩邪对我交情不错，管我叫‘老毛’。”

“如此相称，交情很不错的了。毛延寿，我现在要把你送回呼韩邪那里，你要跟他忏悔，说你骗了他。”

毛延寿乱眨着眼睛问：“请相爷的示下，说我骗了他什么？”

“你第一次逃到宾馆，是不是带去一张王昭君的图？”

“有这回事。”

“那你就跟呼韩邪说，王昭君那张图不对！你不过为了煽惑他，故意画得那样美。其实，本人与你所献的图，并不相符。”

毛延寿想了一下，连连点头：“相爷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可是，”他又迟疑地问：“呼韩邪如果问我，真的王昭君是什么模样，我该怎么说？”

“你想呢？”

“住在，”毛延寿试探着问：“住在上林苑的韩文？”

“王昭君！”石显重重地说，倒把毛延寿吓了一跳：“记住！”

如今住在上林苑的，是宁胡长公主王昭君。呼韩邪已经见过了。”

“是，是！这下，我完全明白了！”

“光明白还不行！你要说得呼韩邪相信。他如果不相信，你还是不能活命。”石显略停一下又说：“毛延寿，我知道你诡计多端、花样百出，你好好去筹划，要怎么样才能让呼韩邪相信你的话！”

这可是极大的难题，毛延寿不断用手敲着额角，三角眼一扬一眨地煞费踌躇。

如是有好一会的功夫，毛延寿突然问道：“相爷，有件事我不明白，你老人家放我出去，不怕我逃走？”

石显微笑着，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儿的玩具，一个竹框蒙薄皮的小鼓，两面结着绳子，上系一粒黄豆，只捏住把子一捻；小鼓摇转，黄豆打击鼓面“冬、冬”作响，其名谓之“博浪鼓”。

“你认得这玩具是谁的吗？”

毛延寿入手便知，上有一个“毛”字，是他亲手所书，“这、这是小犬的玩具”。他说：“怎的到了相爷手里？”

“你妻子跟你儿子，我已经派人好好安置在极妥当之处。”

毛延寿一惊，而表面却不能不堆满笑容道谢。

石显虽掌握了毛延寿的“命根子”，但亦并非一味威挟。

好言慰勉，作了很多将功赎罪，及有赏赐的诺言。毛延寿自是感谢不尽。

将这一段说开了，毛延寿问道：“请示相爷，我什么时候去看呼韩邪？”

“如果你已经想妥当了，随时可以去。”

“想妥当了！一句话，随机应变，我闯的祸，还要我自己来摆平。”

“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！”石显大声吩咐：“备马伺候。”

由于胡里图事先的疏通兼以毛延寿被送了回来，呼韩邪当然不会再像头一次那样对石显不客气。但亦没有什么笑容，只是以礼相待而已。

“单于，你看，我把毛延寿带来了。”石显说道：“皇上看单于的面子，赦免了毛延寿的罪名。”

居然能够赦免，倒是出乎呼韩邪意外的。等将毛延寿带了上来，他便问道：“老毛，你被赦了？”

“是的，要谢谢单于。”

“谢什么？重新替我画张像是真的。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！”石显急忙接口：“毛延寿现在是自由之身，尽可以在你这里作客。”

谁知毛延寿却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！”

这一声，连石显都愣住了。呼韩邪问道：“你不愿意替我画？”

“不是不愿意。”毛延寿答说：“我的罪是被赦免了，可是我宫廷画工的差事也丢掉了，我得想法子糊口。”

“这，”呼韩邪笑道：“还用你愁吗？我送钱你花就是。”

毛延寿顿时精神一振，“那好！”他说：“单于要什么时候画就什么时候画。”

“今天就画。你在我这里住几天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于是石显作个准备起身告辞的姿态，“好了！”他说：“咱们把话说开了，一切误会，涣然冰释。”

“既然说开了就算了！”

“和亲之事，仍照原议。”

“原议是原议，可是得王昭君。”

“是王昭君！”石显装作诧异地，“单于不是相过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呼韩邪瞪大了眼：“那不是韩——”

“文”字不曾出口，毛延寿突然打断：“不，不，是王昭君，是王昭君。”

这下，呼韩邪心头疑云大起，看看石显，又看看毛延寿，大声问道：“老毛，怎么回事？”

这时在座的四个人，各具一副表情，呼韩邪是惊怒；胡里图是困惑；石显在沉着中透着紧张，怕毛延寿应付不下来会露出破绽；而毛延寿的表情绝妙，满脸胀得通红，惊惶窘迫，溢于词色。

“是我不好，是我闯的祸。这中间有许多委屈，一时也说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我太荒唐，太不负责就是了。”

见此情景，石显放心了，正好顾应情势，为毛延寿做个配角，把一段

戏好好唱下来。

“想必毛延寿碍着我，有些话不便说。单于，”他站起身来：“我告辞吧！”

“石中书，”呼韩邪略事抱歉：“今天不能留你喝酒了，胡里图替我送客。”

目送胡里图陪着石显走远了，毛延寿平静地说：“算了，上林苑住的是假昭君。”

石显的计划完全落空。毛延寿居然将真情都告诉了呼韩邪！

不但透露了真情，还为呼韩邪借台代筹，当然也是为他自己觅生路。他劝呼韩邪要狠，越狠越好。以他本人为例，若非呼韩邪对石显施以强大的压力，他就不可能刀下留人，又回到这里。

“你说的话很有道理，老毛，我现在问你，我怎么样才可以把真昭君弄到手？而且，”呼韩加强了语气说：“又能让石显相信，你真的把我说服了？”

“有办法，第一，单于，你要早早脱离虎口，到了边界上，就是你狠了。第二，你要假装相信，上林苑住的是真昭君。”

“装糊涂很容易。”

“第三可不大容易。”毛延寿说：“单于你得收买一个人，给你通消息，做你的内应。”

”

“单于早有这个意思了，”中途加入密谈的胡里图说：“就是没有门路。”

“我指点你一条明路。”毛延寿说了一个字：“史！”

“掖庭令史衡之？”

“包会上钩。”

“其实，老毛，你不也可以给我通消息吗？”

“我？”毛延寿指着鼻子说：“我得跟单于走啊！”

“跟我走？好！”呼韩邪很高兴地说：“可是，石显肯放过你吗？”

“肯，”毛延寿极有把握地：“到时候我教单于一句话，管教石显哑口无言，非放不可。”

“慢来，慢来！”胡里图有疑问：“老毛，这一来石显当然知道，你又投到单于这儿来了。那时候，你的妻儿怎么办？”

毛延寿没有开口，只竖起手掌，朝下一砍，是个杀头姿势。

“你舍得？”呼韩邪问。

“没法子，我得活命。”毛延寿说：“石显这个人，没有比我更清楚的了，就算我替他把事情办成了，单于你把韩文当昭君娶回去了，真昭君做汉宫的妃子了，石显他还是要杀我。

单于啊单于，有道是‘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’我老毛如果连这点都不懂，我还能混吗？”

“好吧！你就死心塌地跟着我吧！”呼韩邪向胡里图说：“我们怎么走，怎么敷衍石显，怎么连络史衡之，走了以后该做些什么？你跟老毛好好商量一下。”

第十三章

依照毛延寿的策划，第一步是通知石显，说呼韩邪接到警报，国内发生叛乱，非赶紧回去镇压不可。事起仓猝，无法亲自迎娶宁胡长公主回国。希望两个月之后，在边界迎亲。

这个要求当然不会被拒绝，于是第二步，折简邀客。其中也有史衡之。特别带了口信去。请他格外早到，另有要事拜托。

史衡之如言照办。一到宾馆，是由胡里图接待，引入静室，屏退从人，他用对待自己人的那种态度，轻声说道：“我家单于对史公仰慕已久，以后还要请多多关照。”

史衡之一时摸不透他的意思，只好冠冕堂皇地答说：“两国和亲，便成一家。若有可以效劳之处，自然不敢推辞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！”胡里图顺手取过身旁的一个小包，递到史衡之手里：“区区微物。聊表敬意。”

“不敢当。谢谢！”史衡之不经意地将布包放下。

“史公，”胡里图怂恿着：“你何妨打开来看看。”

打开来一看，史衡之又惊又喜，竟是一方温润无瑕的美玉。

看他的表情，胡里图知道说话不必有何顾忌了。“史公，以后有什么你觉得应该见告的消息，请随时赐示。”他说：“过一天我再约史公详谈。”

“好，好！一定效劳，一定效劳。不过，这么贵重的珍赏，实在不敢领。”说着，史衡之将那块玉推了回来。

明知他是假客气，但推来让去有好一会的麻烦，亦觉无味。胡里图正在思索，该怎么样一下子就能让他老实收下，勿作虚文？只听外面高声唱道：“贵宾到！”

这是个好机会，胡里图急忙将玉往史衡之怀中一塞，用匆遽的声说道：“快、快！请收好，别让他们看见。”说罢，一跃起身，迎了出去。

贵宾已经登堂了，是石显与冯野王。接着匡衡等人，陆续而至，济济一堂，不下二十位之多。做主人的，有意周旋。

作客人的，特别是石显，觉得大功将成，心情开朗，所以彼此醉酢之间，情绪相当热烈。

开筵入席，匡衡坐了首席。但呼韩邪不断在敷衍的对象，却是居次的石显。酒过再巡，主人捧爵说道：“这一次入觐，多蒙各位照应，感激不尽。尤其是石中书。我还替石中书找了好些麻烦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言重、言重！”石显笑容满面地说：“为来为去，为的是两国和好。今天有此美满结果，我们的心力不算白费，是件很值得安慰的事。”

“可惜，”匡衡接着：“不能叨扰单于一杯喜酒。”

“是啊！”呼韩邪蹙眉答道：“实在是国内出了麻烦，不能不赶回去。”

“只好明年单于送长公主归宁的时候补席了。”

“对，对！”呼韩邪紧接胡里图的话说：“那时一定请各位好好儿一醉！”

“说不定，”史衡之凑趣接口：“还要请吃红蛋！”

“红蛋？”呼韩邪不解地问胡里图。

“汉家的风俗，生了儿子，要拿鸡蛋染红了给亲友报喜。”

“原来这样叫吃红蛋！哈、哈，一定，一定，一定请各位吃红蛋。”

呼韩邪乐不可支，笑得胡须飞张，声震屋瓦。客人也笑，有的是陪着他笑，有的是觉得他傻态可掬，不由得笑了。

笑声中出现了一个人，令人注目，是毛延寿。

“毛延寿为列公上寿。”

他的态度从容得很，从侍者手里取过一爵酒，缓步上前，首先奉敬的是匡衡，而就当快走到席前时，呼韩邪突然出了声音：“石中书，”他是突然想起的神态：“我们说件事，这老毛我要把他带走。”

此言一出，举座动容。毛延寿却会做作，三角眼几乎睁圆了。大出意外与困惑不知所措的神情却摆在脸上。

“单于，”石显还怕听错了，特意问一句：“你是说要把毛延寿带走？”

“对，那天在上林苑，我没有看得太清楚，如果不把老毛带在身边，我就不知道送来的是不是真昭君？”呼韩邪紧接着又说：“石中书，你请放心，等长公主一到，我打发他跟送亲的人，一起回来。”

“噢，噢，原来如此！”石显慢吞吞地回答，借此筹思对策。他在想：只要毛延寿肯合作，带走不妨。这样想着，眼角不由得瞄到毛延寿脸上。

毛延寿却很沉着的，脸上隐隐有跃跃欲试之色，在石显看来颇似有借此建功之意。这就比较好办了，石显徐徐答说：“单于要带毛延寿走，如今他不是宫廷的画工，连皇上都不须奏闻，无非加发一道关符，方便得很。不过，毛延寿你自己的意思如何？”

“全凭相爷作主。”

“我怎么作你的主！你自己决定。”

“我？”毛延寿使个眼色：“现在没有差使，闲人一个，如果相爷肯发关符，我落得去玩一趟，过两个月跟送亲的差官一起回来。”

“好！关符我一定给你。”

“多谢石中书，”呼韩邪接口：“这样就很圆满了。”

因为有此一段友谊的表现，席间十分热闹。不过石显总像有桩心事在心头。当夜不便作处置，第二天一早，把史衡之找来商量。

“你看，该不该放毛延寿去？”

“相爷不是答应呼韩邪了吗？”

“答应的事可以不算，另外想法子搪塞。”石显说道：“他去有利有弊，你看如何？”

史衡之受了呼韩邪一方价值不菲的美玉，自然向着外人，不过他的说法很聪明。

“好在毛延寿的‘命根子’在相爷手里。”对于毛延寿的去留，虽未明白表示意见，但意思已很清楚，认为不妨让毛延寿跟了呼韩邪去。石显本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此刻听了史衡之的话，决定维持诺言，随即进宫面奏。

皇帝的第一心愿是能够留下昭君，其次才是杀毛延寿。

如今第一心愿已可达成，而况将来还可以治毛延寿的罪，所以对石显的奏报，颇为满意，很夸奖了他一番。然后，兴匆匆地亲自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昭君。

昭君的心情很复杂，有些没来由的不安，也有些对韩文抱歉的感觉，当然更多的是兴奋——想到能够长伴君王，得遂始愿，亦不免在欣喜之外。还有好事多磨的感慨。

“呼韩邪在上林苑窥探过，本觉得韩文也是美人，如果不是毛延寿，又何致于有此波折？如今也不必去提它了！昭君，”

皇帝很起劲地说：“等韩文一动身，我立刻就封你为妃子。你喜欢用那个名字做名号？”

“昭君不知道，只要，”她道出了心声：“能够光明正大地侍奉皇上就好。”

“光明正大？”皇帝想了一会。点点头说：“我自有道理。将来的名号一定让你满意。”

”

“多谢皇上。”昭君提出一个要求：“请示皇上，可否准昭君去看一看韩文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！也是应该的。明天我就派周祥送你去。”

姊妹相见，离情潮涌，执手私语，到了应该回宫的时候，犹自依依不舍。

“二姊，你请吧！”反是韩文催促：“回去晚了，许多不便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再坐坐。”昭君从手腕上捋下一只绿镯子，递了过去：“三妹，这只镯子你戴着！”

“不，不！”韩文双手推拒：“二姊镯子是一对，拆散了不好。”

“我们姊妹不是拆散了吗？”昭君指着另一只手上所戴的玉镯，“这一只，是母亲给我的，亲情所奇，不便奉赠。送你的这一只，原是皇上所赐，我已跟皇上奏过，准我转赠。三妹，你不必客气！此去风尘仆仆，万里荒凉，三妹为我受苦，实在于心不安。区区微物，亦说不上报答，只不过见物如见人而已。”

“既是二姊这样说，我就颀颜拜受了。”

于是昭君拉过韩文的手来，亲自替她将镯子戴上，眼泪却忍不住一阵阵流，滴在镯子上，显得玉色格外鲜艳。

韩文当然也很伤心，不过比昭君来得坚强，所以反而劝慰：“二姊，你不必为我难过，我觉得能够这样，总强似在后宫埋没。”

“三妹，你能够这样想，我很安慰，你尽管放心去吧，我自会提醒皇上，格外派人照应伯父、伯母。”

“多谢二姊！”韩文又说：“还有大姊、四妹。”

“这更不用你惦念，我自会就近照应。三妹，塞外严寒，你的身子并不算好，千万自己保重。”

“是，我知道。”

正谈到这里，周祥在门外大声喊道：“要事面禀。”

确是要事，慈寿宫派人来通知，太后召见昭君及韩文。

当着皇帝、皇后、冯婕妤、昭君的面，太后问韩文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心甘情愿代替昭君远嫁塞外？”

“是！”韩文毫不含糊地说：“回奏皇太后，韩文心甘情愿。”

“我可再提醒你，如果嫁过去以后，日子过得不如意，有怨言了，或者平时语言不当了，泄漏了真相，这，”太后神色凛然地说：“这可不是儿戏之事。”

“皇太后请释慈怀，韩文此去，一切利害关系，都已彻头彻尾想过，决不敢丝毫疏忽，贻患国家。”

“好，好——”太后颇为嘉许：“果能深明大义！”

“多谢皇太后夸奖。”

“皇帝，”太后突然提高了声音喊。

“臣儿在！”

“从今天起，”太后指着韩文说：“她就是王昭君。”

“是的，”

“从今天起，她就是宁胡长公主。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那么她呢？”太后指向昭君：“不但封号没有了，连姓名都没有了。”

皇帝一愣，旋即欣然，“回奏母后，”他说：“还是有名有姓了，姓王名嬙。”

“恢复了本名也好。”

“再回奏母后、儿臣要封王嬙为‘明妃’。请母后赐准。”

此言一出，自太后以下，脸上都浮起一层难以言喻的表情，除却皇帝与昭君以外，其余的人的感觉，大致相同，骤听之下，似乎意外；细想一想，势所必然。

虽说势所必然，到底要奉了懿旨，才能作数，所以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老太后脸上，唯一的例外是昭君。低着头是惊恐待命的模样。

就这一副近乎惊恐的神态，使得太后于心不忍。本来民间佳丽，一经选入后宫，人人都有被封为妃嫔的资格，太后是没有理由不准的。她此刻踌躇的是，妃子的名位高于婕妤。昭君后来居上，对冯婕妤一说，似乎委屈了些。欲求公平，不是抑此，便是扬彼。太后想了一会，决定做一件大欢喜之事。

“皇帝！”她喊。

“臣儿在。”皇帝不免紧张了，一面答应，一面偷觑太后。

“准封王嬙为明妃。”

“是！”皇帝响亮地答应。

“不过，冯婕妤亦该晋封了。”

“是！是！臣儿遵懿旨。”皇帝欣然乐从，接着转脸喊道：“明妃！”

昭君茫然不省，还是韩文轻轻推了她一下，方始憬悟，急忙敛手答应：“臣妾在。”

“还不快向太后谢恩？”

“是！”昭君整一整襟袖，盈盈下拜：“臣妾叩谢太后。”

太后少不得有一番勉尽妇职，辅助皇后善事皇帝的勉励之词。接着又指示昭君以大礼参见皇后，并与冯婕妤见了礼。

昭君尊称她为“姐姐”。

然后，太后赐宴，除了皇后的态度，略见淡漠以外，慈寿宫中倒是笑语喧哗，很热闹了一阵。

第十四章

经过彻夜的考虑，史衡之终于作了大胆的决定。

于是，刚刚出了雁门关的呼韩邪，便已知道昭君已被封为明妃，移居与未央宫有木桥相连的建章宫。册封典礼，定在宁胡长公主与呼韩邪成了嘉礼以后举行。

信是胡里图事先的安排，由在汉地经商多年的，精通汉语的“胡贾”

专程送到的。同时还有史衡之的口信，只能他给呼韩邪写信，呼韩邪不能写信给他，显然的，这是为了保密免祸。

“怎么办？”呼韩邪向毛延寿问计。

“要看单于的意思。”毛延寿答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一离了虎口，就是单于狠了。”

“对！”呼韩邪勃然作色，抚刀而起：“我的气受够了。得好好发兵找石显算帐！”

“单于，单于，”胡里图比较识大体，急忙劝阻：“不必生气，不必生气。”

“哼！你的气量倒大。”

由此开始。呼韩邪拿胡里图出气，发了好大一顿牢骚，胡里图逆来顺受，不发一声。毛延寿少不得作个和事佬，从中解劝。顺便又附和着呼韩邪，骂皇帝、骂石敢当。胡里图颇有反感，但也不发一声。

直到呼韩邪怒气已减，而又单独相处时，他才婉言相劝：“单于，老毛别有用心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单于如果劳师动众，为老毛报私仇，那不是太不上算了吗？”

“嗯，嗯，这话算你有理。可是事情没有了结，莫非就此算了？”

“不是！我的意思，不必马上发兵，不妨先礼后兵。”胡里图说：“先写封信给石中书，倘无满意答复，再作道理。”

呼韩邪沉思了好一会，点点头答应了一半：“好，先写信，后发兵。”

胡里图不便再争，反正到什么地步，说什么话，眼前先把事情压下来，总是不错的。

于是，胡里图亲自动笔，以呼韩邪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石显。关照胡贾，回到长安，找到中书府，将信丢下就走。

这封信给石显带来了莫大的心事，简直坐立不安了！

当务之急自是要找出泄密的漏洞在何处？而第一个该找的是史衡之。因为最可能的漏洞是在掖庭。

“我给你看样东西。”石显摒绝从人，将呼韩邪的信交了过去。

史衡之看到一半，心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很欠检点，而麻烦不小的事。但此时唯有镇静自持，看完了信，假作吃惊地说：“这呼韩邪，神通倒真广大！他是怎么知道内幕的呢？”

“所以，”石显冷冷地说：“要问你呀！”

“问我？”

“不问你问谁？这一次总该不是毛延寿了吧？册封明妃的事，是毛延寿跟呼韩邪走了以后才发生的。”

“可是，相爷，这件事满京城都在传说。”

“不错！不过，明妃就是王昭君，只有掖庭的人才知道。”

“掖庭可不止史衡之一个人。”

这针锋相对的回答，固然犀利。但有一个极大的语病。是无形中已承认秘密是由掖庭中泄漏的。石显是何等脚色，抓住他话中的这个漏洞，丝毫不放松了。

“毛病出在掖庭，而你是掖庭之长。如今我就着落在你身上，把泄漏消息的人查出来！”

”说完，石显转身就走了。

话虽如此，查出来又待如何？这呼韩邪，石显心中叹气：真是我命中

的魔头！

第三天上午，史衡之来向石显复命，已经查出结果，只是这个结果令人惊诧——史衡之说，泄露秘密的赵美，已经畏罪自尽了！

“有这样的事！”石显楞了好一会：“是怎么泄漏的呢？”

“详情已无法究诘了。”史衡之从容答说：“前天奉了相爷之命，我立刻派傅婆婆秘密查访。赵美大概是察觉了，顿时神色不安。今天黎明时分，忽报赵美中毒，等我赶到，已经不救。据说临终之前，向人透露，她自己做错了一件事，也就是多说了一句话，不该把她二姊跟三姊的秘密，告诉了不相干的人。”

“这不相干的人是谁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史衡之答说：“秘密由赵美所泄，那是再无可疑问的了！”

石显细细想了一下，觉得不无疑问。随即问道：“她怎么知道在查这件事呢？”

“那必是傅婆婆不小心，从神色中让她猜出来了。”

“就猜出来了，赵美又怎么知道多了这句嘴，有如此严重的后果，以致畏罪自杀呢？”

“那！”史衡之的机变很快，立即找到解释：“她们姊妹四个，都是灵心慧质，绝顶聪明。看相爷亲到掖庭密查，接着又追查泄密的人，料知是闯了大祸。”

“这也未免太聪明了一点。”石显又问：“她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服毒死亡。”

石显变色，“掖庭中怎么能有毒药？”他沉下脸来问：“万一出了大逆不道之事，试问你几个脑袋？”

这一着是史衡之疏忽了，然而也是无可奈何之事，唯有惶恐地请罪。

“光凭这一点，你这个掖庭令就不能干了！”石显作了断然的处置：“解职听勘！”

于是，史衡之连掖庭都不能回去了，立即被交付廷尉衙门暂加看管。掖庭令的职务，另行派人署理。史衡之想不到石显是这样严厉地对待，心中懊恨不迭，但已无计可施，唯有暗中拿定主意，掖庭发现毒药，失察的罪名可以承受，泄露机密的罪过，都推在赵美身上。

那知史衡之一失了势，掖庭中的情形顿见不同。平日畏惧他阴险刻薄，什么气都只有容忍，甚至话也都不敢说。此刻无须再效寒蝉，就说了也不要紧了。

首先是傅婆婆，透露了一个秘密，说是赵美曾在无意中撞见史衡之与胡贾在密谈。及至石显到了掖庭，史衡之怕赵美会揭破他的隐私，所以杀之灭口。这话传到林采耳中，当然关切，私下找了傅婆婆来，面询其事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傅婆婆一口否认。

“傅婆婆，”林采很恳切地说：“你待我们姊妹不错，我们姊妹如何待你，想来你总也知道。这件事你总听说过吧？何妨告诉我听听！”

“林姑娘，我没有那么好告诉你的。这件事要认真追究起来，会有人头落地。我不要说不知道，就知道了也不能，”傅婆婆加重语气说：“也绝不能告诉你！”

林采对人情世故很熟练，将她的话体味了一下，解出她的言外之意。实际上她已经承认了有这回事，不过不愿牵涉在内，所以不肯明说而已。

“谢谢你，傅婆婆。”林采向她保证：“不管怎么样。我不会把你的名字说出来。”

“你要怎么样？林姑娘，”傅婆婆问：“你要把这些流言去告诉明妃？”

“是的。”林采坦率承认。

傅婆婆脸色沉重，歇了好一会才说：“纸包不住火，宫里终归会知道的。倘或牵涉到我，林姑娘，请你先替我求一求明妃，我事先一点不知道这件事，更不会有丝毫害赵姑娘的心思。”

她何用有此一番表白？林采不免奇怪。但往下追问时，傅婆婆却又装聋作哑，推得干干净净。林采无奈，只好提出一个要求。

“傅婆婆，请你替我送封信到建章宫。”

“这，我不便。除非，林姑娘，你向新来的掖庭令说明白。他答应了，我一定替你走一趟。”

要这样子费事，倒不如自己进宫去一趟。当时便要求署理的掖庭令，送她到建章宫。这本为规制所不许之事，只为知道她有明妃的奥援，破例特许。只是这天已来不及，第二天一早离开掖庭，到晚方回。于是，史衡之的秘密及他所引起的风波，昭君大致都知道了。

“你上奏说史衡之才不胜任，又以赵美服毒自尽，史衡之不无责任，解职交廷尉衙门听勘。如今办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臣正在加紧勘查。”

“我问你勘查的结果！”皇帝提高了声音，显得很不耐烦。

“是！”惴惴然的石显答说：“一两日内必有结果。”

“哼！”皇帝冷笑一声：“我倒知道了！你要不要听听？”

石显既惊且诧，何以皇帝会知道结果？也许只是听了无稽的流言。便沉着地奏：“乞皇上垂谕。”

“赵美是史衡之下的毒，为了灭口。你知道不知道史衡之为什么要灭她的口？”

这说得有两分像了，石显很谨慎地答说：“臣愚昧，请皇上明示！”

“史衡之跟一个胡贾在打交道，让赵美撞见了。又说你到掖庭去查问过，所以史衡之非杀赵美不可。石显，”皇帝加重了语气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去查问些什么？以致力于逼得史衡之下此毒手！你总应该很明白吧？”

这番话说得石显目瞪口呆。因为与他所知道的情形凑在一起，符节相合，事如观火，完全明了了！

到此地步，自己再不能隐瞒了。俯伏顿首，以请罪的语气说道：“史衡之罪该万死，臣备位中书，亦难辞失察之咎。如今听皇上垂谕，方知史衡之果然与呼韩邪有勾结，而且泄漏了一樁绝大的机密。”

皇帝悚然动容，俯身向前，急急问道：“是什么？”

“呼韩邪已经知道了，原来的宁胡长公主已封为明妃。”

“有这样的大事！”皇帝大吃一惊：“你又怎么知道他已经知道这个机密了呢？”

“数日之前，有人投筒臣家，即是呼韩邪的书信，具道其事，而且还有威胁的话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蛮夷之人，未蒙王化，不值一晒。请皇上无须究诘了。”

可想而知，威胁的话很难听。皇帝恼怒异常，心潮鼓荡起伏，久久不

能平息。不过皇帝虽气得说不出话，而石显却无法保持沉默。即使一时拿不出办法，至少该有几句劝慰之词。

这样想着，便先硬着头皮说：“皇上请释睿怀，事缓则圆，容臣徐徐图之，必有办法。”

一听这话，皇帝倒又光火了！屡次说有办法，至今仍未妥贴，反而愈来愈僵。还有毛延寿，抓到了竟又放走，更觉可恶。这样想着，真想将石显痛斥一顿。可是转念自问，除却石显，又有谁能办得了这件事？除非干戈，而调兵遣将，亦依然非石显不可。既在如此，倒不如放聪明些，加重他的责任，让他格外尽心尽力去办。

于是皇帝问道：“你说必有办法，倒是什么办法呀？”

石显一筹莫展，何尝有何办法？不过，此时不能不抓一两句话来搪塞。“无非，”他一面想，一面答说：“动之以情，临之以威。软硬齐施，必会就范而后止。”

“好！”皇帝就他这几句话颇为欣赏，但须问个仔细：“如何动之以情？”

这是出题目考试，而题目并不难，石显略想一想答说：“天朝于呼韩邪有恩，若得一能言善辩之士，细为劝说，同时策动呼韩邪的亲信胡里图从旁进言，呼韩邪亦未必不能见听。”

“倘或不听，又当如何？”

“那就要临之以威了！臣请召陈汤入京，授以镇边将军的名号，率领劲旅，会猎北鄙。”

呼韩邪不能不生警惕！”

“好！”皇帝欣然同意：“即日召陈汤。我以为双管齐下，一面动之以情，一面临之以威，宽猛相济，更易收效。”

“是！”石显趁机恭维，顿首说道：“睿智天纵，臣万万不及。”

“还有，”皇帝问道：“毛延寿呢？”

“这在送亲之时，便可带回，明正典刑。”

“这一次，”皇帝皱眉说道：“我看多半也是他在捣鬼。”

“启奏皇上，宁胡长公主改封为明妃，是毛延寿走了以后的事，似乎与他无关。”

“怎可断定与他无关？也许就他在撺掇。”

这当然也是很可能的事，但石显不愿承认。因为一承认了，就会受到质问，既知毛延寿不可靠，何以准他跟随呼韩邪而去？所以石显含含糊糊地答说：“请皇上宽怀，一切都会妥贴，也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”

尽管皇帝出以镇静，石显内心着急，而表面不动声色，但有许多事是瞒不住的，如史衡之下狱，赵美死于非命。于是流言四起，日甚一日。其中也夹杂了若干真实的机密，如密召陈汤，以及禁军中在挑选习于北方严寒的士兵等等，加上别有用心的一些太监、宫女的恶意渲染，很快地编织成了一套听来令人悚动的“故事”，说皇帝为明妃所惑，要一显神武，取媚美人。决定亲率六军，远征漠北，以名将陈汤为先锋。这个消息由明妃告诉赵美，赵美无意中告诉了史衡之，而史衡之却又泄漏到外国，事为皇帝所知，勃然震怒，以致史衡之被捕下狱，赵美则畏罪自杀了。

这个离奇的“故事”，十有九人，深信不疑，辗转传述，最后传到慈寿

宫，老太后大为惊诧，立即查问，弄清楚了一部份事实真相，随又宣召皇后诘责。

“你是皇后，统摄六宫，就是个当家人。这一阵子掖庭弄得乌烟瘴气，有人中毒不说，居然还是谋杀！又说史衡之私通外国，被捕下狱，正在审问。宫闱之内，如此不整齐，皇后，你不觉得惭愧吗？”

最后这句话，责备得很重。皇后羞惭满面地低下头去，委委屈屈地说：“臣妾死罪！”

太后自觉过分，放缓了脸色问道：“这些情形，莫非你不知道？”

“自然知道。”

“既然知道，怎么不想法子整顿呢？”

“臣妾有臣妾的难处。”皇后迟疑地答道：“要谈整顿，只有请皇上降旨。无奈——”

“怎么不说下去？有什么无奈之处？”太后的声音又严厉了：“你尽管说！”

“臣妾已有五天不曾跟皇上见面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皇帝五天未到中宫？”

“是！”皇后答道：“只在皇上来跟太后请安的时候，才能望见影子。等臣妾想找机会向皇上进言，皇上已经走了。”

“那么，这几天是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建章宫。”

“建章宫？”太后想了一下，明白过来了。脸色立刻变得严重：“难怪有那个流言！”

皇后无语，太后亦没有再说下去。显然的，责备皇后是错了，但应该责备谁呢？是皇帝还是昭君？太后不免困惑，唯有付之叹息而已。

第十五章

烽火台一个接一个，燃起狼粪，黄浊的狼烟，直冲半天。

烽烟起了！

是由北面来的警报！除却呼韩邪兴兵，还有谁呢？石显惊疑莫释，但敌人侵犯的大事，不敢隐瞒延误，随即入朝面奏。

“有这样的事，”皇帝愤怒多于一切：“呼韩邪真是在自速其死了。”

“臣亦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。”石显答道：“第一，呼韩邪方有书信到来，不等回音，便即兴兵，于理不合；第二，呼韩邪应该自己度德量力，何敢与天朝为敌？”

“那么烽烟莫非有误？”

“烽烟不可能出错误的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，边关一定有警，呼韩邪居然敢如此无礼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皇帝下令：“召集廷议！”

其时朝中大臣，都已获知警报。但都不大能信其为真实，因为想来想去，呼韩邪没有理由称兵犯境。及至跟石显见了面，得知有此一封要挟的书

信，才恍然事出有因了。

廷议的气氛当然很沉重。皇帝尤其显得激动。连连拍着御案，厉声说道：“呼韩邪欺人太甚，不想我汉朝帮过他多么大的忙，竟敢无故侵犯，你们大家看，应该怎么惩治他？”

群臣相顾无言，都觉得这是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件事。

“石显，”皇帝指名问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臣以为，”石显慢吞吞地答说：“和战大计，总要先请皇上裁定。战是战的办法，和是和的打算。”

“哪里谈得到和字？当然要发兵迎头痛击！”

“启奏皇上，”冯野王又忍不住了：“发兵一事，不可轻言，自古兵凶战危。而且，似乎师出无名。”

最后一句话又触怒了皇帝，“什么叫师出无名？匈奴打过来，我们发兵抵挡，这叫师出无名吗？”

冯野王正要申辩，匡衡拉了他一把，示意勿言，然后他平静地说：“发兵御敌，理所当然。不过，事先没有准备，战事就没有把握，臣以为能和得下来，还是以和为贵。”

“这还像一句话。”皇帝的气消了些。

“皇上既如此垂谕，臣以为今日廷议，应以谈和为主。”

“不是谈和为主，是谈和为先。”皇帝气愤地说：“呼韩邪有无理要求，我绝不能答应。”

“皇上的意思是，呼韩邪如果能收回天理的要求，就可以和得下来？”

“对了！不过，备战还是要加紧。那样子，和不下来，也不要紧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石显紧接着皇帝的话说：“如今是备战求和。”

“不错！”皇帝格外回重语气：“备战求和！”

这四个字，便成了对付呼韩邪兴兵的方针。石显以宰相的地位，无形中主持廷议，到此时开始谈实际的行动。“大计已定！”他说：“请皇上先指派谈和的专使！”

“大鸿胪职司列邦交涉。”匡衡提议：“臣请以冯野王充任专使！”

皇帝不答，只摇摇头。否定了匡衡的建议，却不说理由。

显然的，是他个人对冯野王不满。

“臣举少府匡衡！”

对石显的举荐，匡衡不愿接受。但皇帝却抢在他前面说道：“匡衡，你不许推辞！你跟呼韩邪去说，只要他收回无理的要求，别的都好商量。不过丧权辱国的条件，绝不能接受。”

”

“是！”匡衡无奈，只好再拜受命：“微臣遵旨。”

“至于备战之责，石显无可旁贷。”

“是！”石显早已料到，这个责任必落在自己头上。所以答奏之语，亦早就想好了：“调兵遣将，征发粮秣，其事甚紧，容臣另行上奏。”

皇帝也知道，军事机密，不宜付诸廷议。所以传旨退朝，但却留下石显在御书房中密议。

陈汤是已经发文书去宣召了。调兵现成，亦没有什么可商量的，所要研究的第一件大事是军费筹划调度。

这一点石显亦是胸有成竹。国家财用，归大司农及少府职掌。少府握

有山泽之利，尤为重要，石显保荐匡衡出使，用意就在希望兼摄少府，一掌财权，便有许多好处。而皇帝却想不到他有私心，只觉得石显负责战备，为了调度军费便利，兼摄少府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“皇上请放心！”石显很起劲地：“足食足兵，臣有把握。只待陈汤一到，商议如何发兵镇压，就可以定夺。”

“嗯！”皇帝忽然想起：“备战之事，务须不动声色！”

这又何消说得？石显口中答应着。心里却在纳闷，由皇宫一直想到府邸，只猜出皇帝作此嘱咐，是要将备战的消息瞒住宫中，却猜不出是宫中何人？

非常意外地，匡衡与冯野王已先石显在他府中等候了。

“我们是出了宫就到府上来的。”冯野王先作解释：“我跟匡少府的看法相同，关于和战的大计，应该有个最后的打算。”

石显愕然，“刚才廷议中不是皇上已作裁决了吗？”

“及时补救，还来得及。”

石显看一看两人的眼色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沉着地点头说：“请教两公，如何补救？”

“决不能打仗！”冯野王很激动地说：“师出无名，未战先败。石中书你想，如说我大汉朝为了一个妇人，大兴兵戎，岂不为天下人所耻笑？”

“照皇上的意思，衅非我开，既然人家打了过来，则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似乎也不算师出无名。”

“若说衅非我开，这话也不尽然。我们一再失信于呼韩邪，是不争的事实。”

石显有点词穷了，转脸问道：“匡公的意思如何？”

“打仗要钱。我这个管钱的，可是最怕打仗。”

石显很深沉地笑了，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三个人的意见，可说完全相同。”他很机警地说：“能和不能战。”

“是的。”匡衡答说：“因为如此，对呼韩邪的交涉就不能委屈求全了。我并不惮此远行，只怕徒劳无功。”

“难就难在这里！”石显停了一下说：“皇上所说的‘无理要求’是什么？两公自然知道。”

两人点点头，表示会意。匡衡又说：“其实明妃倒是深明大义的。无奈……”他苦笑了。

“无奈天子多情！”石显已想好一条计策，要让冯野王去碰个大钉子，故意迟疑地说：“路倒是有一条，却非冯公不可。”

“苟利于国，生死以之。”冯野王慨然表明：“请石中书指点，我一定照办。”

“是釜底抽薪之计。”石显将声音放得极低，“能请皇太后出面主持，才可以改变皇上的决定。”

“啊！啊！”冯匡二人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。

“不过，千万不能说，这是我的主意。”

匡衡与冯野王答应着欣然告辞，石显亦觉得胸头一畅。原来他的主意是，由冯野王透过冯婕妤的关系，向太后进言，撤消明妃的封号，暗中仍旧将韩文换回来，还人家一个真正的宁胡长公主王昭君。此计若成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呼韩邪仍会领自己的情，倘或不成，必是皇帝不允，追究是谁的献议，

则大碰钉子的是冯野王，与己无干。至于备战，和不和都是该做的事。反正匡衡一出塞，自己接掌了少府金印，好歹都会增加财富。

太后一向反对大动干戈，因此，冯婕妤所说的话，很容易听得进去。而况朝中大臣，亦都主和。但为难的是昭君已封为明妃，出尔反尔，说要撤消她的封号，这话对皇帝却说不出口。

踌躇了两天，太后才算筹划妥当。第三天一早传懿旨：驾临建章宫。皇帝及所有妃嫔都不必随扈。

当然，是预先算好了的，趁皇帝这天上朝的时刻启驾离宫。安车沿着宫墙直驰而西，抵达建章宫时，皇帝尚未退朝。

昭君得报，不免惊惶。匆匆上装，出殿接驾，太后已经下车了。

于是行了礼，昭君亲自搀扶太后入殿。升上宝座，重新又行大礼。一套仪注完毕，只听太后问道：“谁是管建章宫的？”

“宦官尤震。”昭君答说。

“宣他来！”

“是。”昭君示意秀春去传宣尤震。

“你听说了没有，呼韩邪发兵攻打边关了！”

昭君大惊，“臣妾一无所闻。”她不自觉地问：“真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真有这样事。”太后说道：“自古以来，为妇人兴兵戎的，也不止这一次。”

听得这话，昭君心如刀绞，红着脸低下头去，默不作声。

“你也有难言之痛，是不是？”

“皇太后圣明。”

“我也知道，不能怪你。不过——”太后欲言又止，彷彿很为难似地。

既说“不怪”，却又下了个“不过”的转语，意思还要责怪。昭君要弄明自己错的地方，便即说道：“请皇太后明示。”

“不过，事情很明显的摆在那里，是和，是战，是祸是福，关键都在你一个人身上。”

听得这话，昭君颇有惶惧不胜之感。立即跪了下来，困惑地说：“臣妾一身，对国家真有那么重的关系？”

“对了，除了皇上，都知道你对国家有那么重的关系。昭君，”太后出以提示的语气：“你应该知道自处之道。”

昭君实在不知道何以自处？但太后既然说到这话，当然已决定了处置的办法，然而自处之道，只是唯命而行而已。

她略一沉吟，冷静地答说：“请皇太后赐示，臣妾该如何，便如何，决不敢推诿。”

太后点点头，很嘉许她的态度。因为如此，反而不肯直截了当地降旨，先说一句：“就怕你心里不愿。”

“臣妾受皇太后、皇上深恩，”昭君进一步表示：“只要于国家有益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！”

“是真心话？”

“决不敢上欺皇太后。”

“好！我真想不到你这么有男儿气概，既然如此，我为了国家百姓，只好做一件狠心的事。昭君，我迫不得已，非得收回成命，撤消你明妃的封号不可。”

“是，”昭君勇敢地承受：“叩谢皇太后成全之恩。”

一语未毕，殿外传呼，是皇帝驾到了。每次朝罢，他总是一直来到建章宫。这天听说太后一个人来看昭君，不令皇后妃嫔随扈，料知必有事故，所以急急赶来，是一脸不安的神色。

等行完了礼，太后不等他开口，先就告诉他说：“有件事，我得说与你，我把明妃的封号撤消了。”

皇帝大惊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她，她犯了什么错？”

“错不在她，在你！”

这是责备的话。皇帝急忙地跪了下来。“儿臣有错，请母后教训。”他说：“昭君没有错，不该撤她的封号。”

“什么？”太后微微发怒：“你说我做错了？”

“儿臣不敢这么说。儿臣的意思是——”皇帝很吃力地说：“怕引起误会。”

“什么误会？”

此时此地，此事此情，对皇帝有五不利：第一、要尊重母子的名分；第二、要顾到国家的祸福；第三、懿旨已下，事成定局；第四、匆匆赶到，情况不明；第五、形单影只，孤立无援。当然，只要是生身之母，哀乞硬求，那“五不利”都不足为虑。无奈太后是继母，名分重于情分，国事重于家务，所以皇帝自己也知道，要想把眼前的局面扳回来，能让太后收回成命，是件很吃力的事。

因为自己先已气馁，言语就越发钝讷。好半天才能回答：“是怕误会皇太后处置不公，昭君心里难免觉得委屈。”

太后的神情，恰与皇帝相反，从容自如地说道：“那么，你自己问问昭君看。”

皇帝毫不迟疑地转脸去问：“昭君，你没有错处，把你明妃的封号撤消了，你不觉得委屈？”

“不！”昭君硬着头皮回答。因为是挤出来的声音，反显得短促有力。

皇帝不但失望，而且着急。说话章法越发乱了，只连连问说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那声音中毫无掩饰地表达了他的心情，使得昭君意乱如麻，万感交萦，以致无从启齿，只胀红了脸看着皇帝。

“我替她回答吧！”太后冷冷地：“她说过了，只要于国家有益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“这是你心里的话？”皇帝问昭君。

“是！”她仍然是挤出来的声音。

皇帝困惑而痛苦，微微顿足作恨声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真不明白。”

“你自然不明白！”太后接口：“如果你不糊涂，哪里会有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？”

皇帝无奈，不得已而求次，“母后，”他说：“昭君撤消了明妃的封号，改封为婕妤吧！”

“那是降封，不是撤封。”

皇帝语塞。而心里却不肯认输，“这一撤，不又撤回掖庭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昭君没有错，受此待遇，儿子总觉得不服。”

何用你不服？太后的话都将出口了，却又自己缩了下去。

他仔细想一想，在昭君确实情所不堪。换了自己亦会觉得不甘心。

“也罢，”太后果然让步了：“仍旧让昭君住在这里好了！”

太后又加了一句：“看你的造化吧！也许，建章宫能一直让你住下去。”

这意思是，呼韩邪如果知难而退，事情仍可挽回。因此，皇帝又生出无穷希望。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态度，对呼韩邪是和重于战了！

因此，匡衡受命，星夜急驰，尽可能早日与呼韩邪会面，消弭兵祸——当然，除却丧权辱国的条件不能接受以外，希望昭君亦能留下而不遣。所以匡衡的任务是相当艰难的。

第十六章

到达边关以外，已是大雪纷飞的天气了。

由于向导得力，很容易地与呼韩邪取得了联络。但以两军对阵，彼此警戒，经过双方特殊的安排，所以在三天之后，方能在呼韩邪的帐篷中相见。

“匡少府，辛苦！辛苦！请坐。”

匡衡冻得手足皆僵，噤不能言。直待几杯热酒下肚，逐渐回暖。引到火堆坐下，精神稍稍恢复，方能开口。

“单于的精神，还是这么好。”

“托福！托福！”呼韩邪歉然地：“这种天气，还要累你出关。”

“还不是来劝和吗？单于，”匡衡半真半假地责备：“女婿打到岳家，这道理说不过去吧！”

“那不能怨我，我知道，都是石中书的花样。我一再跟他说，假中不可再假，谁知道他玩假的玩上瘾了。这亦未免欺人太甚。”

“单于你不可轻信流言。长安那么远，一句话传来传去，传得早就大失真相了。”

“你是说我轻信谣言。那么，我请问你，王昭君封为明妃，有这回事没有？”

“是不是，单于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明妃是明妃，王昭君是王昭君！而且，明妃的封号也撤消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不独呼韩邪，坐在一旁的胡里图、隐在幕后的毛延寿，不约而同地都在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不过两个是在心里问，发声的只有呼韩邪。

“为什么？”匡衡带着点委屈的神情：“还不是表示诚意吗？为了怕你单于误会。”

这一下呼韩邪倒是不能不沉吟了。

“单于，”匡衡把握机会，紧接着又说：“我要说句公道话。当时弄巧成拙，我也有责任，不过事到如今，单于你坚持非要王昭君不可，也未免稍微过分了一点。这种天气，马蹄子陷在雪里，好半天拔不出来，你以为打仗是好玩儿的事吗？”

“这是你们逼我的嘛！”

“谁逼单于来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单于你不是器量很宽的吗？你倒想想，汉家对你怎么样，你不能老想坏的，不想好处。”

“就为了两国和好，我才向汉家求亲。不应该耍我！”

“哪个在耍单于？只有事事迁就，真是像待娇客一样。”

“什么？”呼韩邪问胡里图：“匡少府说的什么客？”

“娇客。”胡里图为他解释：“新女婿是很娇贵的客人，所以叫娇客。”

“你想，”匡衡接着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呼韩邪为了毛延寿发脾气，马上把毛延寿给你送来；因为对明妃生误会，马上撤封。这样委屈求全，只为想到当年甘延寿、陈汤的一番汗马功劳，来之不易，应该珍惜。单于，你眼光放远一点，以我中国四海之广，人才之众，选个十个八个比王昭君更美的美人，送来侍奉你单于，也是稀松平常的事。”

这番话，把胡里图却说动了，便出面劝解。但刚喊得一声：“单于！”便为呼韩邪打断了。

“你少开口！”他转脸转对匡衡说：“匡少府，今天晚了，你也辛苦了。请先休息一下，回头咱们喝酒再谈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匡衡觉得有点把握了，很高兴地说：“回头我叨扰单于，好好让我醉一醉。”

于是胡里图引路，将匡衡先带到另外一座帐篷。少不得也还有一番比较真诚的话说。呼韩邪当然也要考虑，认为匡衡此来求和，先就给了面子。想到他所说的种种让步的情形，也是实情，气便消了一大半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转身发现一个人影。这是胡地最犯忌的事。急忙拔出匕首，先加戒备。

只听见来人急急说道：“单子、单于，是我！”

“原来是你！老毛，”呼韩邪收起匕首：“吓我一跳。”

“单于倒不说，你那当我是刺客的样子，拔刀动枪地，吓我一大跳！”

“那要怪你自己。说过多少遍了，进帐之前，一定要出声。你总是鬼鬼祟祟的样子。”

“不是我鬼鬼祟祟，不能让匡衡听见我的声音。单于啊，”毛延寿皮笑肉不笑地：“恭喜你老，又可以作汉家的女婿了。”

“是呀！”呼韩邪搔搔头皮：“女婿打老岳母，好像有点欺侮人。”

“哼！”毛延寿冷笑：“单于，我说句话，不怕你动气。你也把人家看得太无用了！凭汉朝，是能让你呼韩邪单于欺侮的吗？不欺侮你呼韩邪单于，已经很好了。”

这些话是恶毒的挑拨。呼韩邪的脸色变了。不过，最近由于胡里图常常苦口婆心的劝解，他也慢慢学会了忍耐。所以脸色终于又恢复为平静。

一计不成，心生一计。毛延寿故意问道：“单于，你是说太后是你的老岳母？”

“是呀！我还是娶宁胡长公主，做亲戚算了。”

“单于，”毛延寿又问：“假的比真的好？”

呼韩邪一时听不懂他的意思，眨着眼问：“假的怎么会比真的好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人家把真昭君留着等你去娶，你怎么倒不要了呢？”

呼韩邪越了不解，“匡衡并没有说这话啊！”他说：“昭君是昭君、明妃是明妃。根本无所谓真假。”

“哼！”毛延寿冷笑道：“匡衡那种骗三岁小孩子的话，怎么单于也会相信？”

这无异刺他幼稚。呼韩邪心头恼火，沉下脸来说：“老毛，你好没道理！”

看得我也不过三岁的小孩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呼韩邪大怒。一掌便扫了过去。

那一掌扫着，毛延寿的半边脸会发肿。而他敢捋此胡须，自然早有防备，身子一闪，躲开两步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单于，你听我说个道理。如果不对，你再揍我也不迟。”

“哼！我也不揍你。你如果说得没理，我让匡衡把你领回去。”

“好！我说的道理，单于如果听不进去，也就相处不下去了，不走何等？”毛延寿说：“单于，我先请问你一句话，既然明妃是明妃、昭君是昭君，明妃何用撤除封号？”

“你不听匡衡说了吗，为的是怕我误会。”

“这就怪了！如果与昭君无干，单于误会些什么？换了我，一定这样答复：明妃不是昭君，昭君住在上林苑待嫁。不信，你自己来看。至于明妃，姓甚名谁，何方人氏，有册封的诏书为凭。何得妄加干渎？单于，那时候不怕他不自己乖乖认错！”

呼韩邪不作声。想来想去，他的话驳不倒，内心怕真的有蹊跷。

“单于，我把他们的用心说给你听吧，明妃就是昭君，暂撤封号，是要看你单于态度。

如果息事宁人，马马虎虎算了。

他们乐得把假昭君送了来，真昭君仍旧封妃。倘或单于一发狠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。”

“怎么不同？”

“单于，你倒想想匡衡的话！你发一发脾气，把我老毛给你送回来了。再发一发脾气，把明妃的封号撤消了。单于啊单于，你的脾气真管用。”

“原来发脾气有那么大的好处！”呼韩邪失声说道：“我自己还觉得过分了呢！”

“一点都不过分，”毛延寿很起劲地说：“旁观者清，什么都瞒不过我老毛。单于，你该大大再发一回脾气。一发，准保天下第一美人，归你的怀抱。”

呼韩邪沉吟了好一回，终于下了决心，“好，”他说：“再大大地发他一回脾气！”

牛皮帐外大雪纷飞，帐内温暖如春，匡衡先还有点拘束，因为胡妇行酒，未语先笑。而且劝作“不中规矩”，肌肤相触，不算回事，这在讲礼法的匡衡看来，是一件很令人受窘的事。

可是新酿的青稞酒，几杯下肚，肥腴的烧羊肉，补充了精力之后，他的心境不同了，想起淳于髡所说的“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”的不同境界。油然而起放浪形骸的欲望，同时因为炉火炽旺，身上燥热难受，索性卸去长衣，换了胡装的短服，拥着胡妇，欢然快饮了。

可惜言语不通，未免煞风景。举座所可交谈的，只是呼韩邪与胡里图，因而他想起一个人，“毛延寿呢？”他问。

“毛延寿水土不服，也怕冷。”呼韩邪说：“我送他到比较暖和的地方养病去了。”

“喔！”匡衡趁机说道：“既然他水土不服，不如我把他带了回去。”

“那怕不行，”呼韩邪说：“他住的地方，得好几天路程，恐怕赶不及。匡少府，你预备哪一天回去？”

“只要单于歇兵和好，我随时可以走。”

“歇兵和好也容易，”呼韩邪说：“我暂时不动手，等他们把宁胡长公主送来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匡衡立即接口：“我一回去就奏闻皇上，择吉启程，将宁胡长公主连一份极丰厚的嫁妆，一起送来。说不定，我还要走一趟。”

“辛苦，辛苦！感激不尽。不过，匡少府，你总知道宁胡长公主姓甚名谁？”说至这里，呼韩邪的脸色一变，“烦你上覆太后，把真昭君送来成亲，万事皆休。不然，哼！哼！”

这一下，将匡衡的酒兴绮念，一扫而空。推开陪酒的胡妇，双手按在膝上，正色问道：“单于，为何出此要挟之言？”

“这不算要挟，我只是重信用，要讨回公道。”

匡衡暂不作声。因为心中怒气难平，怕语言决裂，无法转圆。歇了好一会，方始开口，但话中仍有悻悻之意。

“单于，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昭君不可！昭君死了呢，莫非你就不要别的妇人了吗？”

“死了我也要！”呼韩邪脱口相答：“既然昭君已许婚给我，死了也要埋在我这儿。”

说出这样的话，言尽意决，再无磋商的余地了。匡衡愤极反笑，“好，好，呼韩邪单于，”他端起酒说：“今天你替我接风，可也是钱行。多谢多谢，哈、哈！”

大笑声中，匡衡喝干了酒，起身向帐外便走。

箫声呜咽，淡月溶溶，昭君左右的宫女，这一夜都有这么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，不辨是春是秋。

“别再吹了吧！”逸秋低声自语，仿佛祷告似地：“吹得人心都酸了。”

但箫声却越发凄清激越了。随风飘度，引来冉冉一盏红灯，跟在灯后的是皇帝。

“皇上——”

“别作声，”皇帝轻喝：“你们别管我，我是听箫来的。”

逸秋与一起接驾的女伴，轻答一声：“是！”悄悄退在一旁。

皇帝示意周祥掩蔽灯光，自己站在花荫下，直到洞箫的袅袅余音，散入微茫的星空，才现身出来。

于是，逸秋急步走报。昭君既惊且喜，迎了上来，只听鼓楼上已打三更了。

“皇上怎么来了，而且这么深的夜？”

“不想睡，只想来看看你。好一阵不见了，你身子怎么样？”

“多谢皇上垂念，身子倒也无病无痛。”

“那还罢了。天天想来。”皇上忽然叹口气：“唉！不提也罢！”

他不提，她也知道——周祥跟逸秋很好，有话总告诉她，据说太后虽然接纳了皇帝的请求，让昭君仍旧在建章宫暂住，但限制皇帝不得到建章宫。像此刻的微行，当然是瞒着太后的。

唯其如此，更令昭君感到君恩深重。但不便有何表示。只说：“外面冷，皇上请殿中坐。”

“外面好，我爱这片月色。只是，箫声太凄凉了。”

“原来皇上早就驾到了！”昭君嗔责左右：“你们也不来告诉我！”

“你别骂她们，是我不准她们惊动你的。那一来，我就无法聆听你的妙奏了。”

“难得献丑。”昭君笑道：“偏偏落入皇上耳中：真正是有污清听。”

“你吹得很有功夫了。可惜，这管箫，不是最好的。”

“原来皇上是行家。”

皇帝紧接她的话说：“应该说是知音。”

这句话让昭君深为感动，也是最有力的鼓励。她将秀春捧在手中的箫，取了过来说道：“愿为知音，再奏一曲。”

“不，不！箫笛都伤气，一之为甚，岂可再奏？”皇帝略停一下说：“这样，我来试一曲，你用琵琶相和如何？”

于是秀春指挥宫女取来琵琶，为皇帝及昭君设座。琵琶非坐着弹不可，箫却不便坐在锦茵上吹，所以皇帝倚着柱子坐在栏杆上，仰望着月亮说道：“有支曲子名为‘云破月来’，你总知道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定弦吧！”

皇帝吹出一声“角”音，昭君定好了弦，等箫声一起，随即轻拢慢捻，丝丝入扣地应和着，曲调初起时，箫闲自如，宛如一片浮云遨游太空。忽然商声陡起，音节激烈，仿佛飞沙走石，狂风大作。说也奇怪，就这时候，一片乌云，遮住了月亮，花丛墙角在静悄悄偷听的宫女，都觉得凄恻恻地想哭了。

渐渐地，箫声琵琶声都慢了下来，低了下来，然后在不知不觉间，又变得宽舒平和了。

天上的乌云亦缓缓移过，月色渐露，终于清光大来。戛然一声，琵琶上的大小弦，尽皆沉寂，留下洞箫的悠长余韵。

“高明之极！”昭君由衷地赞美：“皇上果然比昭君吹得好。”

皇帝听而不闻，双眼只是望着空中，月色映照，发现两颗晶莹的泪珠。昭君大吃一惊。

“皇上！”她失声而喊。

皇帝亦是一惊，抬眼从昭君脸上惊疑的神色中，才发觉颊上凉凉地，泪痕未干。

“噢，”皇帝强笑着：“没有什么！”

这是尴尬的局面。秀春和逸秋都善体人情，将心比心，知道皇帝不愿让大家看这样的情形。而且如此良宵，正宜低诉相思，什么人在旁边都是惹厌的。所以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悄悄退下。其余的宫女，随同进退，霎时间走得干干净净了。

“昭君真想不明白，皇上为什么突然伤心。”

“一时的感触。”皇帝神情如常了：“你冷不冷，不如回殿中去坐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便伸手去捏一捏昭君的手臂。翠袖单寒，动人怜惜。皇帝不容分说，搀着她进入殿廷。

这座便殿题名“悦清”，构筑时原就设计着可供赏月之用，台基甚高，窗户特大，廊沿较狭。两人倚窗而坐，正适天中的八分月，洒落一窗银光，恰好笼罩着偎倚着的一双俪影。

“你的境况，犹如浮云掩月。你看，云破月来，依然一片清光。”

是安慰的话，但昭君明了，是有意设词慰藉。其实，皇帝的眼泪，已

说明了一切。他所看到和想到的，是浮云掩月，而非云破月来。

“多谢皇上！昭君唯愿速死！”

皇上大惊，扶住她的肩头，急急问道：“昭君，你怎么说这话？”

昭君有些懊悔，自己的话太孟浪了。但既已出口，不必再作什么掩饰。

“昭君是不祥之身，自己命苦，还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。

“你不要这么想！”皇帝很有力地挥着手：“天子富有四海，难道连你这么一个人我都会守不住？我不信。”

昭君不作声，只悠悠地叹口气，将脸扭了过去，举起罗袂，偷偷拭泪。

“昭君，”皇帝很认真，也很着急地：“你觉得我说得不对？”

“皇上的心，昭君知道。无奈！”她很吃力地说：“连皇上都作不得主。天子富有四海，诚然！可是皇上也别忘了了一句话。”

“哪一句话？”

“以四海养。”

这是指太后——天子以四海为甘旨，颐养太后。皇帝听得这话，恰如胸前被捣了一拳，好久都说不出话。

见此光景，昭君少不得强打精神，故作豁达，很吃力地作出欢笑形容，作为对皇帝的慰藉，直到晓钟动时，皇帝方始别去。

第十七章

回到长安，匡衡行装刚卸，石显便来拜访了。

慰问寒暄，有好一会的周旋。谈到此行的结果，匡衡叹口气，将经过情形，细细说了一遍，石显脸色大变，听完，久久不语。

“石公，你觉得很意外吧？”

“唉！”石显叹口气：“呼韩邪居然这样子不通人情！实在想不到。”

“真可谓之为翻脸无情。”匡衡说道：“最令人不解的是，谈得好好的，转个背，马上就变了！我看其中必定有人捣鬼。”

“有人捣鬼？”

“是，我想是毛延寿。”

石显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在匡衡面前却不能承认，因为准毛延寿随呼韩邪而去，是出于石显的主意。而今毛延寿甘为汉奸，他就得负主要责任，所以否认其事。

“不会，不会！必是史衡之的花样。”他又叮嘱：“匡公，明天见驾，不必提毛延寿的事。”

匡衡点点头，却又问道：“如果皇上问起毛延寿，我怎么说？”

石显想了一下答说：“果然问起，你只说毛延寿病得快要死了。”

这一夜石显几乎通宵不寐。想来想去，用兵一事，毕竟不妥。因为自他代掌少府之后，方始发觉，财用不足，远征即令能够成功，亦已大伤元气，还是以和为贵。

皇帝是在便殿延见匡衡，听取报告之后，手击御案，大发雷霆：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

他断然决然地说：“只有用兵了！”

“请皇上三思！”匡衡奏谏：“兵凶战危。”

“臣等又何尝不想大张挞伐，宣扬国威？无奈，”石显很吃力地说：“此非用兵之时。”

“为什么不是用兵之时？”

“战备不足，财用未充。而况雨雪载途，调兵困难。”

“是的。”匡衡接口说道：“臣亦以为天时、地利、皆于我不利。”

“哼！”皇帝冷笑：“我看最不利的是人和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决不能受辱！若说雨雪载途，调兵困难，那就在来年春天发兵好了。”

石显松了一口气。来年春天还早，到时候再看情形说话。

辞出殿去，石显立即关照僚属，大设酒宴，邀请朝贵聚会。这一次，匡衡作了很详细的报告。除了呼韩邪的态度以外，还有一路的见闻，主要的是呼韩邪在军事方面的部署。照他的看法，仗是打不起来的，但如不加安抚，逼成僵局，事情就很难说了。

应邀的宾客，有些长于军事，有些熟悉边情，这两类人发言最多，问了匡衡许多话。会中虽然未作结论，但一直在细心倾听而很少开口的石显，却有一个相当精确的估计：至少有一半的人，认为呼韩邪既然只是虚言恫吓，并无甘冒战火的决心，则汉朝即不宜轻言发兵。

另外一半，又分成两派：一派完全站在皇帝的这一面，觉得呼韩邪忘恩负义，骄傲自大，应该兴师问罪；一派则以为伸张国威，亦非用兵不可，但要值得一战。为了一个妇人而以兵戎相见，则师出无名，未战先就输了一着。

总结起来，可以说是不主张在此时开战的，占了极大多数。当然，果真召集廷议，可能会有人改变了论调。而石显心里有数，即令在座的人，在皇帝面前不改口，亦不宜召集廷议，因为那只有逼得皇帝愤懑莫释，一意孤行。

“石公，”匡衡悄悄问道：“今日之会，公意见，是不是该奏闻皇上？”

“不是！”石显以同样低的声音答说：“应该奏闻皇太后。”

仍然是经由冯婕妤这条路子，将这件大事传入太后耳中。

附带还有一个请求，希望太后婉言劝导皇帝，避免用命令的语气。

太后接纳了请求，所以采取比较缓和的手段。先派人侦察皇帝的动静，得到的报告是，皇帝终夜徘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对和战大计，颇难决断。

既然如此，正宜及时劝阻。于是等皇帝照例朝见省视之时，以慈爱的口吻问道：“听说你这两天，晚上总睡不好，中夜还起身徘徊，到底是甚事让你为难？”

“呼韩邪无礼，想来母后已经知道了？”

“是啊！这件事该有个处置。”

“正是如此。儿臣就为了考虑和战，所以晚上睡不好。”

“那么考虑定了没有呢？”

“大计难决。”皇帝答说：“还要召集廷议。”

“你看文武群臣是主战的多，还是主和的多。”

“这，这很难说。”

“我劝你还是不要召集廷议的好。”太后问说：“其中的道理你明白不明

白？”

太后有一番解释。照她的估计，臣下主和的多，不必召集廷议，便可断定。皇帝如果尊重公意，则无须经过廷议，径自照大家的意思去做，岂不更显得英明。

听完这几句话，皇帝好半晌作声不得。他心里也明白，太后劝他不必召集廷议，是为了廷议如果主和，他必不肯听从。

那一来就会引起极大的波澜，决非国家之福。

当然，如果主战的人多，则经过廷议，师出有名，自己在此刻可以很响亮地说一句：“请放心，一定照廷议办！”无奈，这一层并无把握，就说不起硬话了。

“人生在世，不管什么身份，都会有不如意的事，全靠自己善于譬解，才能消除烦恼。

皇帝，”太后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要想想你的责任！”

“是。”皇帝低头答应着。欲言又止地，始终没有一个确实的答复。

于是太后催问：“你觉得我的话怎么样？”

“母后的训示自当遵从。不过，”皇帝很吃力地说：“和也很难。”

“怎么难法？”

“讲和不是投降？”

“谁要你投降？”太后说道：“呼韩邪再无礼，也不至如此狂妄。”

“即非投降，受辱是一样的。”

“这，我就不明白了！和亲怎么说是受辱？如以为门不当，户不对，汉家的长公主下嫁匈奴是失了面子，那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。”

“是！”皇帝忽然想到一个说法，理直气壮了：“昭君已受了明妃的封号，岂可再遣出塞外？以汉宫的妃嫔，而为单于的阏氏，有辱国体。”

这话说得太后一愕。“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层。”她沉吟了好一会，突然问道：“皇帝，你是说，你之不愿送昭君出塞，是为了保全国家的体面，而不是你自己舍不得昭君？”

“是！”皇帝很响亮地答应着。

“好！”太后沉着地点点头：“我总想得出法子。”

皇帝不知道太后有何善策？设身处地去想了又想，认为太后不会想出什么好法，昭君是一定可以留下来了！如今之计，只是如何安抚呼韩邪而已。

“除了割地，什么都好办！”他自语着。立即宣石显和匡衡，说了自己的决定，让他们去筹划，如何再去跟呼韩邪讲和。

谁知到了第二天，建章宫中起了极大的变化。

所得到的报告，王昭君已经不在建章宫中。来报的是一名太监。由于昭君不喜太监执役，除了一天一次洒扫殿廷，以及粗重工作为宫女力弱所不胜，方始传唤太监入内以外，平时只能在殿门以外待命。所以这名太监只见箱笼移出宫外，昭君眼泪汪汪地上了车，此外，即无所知。

皇帝自然着急，不知昭君因何移居，移到何处，来接的车辆又是奉何人所派？这一切疑团，派周祥去一问，自然立即就可明白。而皇帝仍觉得一来一往，多费周折，不如直截了当，亲自去查问。

“命驾建章宫！”皇帝嘱咐：“要快。”

要快就不能传集应有的随从。周祥知道皇帝的心境，弄来一辆安车，让皇帝坐上以后，亲自执辔，很快地赶到了。

建章宫平静如常，但一进了殿门，立刻就感觉到了。因为有一架鹦鹉，调教得极其伶俐，平时一见皇帝驾到，就会一声声呼唤：“明妃接驾！”此时声息不闻。而且抬眼搜索，也看不到彩羽朱喙了。

来接驾的是秀春。她行礼未毕时，皇帝便即开口问了：“明妃呢？”

“奉懿旨，迁回掖庭了。”

“迁回掖庭？”皇帝越发惊诧：“你没有听错吧？莫非迁到上林苑？”

“回皇上的话，是掖庭。”

“谁来传的旨？掖庭令？”

“不！是冯婕妤。”秀春又说：“不过随后，掖庭令就来照料了。”

何以派冯婕妤来传懿旨？皇帝深为不解。不过送掖庭而非送上林苑，却不一定是坏事。

因为这至少表示，太后并没有将韩文换回来，仍旧以昭君为宁胡长公主的打算。

“我再问你，冯婕妤可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问到这话，秀春便想起冯婕妤冷峻的脸色，遂即答道：“除了传懿旨以外，一个字也没多说。”

“明妃呢？有什么话？”

“除了谢恩以外，另外没有说话。”

“也不问问，皇太后为什么让她迁回掖庭？”

“没有！”秀春又加了一句：“明妃不肯问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皇帝脱口问了这一句，随即觉得自己的话多余。那样一问，明明是觉得迁回掖庭是受了委屈的表示。以昭君的性格，是不会有此一问的。

既然问不出所以然来，惟有派人去查询。当时吩咐周祥即刻赶往掖庭，问明究竟，迅速回奏。

不想周祥未回，又另有一报，说是太后已下懿旨：昭君赐死，照长公主的凶仪殓殓。这如晴天一个霹雳，仓猝之间，无法查证。亦不敢费功夫等查明白再作处置，唯一可做之事便是一面派人到掖庭传旨：太后的懿旨，暂缓遵行；一面赶到慈寿宫去救昭君。

太后刚刚召见过掖庭令，问了昭君迁回掖庭的情形，又问可曾接到昭君赐死的懿旨？答案是：“刚刚接到，正在遵办。”

所谓“正在遵办”，是必须有所处置，而以秘密安静为主，务须避免引起惊扰。所以通常都在深夜执行，或饮鸩，或自缢，任人自择。如果自己下不了手，或者恋生不肯遵旨，才不得已用弓弦扣喉，与绞杀无异的手段。

太后了解这些习例，召见掖庭令亦就因为有此习例，必须格外叮咛，限于正午复命。这就是说：在正午以前，必须处决昭君。

就是在掖庭令刚从边门退出之时，皇帝步履仓皇地赶到了。

“母后！”皇帝一见面便跪倒：“请开恩！”

太后见皇帝一到，便知来意，心里好不自在！此时故意问说：“开什么恩？”

“请恕王昭君一死。”

原以为皇帝只知道昭君迁回掖庭，谁知竟连赐死的懿旨，他也知道了！太后大为生气，看着左右大声问道：“是谁多嘴，告诉了皇上？”

随侍在侧的皇后急忙回答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没有人敢多嘴！消息绝非

在这里泄漏。”

“是儿臣到了建章宫才知道的。”皇帝答说：“随后又听说昭君已蒙赐死。请母后开恩，王昭君没有错。”

真可谓口不择言，其实最后那句话不说也不要紧，说了更坏。

“她没有错，是我错了？”

这一下，皇帝才知道话说得欠考虑，急忙争辩：“儿臣绝不是这个意思，敢于找个借口，忤逆母后。”

“是！母亲请息怒。”皇后也帮着求情：“皇上绝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不是这意思，是什么意思？事情摆在那里很明白，非黑即白，昭君没有错处而赐死，当然是我不该下这道旨意罗！”

“儿臣决不敢忤逆母后，不过王昭君实在可怜。”

太后又何尝不知道昭君可怜，不过事到如今，唯有硬起心肠，作个一了百了之计，因而冷冷答道：“可怜的人多着呢！”

这样滴水泼不进去的情势，迫得皇帝又只好向皇后求援了。看在夫妇的分上，皇后明知太后意志坚决，而且已碰过一回钉子，说不得也只好硬着头皮，再讨一场没趣。

“请皇太后恕王昭君一死——”

一语未毕，引起太后的震怒，铁青着脸打断她的话：“慢着！怎么你也这么说！你不是有许多委屈，都是由王昭君身上来的吗？你太懦弱，没法儿整肃宫闱，来跟我哭诉，如今，我替你出面料理了，你倒又在那里装好人，这是怎么说？”

这番责备不轻，皇后又羞、又愧、又委屈，不由得声音就哽咽了，“臣妾死罪！”她跪了下来：“皇太后回护，臣妾感激得不知怎么报答，也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”

“你不会说，就别说了！”

这是暗示皇后不必过问。皇帝想到昭君命如游丝，焦急莫名。深藏心底，怎么样也不愿说的一句话，终于被逼了出来：“请母后开恩！”他说：“只要王昭君不死，怎么样都可以！”

太后心想，早肯撒手，不是什么风波都没有？沉吟半晌，觉得不能不准，但还得问个清楚。

“是送到塞外？”

皇帝心如刀绞，好半晌答不出来。不过表情上是看得出来的，真个无奈，唯有割舍。见此光景，太后却真有些恼恨王昭君了。

“哼！今天才知道，王昭君真的长过凶痣。”

“那——”皇帝忍不住分辩：“那是毛延寿瞎说。”

这句话恰如火上加油，“你怎么知道毛延寿瞎说？”太后沉下脸来：“我看他一点都没有说错。这一阵子，六宫不安，都是她一个人起的祸。如今索性大动干戈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赐死是为了大汉朝的国体。”

皇帝无语，皇后看太后意思有些活动了，心想反正钉子已碰得头破血流了，不如再碰一下。否则，为德不卒，钉子就是白碰了。

“皇太后为国家百姓操心，皇上也是知道的，总请皇太后开恩，先放宽一步。等臣妾去劝皇上，果然到了王昭君非死不可的时候，臣妾一定奏请皇太后再降懿旨。”

这话说得相当委婉。而皇后站在皇帝一边，又不免使太后势孤之感，

非趁势收篷不可。

怒气不息而无可奈何，“好吧！”太后将置在玉座旁的拄杖拿起，顿一顿说：“我不管了，也管不了！看你非把大汉朝的天下断送了不可！”说着，霍地站起身来，扭头就走。

“母后！母后！”皇帝跪了下来，拉住太后的衣服。

皇后却又拉住皇帝的衣服。等他转脸来看时，她使个眼色，向外嗽一嗽嘴。皇帝恍然大悟。救人要紧，母后面前请罪，不必急在此一刻。

于是皇帝松了手，而太后亦就毫无顾视地走了。

第十八章

青衣布裙的昭君，望着桌上的一杯药酒，泪滴如断线珍珠似地滚滚而下。她不是贪生，只是想起赐死的噩耗传到家乡，年迈双亲不知道会怎么地哭得死去活来？方寸之间，有如齑切般刺痛，以致于再也无力自制而已。

“大姊，”她突然伸手：“我要跟四妹作伴去了。”

手刚伸到酒杯上，却为林采一把按住。“二妹、二妹！”她几乎是哀求的表情：“你千万不要这样。等一等！”

“还等什么？”门外冷冷的声音在接口。

林采与泪眼淋漓的傅婆婆，莫不一惊。明知是谁的声音，还是都回头去看。果然不错，是掖庭令在门外。

“傅婆婆！”

“在。”傅婆婆奔了出去，搓着手，低声音说道：“你老就高抬贵手——”

“什么高抬贵手？”掖庭令大声喝断：“皇太后的懿旨，限午时复命。你看看太阳！你去跟王昭君说，别这么贪生怕死。”

“皇上不是有旨意，暂时留下人来吗？”

“不错！有。”掖庭令故意提高了声音：“皇上的旨意在前，太后的旨意在后。我倒问你，就算是一家普通人家好了，我是该听娘的话，还是儿子的话？”

“大姊！”昭君冷不防地又去夺药酒：“掖庭令的话不错，懿旨不可不遵。”

“不！不！一定有后命。忍死须臾。”

一言未毕，听得掖庭令在门外厉声喊道：“林采，你出来！”

林采不理他，“你想偏了！”林采急促地说：“生死原不算什么！可是不能枉死。”

“林采！”掖庭令的声音更高了。

“我们姊妹一场——”

“没那么多好说的。”

“我只说两句。”

“你老，就容他们姊妹说两句话吧！”傅婆婆亦代为求情：“两句话功夫，亦误不了多大功夫。”

“好吧！两句。”掖庭令终于答应了：“多一句也不行。”

“多谢长官。”

“别罗唆了！”掖庭令喝道：“快去说。说完两句就走。”

“是！”林采与昭君泪眼相向，声哽喉头：“二妹，叫我说什么呢？”

两人不约而同地扑向对方，相拥痛哭，这一下掖庭令可忍不住了，正待发作，傅婆婆见机，奔过去拉开了林采，眼却望昭君。

“昭君姑娘，你有什么后事，尽管交代！你别管你姊姊，她可不能跟你多说什么。”

昭君比林采又沉着些，微点一点头，劝慰林采：“大姊，你不必伤心，一切命中注定，我谁也不怨。有朝一日得能见我爹娘，不必提起今天的情形，只说我是病死的好了。”她停了一下又说：“像我，也算为国而死，没有什么好遗憾。只是皇上的深恩，无从报答了。”

“是啊，二妹！皇上一定会求太后收回成命，你不能死！”

一语未毕，掖庭令大声喝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林采出去。再不知趣，可要难看了。”

“长官！”林采跪了下来：“求你老再开开恩，不要逼得太厉害。”

“什么？”掖庭令厉声向傅婆婆说：“去！把她拉出来。”

见此光景，昭君一伸手端起酒杯，伸向唇边。就当鸩酒快将入口之际，只听步履杂沓，等掖庭令回身去看时，林采抢步上前，双手直扑，“拍”地一声，将酒杯扫落在地上。

“宣懿旨！”

是周祥的声音。引吭高呼，使得林采精神一振，急急奔出去看时，掖庭令已跪于当地在听宣懿旨了。

“奉懿旨：王昭君免死！”

一字一句，清晰异常。林采喜极而泣，想转去告诉昭君时，才发现周祥身后另有一人，正是当初赴荆襄选美的软使孙镇。他怎的到了此地？这样想着，不由得将脚步停住了。

原来另外还有旨意——这一道旨意，出于皇帝，恼恨这个署理掖庭令田信抗旨，将他革职拿问，另外派了孙镇来接替他的职务。

弄清楚了怎么回事，可真是喜上加喜。因为这署理掖庭令田信，小人得意，大改常态。

本来冷静沉着，不苟言笑，不算坏事。但过了份，冷静变成冷酷，寡言变成阴沉，那就望而可畏了。所以林采此时，不但心头宽松，而且志得意满，掉转身去，飞也似地赶回昭君的房间。

“好了！皇恩大赦了！”说得这一句，林采气喘个不停，再也说不出别的话。

昭君原已隐约有所闻，只是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。如今从林采口中证实，心底掀起极大的波澜——到了这时候，才觉得生之可贵。尘世间的一切，不是想像中那样冷酷无情！一种感激涕零的意绪，刺激得她鼻子发酸，眼眶发热，喊出一声“姊”随即扑了过去。

非常奇怪地，临死以前，昭君只怨造化弄人，自己命苦。而既生之后，却有无限的委屈需要倾泄，因而伏在林采怀中，抽抽咽咽地哭个不停。

林采当然早就止了眼泪，像抚慰娇生惯养的小妹妹那样，不断地拍着，哄着，屋内屋外，亦已挤满了人，随来相劝，最后是孙镇到了。

“别伤心了！是大喜事。”他说：“林姑娘，请你快替你妹妹理理妆，我陪她到慈寿宫去谢恩。”

“啊，啊！”林采一惊态度也变了，完全是大姊下命令的态度：“可再不许哭了！这是件大事，耽误不得。”

说着，脱开身子，将昭君扶到一边坐下。于是傅婆婆去打洗脸水，另有比较热心的女伴帮忙，卸镜袱的卸镜袱，调脂的调脂粉，理衣衫的理衣衫。而昭君心里却很着急：哭声虽止，泪痕未消，一双肿得像胡桃大的眼睛怎么见人？

“大姊，”她低声说：“你看我这眼睛！”

“那可是没法子的事！太后当然会谅解。”

“不是要谁谅解，是怕——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人误会。”昭君很吃力地说：“怕人误会我贪生怕死，哭成这个样子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林采答说：“请孙公代奏太后，你是感激慈恩，不能自己，所以哭得这么凶。不是在赐死之后，被赦以前哭的。”

话虽如此，眼泡肿成这个样子，究竟不大好看。亏得傅婆婆有主意，将热毛巾绞干了，覆在她双眼上，同时在太阳穴上轻轻按摩。如是三两次，肿消得多了。

于是换上一身锦衣，由孙镇带领，直到慈寿宫。层层通报，奏到太后那里，正好皇后也在，认为这是多余的事，决定有所建议。

“请示皇太后，不如免了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为的是怕昭君哭哭啼啼，或者另有陈诉，都不免形成麻烦。不过，这番意思，不便直奏。正在考虑如何措词时，太后却又开口了。

“不能免！我还有话要交代。叫他们进来。”

宫女打起帘子，孙镇带着昭君一前一后，踏入殿中。到得是地方了，孙镇跪了下来，略等一等，估计后面的昭君，全已跪下，方始开口。

“掖庭令孙镇，带领王昭君，叩谢皇太后大恩大德。”

接下来便该昭君自己表示。不想太后的话接得很快：“你不是叫田信？”她问。

这话问得人一愣。“臣姓孙，单名一个镇字。”他说：“田信已被免职了。”

“是谁免了他的职？”

越问越离奇了，孙镇只能照实回答：“是皇上的旨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太后问：“田信做错了什么？”

“臣愚昧。”

“对了！你不会知道的。”太后冷笑：“反正总有不如皇帝之意的地方。”

孙镇无法答话。皇后心知皇帝又做了一件很鲁莽的事，惹得太后大为不悦，却也不敢开口。为了打破僵局，孙镇将身子往一边挪一挪，意思是让昭君说话。

“掖庭女子王昭君，叩谢皇太后赦死之恩。”

“免死不免罪！”太后冷冷地说：“谁准你穿这衣服的？”

这样严苛的诘责，殿中人无不大大感意外。昭君更是像浸在冰桶中似地，只觉其冷彻骨。

当然，这该孙镇回答。他很有点急智，想一想答说：“回奏皇太后，布衣不能见驾。”

这一答，太后无话可说，直截了当地下令：“孙镇，把王昭君打入冷宫，你可好好派人看守，谁也不准跟她见面！你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“是！”孙镇答应着，向昭君低声说道：“谢恩。”

于是昭君咽着眼泪说道：“谢皇太后成全之恩。”

“皇太后——”

皇后忽然于心不忍，想替她乞情。但刚刚喊得一声，便为太后打断了。

“皇后！”她略停一下，匆匆又道：“有话回头说！”

原来太后从皇帝撤换田信，而以孙镇接任掖庭令这件事中，看穿了皇帝的心事，这不仅是痛恨田信只遵懿旨，更要紧的是孙镇到了掖庭，必会设法秘密安排皇帝与昭君的约会。

这样藕断丝连，难解难分，不知道会演变成怎样的局面？因此，狠一狠心将昭君打入冷宫，实在是非如此不足以使皇帝与昭君隔离。

随着石显所通知的，仍由匡衡来说和的书信之后，在长安坐探的胡贾也赶到了，带来了好些消息，但支离破碎，莫明究竟。唯一清楚的是，汉家母子不和，派匡衡复来是太后的决定，皇帝并不以为然。

这些话听在毛延寿耳中，别会有会心。他向呼韩邪说：“这一次可是真的了！”

“不见得，”呼韩邪摇摇头：“石显的花样跟你一样多，我不知道匡衡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毛延寿一愣，“单于，”他说：“你这话可连我毛延寿都不懂了。”

“照说，没有女婿打岳家的道理，应该撤兵。可又怕送来的是假昭君。撤了兵再发兵，麻烦很大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毛延寿手指敲着太阳穴，沉吟久久，突然冒出一句话来：“单于，要不要让我替你去一趟？”

“到哪里？”

“长安哪！”

“长安！”呼韩邪大为惊奇：“你敢回去！”

“为什么不敢？这一趟我没有把柄在石显手里，怕什么？我一定要回去！”毛延寿加重了语气说：“我得把我那条‘命根子’弄回来。”

“你有把握，石显不会要你的命？”

“单于，蝼蚁尚且贪生。没有把握，我能回去吗？”

“好！老毛，你这一趟回去，替我办两件事。办成了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”

“行！单于请吩咐，是哪两件事？”

“第一，打听打听王昭君。”

“当然。单于不说，我也会给你办。”

“第二，打听打听军情。”

“这——”毛延寿困惑了：“不是说，女婿不打岳家吗？”

“要把真昭君给我，我才是汉家女婿，不然还得打！”呼韩邪又说：“而且我也得防备，汉朝亦许会发兵攻我。何能疏忽？”

“如果汉家发兵来攻，单于，”毛延寿毫不在意地说：“我只一举手之劳，叫他来得去不得。”

看他那种信口开河，不知天高地厚的神情，呼韩邪大为光火，沉着脸说：“老毛，你当你是什人！看你那种自以为本事通天的样子，我恨不得

给你一巴掌！”

这一说，毛延寿也火了，“什么？”他的手几乎指到呼韩邪脸上：“你道我吹牛？单于，我再说一句，我只要一举手劳，叫汉家的卒伍，来得去不得！”

呼韩邪愣住了，声音不由得就软了下来，“好！”他说：“你讲个道理我听。”

这个道理讲出来，呼韩邪改容相谢，承认毛延寿的本事，纵非通天，却彻地——对呼韩邪国的地形，他了解得太透彻了。

这一次谈得很投机。因为一方面显得有诚意将昭君送来塞外；而另一方面则别有用心，特加礼遇，所以匡衡此行，比上一次要轻松得多。

大题目都谈好了，可是提到迎亲，呼韩邪却是满面歉疚，“照道理来说，自然应该亲迎。”他说：“无奈撤兵是件大事，交给胡里图，我实在不大放心。”

这话说得在道理上。匡衡原是跟石显谈过的，倘或呼韩邪不愿亲迎，只好送亲。于是点点头说：“撤兵是要紧的。我们把宁胡长公主送来就是！”

“那可是太好了！何时启程，请先通知我，好到边界来迎接。”呼韩邪又说：“少不得还要请匡少府辛苦一趟。”

“那就不一定了，也许派别人。”

“匡公，”毛延寿突然插嘴：“这一次我可要跟你老回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呼韩邪故意抢话来说：“你要回去？”

“是！”毛延寿毫不含糊地回答，接着解释原因：“单于，你这里我住不惯。天气太冷，住的是帐篷，吃的嘛，除了羊肉，还是羊肉。算了，我得回长安去了。哪里都没有自己家里好。”

呼韩邪做足了一脸抑郁的表情，最后用一种强自割舍的语调说：“好吧，你请吧！”

匡衡听在耳中，大为高兴。本来石显托过他的，若有机会，千万将毛延寿带了回来。不想机会来得这么快，这么好！那还不该高兴？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：“只要单于肯放你，我当然带你回去。”

“放了，放了！”毛延寿一叠连声：“不放也不行！塞外我实在住不惯。”

“留得住人，留不住心。”呼韩邪慨然说道：“老毛你一定要走，我也没法子，只好将来在长安见了。”

“是！长安见。”毛延寿眼圈有些红了，做足了相处日久，依依难舍的神态。

第十九章

局势急转直下。主和的君臣都改变了态度。这是受了两个人的影响，一个是陈汤，一个是毛延寿。

陈汤奉召到京，首先去看石显，责备他对呼韩邪的态度过于软弱。在他看，讨伐呼韩邪一举，不但势在必行，而且战必可胜。加以毛延寿随匡衡归来，有所献议，获胜更有把握，所以本来犹豫的人亦变为坚定了。

石显于和战并无定见，对呼韩邪亦只有利害关系，并无感情可言。他

的考虑是个人的功名第一，国家的利益其次。如今陈汤有把握制服呼韩邪，自然是宰相的勋业，于己于国，两皆有利，且又能迎合皇帝的意旨，何乐不为？

因此，在廷议中，他首先慷慨发言：“呼韩邪受大汉的扶植，不思感恩图报，竟敢假借名义，轻易挑衅，其情实在可恶。臣请皇上即日下诏讨伐，以伸天威。”

皇帝反倒慎重了。“匡衡，”他说：“你刚从塞外归来，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臣于军事，素所未习。窃以为用兵糜饷，如果旷日持久，支出浩繁。臣职司度支，不能不预先筹划，恐非旦夕之间，可以毕事。”

“这，该陈汤说话了！”

“是！”陈汤胸有成竹，不慌不忙地答说：“历来远征西域，春去秋回，成为定例。倘非如此，便受天候的限制，严冬大雪，有被困之危。臣以为此番讨伐呼韩邪，宜集重兵，兼程行军，庶几一战而胜。粮秣军需，如能事先筹划妥善，不虞匮乏，臣有把握，四个月内，必可凯旋。”

“如果只是支持四个月的战争，不须加税，国库亦可应付。”

“匡衡的话，你们都听见了？”皇帝环视君臣，最后将视线落在冯野王身上：“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容臣先问陈汤。”冯野王回视同列：“陈将军，请问，你究竟有多少把握？”

“士气可用，军需亦足，我有十分把握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”冯野王朝上说道：“臣愿申同仇敌忾之志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皇帝欣喜地说：“连你都觉得不能容忍了！”

接着皇帝作了裁断，指定陈汤为讨伐的主帅。一切作战计划，军需征集，兵员调配，以及与此役相关的事项，由石显与匡衡会同陈汤商办。都限一个月内筹划就绪，以便择期出师。

退朝以后石显又留了下来，因为他自陈尚有机密面奏，所以君臣二人在御书房，还有一次对谈。

开口之前，石显将一幅地图展开在皇帝面前，上面题着“呼韩邪国兵略形势要图”十字。山川道路，施朱布彩，画得十分工细，皇帝还不曾见过这么讲究的地图，不由得定睛注视了。

“这幅地图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请皇上暂勿垂问。”石显有着掩不住的笑容，也就是掩不住的得意。“只请皇帝示下，此图有可取之处否？”

“画得很细，就怕是虚好看。”皇帝答说：“我得让陈汤来看一看，才知道这幅地图，究竟有多大用处。”

这番答语，在石显意料之中，因而就越发得意了，坐直了身子说：“臣交陈汤看过，请皇上即刻宣召陈汤，问他的观感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知道观感了！说来我听。”

“陈汤说，他虽在西域多年，但以用兵不在呼韩邪那里，所以，”石显敛容低首，不徐不疾地说：“塞外别的地方都熟悉，唯独呼韩邪例外。有这幅图正好弥补他的不足。”

怪不得，皇帝心里在想，陈汤敢有那样的把握，原来所凭的就是这幅兵略图！

“别人呢？”皇帝很细心：“到过呼韩邪国的人不少，你问过他们没有？”

“问过。都说大致不差。”

“大致不差？”皇帝想了一下问：“这意思是还不十分确实？”

“不是这意思。只为奉使到塞外的人，都走大路，一路山川要隘，人家不肯说，自己就不便问，所以只能就个人经历，说得一声‘差不多’。”

“这倒也是实话！”皇帝又问：“这幅图既是这么来的，想来进图的人，一定到过塞外，那是谁啊？”

“是！臣必当奏闻。只是臣奏明了此图来历，还求皇上恩出格外。”

“你先说来看，是谁？谁进的图？”

“毛延寿。”

“毛延寿！”皇帝大为摇头：“是毛延寿进的图？靠不住，靠不住！”

“如果靠不住，臣不敢妄陈。”

“我看，”皇帝大摇其头：“不大靠得住！”

“回奏皇上，”石显加重了语气说：“毛延寿自知罪孽深重，而居然敢回国来，所凭藉者，就是这幅图颇为珍贵，而自觉可以稍减咎戾。方今用兵之际，请皇上再开恩一次，怜其悔悟之心，赐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”

皇帝不即作声。好半晌才叹口气说：“你又要害得我心里不舒服了！”

石显知道，皇帝是恨透了毛延寿，除非皇帝能想到还有一个比毛延寿更可恶的人，才会移转他的心思，将毛延寿暂且丢开。

这样想着，立即有了计较：“臣以为，”他说：“毛延寿可恶，总不如呼韩邪索我天朝第一美人来得可恶！”

“这话不错！”皇帝矍然而起：“好吧！准毛延寿将功赎罪。不过，石显，你要好好看住他。”

“是！”石显答说：“毛延寿就住在臣家，臣已派家奴，日夜监视。”

一言未毕，突然殿外传呼，皇太后驾到。这一来，君臣二人，相顾错愕，太后突然驾临皇帝的御书房，是极其罕见的事。可知此来必有所谓。

“容臣告退！”

“你别走远！”皇帝向后窗一指，然后匆匆迎了出去。

等石显刚出侧面，太后已踏上台阶。皇帝叫应了，亲自搀扶入殿，奉请上坐。

“不必！我说几句话就走。”太后紧接着说：“听说你今天又召集廷议，商量用兵之事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文武君臣，所见僉同。”皇帝神采飞扬地说：“都主张讨伐呼韩邪。”

“这一次跟上一次不同啊！”太后诧异地：“上次大家都赞成息事宁人，这一次怎么完全变了呢？”

“这是因为陈汤回朝，他对战事，有十分把握的缘故。”

“照这么说，是陈汤在做皇帝？他说要讨伐，大家都跟着他说，应该讨伐！”

“母后这话，”皇帝不以为然地：“太重了！”

“太重了？哼！”太后微微冷笑：“你不想想，社稷苍生为重，听陈汤片面之词，轻易用兵，实在太欠考虑了！我再问你，匡衡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，战事如果在四个月内结束，库藏敷用，不必加税。”

“四个月不能结束呢？百姓的负担不又加重了吗？”太后略停一下又说：

“果然为了救亡图存，百姓倾家荡产，资助军需，亦是心甘情愿的；若是为了一个妇人而兴兵，没有一个人会赞成打这一场仗！”

这话说得透彻无比。石显心想，太后实在厉害，不如避之大吉。谁知太后的厉害，犹超过他的想像，明知他躲在后窗下，故意装作不知，等他的身影从窗外闪过，却又不放他逃了。

“谁在外面？”太后厉声喝问。

这一喝，殿外都听见了。禁卫闻警，当然会四下搜查。让他们抓住推到太后面前，宰相的脸面何存？因而石显很知趣，也很窘涩地现身而出。

“臣石显叩见太后！”石显磕着头说：“慈驾忽临，臣回避不及，死罪，死罪！”

“你的死罪不在这上头。”太后道：“你身为中书令，居宰辅之位。皇上意气用事轻动干戈，你谏阻了没有？”

“皇太后的责备，臣无地自容。”

“母后不必责备石显。”皇帝接口说道：“大计是儿臣一个人决定的。”

“你也该问问我啊！”

“本朝家法，大政不宜上烦慈忧。”

此言一出，太后色变，皇帝亦傻了！悔恨自己出言太不检点。这句话可真是说得太重了。

太后心里难过极了，也气极了。自觉再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，所以掉转身子就走，而且走得很急，搀扶的宫女，心惊胆战，唯恐她倾跌。皇帝更是惶恐莫名，连连喊着：“母后，母后！”甚至跪了下来，可是，太后不屑一顾。

这一下，引起了许多流言，许多不安。

首先是陈汤最着急。特为去看石显，表示调兵遣将不是一件小事，如果半途而废，不如不动，如今太后与皇帝在大计上意见不合，口头上冲突得如此厉害，则何去何从，令臣下困惑之至。

石显是这样答复他：“看样子，皇帝的意思很坚决，迟早不免一战。不过，太后既然大为生气，眼前在皇上自不便有所动作，免得误会更深。”

“我原知道该缓一缓，无奈一缓就等于白白费事，要问的就是这一点。”

“我也知道你要问的就是这一点。无奈眼前连皇上都没有主意。陈将军，我倒请问，不缓一缓怎么办？”

陈汤一股浓眉打起个结，厚厚的嘴唇闭着，沉思了好一会，开口说道：“石公，我是军人，性子比较直。皇上到底是何意向，我得亲自叩问。请石公奏明皇上，特赐召见。”

“应该，应该。”石显急忙答应：“明日五更时分你我朝房相见好了。”

到得第二天黎明时分，陈汤先到。不久石显也来了，带了一个人，穿的汉装，而面目却与汉人微有不同。陈汤久在胡地，一望而知是个匈奴。

“石公，候驾多时。”陈汤迎上去招呼，视线却落在他身后那人。

“陈将军，我有点事奉告。”石显向身后那人吩咐：“朱克，你就站在那面廊上，别乱走！”

名叫朱克的人，点点头，不答话，掉身而去。陈汤等他走远了便即问道：“石公，此是何人？”

“来鉴别毛延寿的那张地图的。”石显忧形于色地：“那张图恐怕有诈。”

“怎么？”陈汤一惊：“毛延寿使诈？”

“现在还不知道。我跟你谈的，正是这件事。”

原来昨天当陈汤辞出相府不久，石显便奉急召，进宫谒帝。因为皇帝听人提起那张地图，说到其中有座山谷，并无通路，而图上却画着一条大道。因此，皇帝嘱咐石显，觅一个深知呼韩邪的人，来看看这张地图与实际地形，究竟有几许差别。

“这个朱克，不是呼韩邪的人，不过在呼韩邪住过七、八年，所以让他来辨识。”石显是作个无可奈何的表情，“看样子讨伐之事，只好作为罢论了。回头见了驾再说吧！”

陈汤默然，心里在打主意。石显亦无暇细谈，相偕赶到御书房候旨。等发出毛延寿的那张地图，传唤朱克细看，指出来三处与实际不符，一处如皇帝所听说的，那座山确是死谷；另外两处，一处有水草而图上未标明，而标明有水草的一处，却是黄尘漠漠，千百里内难见人烟。

于是石显与陈汤入殿谒见，据实回奏。皇帝勃然震怒，“毛延寿真该千刀万剐，若照他的图拟订作战计划，千军万马，陷入死谷，如何得了？石显，”皇帝吩咐：“即刻将毛延寿处死！”

“请皇上饶毛延寿一条命。”陈汤代为乞求：“臣留着他有用处。”

“这种人还有何用处？”

“兵不厌诈！”陈汤答说：“这幅图如果是毛延寿故意把他画错的，其中一定有原因。

能把这个原因找出来，大可利用。”

“啊！啊！”皇帝欣慰地说：“我懂你的意思了。是以诈对诈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想他故意画错，无非诱人入陷阱。”

“皇上圣明！”

“好！暂且留着毛延寿一条命。”皇帝又问：“照此看，打仗可有把握？”

“能识破他的机关，臣有把握。”

“有把握就不必理会意外的纷扰。你们仍旧照常预备好了。”

说“你们”便包含石显在内，所以两人同声答道：“遵旨。”

退出宫外，陈汤的心境大为舒畅，因为他的疑难顾虑一扫而空了。当下与石显商量了一番，决定即时找毛延寿来问。

到得中书府，派人将毛延寿接了来，石显指着陈汤问说：“这位是陈将军，你见过没有？”

“毛延寿当然见过，只是陈将军不识毛延寿而已。久闻陈将军威名盖世，今天幸会之至。”

“请坐，请坐！”陈汤很客气地说：“我有点事向你请教。”

“不敢。”毛延寿坐了下来。

“你到过呼韩邪那里没有？”

“到过。”

“他那里的情形，你清楚不清楚？”

“还可以。”毛延寿说：“我虽只去过一次，可是心里先有准备，要好好留心，以便回来禀告相爷，所以看得很仔细。”

“你真是有心人！”石显装出极欣慰的神气，志向可嘉。

陈汤亦在神色中表示嘉许之意，然后把地图摊开来问道：“这张图是你画的？”

“是我偷了呼韩邪的秘本，临摹下来的。”

“呼韩邪的大营扎在这里？”陈汤指着图问。

“是。”

“他们大营的东面有条捷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走过这条路没有？”

“走过。”

“路宽不宽？”

“有宽有狭。”

“嗯！嗯！”陈汤沉吟着。然后半自语似地：“如果声东击西，由这条路出奇兵直扑呼韩邪大营，不知道他往哪里逃？”

“陈将军，”石显假意阻止：“进兵的方略，我们随后再议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陈汤也仿佛醒悟了的样子，闭口不言了。

第二十章

多少天的踌躇，皇帝终于下了决心，将周祥唤到面前问道：“明妃安置在哪座宫？”

禁中冷僻荒凉，难得人到，房舍甚多，统名“冷宫”。昭君所居之处，在未央宫西北，树林之外，高墙之下，有一排矮屋，原是宫女获咎，或者身染恶疾，方始遣发来此居住。昭君被谪，由太后指定住于此处。孙镇不敢违旨，只得将东偏的两间屋子，收拾出来，安置昭君。比起西面所住的那些宫女，境遇自然好得多，但与玉砌雕栏的椒宫相较，自有天渊之别，甚至比掖庭也还差得远。

这个地方，皇帝怎么去？周祥随即跪下谏劝：“请皇上莫问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里非万乘所到之处。”

“胡说！”皇帝有些发怒：“普天之下，我哪里不能去？”

“实在是窒碍甚多。”

周祥列举皇帝不宜去的理由：第一，太后将昭君打入冷宫，就是要将她与皇帝隔绝。此去岂非违忤慈意？第二，从无帝后，到过那里。体制攸关，大臣知道了，会上表谏劝，又惹麻烦。第三，此去只能步行，而天寒露重，皇帝如果冒风寒而致染患微恙，所关不细。

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皇帝到那里，看到昭君的苦况，定会伤感，而昭君亦必不安，不如不去。

前面三点理由，说得都很好，皇帝不能不重新考虑。但最后一点说坏了，越是如此，皇帝越不放心，坚持非去不可了。

“奴才不敢奉诏。”

“你敢不奉诏！”皇帝大怒：“看我杀了你。”

“杀了奴才，也不敢奉诏。”

如此痞赖，皇帝无计可施了。想一想说：“好，你不去就不要你跟着，

我自己找人带我去！”

周祥拗不过皇帝，唯有伴驾随行。另外带四名小黄门，在两盏绛纱宫灯前导之下，穿过一重重的宫殿，到了木叶尽脱的御苑。一弯凉月，阵阵秋风，满地飞舞翻滚的黄叶。沙沙作响。那种萧索的景象，皇帝未见昭君，已觉伤感不胜了。

穿出林子，迎面是一长条矮屋。皇帝站住脚问：“在哪里？”

“顶东面那两间。”

“不见灯光，想必已经睡了。”

“是啊！夜太深了，”周祥还不死心，希冀皇帝能够悬崖勒马：“不如明日再来！”

“胡说。”皇帝抬腿便走。

越走越近，越近越怯，越怯越慢，终于又停了下来。紧随在后的周祥便踏进一步，躬身问道：“可要先通报？”

皇帝想了一下答说：“你先去看看，不要吓了她。”

周祥答应着，急步走到昭君屋外。抬头一看，不由得在心里喊一声：“糟糕！”原来门上有锁，钥匙却不知在何处？

想一想只有先窥探一番再说。移步窗下，借着月色从窗纱破洞中望进去，只见地上孤零零一领席子，一床布衾，微微隆起。细看时，有一头黑发露出衾外，昭君正在睡梦中。

她的封号，早已撤消，但皇帝仍称她“妃子”。所以周祥亦如前称呼，轻轻喊道：“明妃，明妃！”

喊到第五声，昭君才醒。她倏地坐了起来，双眼睁得好大地侧耳静听。

“明妃！”

这下不错了！她问：“窗外是谁？”

“周祥。”

“周祥！”昭君急急起身，将一条布裙在胸下束住，走到窗前问道：“深夜到此何事？”

“皇上来了。”

他是轻轻的四个字，在昭君却如当头打下来一个焦雷。她目瞪口呆，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似地，不辨是何感觉。

“明妃，请你把窗开开。”

昭君神智突然清醒了，“不，不！”她急促地说：“请奏知皇上，赶快回驾！这里不是皇上该来的地方，我也不敢面驾！”

“来都来了！不见不行。”周祥答说：“我劝过，劝不住。唯有见个面，才好劝皇上早早回宫。”

“不！”昭君的声音像铁那么冷、那么硬：“如果皇上来了，我就碰死在墙上！”

周祥愣住了，没有想到昭君会如此坚拒，同时也想不明白，她何以要如此坚拒。就这彼此僵持之际，只听更楼上已鼓打四更了。

“你看看，”昭君又说：“这是什么时候了？再一个更次，便该上朝，不见皇上，四处会找。”

这话用不着她说，周祥亦顾虑得到。他一言不发地疾趋到皇帝面前，跪着说道：“请回驾吧！时候太晚了，马上就有打扫的人来，诸多不便。”

唯有这话才能劝阻皇帝。当朝接见群臣，在他人视为大事，而皇帝并

不在乎。果然，周祥深知皇上心理——多情天子惘惘不甘地走了。

到得第二天夜里，无风有月，宛如春夜。皇帝徘徊花间，不由得叹口气：“唉！辜负了如此良宵，辜负了绝世佳人！”接着喊一声：“周祥！”

原来皇帝思念昭君之心，又勃然萌发，不可抑制了。周祥到此时不能不说实话，昭君是如何以死要挟，不愿见驾。而皇帝不信。

“你在胡说八道！”皇帝又骂：“死没良心的东西！明明看我食不甘味，夜不安枕，你竟无动于衷，早知你这样子丧尽天良，倒不如当初让他们一顿大杖，打杀了你！”

这话，在周祥可当不起了。原来四年以前，周祥调戏宫女，罪当杖毙。不想命中得救，正将行刑时，偶然间为皇帝发现，一念恻隐，赦免了他。看他聪明伶俐，收在身边，日渐得宠。如今这样指责，周祥又惶恐，又委屈，跪下来答奏：“奴才决不敢有一字虚假！也不敢再谏劝皇上！奴才陪侍皇上到了那里，请先不要露面，听奴才面报明妃，皇上就知道了，若是明妃愿见皇上，请皇上即时将奴才处死，毫无怨尤。”

是这样言之凿凿，皇帝不能不重新考虑。以昭君的性格，这也是可能的。然则，倒不便造次了。

“也罢，”皇帝说道：“你就陪我悄悄去探望一番。今夜月色甚佳，连灯都不要了。”

“是！”周祥又说：“还有件事，奏知皇上，明妃住屋是下了锁的。”

“钥匙呢？”

“不知在谁那里？”周祥答道：“要问自然问得出来，只是该不该去索讨钥匙，请旨！”

“这，我想想！”

要，就会让太后知道，皇帝正在踌躇时，周祥又补了一句：“其实也不要紧，横竖皇上是绝不忍让明妃撞壁身亡的。”

这样旁敲侧击的说法，比正面道破，易于入心。皇帝不但不想要钥匙，而且深深警惕，不可让昭君发现自己，当然也不让她发现周祥。

于是君臣二人，避人潜行。穿过林子，正好一阵西风，传送乐声。皇帝不由得站住脚，略一分辨，便听出是琵琶。不言可知，是昭君苦中作乐。

渐行渐近，不须风送，亦可听见乐声。嘈嘈切切，似泣似诉，一片无告的幽怨，连周祥都听得心酸。皇帝举袂拭一拭眼角，向东绕了过去。避开窗户也就避开了昭君的视线，悄悄立在墙外静听。

戛然一声，弦音顿歇，随即听得昭君在自语：“不想我会落得这般光景，要见皇上，除非是在梦中。”

一听这话，皇帝心中冒火，听这口气，昭君是渴盼能够相会。周祥明明撒谎，可恶之至。

一念未毕，听昭君在叹息：“唉！不见也罢！梦中相见，醒来时一场空，无非湿透了枕头而已。”

“一场空”三字入耳，皇帝深受刺激，不由得激动了！说什么富有四海，一个心爱的女子，亦竟不能长相厮守，任令怨叹，真不知所贵乎为天子的的是什么？

昭君的声音，掩盖了他的起伏心潮，“不知道皇上还会不会来？周祥有没有把我的话转奏？”他听见她说：“想想周祥的话也不错！昨天倒不如见皇上一面，切切实实劝一劝，看样子，皇上一定不死心，还会悄悄来探望。”

倘或让老太后知道了，母子之间，又生闲气。

唉，真是叫人放心不下！”

听到这里，皇帝再也无法自制了，一闪身出来，望着窗口喊道：“昭君！”昭君一惊，目瞪口呆地望皇帝。两行热泪，如断线珍珠似地，滚滚而下。突然间掩脸回身踉踉跄跄地跌了进去。

这一下，惊坏了皇帝，以为她要撞壁求死，不由得大喊：“昭君！昭君！”

周祥亦发觉不妙，情急之下，不顾一切地使出全力，用肩头向门撞去。这一排无人理会的矮房，年久失修，门窗朽腐，周祥连撞两下，终于撞开了。

进去一看，昭君是伏在衾上痛哭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只见双肩抽搐不停。周祥既不便扶持，也不知如何劝解？正在发愣之际，听得身后脚步声，是皇帝进来了。

周祥很乖觉，此时此地是个完全多余的人，因而很快地退了出去。

“昭君，你别哭，我的心都乱了！”

皇帝一面说，一面将她的肩头扳了过来。那种梨花带雨的神情，心肠再硬的人，也会觉得她可怜，何况多情天子，自是忍不住泫然欲涕。

昭君却自激动中清醒，不过现实的一切，仍使她茫然。只见她突然从皇帝臂弯中挣脱出来，张大了眼问：“是不是在梦里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梦中。”皇帝拉起她的手去摸他的脸：“你摸一摸就知道了。”

“果然！不是在梦中。可是——”昭君反有美梦已醒的怅惘。

“昭君，你的话我都听见了！眼前只不过一时的灾难，我如今要替你做几件事——”

“不！”昭君抢着说道：“谢谢皇上，不要再惹皇太后生气了。”

“皇太后已经同意，凡事让我作主。”

皇帝是在撒谎，但一本正经地说出口来，当然使昭君信以为真。泪眼晶莹之中绽开极甜的笑容，有种无可形容的韵致。

“第一件事，我要把你移到别的地方，这儿哪里能住？”

“可是，这得皇太后赦免才行。”

“一定会赦免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皇帝接着又问：“你想不想父母？”

“自然想。”

“我吩咐地方官把你的父母接进门来，让你们会面。”

“那可是太好了！”昭君肃然下拜：“叩谢恩典。”

“起来，起来！你何用如此！”皇帝又说：“昭君，你放心，这就像一场恶梦，很快地就会过去。”

昭君自是深感安慰，脸上的表情大不相同了，偎依在皇帝的胸前，越显得温柔了。

“从此刻，”她自语似地说：“从此刻见到了皇上开始，恶梦已成好梦。”

“好梦！不，”皇帝纠正她：“好梦由来最易醒！我俩不是梦，是长相厮守，永不分离的好姻缘。”

“真的？”昭君仰着脸问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皇帝正色答道：“别忘了，我是大汉天子，君无戏言。”

这下提醒了昭君该守礼法，再一次脱出皇帝怀抱，规规矩矩地答一声：“是！”

“昭君！”皇帝将手伸了出去：“你过来，让我看看你。”

昭君驯顺地膝行而前，皇帝一把揽在怀中。月色斜照，经过泪水润泽

的一张脸，更显得白里透红，光润无比。皇帝忍不住伸手去抚摸——极轻，极轻地……

第二十一章

局势外弛内张，就表面看，一切仍如原来的计划，遣送昭君和番。因此，皇帝特意嘱咐皇后进言，请太后恢复她宁胡长公主的封号。

“宁胡长公主的封，本来就没有撤消。”太后对事理了解得清澈异常，纠正皇后的说法。“不过移花接木，给了韩文了。”

“是！”皇后答道：“臣妾的意思，就是要请皇太后将此封号赏还给她。”

“只要是她出塞，当然她就是宁胡长公主。”

“臣妾还有建议，既然是宁胡长公主，似乎应该将她移到上林苑。”

这才是皇帝的本意，皇后受了利用，太后却不是轻易就会受骗的，沉吟着不作声。

“长公主有长公主的住处。”皇后又说：“请皇太后俯念国家的体统——”

“好！”太后打断她的话说：“你提到国家的体统，我不能不允许。不过，你得提醒皇上。他也别忘了，要处处顾到国家的体统。”

“是！”

皇帝如愿以偿，对昭君有了交代，当然很高兴。遗憾的是，太后已有暗示，他不能随意进入上林苑宁胡长公主的住处，不免怏怏。从而又想到昭君不免寂寞，所以特意传旨，让韩文仍旧留在上林苑，为昭君作伴。

由冷宫移住别苑，而且恢复了长公主应有的一切待遇，对昭君应是一件喜事。但她另有一番抑郁难宣之情，想到皇帝可能因为她而大动干戈时，内心更有无可言喻的惶惧不安。偏偏皇帝由于懿旨限制，不得相见。心中的抑郁不安，无可倾诉，加上秋风渐厉，感受风寒，竟致恹恹成病了。

起先只是有些发烧，似无大碍。及至起身都觉困难时，奉旨为她作伴，亦就负有照料之责的韩文，不能不派人去告诉周祥，转奏皇帝。

于是，接连派了两批侍医来为昭君诊视，其中有一个女医官。

这个女医官复姓淳于，单名一个秀字。“淳于”本来是齐鲁之间一个小国的国名。国亡人在，即以淳于为姓。但这小国之中，却出过两位天下闻名的杰出之士，一位是战国齐宣王时期的淳于髡，不但为滑稽之雄，而且智数过人，在当年学者荟聚的临淄稷下，是位风头人物。

再有一位是旷古绝今的名医淳于意，他管过供应天家玉食的太仓，所以人称“仓公”而不名。文帝年间，因结怨权贵而获罪，他的小女儿缙萦上书救父，感格天心，为之修正刑律，更是一般脍炙人口的美谈。

这淳于秀便是仓公的曾孙女，而本姓为薛。因为仓公只有五个女儿，并无儿子，将一个姓薛的外孙抱了来做孙子，便是淳于秀的父亲。

这淳于秀家学渊源，内科精湛，固不待言，而且善施刀圭，外科亦是高手。当下替昭君诊了脉，开了方子，说了几句宽心静养的话，随即进宫复命。

“宁胡长公主的病，要紧不要紧？”皇帝问说。

“长公主的病，虽不要紧，却很麻烦。”淳于秀答道：“外感不重，心病

不轻。心病须得心药医，药石无所奏其效。”

“喔，心病！”皇帝问说：“应该用何心药？”

“若能圣驾亲临慰藉，长公主的病，不药可愈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皇帝吩咐：“周祥，传旨赏这女医官黄金十镒。”

等淳于秀谢恩退下，皇帝大费踌躇。因为上林苑不比冷宫，可以悄然而往。车驾一出，慈寿宫就会得到消息，太后面前不好交代。

想了半天，只有传旨先派林采到上林苑陪伴，作为一种关切的表示，希望能代“心药”的作用。

“大姊！”昭君惊异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掖庭令告诉我，皇上有旨，着我来陪陪你。”林采仔细端详着昭君：“二妹，你瘦了！咳嗽好像很厉害。”

“天气骤寒，着了点凉，不要紧的。”

“只怕不关乎天气。”林采装得不轻意地说：“忧能伤人，你自己要想开些！”

“唉！”昭君叹口气，没有说什么。

“大姊，”韩文在一旁说：“外面有什么消息？不妨谈谈，替二姊解个闷。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使个眼色。林采会意，外面的好些传言，是不宜使昭君入耳的。因而便说些新奇有趣，可当笑话来谈的里巷琐事。

尽管林采的口才出色，将那些宫闱中趣闻妙事，形容得淋漓尽致，而韩文又在一旁凑趣助兴，有时嗟叹，有时欢喜，将林采所谈的新闻，烘托得格外热闹，目的是想转移昭君的心情，忘却烦恼，破颜一笑。可是她们的苦心是失败了！昭君始终打不起兴致，总是一副萧索落寞的脸色。

“我再讲一件奇案。”林采并不气馁，依旧兴致勃勃地在谈。“有家人家，两代居孀。

儿媳妇二十不到，婆婆也只有三十多岁，正是——”

到底是处子。即令在掖庭中，亲密女伴，两夜联榻，枕上并头低语，不免谈论初承雨露时将会如何如何。对男女间事，已非一知半解，但此刻要谈到盛年孀妇，春心独在的光景，却有些羞于出口。所以林采一直流畅的词令，初次遭遇了顿挫，微红着脸不知怎么才能说得下去。

韩文是听就听得羞了，因而也是第一次不开口帮腔，独有昭君不同，若无其事地接口说道：“想来正是最怕寂寞的时候。”

“对了！那种年纪最怕寂寞。于是——”

于是，将近中年的婆婆私下畜了一个面首，即是她家的一名长工。因为形迹不谨，外面颇有流言。但只知那长工常入内室，却不知是婆婆还是儿媳的入幕之宾？

流言越传越盛，族中有人发了话，做婆婆的心肠甚狠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声名，竟说通了长工，诬赖儿媳失节。闹到当官，长工一口咬定，某月某日如何将少主妇勾结上手。及至传儿媳上堂，林采问道：“你们道那儿媳妇如何？”

“自然得为自己分辩，真是真，假是假，这名节上头，”韩文摇着头说：“断断不能马虎。”

“不然！”林采说道：“竟是点头承认了！”

“有这样的事！”这回是昭君失声而言：“她怎么说法？”

“没有话。堂上问她经过的细节如何，儿媳只是哀哀痛哭，一句话都不

说。”

“这，”昭君又问：“莫非就此定讞了？”

“那也没有这样糊涂的官。”林采答说：“县令倒是响当当的清官，明镜高悬，万民爱戴。明知儿媳受诬，只是自己不作分辩，便有救不得她的苦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成了一件悬案？”

“这样的案子，如何悬得起来？当然要结案。那县令看看审结的限期已到，焦急莫名。

不料一急倒急出一计来了。”

这一计是反其道而用的苦肉计，谓之“敲山震虎”。那县令将婆媳二人及长工一时提上堂来，下令将奸夫笞臀二十。

打屁股的竹板子名为“箠”，五尺长、三寸宽，削平竹节，一个壮汉被打二十板子，还禁得住，所以婆婆还沉得住气。但打屁股要剥褻衣，儿媳一见羞得赶紧转过脸去，而婆婆司空见惯，不以为意。就这不同的表情，县令越发心有定见了。

二十板打完，县官又问，通奸的是谁？长工毫不改口，而儿媳亦依然如旧，只淌眼泪不说话。

于是再打二十。而且县令向小寡妇“警告”，如果不招，要将长工一直打下去。拚着前程不要，要将奸夫毙于杖下，看淫妇心疼不心疼。

第二个二十板一打，小寡妇固有不忍之意，但无非是常皆有的恻隐之心使然。唯独老寡妇却已急得心惊肉跳，怪态百出。等要打第三个二十板，那狼虎之年的婆婆，毕竟挺身而出。

“由此可知，”林采讲完这段新闻，谈她自己的感想，只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：“世上什么都可以假，唯独感情假不得，隐不得。”

昭君默然。韩文亦到此方知林采的隐喻。这个比喻似乎拟于不伦，但意思却很深，昭君对皇帝的情分，以及她内心的矛盾微妙，都可在这个故事中深喻。

而在昭君，这个故事是她的一面镜子。她现在很了解自己的心境了。明明一片心都已在皇帝身上，而始终不肯明确地承认；明明舍不得离开皇帝，偏偏要装得远嫁塞外，亦不在乎的态度。这不是很可笑吗？

这也算是一种心境的开朗。尽管矛盾纠结，不知如何才能解消？至少可以看得出矛盾存在。不再是混沌一片，昭君觉得心里比较好过些了。

当然，一半也靠淳于秀的药力。一夜过去，咳嗽已减，胃口亦开，精神已好得多。而心里亦已积了好多话，要跟林采与韩文从长计议。

“我现在想几件事：第一、太后与皇上母子失和，决非国家之福；第二、为我大动干戈，倘或战败，我就是千古的罪人；第三、兵连祸结，百姓受苦。所以，我只有一条路子好走。”

“何以见得只有一条？”韩文大不以为然。

“三妹，”林采拦住她：“你先别打岔，听二妹说完。”

“依我想，只有一条路：不如一瞑不视，万般烦恼都没有了。”

何以忽动此念！林采与韩文无不吃惊，不约而同地说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

“何以使不得？”昭君争辩着：“大姊、三妹，我是想了又想，才下的决心，这不是轻生。”

居然道出“决心”二字，林韩二人越觉事态严重。因为如此，反而不

急着劝解，姊妹俩人眼色微询，取得了默契，由林采向昭君说词。

“你还道不是轻生。二妹，我原来很佩服你，如今却失望了！你亦为寻常女子，私心极重。”

这是做文章从反面掀起波澜，昭君心里不服。不过林采居长，她不能不尊敬，所以尽力保持平静地问：“大姊，怎见得我的私心极重？”

“你说，你一瞑不视，便可消除万般烦恼。然则，你只是为求自己解脱，抛下许多难题给别人。有道是死者已矣，生者何堪？你这样做，不是私心作祟？”

“大姊，这话我可不能承认。诚然，我有烦恼，可是我一死，解消了国家的难题。太后、皇上，母子可以不致失和；汉朝与呼韩邪亦可不致于再兴兵戎；百姓可免干戈流离之苦。这些，都是非我死不可得的事，难道也是私心？”

昭君自是侃侃正论，但林采的口才高人一等，不慌不忙地答说：“二妹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须知宫闱事秘，易起流言，你这一死，必然为太后带来恶名。”

“恶名！为太后带来恶名？”昭君愕然：“大姊，我不懂你的话。”

“我一说，你一定承认。你果然死了，民间不会了解你这番为国家、为百姓的苦心，必定道是你是为太后逼死的！你想这不是为太后无端蒙上恶名？”

“是啊！”韩文在一旁帮腔：“外头一定会这样说。因为太后曾赐你的死，这件事，外面知道的人很不少。”

“这——”昭君口齿迟滞了：“皇上总不致对太后误解吧？”

“是的！皇上当然知道，你的死，不是出于太后的逼迫！”

而是出于呼韩邪的逼迫。凭心而论，若非呼韩邪这么痞赖，得理不让，毫无通融的余地，二妹，你也不必寻出拙见吧？”

昭君默然。心里承认林采的分析不错。于是韩文又插嘴了，“这倒不可不防！”她说：“皇上如果是这么想，一定饶不得呼韩邪。”

“饶不得他，便待如何？”林采问，同时使个眼色。

韩文完全领会得到她的用意，便即答道：“那一来，可真要大动干戈了！”

“那倒也不见得！”林采故意这么说：“人都死了，何必大动干戈？”

“正因为人死了，才非要讨伐呼韩邪，才能报仇雪耻。”

“报仇犹可说，怎说雪耻？”

“怎么不是雪耻？”韩文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堂堂汉朝的妃子，让蕞尔小国的呼韩邪，逼得天子都无法庇护，非寻死路不可。这还不是耻辱吗？”“啊！”林采故意吃惊地说：“这一层我倒没有想到，莫非无法化解了？”

“大姊，你是说，这一场战火，可有化解之道？我看很难。”

“何以呢？”

“皇上一直觉得呼韩邪欺人太甚，故有讨伐以示膺惩之意。但他人不感，只说皇上为了贪恋美色，不惜兴兵。故而有人以为师出无名。若是二姊一死，便师出有名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一直在倾听的昭君，不由得吃惊地抬眼：“为什么我一死，反倒师出有名？”

“那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。不是为了要留下二姊你兴兵，皇上的话就说

得响了：呼韩邪逼死了汉朝的妃子，就是目中无汉！这样，如果还能忍气吞声，别说皇上，恐怕皇太后也不愿意！”

“你是说，”林采抓住好题目，赶紧又问：“太后本来一直反对兴兵。若是二妹一死，她就不会反对了？”

“是啊！太后反对兴兵，是因为兵起无名，怕百姓口中不敢讲，心里怨恨皇上。如今情形不同了，人家欺侮到咱们头上，还能没有表示吗？”韩文又加了一句：“大姊，你可别忘了，太后不像寻常人家老太太，胆小怕事。太后是很有决断的人！”

“照此说来，真是没有化解之道了？”

“这倒也未必。只要，”韩文略停一下，清清楚楚地说：“只要呼韩邪肯赔罪。”

“他肯吗？”

“是啊！顾虑的就是这一点。如果是我，我就不肯。人财两失，临了儿还要跟人家赔罪，太窝囊了。”

“糟糕了！”林采顿着足说：“照此看来，竟是非打个你死我活不可。”

俗话说得好，“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”。而言者有心装做无意，更易教人入彀。林采与韩文这样假作辩议，句句打入昭君心坎，一死便当挑起战火，是确凿无疑的事。于是，昭君的轻生之念，即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“唉！”她不自觉地叹口气，接着，两行清泪，断线珍珠似地滚滚下落。

林采与韩文都不大明白，她这副眼泪从何而来？相顾错愕之下，那一吹一唱，专为说给昭君听的话，自然而然停了下来。

“做人真难。大姊，三妹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？”昭君哽咽着说：“世上真有求生不可，求死不得这回事。”

一连三个“真”字，真可想见昭君的心境，万般无奈。林采心想，劝是劝得她回心转意了，再不担心她会寻短见。可是她心中的为难，亦须替她设法解消。这比劝她忍死要难得多，只有平心静气地慢慢商量。

“二妹，你不要着急。我绝不相信世上有何过不去的难关。最要紧的是，你自己不要钻牛角尖。”

“不！我细细想过，确实是难。大姊，你请想，如果不能死，活着可又怎么办？莫非我以汉家妃子的身份，真个出塞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

“然则呼韩邪呢？肯让步吗？”

“当然要劝得他让步。”

“这是一定的！一定要他让步。”韩文接口：“以汉朝疆土之广，人才之盛，莫非终无苏秦、张仪之类的辩士，可以说劝呼韩邪？我不相信。”

“我也不相信。”林采很快地说：“果真呼韩邪坚持己见，也还有别的办法，可以迫使他就范。”

“是什么办法？”昭君问。

林采不答。韩文却忍不住开口了：“当然是兴师问罪！”

“说来说去还是免不了如此！”

“不然，”林采作个区分：“和战如今在不定之际。可是，二妹，你如果自忧不善，这场仗就打定了。”

“唉！”昭君又叹口气。

“二姊，”韩文说道：“天塌下来有高人顶，你不必太自苦——”

正说到这里，听得殿外传呼：“皇上驾到！”

这一下，林采与韩文赶紧回避。而昭君却不能不挣扎着起身，出殿接驾。

她一面走，一面在想，如今是以何身份见君？而念头转到，随即有了定见。走到门口，皇帝已经入殿，她闪开一步，侧面跪下，而皇帝的动作很快，不等她开口，便俯身伸手来扶。

“妃子，起来！”

昭君不答，管自己说道：“臣妹昭君，给皇上请安。”

皇帝一听愣住了。怪不得叫她“妃子”她不理！“昭君，”

他暂且改了称呼：“起来说话。”

“是！”

昭君站起身来，等视线相接时，只见她目不斜视，面无笑容，皇帝不由得气馁了。

“淳于秀的药，可有些效验？”他勉强保持着平静。

“多谢皇上。淳于医官的药很好。”

“很好就好！”皇帝没话找话地说：“这间屋子好像很冷。”

“请皇上这面坐！”昭君指着东面说：“等熏炉的火一上来就不冷了。”

西面罗幔深垂，是昭君的卧处。不引皇帝入她的内寝而引入东面起座之处，是更进一步地表示了决心占住宁胡长公主的身份，以妹事兄之礼，对待皇帝，如果再往深处考察，可以想像得到，这又是她决心遵照懿旨，预备出塞和亲的表示。

这样想着，皇帝异常懊丧。当然，他亦绝不肯就此撒手，忍令昭君远出漠北，在荒凉的苦寒的塞外，了此一生。不过，他很了解昭君的性格，此时不宜多说什么，姑且先以兄妹的身份相叙。

“秀春，”昭君大声吩咐：“赶紧在熏炉中续上兽炭，再备热汤来为皇上驱寒。”

“驱寒莫妙于酒。”皇帝接口：“昭君，我记得你有自己炮制的白花酒，想来还有。”

采撷百花，亲手炮制的佳酿，存得还多，只是酒能乱性，昭君不想拿出来。转念又想，没有百花酒，并不能阻止皇帝喝别的酒，比较起来，还是百花酒淡些，宜于皇帝饮用。

于是昭君亲自去捧了半瓶百花酒出来，说是仅仅余此，希望皇帝浅饮即止。这话说得不好，皇帝口头答应，心里却反有非痛痛快快醉一场不可的欲望。

无奈酒既不多，杯子更小。其实杯子并不小，只为和阆美玉，整块雕成，玉工舍不得糟蹋材料，中间空得不多，所以看上去并不小，而酒却只容得一口。沉甸甸地徒然压手而已。

“这些匠人，不是蠢如鹿家，便是奸狡如毛延寿。”皇帝越说越气，将一只玉杯使劲扔了去。只听砖地上清脆的爆裂之声，当然是玉碎了。

宫女、太监尽皆变色，从未见皇帝发这么大的脾气。昭君当然也有些惊心，不过表面上很镇静，略略提高声音喊：“秀春，取一只金爵来！”

皇帝在玉杯一出手时，心中便懊悔不安，怕吓了昭君。

此时倒是略略放心了，但觉得好没意思。特别是生气绷着脸，一时无法放松，十分难受。

在难堪的沉默中，秀春取来一只金爵。昭君亲手倒满了酒，捧向皇帝，口中说道：“估量瓶中所余，大概还有一爵。

皇上是浅酌慢饮，还是一口气干了它？皆无不可。不过，酒就是这么多！”

她的话说得很快但声音很平稳。见得她已拿定主意，只许皇帝喝这么多酒。既然如此，皇帝自然知所取舍了。

“我慢慢喝！”他说：“其实我亦不喜欢喝急酒。只是我不能忍受无谓的限制，限定我一口就只能喝那么多。”

“凡是限制，都不是无谓的。”昭君答说，声音很低。

若是别人，作此近乎顶撞的回答，皇帝一定又会被激怒，但对昭君不同。他喝口酒说：“你这话倒有些意味！试举例以明之。”

“臣妹不须举例。只请问皇上，朝廷天天有诏会，告诫臣工，要这样，不可那样。凡此限制，不都有光明正大的理由的吗？”

皇帝觉得她的话对，也不对，却无从细辨对在何处，不对者在何处？便笑着答说：“你的话，我没法儿驳你，可也无法领悟。”

“圣明莫如天子。皇上这么说，臣妹惶恐之至。”

皇帝无法再说得下去，心里不免懊恼，不知不觉地引爵鲸吞，大半爵酒，咕嘟咕嘟一口气干掉了。

昭君颇悔失策，不该用这样的方式讽劝皇帝接受太后对他的限制。只好默默地斟酒，不敢再多说一句嘴。

“是最后一爵吗？”皇帝问。

“尚有余沥。”

“独酌了无情味，你能不能陪我喝一点？”

这便又是妃嫔的模样了。昭君心中以为不可，而口头却说不出拒绝的话，正在为难时，灵机一动，喜滋滋地问说：“臣妹召唤两美，来为皇上侍饮，何如？”

“喔！”皇帝想到了：“你是说林采、韩文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好罢。”皇帝无可无不可地。

于是昭君不但添人，还添了酒。一则是自己想脱身事外，再则也是希望林采与韩文能承宠幸，要多给她们机会，所以托故告个便，就此一去不来了。

林采与韩文都不甚了解她的用心，而在皇帝面前又不免戒慎之感，所以都是规规矩矩地坐着，而且将头低了下去。皇帝上坐平视，只能看到两段雪白的后颈，和两头黑发上在微微颤动的金步摇。

“你们不必拘束。就只当与昭君姊妹相处，想吃想喝想说话，都随意好了。”

“是！”林采答应着，与韩文都将头抬了起来。

“你们这几天跟昭君在一起，谈些什么？”

林采在考虑如何回答。韩文心直口快先开口了。“婢子等两个，都在劝长公主。”她说：“劝她心境开朗些，皇上一定有办法。”

这是皇帝这天到了上林苑，所听到的第一句中听的话，不由得举爵喝了一大口。“还是你们好！”他说：“比昭君了解我。”

“长公主不是不能仰体圣心。”林采急为昭君辩护：“实在是怕皇上为难

——”

“不！”皇帝打断她的话说：“她不必替我担心。我说毫不为难，是违心之论。不过韩文说的一点不错，到头来我自有办法。”

“是！”林采又将头低下去了。

虽看不出她的脸色，皇帝亦知道她一定在怀疑，以为他是故作宽慰之词。皇帝的心事，已闷了多日，颇想一吐。难得有两个可谈的人，便不再顾虑可能会泄漏机密，决意说一说自己的办法。

“讨伐呼韩邪之事，绝不可免。太后不甚期明白外事，只说委屈求全。殊不知委屈有限度，逾此限度，便是示人以弱，适是招侮。何况委屈亦并不能求全。”皇帝激动了：“你们倒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，堂堂汉家天子，连个妇人都不能庇护。试问，天下后世以我为何等主？”

他这番话至少表现了决心不让昭君远嫁塞外的坚强态度。这对林采自有一番鼓舞的作用，她不自觉地又抬起头，用殷切的眼光在看着皇帝了。

“用兵是绝不可免的。”皇帝又说：“也不尽是为了昭君。”

这句话引起林采与韩文深深的注意。不过关切虽一，想法不同。林采是为了昭君，若有不得不讨伐呼韩邪的理由，则自太后至民间百姓，都不会再骂昭君是祸水。在韩文，关心的是国家大事，很想知道除了为昭君以外，还有什么不能不用兵的缘故。

“皇上，请满饮一爵！”韩文一面为皇帝斟酒，一面以退为进地试探：“军国大计，婢子等不宜与闻。”

“你们都很知道轻重，不比那些没见识的女子，谈谈不要紧。”皇帝徐徐说道：“当年本派有西域都护，专司监视西域诸国。其中最大的三国，叫做乌孙、康居、大宛，却都为郅支单于所镇服。长此以往，西域只知有郅支，不知有大汉。因此，陈汤定计，密结乌孙出奇兵征服了郅支。匈奴与西域诸国，方始真正臣服于汉。”

“是！”韩文接口说道：“那呼韩邪单于，本来亦受郅支单于的威挟。郅支既灭，呼韩邪方得高枕无忧，理宜报答，不想这等无礼！”

“他的无礼，乃是藐视我汉朝，不过拿昭君做个题目而已。”皇帝沉思了一下又说：“我大致还记得起当年甘延寿、陈汤灭了郅支，报捷奏的疏。韩文，你再与我斟满了酒。”

“是！”

于是皇帝念道：“‘臣闻天下之大义，当混为一，昔有唐虞，今有强汉。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，唯郅支单于叛逆，未伏其辜。大夏之西，以为强汉不能臣也！郅支单于，惨毒行于民，大恶通于天。臣延寿，臣汤，将义兵，行天诛。赖陛下神灵，阴阳并应，天气清明，陷阵克敌，斩郅支首及其属下，宣悬首蛮陌，以示万里。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’”皇帝举爵一饮而尽，重重地又说：“‘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！’此所以非讨伐呼韩邪不可。不然，将来就要大费手脚了。”

“皇上高瞻远瞩，婢子等莫可赞一词。只是，”韩文踌躇了一会，终于说出口：“唯恐战事没有把握。”

“这你不必杞忧！汉朝如果连呼韩邪都制服不了，还能称为‘强汉’吗？”

“是！婢子失言。”韩文示意林采为皇帝“上寿”。双双举杯，却仍旧由韩文致颂：“婢子等预驾皇上，命将出师，百凡顺遂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

皇帝笑容满面地接受了。又还赐韩文一杯，自己陪了一爵。脸浮大白，

略有酒意，谈兴亦就越发好了。话题不脱讨伐呼韩邪一事。皇帝对陈汤深具信心，所以他如何调兵遣将，不闻不问。极有把握地表示，只待冬去春来，陈汤领数千劲卒，昼夜急驰，一战而胜，只在明年初夏，便可班师。

“长公主出塞，”韩文问道：“不也定在明年春天？”

“定是这么定，到时候看情形。”皇帝答说：“那时，也许走到半路，已闻捷报，重新折回京城；也许根本就不必多此一举。如今——”

皇帝突然顿住，长叹一声，是颇为无奈的神情。林韩二人不知皇帝何以有此表情？虽不敢问，却都现出渴求解答的神色。

“如今只有一道碍，怕到时候太后仍会插手干预。”皇帝惘惘然地说：“怎得想个法子，瞒着太后才好！”

话中有征询的意味，林采与韩文都听得出来。林采持重，不敢多说。韩文却喉头痒痒地，有不吐不快之感。

“婢子妄陈，”她终于说了出来：“要瞒住太后，事并不难。不过，婢子的愚见，与其隐瞒，不如说服。”

“喔！”皇帝乱眨着眼，显得对她的话很感兴趣似地：“韩文，你倒先说，怎的瞒住太后，事并不难？”

韩文刚要开口，林采投过来一个示警的眼色。这使她警觉了！心里也懊悔。宫闱之中的是非，往往由此而生。替皇帝出主意瞒住太后，说起来便是邪谋，便是蛊惑，倘或传到太后耳中，便是一场皇帝都救不得的杀身之祸。这样想着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

皇帝却全然不能体会她如此严重的心境，关心地问：“你是不是冷？来，过来，这里暖和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伸手过来，想拉她到薰炉旁边。韩文有些惶恐失措，又有些受宠若惊，心里失了主宰，行动便有些错乱。及至皇帝一拉住她的手，方寸之间更如一池吹冻了的春水，身子发软，竟一头栽倒在皇帝怀中。

这一下，神智反而比较清楚了，若有人误会她是有意狐媚，那可是洗不清的冤屈。因此，身子一仰，双手一撑，从皇帝怀中滑出来，正襟危坐，满脸赤红地说：“婢子失礼。”

“这要什么紧！你坐过来。”

“是！”韩文恭恭敬敬地回答，膝行两步，靠近薰炉。

“你还没回复我的话，”皇帝提醒她说。

韩文定定神才想起，皇帝要问的是什么？本来是在想法子闪避的，此刻变了主意。因为一本正经地奏对，正好将刚才的失态，掩饰得不留痕迹。

于是略想一想，正容答道：“汉家离宫三十六，幸喜都在关中，最远也不过到凤翔。皇上奉皇太后稍作巡幸，亦不致劳民伤财。倘或陈将军发兵之日，正皇太后游览之时，岂不就瞒过去了？”

“有理，有理！”皇帝拍掌嘉许：“不想你胸中颇有邱壑。定照计而行。”

“不过，”韩文紧接着又说：“如果不须隐瞒，得使皇太后晓然于皇上不能不用兵之故，默赞其成，最得上策。”

“上策是上策，行不通又为之奈何？”

“只要说得动听，皇太后自然接纳。”

皇帝看一看韩文，又看一看林采，将手中的酒爵放下，凭案问道：“听你所说，似乎另有一番见解，倒说与我听听。”

“婢子哪里有什么见解？只不过由皇上的垂谕，想到有两个说法，或者

能够打动皇太后。第一、国家为安西陲，很费过一番经营。如今呼韩邪无礼，如果不早作处置，过去的心血，恐将白费。”说到这里，韩文停了下来，是等待皇帝对她的第一点看法，作个详断，再作道理。

皇帝也很慎重，闭着嘴想了好一会才开口：“这个说法稍微有点牵强，不过意思很好。

拿当初征服郅支，与如今讨伐呼韩邪，作为国家为安西陲一整套的作法，则不但师出有名，而且仍由陈汤领兵挂帅，亦就成了顺理成章事了。你再说第二点！”

韩文受此夸奖，越发矜持，垂着眼，缓慢地说：“第二个说法，或不免违心。不过，虽说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亦须说得通才好。婢子怕这个说法，不易为人同意。”

“且休管！你只说来着。”

“说是：呼韩邪有不臣之心，借故生衅；即令委屈，未必可以求全，就算遣长公主远嫁，呼韩邪恐不会念汉家和亲的恩德，依旧会假借别样名义，移兵侵犯——”

“这个说得好！”皇帝不待她说完，便抢着说：“没有人敢不听。不然——”皇帝亦没有再说下去。因为他想到一个钳制人口的办法，虽有效而近乎不讲道理，此时不便先说。

看到皇帝与韩文如此投机，林采自不免在心底泛起酸味。

但一到她自己发觉，立即自与我谴责，不该有此妒意。当初姊妹结义，曾有盟词，祸福相共。纵或雨露不能均沾，但姊妹得宠，与有荣焉。再说，自己身为大姊，应该处处照应妹子，何可相妒？

这样一想，决定为韩文制造机会。“皇上可要进一瓯醒清汤？”她问。

“好，好！”皇帝很高兴地说：“正在想一瓯酸酸儿的汤喝。”

“婢子即刻去办！”林采顿首告退。临走时向韩文使个眼色，示意她放出手段来笼络皇帝。

等将一瓯用鲜鱼椒酢调制的醒汤做好，林采命秀春送了上去。嘱咐她说：“你说我的手给烫伤了，不能到御前伺候。倘如不问，你就不必多说。”

遣走秀春，又召周祥，是问他倘或皇帝今夜留在上林苑，有何规矩？周祥告诉她说，应该通知掖庭令，皇帝是独宿，还是有人荐寝？召幸的是谁，亦须记在简册，以便将来查考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林采点点头：“皇上今夜大概不会回宫了，你等消息吧！”

接着，她又找来一个掌管寝殿的老婆子，吩咐她准备衾枕，以便皇帝留宿。安顿好了一切，方始去看昭君。

昭君依旧神情萧索，她的心里很矛盾，要避嫌疑，却又忍不住去想林采、韩文与皇帝谈笑，是如何热闹？几次想借故重回筵前，而总觉得不妥。就在这有些坐立不安的当儿，看到林采，心里倒是一喜。

“大姊，你怎么不在皇帝跟前？”

“我是特意避出来的。”林采看了逸秋一眼。

昭君会意了，将她拉到一边，悄然问道：“三妹怎么样？”

“三妹今天可出了风头了。”林采答说：“在皇上面前侃侃而谈，一点都不露怯。”

“喔，”昭君关切地问：“谈些什么？”

这就不便透露了，因为料知昭君不以为然，必起争辩。在此时大非所

宜，所以含糊地答说：“话很多，一时也说不尽。”

“稍微说些我听。”

“是——是大骂毛延寿。”林采赶紧将话题扯开：“皇上对三妹似乎很中意。我想，承恩在今朝，皇上今天大概不会回宫了。”

接着，林采将她所作的部署，都说了给昭君听，昭君的本意就在荐贤代自，听了当然高兴，不过有些替林采委屈。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，却又难以措词，只得暂且丢开。

这沉默而又有脸上心事的神情，使得林采误会了，以为她终究难舍恩情，心生感慨，所以反过来安慰她。

“二妹，你实在大可宽心。照我看，九九归原，到头来，你仍是一位汉家的妃子。”

“大姊，”昭君有些诧异地问：“你这话从何而来？莫非皇上说了什么？”

“皇上对你实在仁至义尽了。二妹，你亦不必固执，军国大事，后宫可以不管，一切听皇上的就是。”

昭君恍然大悟，皇帝仍旧打算兴兵，而且听这口气，林采认为皇帝的决定是睿智的。这是“逢君之恶”，她颇生反感，所以依旧保持沉默。

在林采，这等于是一种试探，见此光景，自然住口不语，搭讪着站起身来说：“我看看去。他们是怎么个情形了。”

所谓“他们”，是指皇帝与韩文。等她走近帷幕，只见秀春向她微微招手，林采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墙边，极轻地掀起帷幕一角，向里张望。

所看到的情景，多少使林采感到意外，皇帝面容严肃，韩文正襟危坐，倒像召见大臣，平章国事的模样。两个人的声音都不高，而林采又隔甚远，所以里面说些什么一无所知。可以确定的是，绝非调笑。

转眼之间，皇帝已站了起来，韩文的动作比他更快，急步走在前面，掀起帷幕。高声说道：“伺候皇上回宫。”

怎的要回宫了？林采旋即想起，自己是假装烫伤了手的，此时不便让皇帝发现，便往屏风后面一躲。好一会听声音静了下来，方始现身。回到昭君那里，只见韩文跟她正在促膝深谈。

“怎么？”林采迫不及待地问：“皇上忽然想回宫了？”

韩文的神情很尴尬，仿佛辜负了他人极大的一番盛意而又无理由可以解释似地。

“莫非皇上生气了？”这是故意逼韩文的一句话。林采也知道，皇帝并未生气。

“说来话长。”是昭君开口，脸上却是感动的神色：“慢慢谈吧，总而言之，越是这样，越让我不安。”

话越来越玄虚了！林采是比较稳重的人，便不急着往下追问，只说：“三妹，我在帷幕外面张望了好半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很奇怪，你跟皇上谈得似乎很深，很认真，倒是谈些什么呀？”

“回头告诉你。”

到得晚饭已过，昭君服了药先自归寝。韩文始斜倚薰笼，将与皇帝所谈的一切，原原本本都告诉了林采。她们真是很尽了一番心，为皇帝与昭君打算，十分周到。首先，她劝皇帝要忍耐一时，上林苑再也休来，而且昭君二字亦最好不提。唯有这样将心上人置之度外的态度，才可以免除太后的顾

虑与防虑。同时，也唯有用这样的态度，才可以挽回母子的情感，而一旦真要用兵之时，太后才有可能同意。

“皇上听了没有呢？”林采插嘴问说。

“蒙皇上喜纳了。”

“今天皇上不愿留在这里，就为的是照你的话，要绝迹于上林苑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韩文又说：“我又替皇上献了一计，果真要攻呼韩邪，宜乎出奇兵。正不妨以送亲为名，瞒过呼韩邪，到了时候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”

“想不到你还懂兵法！”林采笑道：“皇上真该练一队娘子军，就派你当统帅。”

“这是我一时想到，皇上亦不会真的听我。他说，他要跟陈汤去商量。”

“还谈些什么？”

“还有，就谈一开春便奉太后巡幸离宫，以便陈汤发兵。”

“怪不得！这都是一本正经的事。”林采紧接着又问：“皇上对你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怎么样。”韩文脸上发红，显然的，她是害羞不能说实话。

林采当然还要追问：“他有什么表示？”

“应该有什么表示？”韩文反问。

林采不容她闪避，凑在她耳边轻轻问道：“有没有说，他喜欢你，要你陪他？”

韩文羞得连耳根都红了，想起皇帝曾一度探手入怀，便连心都跳得很厉害了。

“别害羞！”林采问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于是，她用极低的声音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他要，我说不好。这里是昭君的地方，应该尊重她。皇上不噜苏了。”

“原来这么回事！”林采又问：“那么皇上可曾说，回宫之后，再来宣召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”林采略有些困惑。凝神想了一会说：“是了！”一定是路太远，宣召不便。

“我有主意了。”

韩文不知道她是何主意？不便问，也不想问。

第二天一早，林采去跟昭君商议，想将韩文送回掖庭。唯一的原因是，便于皇帝宣召。

昭君亦原有此意，不想林采所见正同，自然高兴。不过，韩文是奉旨来此陪伴昭君，仍须奉了旨意才能回掖庭。

“这也不难办到。”林采答说：“我想不如索性由二妹写个表启，送呈御前，请将三妹遣回，岂不简捷了当？”

“这倒使得。只不知如何措词方为得体？”

“是的，这道表启得好好斟酌。我看要这么说，表面上多谢皇上派她来陪伴，如今病已痊愈，不必再陪，暗地里却要有荐贤的意思。”

“说得是！等我来试试看。”

于是昭君提笔拟了个稿子，与林采字斟句酌，认为妥当了，方始用木简漆书，缮写停当，时已近午，随即派人送到未央宫。

韩文这天上午正好也在写家书，对于她两个姊姊的作为，一无所知。到得午膳时，方始见面，只觉肴饌格外丰盛，却再也想不到，昭君有替她“饯

行”的意味在内。

饭罢闲坐，等昭君托故避开，林采才悄悄说道：“三妹，你不妨收拾收拾随身衣服，说不定今天就有旨意，让你搬回掖庭。”

“怎么？”韩文愣了好一会才说：“我完全不明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跟二妹的想法完全相同，如今是该你出头的时候了。”

听林采细说了缘由，韩文的表情，着急多于一切：“大姊，这件事做得鲁莽了！”她说：“能不能把那道表启追回来？”

这下轮到林采大惑不解了，睁大了眼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回头我再讲道理给你听。请先回答我的话。”

“不行！”林采摇摇头：“这时怕已经送到御书房了。”

韩文皱着眉不作声，好久才说了句：“只好另想别法。”

“三妹，”林采不安地问：“莫非我们做错了，错在哪里？你快说给我听。”

“大姊，你应该想得到，兴兵是万不得已之事！与呼韩邪到底不是什么正邪不并存，汉贼不两立的深仇大恨。若是呼韩邪能够慑于汉家声威，臣服求和，自然以和为贵。到那时候，拿什么跟人家和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林采答说：“我也不大听得懂你的话。”

“这也怪我不好。”韩文自责似地说：“我应该早把我的想法告诉你，就不会有这么阴错阳差的事发生。”

“你的想法是什么？”

“我有个想法，一直摆在心里。兴兵必不可免，而和总是要和的。既然和好，自然仍旧结亲。二姊当然不会到塞外，然则不应该有个人替她吗？”

林采到这时候才恍然大悟。内心的感觉异常复杂，既感动又佩服，且还不免自惭与不安。自惭的是思虑不如韩文来得细密，而不安的是怕一着错，满盘输，误了大事。

见此光景，韩文反倒安慰她说：“大姊、二姊的好意。我很感激。不过，皇上或许也可想到，可以留着我代二姊出塞，否则，我面奏皇上亦还来得及挽回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”林采激动地说：“三妹，我真没有想到。你为昭君，用心如此之深，实在了不起！”

韩文强持地笑着，心里充满了一种自豪的感觉。本来一直是随人摆布，一忽儿是掖庭内子，一忽儿是宁胡长公主，一忽儿又回掖庭。女孩儿家娇贵的身份，被折腾得不成样子，如今可是要挺起脊梁来做自己的主了，料定终究仍会以宁胡长公主的身份和番，将来不管会吃多少苦，但叫青史留名，便不枉了这一生！

第二十二章

昭君的表启送到御书房时，皇帝正在召见石显与陈汤，听取军事部署的报告。

“作战计划有两案，”陈汤指着地图说：“一案是大举讨伐，发兵二十万共分五路进兵，此案，有利有弊。”

“慢慢！”皇帝打断他的话问。

“且先说，分哪五路？”

“由北地、上郡、西河、朔方、五原分道并进。”

“这是扫穴犁庭，打算彻底降服呼韩邪救平西域。”

“是！这就是利。”陈汤严肃地答说：“以堂堂之阵，正正之师，扬威域外，边境可得数十年的安宁。此为武皇帝以来未有之大举。”

“弊呢？”

“只恐过费民力。”

“这不是弊，只是窒碍，”皇帝说道：“且说另一案。”

“另一案是兵分两路，奇正相生。”

“不！”石显纠正他说：“是以奇为正，表面发兵的两万，按正规行军，另遣精兵五千，由陈汤沿此山路出击。”

“这就不对了！”皇帝大为摇头：“这座山不是死谷吗？”

“是！”陈汤解释：“由这条路奇袭是表面的说法，臣等意料，这是呼韩邪让毛延寿故意画错地图，以便布下陷阱。倘或信以为真，由这条路奇袭，呼韩邪必在谷中设兵埋伏，是师孙臆在马陵道杀庞涓的故智。”

“不错，然则你何以又明知故犯呢？”

“回奏皇上，臣到此处假装中计，一面另外派兵抄后路，出其不意，直攻呼韩邪大营，必可得手。”

“很好，将错就错，奇中有奇，确是妙计。”

“皇上奖饰逾恒，臣惶恐不胜。”陈汤顿首说道：“这不是臣的矫饰之语，实在是从古以来，并无必胜之算。诚恐到期诸事不能凑手，臣虽身入险地，以死报国，但不能赎臣误国之罪。”

皇帝从他的话中，体味出弦外有音，随即问道：“你说到期怕诸事不能凑手，那么，要怎么样你才能凑手呢？”

陈汤想了一下答说：“皇上怨臣冒昧妄陈之罪，方可畅所欲言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！你的忠勇智略，我了解得很，有话你尽管说好了。”皇帝又说：“你要诸事凑手，无非要我授予充分的职权，这一层，你不必顾虑，我早就预备这么做了。”

“多谢皇上识臣遇忱。”陈汤看了石显一眼，略有些踌躇地说：“不过事情很为难，臣当先锋之任——”

“不！”皇上打断他的话：“你挂帅印。”

“臣不能挂帅印！”陈汤脱口相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主帅为三军观瞻所在，行动须受拘束。臣致胜在奇袭，行踪不得为人所知。所以，不宜当主帅。”

“嗯，嗯，言之有理。”皇帝问道：“你看，谁可以挂帅？”

“臣不敢妄保。”陈汤又说：“但如主帅不明臣的策略，臣又不便明言，事到临头，只要有一点照顾不到，就会功败垂成。”

“我懂你的意思了！你的想法不错，这一计全靠滴水不漏，保密到家，才能成功。你的意思是希望有一个彻底了解全盘计划的人挂帅？”

“是！皇上圣明！”陈汤答说：“臣正是此意。”说着又看了石显一眼。

这是暗示，皇帝心领神会。看石显似乎莫知莫觉，便暂不说破。只点点头答道：“我自自有道理。你再说还有什么为难之处？”

“臣尚有难处，但愿是无根的杞忧，臣怕发兵之前，皇太后有懿旨干预。”陈汤的脸色非常严肃：“若非谋定后动，而在命将出师之时，突生阻挠，则以呼韩邪在京城所布谍探之广，必然窥破弱点，因而不逞之心大炽，真个兴兵犯境，岂非自召其祸。”

这一说，皇帝与石显都动容了！到底是大将，顾虑周到，看法深透。皇帝不由想起韩文的话，立即作了决定。

“有人亦曾想到这一层，不过利害关系，没有陈汤说得透彻。办法是有一个，原来我还在考虑，如今势在必行了！”皇帝说道：“你们将发兵的日期决定下来，我可以算好日子，奉太后巡幸离宫，这样就可以避免懿旨干预了。”

“发兵的日期须视长公主出塞的日期而定。”石显踌躇说：“这一层尚须请旨。”

原来昭君和番一事，一变再变，连石显都有点迷迷糊糊，说不出一个究竟。他只知道，皇帝最终的目的，是要迫使呼韩邪自动让步，不再坚持昭君下嫁，而表面上只是一句话，明年春天送亲。究竟是不是真的遣送，等陈汤一战成功，昭君中途折回，还是李代桃僵，由韩文冒充公主，或者根本不送，只以兵戎相见？都还须讨得皇帝口中一句确实的话。

在皇帝，却被石显的话所提醒，想起韩文的建议，“有人献计，不妨暗遣精兵，以送亲为名，到了地方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”皇帝问道：“你们以为这个想法如何？”

“似乎有欠光明正大。”石显答说。

“陈汤呢？”

陈汤的表情，与石显正好相反。石显是觉得这种想法，未免可笑，而陈汤一无笑容，是认真在想的神气。

“容臣考虑以后，另行回奏。”

“好！你去仔细考虑一下，看此计究竟可行与否？送亲一事，等陈汤考虑有了结果，再研究。”

“是！”石显答说：“不过，陈汤先前所奏，他只能当先锋，不能挂帅印。伏祈皇上留意，早早派定主帅。”

皇帝笑了：“早到此刻就派，如何？”

“如果宸衷早有定算，伏乞赐示。”

皇帝因为心情愉快，而石显是宦官出身，打皇帝做太子时，便是侍从，有时出以弄臣的姿态，所以皇帝戏谑地用手遥指，而目光收拢，手指内移，最后指向石显的鼻尖说：“就是你！”

石显惊惶失措，连声说道：“臣非其选，臣非其选！臣不谙兵事，何堪主帅之任？”

“我知道，”皇帝仍然是逗弄的神情：“你是怕吃苦。”

这一说，石显不敢再推辞。而皇帝也实在说到了他心里，想起枕戈待旦，寒衾如铁的苦况，不由得就愁眉苦脸了。

“你不必愁！”皇帝倒有些于心不忍，“有陈汤替你当先锋，你这个主帅不过摆摆样子，尽可以缓缓行去。春二三月，风景正好，只当郊游。”

“臣受皇上付托之重，岂敢如此掉以轻心。臣唯恐才具不胜，误了大事，绝非畏难怕吃辛苦。”

“这样最好！你绝误不了大事。”皇帝转脸问说：“陈汤，你看我选石显为帅，可算适当？”

“适当之至！若得石中书力帅，臣甘愿听命。”

“你听见没有？”皇帝这次是很郑重地问。

“是！”石显无奈，唯有硬起头皮答应：“臣愿竭余年，勉效驰驱。”

“你别怕！决不会让你把老命送掉。”皇帝又说：“你该这么想，你有别样功劳，就是没有军功。这趟挂帅，奏凯而还，岂不是锦上添花？”

“多谢皇上裁成。臣有生之年，皆是报国之日。”石显比较高兴了。因为想到皇帝那句“锦上添花”，料知这趟辛苦，不会白吃。加官晋爵，犹在其次。若得长保相位，于愿已足。

黄昏时分，数骑快马到了上林苑，领头的是掖庭令孙镇。

这当然是昭君那道表启的反应。但情况已有变化，韩文的苦心，林采已经深知，昭君却不以为然。所以此时孙镇求见，应该如何应付，姊妹之间，还须作一番斟酌。

“二妹，你应该成全三妹的苦心，想两句话将孙镇搪塞走了算了。”

“三妹的苦心，我自然感激。不过，你我姊妹一体，三妹有此承恩的机会，岂可错过？大姊，”昭君故意宕开一笔：“走一步，算一步。到时候见机而行，如何？”

这句话提醒了韩文，随即接口：“二姊的话不错。果然是来宣召，等我见了皇上再说。”

林采与昭君都懂她的意思，要将她的看法，面奏皇帝，一切都由皇帝决定。事到如今，除此更无善策，昭君便点点头说：“三妹，凡事不可强求，到了御前，千万休执拗。”

商量定了，昭君接见孙镇。果然，是奉旨宣召韩文入宫。

由于为时已晚，车行迟缓。孙镇歉意地表示，希望韩文骑马入城。

“这，”昭君说道：“可不知道她会不会骑马？”

“会，会！”

“孙公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韩姑娘跟人说过。我都打听过了。”

“孙公办事真细密。”昭君又问：“皇上可还有别的话？”

“皇上说，长公主的表启已经看到了，一切都等召见了韩文再说。”

“喔，”昭君有些不放心：“皇上的意思是，召见韩文有所垂询呢，还是要给她封号？”

所谓“给她封号”，当然是召幸以后的事，这在孙镇就无法回答了，想一想说：“这要看韩文自己了。”他笑一笑不再说下去了。

孙镇的意思是很明白的，如果韩文如花解语，似玉能言，能使君王忘忧，自然就会一步登天，否则，纵不致获咎，必不能得宠，昭君心想，以韩文的性情，爽朗有余，娇柔不是，加以有心内避，只怕难谐好事。那时送回掖庭，不免太屈辱了她。

这样一想，便向孙镇提出要求：“倘或只是有所垂询，召见以后遣回。孙公，请你仍旧让她回上林苑，如何？”

孙镇面有难色，“如果别无旨意，自然可以照办。”他说：“只怕皇上交代下来，岂敢违旨？”

“不会的，皇上很看重韩文。决不会非拿她送回掖庭不可。”

果然如此，请孙公代奏，就说昭君改了心意，请皇上仍将韩文送回上林苑来作伴。”

“这倒使得。”

一语未毕，韩文已由林采相伴而来，盛装高髻，别有一番雍容华贵的气派。孙镇暗暗喝一声采，起身相迎。

“二姊，”韩文带些羞窘地笑道：“大姊拿你的胭脂不心疼，都堆在我脸上了。”

“是要浓妆才好。”昭君也笑着回答：“我跟大姊等你的喜信。”

韩文越发羞得头都抬不起来。昭君便趁势替她理一理头上的金步摇，然后取一幅鲛绡，轻轻拢在她头上，因为此去骑马，怕九陌红尘，染污了她的头发。

第二十三章

韩文不知道这是未央宫的哪座殿，但知必是寝殿。绛蜡高烧，帷幕深，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慌，浑不似在上林苑，在路上那样子有把握了。

“姑娘，”一名花信年华的宫女含笑说道：“请卸妆吧，皇上在御书房批阅章奏，总得二更时分才会驾到。”

“不！”韩文直觉地答道：“等皇上驾到了再说。”

怎么叫“等皇上驾到了再说”？那宫女颇有新鲜之感，因为从未听到过有那一个召幸的掖庭女子，有此说法。

看到她的笑容收敛，韩文知道自己的话说得太硬了些，便陪笑问道：“姊姊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阿连。”

“连姊姊——”

“姑娘，不要这么叫我，不敢当。叫我名字好了。”

“不！”韩文不自觉地还是执拗的语气：“我只叫你连姊姊。”

阿连无奈，只好报以苦笑。“姑娘，”她说：“当着皇上，可千万别这么叫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皇上不喜不分尊卑，胡乱称呼。不然，姑娘你反而害我了。”

“真是如此，我自然当心。此刻叫叫不要紧，连姊姊，我想我还是衣饰周整的好。因为，皇上有许多话问我。”

这又是阿连所不解的，想了一下问道：“姑娘必是懂音乐的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皇上在寝宫，除非谈音乐，不会谈别样。”

于是，韩文矜持地笑了，这表示她正是懂音乐的。

阿连不作声了，心里在想，能懂音乐更易得宠，应该小心伺候。当即问道：“姑娘来了以后，还未用膳，一定饿了？”

“不，我不饿，你不必费心。”韩文又说：“我要什么，自然会不客气告诉你。”

这句话等于明告阿连，休再絮聒。她很知趣地答应一声悄悄退了出去。

韩文依然在灯下默然端坐，不过心境却不同了。由于阿连的提醒，她

想起皇帝深好音律，自己有一番谏劝的话，不妨就其所好，相机设喻，比较易于见听。

于是一个人搜索枯肠，从记忆中去找到好些故事，腹稿打得差不多了，皇帝也到了，传呼之时，正是鼓打二更。

见驾行礼便使得皇帝大为注目，因为浓妆艳抹，与前一天所见的雅淡风韵，恍如换了个人似的。

“荆襄真的出美人。”皇帝笑道：“荆山璞玉香溪水，钟灵都在女儿身！”

韩文微笑不答，抬眼看一看皇帝，仍旧将头低了下去。

“你何不御妆？也轻松些。”

“以礼事君，不敢褻慢。”

皇帝一愣，掖庭女子向来以色事君，这韩文竟道是“以礼事君”。然则自己是不是也该以礼相待呢？心里这样反应，尚无结论，而身子却不由得坐正了。“韩文，”皇帝说道：“可惜了，你是女儿身。”

“圣意何在，窃所未喻。”

“如果你是男子，一定是我安邦定国的良臣。”

这一说使得韩文真个有受宠若惊之感，睁大了一双眼，似笑非笑地只望着皇帝。

“你说以礼事君，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。礼以制情，此刻你我相处，莫非于礼不合？”

“婢子出言无状，惶恐之至。不过既蒙皇上以‘女儿身’为惜，婢子自不敢妄自菲薄，以掖庭女子所以事君者事皇上。”

皇帝暗暗点头，自觉质问她的话，相当厉害。不过她竟然针锋相对，振振有词。这样一转念间，觉得有此人把酒纵谈，亦是消遣长夜的一法。于是拉一拉手边的丝绳，帷外玉簪泫泫，随即有人奉召而至，正是阿连。

“置酒！”

“是！”阿连答应着，又加了一句：“韩姑娘尚未晚食。”

“喔！为什么？”皇帝看着韩文问。

不想吃饭，自然是因为胃纳不佳，不须有何特别的原因，韩文觉得无从回答，皇帝亦就不多追问。好在上方玉食，即便是宵夜，亦比民间富家的正餐来得丰盛。待一会撤馔以赐，就可以让她果腹了。

寝宫中另设膳房早就有预备的，所以咄嗟立办。贵人尽皆肉食，何况是天子。但韩文却甘于蔬食，因此对于皇帝所赐的珍馐，反有无福消受之感。

但本乎“长者赐不能辞”之义，韩文只好努力加餐。而皇帝却以为她健于饮啖，所以当一座小鼎捧上来时，他闻见香味，便即笑道：“你的口福不错！今天有炮豚。这是天下的至味，连昭君都不曾尝过。”

韩文听说过炮豚的做法，是用杀净的猪或羊，腹中塞满干枣，外面用苇竹包好，糊满黏土，在火中烤透，剥去泥草，将已熟之肉切成大块，糊上米粉下油锅炸，然后置于小鼎，在大汤镬中隔水炖三天三夜，调酱而食。香、嫩、鲜三字俱全。老饕一提起炮豚就会掉口水。

可是韩文却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因为过于油腻。皇帝看她停箸不食，少不得又要问：“何以不下箸？”

“是——”韩文灵机一动，作了违心之言：“皇上曾道，长公主亦未尝过这天下的至味，婢子何忍下咽？”

“你们姊妹倒真是情深。”皇帝嘉许地说：“不过她有许多享受，是你没

有的，今天就一味炮豚占了她的先，亦不算过分。”

“总觉于心不安，”韩文紧接着说：“婢子斗胆上言，异日侍宴时，愿与长公主享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皇帝欣喜地说：“你的愿望一定可以达到。不过，那时候不是与长公主同享，而是与明妃同享。”

提到这话，韩文立刻转为严肃的脸色，用低沉抑郁的声音说：“但愿如皇上所望。”

“怎么？”皇帝的笑容逐渐消失：“怎么说是但愿？有什么不可抗的阻力，不能让昭君成为明妃？别人不知道，你不是很了解我的计划吗？”

“是，婢子辱承皇上以大事垂询，惊宠莫名。只是细细想去，使外藩畏威，非长治久安之计，总还要让他怀德才好。”

“你这话倒也有点道理。”皇帝语气平静下来：“你倒说，怎样才能让呼韩邪怀德？”

“无非仍坚婚姻之约。”

“什么？”皇帝指着韩文问：“你说的什么？”

韩文知道皇帝误会了，以为“仍坚婚姻之约”，便是遣嫁昭君。情急如此，着实可笑。

但嘴角刚一牵动，立刻警觉，这是失礼不敬，因而尽力忍住。那模样就显得很怪了。

第一句话误会了，第二句非说得很清楚不可，韩文觉得有个说法，言简意赅，一说就明白。

“虽然重申婚姻之约，仍用李代桃僵之计。”

“原来你是这个意思！”皇帝问道：“是谁代替昭君出塞呢？”

韩文觉得皇帝这话问得多余，但不能不答：“婢子愿意效劳。”

皇帝点点头：“将来再说吧！”

谈了半天，落得这样一个结论，韩文不免觉得泄气。而皇帝的兴致却很好，频频举爵，已颇有酒兴了。

韩文有些着急，因为看样子，今夜是要留下来了。一承恩宠，那李代桃僵之计，即使不会成为画饼，但掖庭之中，再要找到一个能够冒充昭君而可以乱真的女子，却颇不易。因此，她觉得刚才的献议，仍应重提，好歹要弄出一个确实的结果来。

“韩文，”皇帝问道：“昭君妙解音律，她的琵琶，是胡地名师所授，确是不同凡响。

你呢，你们姊妹，可从她那里学到一点什么？”

这谈到自己有所准备的题目上来了。韩文从容答道：“婢子略解琴趣。”

“喔！”皇帝的神情，显得有些惊喜：“想不到你会鼓琴，我倒要领略一番。有一架好琴，你可以试一试。”

这架琴有六尺长，十三弦二十六徽，琴身用七宝装饰，华丽非凡。上有一句铭：“璠琦之乐。”

“你知道不知道这架琴的出典。”皇帝问说。

“婢子愚陋。”

“等我来告诉你，当初高皇帝提三尺剑斩蛇起义，首破咸阳，迳行府库，只见暴秦所遗金玉珍宝，不计其数。这架琴便是其中的珍玩之一。”

“既是高皇帝所遗。婢子不敢抚玩。再者，琴长六尺，安十三弦，亦非

婢子所能鼓。请皇上另外赐琴。”

听得这话，皇帝不免失望：“原以十三弦琴，无人能鼓，指望你或者会。”他说：“如今只好仍用七弦琴。”

话虽如此，韩文的琴艺是不坏的。入手便觉不凡，使得皇帝不能不凝神静听。

一曲玩罢，韩文援琴唱道：“四裔既护，诸夏举兮；国家安宁，乐无央兮；载戢干戈，弓矢藏兮；麒麟来臻，凤凰翔兮；与天相保，永无疆兮；亲亲百年，各延长兮。”

韩文的琴艺平平，歌喉却宛转嘹亮，但正如她的为人一样，劲爽有余，却缺少缠绵低徊的韵味。

话虽如此，皇帝还是抚掌称善。然后笑道：“只可惜这种歌词，没有什么意味！”

“国家安宁，其乐无央。婢子献此曲以为祷颂。”

“这还罢了。”

“武皇帝的圣武神功，诚为旷古所无。可是匈奴毕竟未灭，”韩之略停一下说道：“当年群臣奏请在西域轮台一带，驻兵屯田，武皇帝曾有诏令，想皇上必然省记？”

“倒不太记得了，你念来我听。”

“是，婢子敬为皇上诵之。”韩文略停一下，朗然肃然地念道：“‘乃者贰师败，军士死众虽伤，悲痛常在朕心。今又请远田轮台，欲起亭隧，是扰劳天下。非所以优民也。朕下忍闻！当今务在禁苛暴、止赋敛、力农桑、养马补缺，毋怠武备而已！’”

武帝当年的这几句话，在韩文以冽然的声音念来，格外容易深入人心。皇帝愀然动容，好半晌作不得声。

这一来，韩文却有些不安，怕自己直谏太过，反而激出皇帝的意气来。

“韩文，”皇帝终于开口了：“我实在不大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曾劝我用兵，此刻却又说了许多用兵苦民的话，不是出尔反尔吗？”

这话，韩文不能承认。“出尔反尔，便是欺罔。婢子虽愚，绝不敢如此。”她说：“婢子曾建议出奇兵，扬天威。不过婢子亦曾谏劝皇上，用兵之外，亦须怀柔。畏威怀德，相互为用。并非一味劝皇上大张挞伐。”

“这还罢了！”皇帝想了好一会，点点头说：“我接纳你的想法，讨伐之后，仍旧约以婚姻。”

听这一说，韩文自不不得得意，脸上绽开笑容，越觉得明爽可人。皇帝倒有些动心了，不过为了成全她的志向，只有自己克制。

“我曾说过，我中国第一流人才，绝不能流于外邦。昭君自不必说，像你，容貌、见识、志气，又岂能归于第二流？”

“皇上过奖了。”韩文顿首拜谢。

“我觉得你远至塞外，也很可惜。”皇帝很严肃的喊一声：“韩文！”

“婢子在。”

“我有几句话问你，你要老实回答我。”皇帝紧接着说：“我不是说你会讲假话，我是怕你在人情上觉得不好意思，勉强应承，那样对人对己，乃至对国，都不大好。”

“是，”韩文感动地答说：“皇上体恤深微，婢子感激不尽，必当遵旨，照实回奏。”

“好！我先问你，你是不是觉得只有你才能假充宁胡长公主？”

“是！”韩文当仁不让地回答。

“你倒说些理由给我听。”

韩文略想一想，从容答道：“第一，婢子与长公主幼同乡里，口音及生活习惯，尽皆相同，不致令人生疑；其次，长公主的身世，婢子完全了解，如果呼韩邪谈起，不至于露出马脚；再次，若有人不愿出塞，只以奉旨行事，不得不从，日久天长，偶发乡思，致呼韩邪得知真相，此事所关不细，婢子自愿代长公主远行，情形不同，可保无虞。”

“嗯、嗯，你的话很实在。”

“婢子还有两个原则，不过听来似乎狂妄。”

“不要紧，你有什么说什么，我自会裁度。”

“是，”韩文答道：“既谓之和亲，自然要劝呼韩邪永远驯服。此中有许多大道理，或者不是一般人所能道的。”

“这，一点不错！”皇帝深深点头：“我很知道。”

“再有一层，若说以假为真，随机应变，能够消释呼韩邪的误会。婢子自觉亦颇有几分把握。”

照此说来，共有五个原因之多。除非根本不谈和亲，或者虽和亲而不是以宁胡长公主下嫁，否则除却韩文，更无适当的人选。

然而皇帝犹有一两分不能同意，为的是总替韩文有些可惜。想了一会提出一个新的办法。

“韩文，我面奏太后，另外给你一个封号，你用你自己的真姓名和番，如何？”

韩文的心一跳，暗暗在想：这是“固所愿也，不敢请耳”。可是，万一呼韩邪坚持，仍非宁胡长公主不可，又将如何？

于是她拜谢着说：“蒙皇上格外矜怜，感激下忱，非言可喻。只是婢子的身份，暂时还是不要确定的好。”

皇帝想通了其中的道理，不再勉强。心里在想，既不能加以封号，唯有多赏珍异之物，酬谢她这片纯挚的忠义之心。

“韩文，”皇帝用极富感情的声音说：“你的苦心，我实在不能辜负；可是我也实在不愿意放你回去，我的心，你应该了解。”

“是！”韩文低着头轻声回答。

“今天夜深了，你总不能再回上林苑。”

“启奏皇上，”韩文抢着说道：“婢子有不情之请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仍请皇上派人，将婢子送回上林苑。”

皇帝略想一想，准了她的要求：“好，我就派人送你回去。”接着，拉动唤人的金铃，将周祥召来问话。“孙镇还在不？”

“尚在候旨。”

“传我的话，让他持我的节去见城门校尉，开城将韩文送回上林苑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还有。”皇帝一面想，一面说：“赐韩文玉环一双，彩锦十端，金步摇一支。”

“回奏皇上，今夜怕来不及了。”

“明天送到上林苑好了。”皇帝心想，所赐之物只有三样，应该成双才好，

但一时想不起还有什么适当的东西，便问韩文：“在上林苑，你最喜欢哪一处？”

“上林苑周围三百里，说不尽的美景如画，婢子竟不知何处最好。”

“当然是靠近宣曲宫的，你想想，最喜欢哪一处？”

上林苑中，宫观台榭甚多，宣曲宫在昆明池之西，临水变曲，音节特美。皇帝因为昭君妙解音律，所以指定她在宣曲宫。韩文将此宫附近的形势回想了一下，找到一处了。

“婢子以为宣曲宫之南的扶荔宫，最堪流连。”

“你很会挑！”皇帝微笑着表示嘉许：“此宫是元鼎六年，破了南越以后所修，内多奇草异木，可惜，荔枝始终没有种活。如今，就赐你住扶荔宫。”

原来问她喜爱何处的用意在此！韩文喜出望外，笑盈盈地上拜：“蒙皇上厚恩，荣耀无比。”

“好好去吧！过几天我再把你接来谈谈。”

于是韩文拜辞皇帝，由周祥领着出殿。等孙镇迎了上来，周祥将皇帝的话，一一交代清楚，很客气地向韩文说道：“韩姑娘请当心，夜深天寒，着了凉不是耍的。”

孙镇却纳闷，第一、皇帝何以不留韩文侍寝？第二、如说韩文忤旨，却又何以有这样的厚赐？第三、既有如此厚赐，又何以不赐封号？而以掖庭女子，赐住上林苑扶荔宫，也是件于礼制不合，情理不通的事。

不过，有一点他是想通了，韩文很受皇帝的重视，因此，他亦格外巴结，亲自照料她上车，然后领了作为天子使者身份的节，骑马先到城门校尉的廨署，宣旨开城，顺便要了一队兵，火炬辉煌，马蹄奔腾，将韩文护送到上林苑。

那一队兵有二十多人，二十多枚火炬照耀，目标很大。上林苑的监丞得报，以为皇帝深夜驾到，来看昭君，急忙起身，

束具扎带，迎将出来，不道却是韩文。

“监丞，”孙镇将手中的节一扬：“看到了没有？”

“原来是钦使！”监丞跪下答道：“听宣圣旨。”

“奉旨：赐掖庭女子韩文住扶荔宫。”

“遵旨。”监丞站起身来，有些茫然。

“你赶快把扶荔宫收拾出来！”

“不必、不必！”韩文急忙拦着孙镇的话说：“等明天再收拾。今夜，我仍住在宣曲宫好了。”

“是、是！”监丞躬身说道：“不必下车，径驶宣曲宫好了。”

“请你不用管我。”韩文指着士兵们说：“他们都辛苦了，请你酒食慰劳，明天我自送一切费用给你。”

“这不消韩姑娘费心，照例要接待的，小事、小事！”

“小事”当然交给手下去办。监丞的“大事”是护送韩文到宣曲宫。孙镇亦是如此，尽管韩文一再辞谢，而他坚持要将她送到宣曲宫，当面交代给昭君，才算达成皇帝交付的任务。

于是车声辘辘，沿着昆明池向西而去。到得宣曲宫，已是曙色初现。昭君与林采都正好梦方酣，为宫女唤醒，急切间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？急急披衣出迎，看到韩文满面春风，方始安心。

“怎么在这时候，突然回来？”昭君问道：“莫非……”

“二姊，”韩文抢着说：“一切都等回头细谈。如今请二姊先接见掖庭令，他有话面陈。”

于是昭君重新穿着整齐，方始出见。一看孙镇持着节，立即又转到下方，准备跪听宣旨。

“没事、没事！”孙镇赶紧解释：“孙镇持节为使，与长公主无关，只是以掖庭令的身份，来向长公主复命，韩姑娘未蒙皇上留下，所以我仍旧护送她回上林苑。不过，韩姑娘虽未留在宫中，却另有恩命，孙镇顺便来报喜。”接着，他将皇帝对韩文的赏赐，说了一遍。

昭君有着意外的惊喜，向孙镇及监丞道了谢。等他们一走，随即赶到韩文哪里，只见一屋子的人——都是来赶热闹的宫女，看见长公主来了，一个个逡巡退去，只剩下林采及奉命为韩文执役的两名宫女了。

“三妹，恭喜，恭喜！”昭君含笑道贺：“想来奏对称旨，今天必还有赐封的后命。”

“不！二姊，不会有的。”

韩文一面卸妆，一面细谈与皇帝见面的情形。林采与昭君都十分惊异。尤其是昭君，想不到她对匈奴的了解，竟比自己还多。

“事到今天，情势才算明显，将来的一切，大致就是这个样子！”林采说道：“我们姊妹三个，大概还有七八个月的团聚。良辰无多，不要辜负才好。”

昭君同意她的说法——开春就会用兵，奏凯议和，总在初夏时分可以获得化干戈为玉帛的结果。然后新凉天气，送韩文出塞，算起来确是只有七八个月的团聚。

“大姊，”昭君感动而不安地说：“三妹这样替我设想，我真不知如何以为报？”

“倒也不是全为二妹，”林采另有看法：“三妹是一片报国的忠忱。”

不管她是忠君报国，还是为了成全昭君，反正自愿作寒荒万里之行这件事，即以须眉而言，勇气亦为常人所不及，何况巾帼？至于姊妹情深，一别恐永难再见，离愁特重。唯有在这七八月的聚首之中，尽量相慰，更是林采与昭君共有的感觉。因此，这两个做姊姊的人，从这天起，几乎与韩文寝食不离，形影相共。

第二十四章

陈汤的作战计划又作了一次修改。主要的是根据皇帝的意思，以少量的兵力，求最大的战果这个宗旨，重新部署。

计划中只动用五百精兵，而以极端机密与准确的行动，劫持呼韩邪个人。然后由皇帝特颁恩命，不但释放，而且仍许他作妹婿。这样才能使得呼韩邪心悦诚服。

以五百精兵而能获此结果，皇帝是绝不会再受到任何批评的。但是，能不能有这样的结果，当然是件可怀疑之事。

“你有多少把握？”皇帝很认真地问陈汤。

“臣不敢说。”陈汤答说：“如果照臣的计划完全办到，有十足的把握，

否则一点把握都没有。”

“启奏皇上，”石显插嘴说道：“此事非成即不成，并无第三个结果。”

胜有大胜小胜，败有大败小败，甚至不胜亦不败。而照陈汤的计划，不是劫持呼韩邪获得大胜，就是包括陈汤在内的五百人全军覆没。其间的关系甚大，皇帝不能不慎重考虑。

“成败的关键，决于将出发之时。”陈汤为皇帝进一步指出：“如果一切都能表现出和亲的诚意，能够瞒得过毛延寿，就能瞒住呼韩邪，致胜可必。否则，不如不行此计划。”整个计划的要点，就在瞒天过海，要连太后都能瞒得过。

这一点，皇帝倒是可以同意。但为了求其“真有其事”，让昭君从众目睽睽之下，登车出京，换马出关。这一点，皇帝始终不能放心。

“欲先取之，必先予之。”石显劝皇帝说：“臣极信任陈汤，愿皇上亦复如此！”

石显说话一向谨慎，这句话却失言了，皇帝怫然不悦，“莫非我就不信任陈汤？”他很严厉地诘责：“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倒还我一个证据看。”

石显知道话说错了，顿首请罪：“臣出言无状，请皇上治以应得之罪。”

皇帝当然不会真的怒不可遏，只是方在用兵，需要陈汤出死力之际，怕因为石显的话，而引起误会，纵非寒心，亦会泄气，所以这时候亦仍是着重在解释。

“陈汤的忠勇，我所深知，怎会不信任他？我只是怕出一点差错，全功尽弃。”皇帝停了一下又说：“长公主身体甚弱，如果长途跋涉，中途致病，岂非会误了全局？所以我觉得应该从长计议，不是对陈汤的计划怀疑。”

陈汤已深切了解皇帝的用心。宰相为他差点受责，而皇帝又这样唯恐他误会，说起来实在令人既感激，又不安，因而赶紧俯伏在地，惶恐地说：“皇上不以臣为不肖，天语褒奖，愧感无地。臣所计划，原有不切实际之处，容臣再细加筹划。”

“也好！反正时候也还早，计划亦不费事，尽不妨从容计议。”

等退出殿来，陈汤又向石显道歉，对他的全力支持，也表示了谢意。可是谈到计划，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修改之处。

“嗨，陈将军！”石显颇为不满：“既然计划无可修改，你怎么在皇上面前又另是一套话呢？”

“不是那么说，圣怒不解，莫非真的再让中书受责备？”

“说起来倒是为我！”石显苦笑着说：“也罢，且回我那里好好商量去。”

“是！”陈汤紧接着又说：“不过，到得相府，中书跟我应该是怎么一个脸色，最好先说好。”

“何以呢？”石显问了这一句才想到：“是为了毛延寿？”

“是啊！毛延寿日夜在窥视，虽然机密保持得很好，可是脸上也应该瞒得住他才是。”

石显点点头，一面想，一面说：“今天我们联袂入宫，他当然想像得到，是为对付呼韩邪一事，有了结果。他当然希望知道你我见了皇上以后的结果。那么，他是希望知道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？”

“他一定想知道，皇上到底批准了计划没有？如果批准了，他就一定会千方百计去刺探，计划的内容是什么？那时候，也许有可以利用之处。”

“说得是！”石显同意：“我们就当皇上已批准了计划好了。”

于是到得相府，石显与陈汤脸上都是欣然有喜色的样子。

不过毛延寿也很谨慎，根本就不照面，只是从相府下人的动态中，去窥探主人的情绪。

这天厨房里大为忙碌，庖丁忙得满头大汗，因为“相爷”好像格外高兴，忽然想起要吃烹牛头。现宰现做，颇为费事，却又不能让宾主枵腹以待，还得另外预备肴馔。而且既有贵客，又不能不讲究些，这样就等于同时调制两顿晚膳，自然忙得不可开交了。

毛延寿心想，若非有极得意之事，石显不会有此兴致。这一得意之事，是又必与陈汤相关。连日以来，石、陈二人同在密室中，计议通宵，当然是有关进兵的大计。如今进宫归来，兴高采烈，不言可知，是皇帝深为嘉许。然则那个进兵的计划是怎么拟的呢？

这不急，他在心里说，慢慢儿等看出端倪来，再研究如何下手盗取计划。对沙漠用兵，总是春去春回，连调兵遣将，也是个把月以后的事。

哪知他不急，陈汤却心急，告知石显，派人来唤毛延寿有话说。

毛延寿行了礼，石显指一旁说道：“你就坐在这里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不，”陈汤指着他左首说：“不如坐这里，说话方便。”

客人上坐，主人侧座相陪。如果坐在主人下首，与客人相隔甚远。此刻改了位置，与石显相对而坐，不但与陈汤的距离拉近，而且身分也抬高了，是陪客的地位。

“毛司务，干一杯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毛延寿受宠若惊地干了酒，又敬陈汤。

“毛司务你知道的，我转战大漠南北，唯独对呼韩邪国的地形不甚熟悉，要向你请教。”

“陈将军言重了，我在呼韩邪国逗留的日子不多，也不算太熟悉。既蒙将军垂问，我唯有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“原该如此！”石显插进来说：“毛延寿，‘知之为之知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！’你不可说一句假话，或者自作聪明加上些枝叶，那一来会误了陈将军的大事。”

“相爷，请放心！毛延寿不敢。”

“我想你也不敢！”石显又说：“你的胆子虽大，还没有大到敢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的地步。”

“相爷说笑了！”毛延寿神态自若地：“除非我不是人，是禽兽，会心向他人？”

“不会、不会！”陈汤是非常信任的态度，“毛司务，我想问问呼韩邪一家的情形。”

“是！请陈将军吩咐。”

“呼韩邪有几个儿子？”

“很多！”毛延寿想了一下答说：“二十三，还是二十四，记不清了。”

“你都见过？”

“不！见过十来个。”

“照你看，哪个最能干？”

毛延寿不即回答，想一想反问一句：“我不知道陈将军是指哪方面的才干？有的会畜牧、有的会经纪、有的会打仗，情形不一。”

“我是说，将来哪个可以继承呼韩邪？”

“那大概是老二。”毛延寿说，“老二会识人、会用人，够资格治国的。”

“老二对我们汉朝怎么样？”

“不好！”毛延寿摇摇头：“对汉人的成见很深。”

“喔！”陈汤略一沉吟：“那么，对汉朝好的呢？”

“是老大。”

“老大的才干如何？”

“也还可以。”

“老大孝顺不孝顺？”

“最孝顺不过。”

陈汤与石显对看了一眼，眼中皆有失望的神色。这就使得毛延寿越发好奇了！不过，他不敢开口动问究竟。

“呼韩邪最喜欢哪一个儿子？”

“是排行十七的小儿子，说是最像他。”

“最不喜欢的呢？”

“老八。”

“老八对老子如何？”

“这就是件怪事了！”毛延寿说：“呼韩邪不喜欢的这个儿子，偏偏对老子很孝顺。”

“那么，”石显插进来问说：“最不孝的是哪一个？”

“老五。”

“老五才干如何？”石显紧接着说：“我是指领兵打仗。”

“还可以，很勇敢的。”

“智谋呢？”

“不行！是个草包。”毛延寿摇摇头。

“那就难与图大事了！”石显对陈汤说。

于是宾主两人，相对蹙眉，仿佛遇见很棘手的事似地，过了好一会，陈汤突然问毛延寿：“毛司务，呼韩邪那许多儿子之中，哪个跟你比较好？”

“老大。”

“老二呢？”

“老二也——”

毛延寿本想说，“也还好”，话到口边，想起自己说过，老二对汉人的成见很深，为什么对他这个汉人还好？追根究底问下去，自己在塞外的原形就会完全暴露。因此，突然咽住，另想别的说法。

“老二也是一样，对汉人总是好不到哪里去的。”

“那么，”石显问说：“老五呢？”

“老五跟我很合得来。”

石显望着陈汤点点头，陈汤不作声，摆出凝神静思的样子，及至开口出来，即让毛延寿吓了一跳。

“老毛，”他改了称呼：“我跟相爷在筹划，想在呼韩邪内部策反。老五是草包，只要有人替他做军师，一样可以成功。这个军师，我看，老毛，非你莫属。”

毛延寿楞住了，“陈将军，”他问：“你是要我去策劝老五反他老子？”

“对！老五不是很不孝吗？他一定肯做这件事，何况跟你的交情不坏。”

你去了，悄悄儿跟他说，汉朝支持他，到时候会派兵接应。至于一切细节，我们再商量。”

在他说这段话时，毛延寿已经想好了答复，乱摇着双手说：“陈将军，别样吩咐都可以从命，这件事不行！因为第一、我是假托水土不服的理由回来的，无缘无故又跑了去，呼韩邪定会起疑；第二、老五不孝，呼韩邪很讨厌这个儿子，我不大有跟他接触的机会，如果过分亲近，呼韩邪更要起疑。我这条性命不明不白地送在异域，死不瞑目。”

陈汤碰了个钉子，脸色自然不好看。石显却说：“他倒也是实话，劳而天功，大可不必！另想别法好了。”

“不但劳而无功，抑且无益有害。”毛延寿说：“请相爷另想别法。”

“好！”陈汤忽然转为欣喜之色：“我想起一个人，可以办这件事。”接着又问毛延寿：“呼韩邪的儿子之中，最热中权位的是谁？”

“是老四。”

“其人如何？”

“志大而才疏。”

“那还是老五。”石显说：“老五有两可取：不孝、勇猛。”

毛延寿心想，这算是有了结论，却不知行动如何？从第二天起，便私下留意，只见不断有“胡商”出入相府，其中有他的一个熟人名叫于南陀，便默记在心，寻思得找个机会，跟他谈一谈才好。

机会用不着他去找，石显自会给他。他的一举一动，都在石显的耳目之中，知道他眼见胡商往来，心里发痒，如果放他出府，他一定会去找相熟的胡商探问动静。那一来，一条反间计就有成功的可能了。

第二十五章

一过了上元，长安城里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气氛，街上多了许多士兵，铁匠铺的买卖比平时兴隆了两三倍，家家都接到了官方的生意，打刀打矛，限期交货。于是流言不胫而走，说皇帝将要大举讨伐呼韩邪。而从许多迹象上看，流言是有根据的，最明显的一项证据是限制住在藁街上的胡人不准出城。而申请出雁门关的关符，也突然觉得很困难了。这一切，可以解释为防止军事部署及行动的泄漏之故。

毛延寿已经能够行动了。他当然也听到了这些流言，心里不免有些着急，因为这个消息应该早早通知呼韩邪，好让他有所准备。无奈关津太严，想为呼木请一道关符，不但不容易邀准，说不定反会引起石显的怀疑。

当然，去打听打听消息，总是好的。趁这一天入春以来第一个好天，策杖来到相府。等到天晚，石显方从宫中回府，一见毛延寿，十分关切，问长问短，又让他陪着喝酒，显得兴致极好。

“事情很顺利，一切调度，井井有条。预定上已出兵，到那时候，你总该完全好了吧？”

“是！还有一个多月功夫，一定可以复原。”毛延寿略停一下说：“相爷！如今外面的流言很盛，都知道要大举讨伐呼韩邪，这消息难免会传到塞外，

似乎不妥。”

“既然是大举讨伐，当然是堂堂之阵，无须隐瞒，不但不必隐瞒，到时候还要发檄文给呼韩邪呢！”

“等他看到檄文，已无法布置了。此刻泄漏消息，让敌人有所防备，在我总觉得不大对劲。”

“你这是杞忧了。我告诉你吧，呼韩邪根本就无法防备，天军十二万，由北地、上郡、西河、朔方、五原，分道进兵，定期会师，扫穴犁庭，一举灭了呼韩邪，既为皇上出一时之气恼，又可以保边疆廿年之平安，”石显得意地说：“我有此相业，足以留名青史，也可以心满意足了。”说罢，举爵一饮而尽，毛延寿暗暗吃惊，但表面上，仍旧向石显称贺，同时问道：“这五路兵都归陈汤将军指挥？”

“不！他是先锋。”

“那么，谁挂帅呢？”

“舍我其谁？”石显指着自己的鼻子说。

毛延寿大感意外，不过他很机警：“相爷，既然是你老人家挂帅，我当然在大帐伺候。”他故意这样说，因为唯有这样说，才是正常的反应。

“不行！你还得跟陈将军在一起！不然，你怎么尽你向导的职责？”

毛延寿不作声，面露快快之色，石显少不得还要安慰勉励他一番。

由这天开始，毛延寿便又经常到相府走动，每次去都能见到石显。而且每次都见他意气豪迈，仿佛年轻了十来岁似地。

这样又过了半个月，有一天发觉石显回府下车时，步履蹒跚，脸上的气色，难看到极点，又似一下子老了十来岁。毛延寿大惑不解。再看从人，如石敢当，亦是脸色阴沉，好像生下来，就没有笑过，这是为什么？

很例外地，这天石显知道毛延寿在，却并未召他晤谈。他亦无从打听，问起来，有的摇摇头，有的答一句：“不知道！”甚至根本不答，有嫌他多事的表情。

反而是呼木，因为在大鸿胪署中有熟人，打听到一个很珍秘的消息，据说宫中起了轩然大波：太后知道了调兵遣将，打算大举讨伐呼韩邪，震怒异常。不但严厉地指责了皇帝，而且特召昭君，犹如审问一般，将皇帝所有的计谋，都问了出来。最惨的是石显，不仅仅止于被痛责，差一点相位都不保。

怪不得，这可真是石显平生未有的打击了。“现在呢？”毛延寿问：“还发不发兵？”

“你没有看见？这两天街上的兵已少得多。”

“这么说，是偃旗息鼓，什么都不必谈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呼木答说：“你不防去打打听陈汤！我听说他也受了责备，一气之下自请出镇吴越，已经离开长安。”

“呃！”毛延寿又问：“那么和亲之事呢？”

“想来是照约履行。大概不久就有明诏。”

听得这些话，毛延寿心里替呼韩邪高兴，但表面上却正好相反，故意三天不到相府，第四天带着一副愁眉苦脸上门，希望能够见着石显。

到得下午，石显回府。一直在大门口闲坐的毛延寿，随众侍立，看到了石显，也让石显看到了他。

“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了。”石显依然郁郁寡欢。

“是的，”毛延寿答应着，意兴萧索地跟在他身后。

“完了！”石显浩然长叹：“几个月的心血，完全白费，落了一场笑柄！”

“唉，真是！”毛延寿装得痛心疾首地说：“太后为什么这样子爱管闲事？”

“不必去谈了，且借酒浇愁。”

陪着石显小饮，慢慢地话又多了，毛延寿终于将憋了好久的一句话说了出来。

“请问相爷，现在对呼韩邪不讨伐了，总还该有别的处置办法吧？”

“当然，非战即和。”

“怎么和法？”

“和亲啊！”石显反问一句：“还能有别的和法？”

“和亲？相爷是说——”毛延寿不敢再说下去。

“这一趟可再没有别的法子了，只有拿宁胡长公主，也就是封过明妃的王昭君，送到塞外，去做呼韩邪单于的阏氏。”

“这，”毛延寿不问不行：“皇上舍得吗？”

“太后所命，又是昭君含泪允承了，皇上不舍也不行。”

“这一下心里总不舒服吧？”

“岂止于不舒服？心里恨极了！”

“恨极了？”毛延寿大为紧张：“恨谁？”

“你想呢？”石显斜着眼看毛延寿。

这一看将毛延寿吓得发抖：“相爷，是恨我？”

“不是恨你，是怨罪魁祸首。”

祸端皆由毛延寿而起。他知道辩亦无益，如今唯有求饶。

于是，他起而复跪，伏地不起。“相爷救命！”说着磕头如捣蒜。

“起来！起来！”石显说道：“你放心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毛延寿不由得仰起脸，惊喜地望着石显。

“你一时死不了！为什么呢？既然和亲，就索性大方些。皇上既释了王昭君，又要杀你，呼韩邪知道了，心里当然不是味儿。再说既是办喜事，也不宜行刑。所以你放心好了！”

细想一想！怎能放心？“一时死不了”，总有死的时候。毛延寿可以估量得到，三、五个月以后，皇帝必是命廷尉衙门，随意给他安上一个罪名，绑上法场，甚至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之中。

任凭毛延寿如何哀求解释，石显只是喝着闷酒想心事，直到被他絮聒得烦不过了，方始问出一句话来：“你倒替我想想，我有什么法子救你？”

“相爷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只要肯救我一条性命，自然有法子。皇上对相爷言听计从，替我求个恩，留着一条死不足惜的微命，将来终有将功折罪之日。”

“那么，你说，你有何功可建？”

这就不是空言所能搪塞的了。毛延寿细想了一会，欣然说道：“相爷，我看这样，还是回到最初的那个法子上来，另外选一个人，要跟宁胡长公主相貌相像的，我再替她着意修饰一番，可以冒充得过，同时，我也跟着去送亲，在呼韩邪面前硬说是真的王昭君。呼韩邪又从哪里去辨别真伪？”

“这一计听来有理，可惜时不我待。”石显摇摇头：“一时哪里去找跟宁胡长公主相貌相像能冒充得过的人？”

“后宫佳丽三千，我就不相信找不出来。”

“就算找出来了，说话不是归州口音，王家的一切，毫无所知，怎么冒充得了？弄巧成拙，反而大为不妙。算了！算了，你的主意仍不通！”

毛延寿嗒然若丧，半晌开不得口，而石显却说话了。他还有田毛延寿之处，主要的是，要让他亲眼看到上车出长安，远赴塞外的长公主，是货真价实的王昭君。所以其势不能不自我转圆，好让毛延寿有机会去“作证。”

“我在想，你只有一个机会可望求得一线生路。”

“是！是！”毛延寿顿生希望，急忙答说：“请相爷吩咐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“我把你派为送亲的随员，到了塞外，你须在呼韩邪身上格外下功夫，让他对汉朝效忠，有个极其切实的表示。那时候，我就可以有理由替你在皇上面前乞恩了。”

“这，是我为汉家臣子的份所当为。”毛延寿说得冠冕堂皇：“只不知，要让呼韩邪如何表示。”

“这再研究。无非献地进贡之类。”

“遵命！呼韩邪那里有些什么好东西，我到那里一打听就知道，一定说他进献给皇上。”毛延寿诡秘的一笑：“其实，胡女也有极美。”

石显笑笑不答，毛延寿也就说不下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又上了心事，而石显却闲逸异常。多少天来，这两个身份绝不相配的人，钩心斗角，一直赌心计，或胜或负，相去皆不甚远，惟独到了这一刻，胜负悬殊，成了一面倒的形势了。

当然，这在石显是胜之不武，唯有收服了呼韩邪。保全了明妃，才算是真正的胜利。这一点，石显到此时已有七分把握，他心情闲逸的缘故在此。

对于陈汤的计划，皇帝唯一不能同意的是，怕昭君难耐长途跋涉，最好始终不出长安。

可是，这在陈汤的整个计划之中，是个很重要的关键。非有人眼见昭君出长安，不足以取信呼韩邪，出其不意的突袭，即无实现的可能。

思量再思量，只有一个折衷的办法：昭君行至中途折回，也就是只出长安不出塞。皇帝终于同意了，但需要了解细节，因而在石显的安排之下，秘密召见陈汤，有所垂询。

大家都知道，陈汤因为太后震怒，打消了讨伐呼韩邪的计划，灰心泄气之余，自请出镇吴越，已奉旨准许，并已离开长安。其实，这是个障眼法，他本人隐居在终南山中。

皇帝即是在终南山下的离宫中召陈汤，在场的除了石显，别无他人。

“启奏皇上，”他说：“宁胡长公主王昭君，非得呼韩邪所派的迎亲使节，亲眼得见不可。到了雁门关，暗中另行换人，将长公主悄悄送回长安。此事只要部署得周密，必可瞒人耳目。”

“换谁呢？”

“臣以为仍以韩文为宜。”

“韩文身子也很瘦弱。”皇帝想了一下：“那也说不得了。”

“是！臣一路加意保护就是。”

“那么，韩文应该先走？”

“是！”陈汤答说：“臣一奉准，立即护送韩文，先在雁门关埋伏，出关之时，一方面换下长公主，一方面由臣掩蔽身份，混入送亲的行列中，决不

会有人知道。”

“毛延寿呢？”皇帝问说：“他岂能不认识你。”

“这一层，臣亦考虑过。”石显答说：“到了那时候，不妨派毛延寿先驱，到呼韩邪那里去联络，约定时地相会。这样遣他远离大队，就一切都不碍了。”

“好！”皇帝深为满意：“一切照办。”

“皇上不以臣不才信任不疑，臣感激莫名，唯当竭忠尽智，上报天恩。”陈汤以恳挚得近乎激动的语气说：“此事成功全靠周密谨慎，一丝不忽。其中细节甚为曲折，臣昧死作不情之请，伏乞皇上俯允。”

“好，你说吧！不过，”皇帝将此二字说得又怒又重，表示这是一个不可让步的限制条件：“凡有计划，再不可惊动太后了。”

为了要使呼韩邪相信，汉朝确已放弃了讨伐的计划，特意让太后做了一次傀儡，由她来提出坚决的反对。而太后自然不知内幕。为了皇帝为一名女子而兴兵戎，真个大大地生了一场气。类此情形，可一而不可再，所以皇帝提出这样严重的警告。

不过，陈汤处之泰然，“臣岂敢再惊动皇太后？臣的不情之陈是，想请皇上准臣与宁胡长公主及掖庭女子韩文见一次面，以便臣将细节彻底说明。”

“这不算不情之请，是应该的。”皇帝还问：“你们应该密谈，不能有不相干的人在旁。是不是？”

“皇上圣明！”

“好，我派周祥给你安排。”

“是，臣待命。”

到得第二天日中，周祥坐了一辆车来，带来一套医士的服饰，请陈汤乔妆改扮，坐上帷车，直驶上林苑，下得车来，陈汤不辨身在何地？但见一片极大的园圃，栽着各种不知名的树木，初春不花，但已发芽。一片隐现的生机，令人鼓舞。

“这是扶荔宫，皇上特赐韩姑娘住在这里。”周祥指着那些树木说：“再过个把月，天气回暖，这里就好看了，奇花异卉，都是外面所看不到的。”

“可惜！”陈汤脱口说了这一声。

“陈将军可惜什么？”

李代桃僵的这一计周祥是知道的，所以陈汤直诉感想：“纵有盛开的奇花异卉，韩姑娘是看不见了。”

“只怕！”周祥起了同感：“只怕一辈子都看不到了！”

陈汤无言低头，心头恻恻然地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忧郁。

“陈将军！”周祥指着殿旁的小屋说：“你先请这里坐。”

等陈汤进屋坐定，周祥很快地去而复回，招招手，默无一言地，将他引入殿中。

殿内有宫女在迎接，周祥在门槛外说：“逸秋，这是皇上派来为韩姑娘诊视的陈太医。”说着使个眼色。

陈汤这下明白了，以为韩文诊疾为名，始得密谈。而这个叫逸秋的宫女，显然跟周祥一样，得参机密，但在其他宫女、太监面前，自己便是陈太医的身份。

帷幕启处，香风飘送，中人欲醉。陈汤抬眼望去，那位丽人虽非绝色，但清丽脱俗，亦足当美人之称，尤其是那双澄澈的眸子，不动沉静，转时灵活异常，仿佛目光扫处，纤悉无遗。是个极聪明而可信任的女子。

不问可知是韩文，想起自己是太医，在秦朝称为侍医，身份与将军大不相同，因而先伏首致礼，口中喊一声：“韩姑娘！”

“陈太医少礼。”韩文问道：“想来尚未用膳，应该饿了？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陈汤答说：“多谢关切！”

“且先用膳，”韩文笑道：“皇帝不差饿兵。可是？”

陈汤不知她是否语带双关？只含含糊糊地微笑不答。

“我先告退。”韩文这一次是说了隐语：“要请陈太医诊治的不仅是我，还有长公主与我大姊林采。”

“是了，”陈汤心里明白。

等她退出，随众便有人捧来食案，逸秋斟酒，陈汤拦住了。

“陈太医不是好酒量？”

陈汤的量宏，确是有名的。逸秋知道他的酒量，当然知道他的身分。这证明了自己的猜想不错，因而只暗示地答说：“你知道我今天不宜喝酒。”

“是！”逸秋问道：“回头太医诊疾要预备些什么？”

“漆笔木筒，预备开方子用。”

“那是一定会预备的。此外呢？”

“此外？”陈汤想一下说：“想烦你照看，莫放闲杂人等，来惊扰病人。”

等陈汤膳罢，天色已经入暮，偌大离宫，灯火不多，显得异常凄清。陈汤半生戎马，见过许多号哭流离的情景，到过许多荒寒阴冷的地方，却能无动于中，唯独这一刻，恻恻然地有着无可言喻的哀郁。

忽然，帷幕之外，有衣裙窸窣之声，而且听去不止一人，知道三姊妹连翩而至了，便即起身，肃然等待。

“长公主到！”逸秋揭帷轻喊。

陈汤不知该如何自称，只好低声说道：“拜见长公主。”

抬头看时，陈汤顿有目眩神迷之感，只觉得昭君艳光照人，不敢逼众。就这刹那间，他一直存在心底的一种困惑，风流云散，消失得干干净净了。

他以前没有见过昭君，所以不能想像，为什么万乘天子会为一个女人颠倒如此？竟而不惜大举兵戎。此刻他明白了，只要设身处地去想一想，他自己也会这样去做。

“长公主、陈将军、大姊，请坐！”

由于韩文的声音，陈汤才发觉还有一陌生的丽人。丰容盛节，稳重沉静，心知即是林采，便深深低首，作为致礼。

“三妹，”昭君指着席位说：“相去太远交谈不便。我想陈将军是皇上所倚重信任的大将，而且此时此地亦不须避什么嫌疑，不如接席而坐。你看可使得？”

“我跟长公主同感。”

“既如此，”昭君微笑着说：“请陈将军自己动手吧！”

“是！”陈汤将客位的一方锦席，移近主位——主位是居中，林采与韩文一左一右相陪。虽说接席，主客双方仍有五、六尺的距离。

“久闻陈将军英名盖世，今天能识面，亦是一大快事。”昭君从容地寒暄着。

“长公主夸奖了。”陈汤是军人的风格，开门见山地转入正题：“呼韩邪无礼，陈汤受命，加以膺惩，但此行由于种种限制，不能不秘密行事。成败系于彼此的合作是否密切，因而奉旨来向长公主及韩姑娘，陈述此行的一切

细节，倘或词不达意，有欠明晰，请长公主及韩姑娘不必客气，尽量询问。”

“是的。这是无须客气的事，不过，我们亦希望陈将军明白，此去我们全在鼎力保护之下，应该怎么做，陈将军不妨视如军令下达，千万不必有所顾忌，免得误了大事。”

“长公主这样子说，陈汤就更有信心了！”

“那再好不过。就请细细说吧。”

先说韩文。而陈汤一开始便觉得碍口。因为照计划，须他先带着韩文悄悄赶到雁门关去埋伏，以便出关之时，暗中与昭君相换。而一男一女，欲求行踪隐秘，旅途方便，莫如扮作夫妇，兄妹同行，有时亦不免不便，譬如住处，兄妹同宿一室，终觉于礼不合，夫妇则不仅同室，同榻亦自不妨。这样处处就都方便了。

但要与韩文扮作夫妇，这话便觉得碍口，所以期期艾艾地，一上来就有受窘的感觉，语言也就越发迟钝。

毕竟还是韩文爽朗，“陈将军的意思是，要拿我当妻子？”她问。

这又太爽朗了，开口大有语病。陈汤急忙顿首答说：“不敢不敢，我是说，为求行动方便隐秘，请韩姑娘权且扮为拙荆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有了一个开头，话就好说了。“韩姑娘，我告罪在先。”他说：“夫妇之间，说话行动都很随便，为求逼真，也许我有得罪韩姑娘的地方，请韩姑娘切切记住，不可认真，否则露了马脚，一着错，满盘输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这不消陈将军嘱咐。”

“不但我如此，要请韩姑娘亦如此，只是我拿韩姑娘当妻子，韩姑娘不拿我当丈夫，还是会有破绽。”

这就难了！韩文未曾出嫁，不知如何侍奉丈夫？虽然“周礼”上说得很详细，但也不是一时学得会的，就算学会了，对一个素昧平生的男子，又如何做得出妻子的模样？

念头转到这里，不由得抬眼去看陈汤。这一看的心情，自然是极微妙的，因而陈汤在她眼中，也就不同了。三十多岁年纪，两道极浓的剑眉，一双炯炯的眸子，鼻直口方，皮肤黑得发亮，不但英武，而且英俊。得婿如此，应该可以心满意足。

怎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韩文羞惭地在心里自责，脸上颇有些不自在，昭君与林采都发觉了，看她脸上青一阵，红一阵，知道她心里的为难，都有不忍之心。

于是昭君说道：“陈将军，我这妹妹，心思最灵敏。到时候她一定知道，怎么样才装得像，这一点请陈将军放心。我想只要陈将军多费心，随处为她掩饰，想来不致会露出破绽。”

陈汤也知道，自己的要求，不勉强人所难，只好这样答说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他们这样一折冲，将韩文的窘态遮了过去，恢复常态，便又问道：“请问陈将军，出国以后，是坐车还是骑马？”

“先坐车，”昭君代为回答：“一入沙漠，只有骑马。”

“这就要好好想一想了。”韩文说道：“车有车帷，可以不让人识面。在马上，可让谁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会不会发现换了人呢？”

“韩姑娘顾虑得极是。”陈汤答说：“整个计划，就是这上头不够完美。不过，我仔细想过，只要步骤周密，行动小心，亦自不妨。”

这下面的解说，便与昭君亦有极大的关系了。照陈汤的设计，昭君登车，只须让毛延寿看清楚。中途尽量不露面，但至雁门关时，又须毛延寿再见一次，及至一出关了，可以先遣毛延寿去报告。这样，一入沙漠，马上去否真的昭君？派来迎亲的胡人，并不知道，不难瞒过。

“当然，另外还有遮掩的方法，譬如，塞外多风沙，应该披一件斗篷，这样身材头发，就无法细辨了。”陈汤想了一下又说：“再如能抱一面琵琶，半遮面庞，亦是掩饰之一法。”

“这一来，”韩文笑道：“我可得加紧跟二姊学琵琶了。”

“是的！”陈汤接口：“时间不多了，只有几天的功夫。”

一闻此言，首先是林采泛起浓重的离愁，昭君想到雁门关前一别，自己重回琼楼玉宇般的宫阙，而韩文走向黄沙漠漠，直到天边的穷荒绝塞，相形之下，有如上天入地，于心何忍？更是泫然欲涕了。

反倒是韩文自己比较放得开。她一面想一面说：“二姊的琵琶，人间罕有，一时哪里学得会？再用功也只得两三分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，反露破绽。倒不如藏拙为妙！”

“韩姑娘，这可不大合情理。”陈汤说道：“不唱不弹，只抱着琵琶遮面不累得慌吗？”

“陈将军！”韩文笑道：“你会错我的意思了。我说藏拙，不是不弹不唱，是另创新声，专工一曲，或者能显一日之长，勉强可以冒充得过去。”

“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！”陈汤大为赞赏：“韩姑娘的见识高人一等，佩服之至。”

陈汤为人诚恳，这几句话又非假意的恭维，所以无论声音、表情，都很能感动人。韩文不由得深深地看他一眼，不自觉地流露了情愫。

昭君心中一动，暂且不言，只附和着说：“我与陈将军同感。而于另谱新声，为了机密，不宜请教乐工，只好我来试一试。”

“好啊！”韩文很高兴地说：“出于二姊之手，一定是好的。我想这个曲子，不妨就题为‘出塞曲’。”

“好！”昭君点点头：“我就从这个题目上去构想。”

“如今再谈一件事。”陈汤换了一个话题：“需有个得力的侍女，心思要巧，身体要好，不然不能胜任。”

“是的！”昭君与林采不约而同地应声。

“这一点，我亦早就想过。”韩文说道：“我还私底下问过逸秋、秀春，她们是一样的心思，怕万里风沙，吃不起辛苦，变成一个累赘。”

诚然，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。为了掩护方便，必得从平时所了解信任的侍女中去挑人。

但环顾左右，都像秀春、逸秋那样身体纤弱、难耐长途跋涉。

“这便怎么处置？”昭君皱着眉说：“只怕要奏请皇上亲裁了。”

“这大可不必！”林采平静地说：“如果真的没有人，我陪三妹到塞外去走一趟也使得。”

这话令人深感意外，不过细想一想，都觉得这是很可以考虑的一个主意。韩文心直口快，首先就说：“若得大姊作伴，那可是太好了。不过，一则，累大姊吃这趟辛苦，于心不安；第二，名份上头太委屈，亦断断不可！”

“名份上头，倒不是窒碍。”陈汤说道：“民间嫁娶，至亲送亲的亦很多。至于女眷送亲，虽说罕见，却绝非没有先例。”

“既有先例，那就不必再有顾虑。我就算姊姊送亲，将来仍旧跟陈将军回来。”

“大姊，”昭君很冷静地说：“你的身体比我们都好，不过塞外苦寒，风沙漠漠，几百里天人烟，那种凄凉苦况，毕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。”

“然则三妹呢？”

“我是凭意志。”韩文答说：“原是准备去吃苦的，一切都会甘之如饴。”

“我亦是准备去吃苦的。”林采很快地接口：“三妹吃苦是报君恩，我吃苦是全私谊。”

姊妹之情，不能坐视，而况一路作伴，并不寂寞，苦亦苦不到哪里去。”

“回来呢？”韩文说道：“回来可是踽踽凉凉一个人。”

“回来还怕什么？归心如箭，恨不得一脚走到家，什么苦都不在乎了。”

连陈汤在内，大家都笑了。

“既如此，事情就算定局了。”韩文深深俯伏：“大姊如此爱护，感何可言？”

“自家姊妹，哪谈得到这话。不过，”林采向昭君说：“此事还须奏闻皇上。”

“皇上一定答应的。”

“那就是了。”韩文看着陈汤问：“请陈将军再往下说。尤其是快见到呼韩那时，我们应该作怎么样的准备？”

“这一层，还须见机而作，此时亦难细说。到了那里，我自会随时密陈。”

韩文点点头不再多问。她也知道，军事上的行动，必须保密。陈汤成竹在胸，只是故意不说而已。

“今天要奉告的，就是这些，陈汤告退。”说着便要顿首告辞。

“慢慢！”昭君问道：“陈将军还要赶回终南山？”

“不！明天一早才走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不妨再谈谈。”昭君问道：“陈将军府上哪里？”

“我家住河东。”

“河东是好地方！”

出雁门关必经河东，沿途情况，正是此行所必须了解的。

因此，昭君絮絮相询，而陈汤亦不厌其详地作了解释，一直谈到四更天方散。

第二十六章

毛延寿被委任了一项差使，担任接待胡里图的专责，同时也作了胡里图与石显之间联络的专人。

“胡里图是呼韩邪派来迎亲的专使，当然要以礼相待。不过待客是一件事，交涉又是一回事，这一点你先得弄清楚。”

石显的这番话为毛延寿带来深深的困扰，嗫嚅着说：“相爷，我不知道跟胡里图有什么交涉？听相爷的意思，似乎有交涉要我跟胡里图去办？”

“不错！我想让你去办一个交涉，汉家的公主，身份尊贵，下嫁呼韩邪

实在是太委屈了。所以迎亲之礼，应该格外隆重才是。”

“原来是这么一个交涉！”毛延寿释然了：“相爷请吩咐，这交涉该怎么办？我一定尽力。”

“好，你先看这张单子！”

单子上列着呼韩邪为了报答汉家恩泽，所应贡献的礼物，羊一万头，马四千匹，兽皮五千张，美玉一百方。凡是呼韩邪有的特产，都需索到了。

毛延寿一看就知道，这个交涉难办，觉得话不能不说在前面。

“相爷，”他说：“这张单子，只怕胡里图作不了主。如果他说，要送回去请示，一来一往就是两个月的功夫，我该怎么说？”

“他如果作不了主，叫他回去，用不着来迎亲了。”

毛延寿愕然！何以石显说话如此不讲理？但他不便替对方说情，且先敷衍着再作道理。

“是的。如果胡里图作不了主，我就照相爷的话答他。”

辞出相府，转往宾馆，胡里图行装初卸，正要出门拜客，一见毛延寿，顿时改变了计划，寒暄过后，低声问道：“石中书怎能让你自由行动？”

“我奉命来照料足下，还有交道要打。”毛延寿说：“如今跟你交谈，不必有什么顾虑了。”说着，向里呶一呶嘴。

胡里图会意，将他引入最隐秘的一间屋子，又命随行的胡儿守住进出口，方始拉着毛延寿并排坐下。

“我先问一句话，汉家下书，通知单于派人来迎亲，究竟是不是真的拿王昭君嫁给单于？”

“是的。不过是件很勉强的事。”

“喔，这里面想必有许多曲折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

于是毛延寿将石显与陈汤设计，预备派兵大举讨伐，以及太后震怒，迫得皇帝降旨偃旗息鼓，不能不将昭君下嫁的经过，从头细叙，足足说了一个时辰才讲完。

“如此曲折，真有闻所未闻之感。”胡里图将前后经过情形细想了一遍，不放心地问：“这一次是真的了？”

“你是说昭君出塞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可不敢说。反正到时候你看好了。”

胡里图想了一下又问：“你讲的这些情形，是听来的，还是看来的？”

“也有看来的，也有听来的。不过，耳闻中重要的一部分，是呼木告诉我的。”

“哪一部分？”

“太后大发雷霆。”毛延寿紧接着说：“也就是他告诉我这话的那两天，满街的兵，忽然都不见了，其中的道理，你去想想看！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胡里图很欣慰地说：“没有想到这次是这样子顺利！”

“你先不用高兴。你看看这张单子。”

单子开头，大书“贡礼”二字，胡里图看不到几行，双眉就拧成一个结了。

“这要得太凶了，”他说：“呼韩邪力所不及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不肯照这单子送？”

“不是我不肯，是我作不了主。”

“那你就回去好了！”毛延寿扳着脸说。及至胡里图勃然变色，他却又从从容容地加说了一句：“这不是我的话，是石相爷让我这么跟你说的。”

“他？”胡里图犹有些气愤：“我家单于待他不错，何以如此不讲交情？”

“我也觉得奇怪！”毛延寿说：“照我想，一定是皇上的意思。憋了一肚子气，无可发泄，有意难一难你们。”

胡里图深深点头，“说得是！”他比较沉着了：“你看，这个麻烦该如何应付？”

“少不得还是那句俗语，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”

胡里图本就是这样的想，所以听毛延寿这一说，立即作了决定，走石显的门路，将这张礼单大大打一个折扣。

“老毛，石相爷对你与以前大不相同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以为他饶了我了？不！不！”毛延寿乱摇着手：“只为一时奈何我不得，也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所以暂时放松一步。等这次喜事完了，我的命也就完了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为了昭君不能不下嫁单于，皇上恨不得吃我的肉！”毛延寿满怀委屈地说：“只望将来单于别忘了，他的艳福是我拿性命为他换来的。”

疏通石显是个铁定不移的主意，可是做起来不容易。主要的是，胡里图此来，除了照例应该进献的贡礼及馈赠中朝大官的仪物以外，并无特别珍贵之物可以取悦石显。

“我想只有就地取材了！”毛延寿说。

“何谓就地取材？”

“召集藁街上的富户，看有什么精金美玉，奇珍异宝，暂时借来一用，随后补偿。”

“不行，藁街上的情形，我很清楚。”胡里图摇摇头，“若说藁街上有什么奇珍异宝，只怕就是一个乌娜诺。”

这是戏言，但生心里邪的毛延寿却有歪脑筋可动，盘算了一会，脸上浮起了得意的笑容。

“怎么？老毛！”胡里图不解地：“你笑得好玄。”

“你说乌娜诺是奇珍异宝，这话一点不错。我听说她生具异香，但只有在枕席之间，香气才会发露。倘或她肯牺牲色相，能让石相爷真个消魂，又何事不可商量？”

“这个办法，”胡里图有些茫然：“行吗？”

“一定行，”毛延寿说：“事不宜迟，今天就布置起来。只请石相爷一个，备酒只要乌娜诺一个人。”

胡里图考虑了好一会说：“试倒不妨试一试。不过先得跟乌娜诺说好。这件事如果她不愿，固无从谈起，就稍微有点勉强，亦不会有好结果。”

“诚然！所以胡将军，你必得设法说服她。据我所知，乌娜诺吃软不吃硬，喜欢戴高帽，最好你降尊纡贵，亲自登门去求。”

“言之有理，我此刻就去。”胡里图矍然而起。

“你请！”毛延寿安坐不动：“我在这里静候好音。”

胡儿亦很讲究尊卑长幼，所以藁街上最受尊敬的是，一个年逾八旬，在中国待了五十几年的琴工。胡里图每到长安，不去藁街则已，一去总是先

访那老琴工。唯独这一次例外，直接便来到乌娜诺所经营的酒家。

例外还不止于此。一进门便朝上顿首，这是有求于主人的隆重礼节，以致所有在那里饮酒作乐的胡儿，无不诧异莫名。乌娜诺则是困惑多于一切，只俯在一边，有如待罪的样子。

“请大家散一散！”胡里图的从人高声说道：“胡将军与主人有正事商议。”

听这一说，酒客们逡巡各散。乌娜诺到此时方始问说：“胡将军何故如此？逾分的举动，震惊世俗了。”

“我是为所有呼韩邪的族人来求姑娘。务必请姑娘许我所请。”

就此时又来了一拨酒客，见是胡里图在座，有的退了出去，有的索性走来问讯致敬。看来此处竟无法深谈。

于是胡里图问道：“姑娘可能暂抽身片刻，随我到宾馆。

我有要紧话奉告。”

乌娜诺有点踌躇，一则无人看店，再则怕惹起闲话。想一想说：“后面有间屋子还算僻静，就怕有人闯进来，不妨请胡将军带来的弟兄们挡一挡。”

“这也可以。请引路。”

于是乌娜诺带着胡里图到她卧室。入门便隐隐闻到一种似兰似麝，莫可名状的异香，不觉心头一荡，赶紧眼观鼻，鼻观心地收摄心神。

“胡将军，有话请吩咐。”

“久闻姑娘深明大义。”胡里图将想好的话，念书似地背了出来：“如今有个难题，要靠你的大力。”

“汉家以昭君许婚单于，这件事，你是知道的，如今汉家天子虽已应允照婚约行事，其实心中不愿，有所刁难，开来一张贡礼单子，是我们力量所万万及不到的，倘或拒绝，便将失和，说不定大兴兵戎。如今要请姑娘救一救呼韩邪的族人。”

听到这话，乌娜诺顿觉双肩沉重，负荷不胜。但勇气还是有的。“胡将军，”她说：“只要我做得到，我一定做。”

“做你一定做得到，就怕你不愿意。”

听这么一说，乌娜诺不免狐疑，不过话已说出口，她亦不愿更改，只说：“请胡将军说来听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胡里图放松了声音：“此事的关键，全在中书令石显一个人身上。只要他肯帮忙，自然无事。如今就是要你设法，能劝得他肯帮忙。”

“喔！”乌娜诺沉着地问：“我能有什么法子？”

问到这话，胡里图有些碍口，答语就有些结结巴巴了，“我想请石中书来赴宴，只请他一个人，另外要请人劝他的酒，也是一个人。就是，就是姑娘你。”

乌娜诺完全明白了，是不是能答应还待考虑。不过有句话非得先确实求证不可。她想了一下，含蓄地问：“都是一个人，他也是一个人，我也是一个人？”

“对了！”难出口的话已经出了口，以后就容易了，所以胡里图答得很快：“如果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，那些关系重要的话，怎么会有机会说？”

想想也是，乌娜诺觉得自己的话问得多余，略有些不好意思地一笑，笑得极甜。

“姑娘，”胡里图的口舌忽然变得很伶俐了：“凭你这一笑，石中书就会

听你的话，不信你试试。”

“果然只是笑一笑，对大家便有那么多好处，我又何乐不为？无奈——”她叹口气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这是在犹豫，胡里图心想，不必逼她，静静地等待，让她考虑周详，结果会比用言语逼她更为圆满。

果然，乌娜诺怎么样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，但也不十分甘愿，想了又想，算了又算，只有一个做法，比较有意思。

“我可以答应。不过，请胡将军亦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胡里图一连声地：“你说！你说！”

“除非你把毛延寿杀掉。”

“这——”胡里图一愣，旋即想到一个极好回答：“姑娘你放心好了！怕汉家天子不杀毛延寿？”

“不！那不算。要胡将军你，或单于把他杀掉。”

“这有点难——”

“有难处就不必谈了。”乌娜诺抢着说。

胡里图大吃一惊，深怕她借此反悔，急忙说道，“杀、杀！一定杀毛延寿，不过，姑娘，你得说个缘故我听。”

“一切是非灾祸，都是毛延寿引起来的，他是个罪魁祸首，不杀他我不甘心。”

“好！”胡里图明白她不是故意出难题，以便食言，心就比较定了，很沉着地说：“姑娘，你总想过，在这里我是无法杀毛延寿的。”

“那么，到哪里才能杀他呢？”

“姑娘，”胡里图劝她：“你不要心急，毛延寿一定杀得掉。”

可是事情有个做法，操之过急，反而会起变化。因为石中书虽恨毛延寿，可是他到底是汉家的臣子。打狗要看主人面，就是一条恶狗，亦不能随便处置，等他到我们那里，我请单于把他扣留，然后通知石中书，按上他一个罪名，这样杀他，才无后患。”

他的话不错，但乌娜诺听不进去。心里在想，有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在石中书面前告上一个密，立即拿毛延寿一刀斩讫，岂不省事。

这样一想，对于胡里图的要求，自再无犹豫之理，点点头说：“我听胡将军的安排就是。”

第二十七章

石显纳宠，极少人知。在相府中，当然是例外，不过石显治家，向来严肃，所以亦没有人敢随便谈论。消息到底瞒不住，甚至连宫中都知道了。

“听说你纳了胡女为妾。”皇帝率直问说：“可有这话？”

石显不防皇帝会有此一问，脸上不免有窘色。幸好是俯伏着，得以遮掩，“臣死罪！”他这样解释：“是胡里图特意向臣试探。臣如不纳此女，易启其疑心，会误了大事，所以从权而行。”

“这也罢了！”皇帝又说：“我亦疑心胡里图是一条美人计，借此希冀减免贡礼。”

“臣岂能中他的计？”这件事，石显是早就想好了说法的。

所以斩钉截铁地答说：“而且臣亦不能不分清公私，胡里图苦苦哀求，臣只答应他减免四分之一。余下应贡之数。胡里图已派人回去，通知准备了。”

这是一句空话。等陈汤大功一成，予取予求，所谓“贡礼”，根本就不必再谈。但皇帝被蒙住了，嘉许地说：“我亦知道你在这上面是不会马虎的。”

“食君之祥禄，忠君之事，决不敢徇私害公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皇帝问道：“王襄夫妇什么时候到京？”接王襄夫妇到长安，是皇帝在夜探冷宫，答应了昭君的。

行文到归州时，只为王夫人有恙在身，恐怕昭君惦念，只托词严冬行旅不便，开春上京，如今犹在路上，大概还有十天才能抵达。

听得石显的回奏，皇帝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出塞之期就定在半个月以后好了。”

“是！”石显答说：“半个月以后动身正好，再迟则塞外已在盛夏，士卒疲惫，战力受损，殊非所宜。”

在王夫人的感觉中，相见何如不见。因为见了面母女相聚不过几天功夫，则又要硬生生地分离了。

当然，昭君只到雁门关口，便可悄悄回返长安，不过这是极大的机密，倘或泄漏，满盘皆输。昭君最顾大局，宁可忍受老母的淋漓泪眼，不敢以道破真相作为绝好的慰藉。

就是这短短的几天，亦以长公主的体制，不能每天相聚。五天之中只不过见了三次面而已。第六天再到王襄夫妇所住的驿馆，是正式向父母辞行。

“要走了！”王夫人魂飞天外：“是，是哪一天？”本想说后天，昭君实在不忍，只好骗一骗母亲，“就在这几天，”她说：“待女儿先换衣服。”

由秀春、逸秋服侍着，昭君卸去长公主的服饰，更换了在家做女儿所穿的家常衣服，出来重新给父母行礼。

“刚才女儿穿的是长公主的服饰，体制所关，不便给爹娘磕头。如今不得了，爹娘请上座，等女儿行礼。”

老夫妇俩不在乎这些礼节，昭君还是磕下头去。说到“辞行”二字，王夫人禁不住失声而哭。王襄劝道：“这还不是跟选入深宫，再难见面一样，你亦不必难过。”

“深宫与塞外不同。”王夫人哽咽着说：“叫我怎么放心得下？”

“娘！”心如刀绞的昭君，忍不住暗示：“当初选入宫去，今天不还是见了面？虽到塞外，说不定也跟今天一样，再能见面。”

不说王夫人，就是王襄，亦何能体得话中的深意？王夫人认定了此番生离，便同死别，而尘沙万里之行，以昭君的娇弱，是不是能安然到达，更难释怀。越说越伤心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这就不但昭君，连秀春、逸秋亦都陪上好些眼泪。

见此光景，不觉激起王襄的雄心壮志，“你不必哭了，”他对妻子说：“我送了女儿去，看她安顿好了再回来，那样，你就比较可以放心了。”

“这，”王夫人收住眼泪说：“好像也是一个办法。”

“万万使不得，”昭君摇着双手说：“虽说爹爹久在胡地，年纪到底大了，哪里经得起长途跋涉的辛苦？”

“我年纪虽大，精神极好。再说又是走熟的路，不要紧的！”

“怎说不要紧？塞外万里之行，非比等闲，一路风霜雨雪欺凌，万一有

点病痛，岂不受苦？那时，”昭君转脸说道：“娘，你老人家惦念我一个，已经够受的了，若还要惦念爹爹，那种日子怎么过得下去？”

这番话说得极其透彻，王襄自动打消了原意，只将此去的道路的艰险，哪里该当心，哪里不妨稍作留连，以及塞外的风土人情，还有做一个阏氏应尽的道理，细细讲解，不厌其详。其中有些是昭君早就知道的，有些却是闻所未闻，都很注意地记在心中，为的好转告韩文。

这一谈，谈到日色偏西。护送来的上林苑丞，已经催过好几遍，说是“回驾的时候已过，如果晚了，怕赶不回上林苑！”昭君无奈，只有起身辞别，王夫人泪眼淋漓，跟着到了门口，做女儿的再三劝阻，拦不住她，一定要看着昭君上车，才肯回身。

“娘，女儿走了！”昭君忍泪再一次暗示：“想来总还有见面的时候。”

“对，”王夫人语不成声了：“过几天出长安之前，我来送你，还可以见一面。”

行期又改了，只为春寒峭劲，昭君受了外感，头痛发热，迫不得已，只好让先行的陈汤与韩文，在雁门关多等些时候。

不过，等得也不会久。在侍医悉心诊治之下，不过五、六天功夫，昭君已经病去八、九，只是还有些咳嗽而已。

非常意外地，就在第七天上午，突然传来通知，说太后、皇后新临上林苑，来与昭君话别，还要赐宴。宫车已在路途之中了。

这叫人又惊又喜，但昭君更多的是不安。一时无暇细想，惟有跟上林苑丞商量，忙着接驾，将最大的一座宫殿储元宫，作为皇太后暂时驻蹕之处，拿一切应有的陈设器用，急急地布置起来。

到得午间，诸事齐备，恰好车驾也到了。八宝香车，蜿蜒而来，直到储元的正殿之前，方始停下。

皇后先下车，亲自扶持皇太后上殿。盛装的昭君，率领在上林苑的宫眷，排列得整整齐齐地下跪迎驾。

“赐封宁胡长公主王昭君恭迎慈驾！”昭君朗声宣报。

太后笑容满面地伸出手去，“起来！起来！”她以极其慈祥的声音说：“快进屋去，外面冷。”

“是！”昭君又说：“拜见皇后！”

皇后笑笑，携着她的手一起入殿。重新又见了礼，献上茶果，经过一番例行的仪注，开始叙话。

“昭君，你的病可大好了？”太后问说。

“多谢皇太后惦着，伤风咳嗽的小病，已经好了。”

“刚才听见你还在咳。”

“天气稍为暖和一点，就会好的。”昭君再一次称谢：“多蒙皇太后垂念，感激不尽。”

“今年的天气也怪，开春了还跟严冬一样。”皇太后喊：“皇后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我想天气这么冷，昭君的身子又单薄，行期实在应该改一改。”

皇后一愣，不知太后何以忽发此言？细细一看，才从太后的眼色中领悟到是说说好听而已！于是踌躇着答说：“本来应该这么办，就怕已经通知了人家，而且已派了人来迎接了，似乎不便改期。”

“啊！”太后是被提醒了的神情：“再失一次信，确是不妥。昭君，只好

委屈你了。”

到得此时，昭君才彻底了解太后的来意，原来是催她赶紧动身。当即答说：“昭君受恩深重，而况此行为国，怎谈得到委屈？”

“你真懂大道理！”太后非常满意：“女孩子像你这样的，真正少见！”

“皇太后太夸奖了。”

“我倒不是当着你的面才夸奖。你问皇后，我常说，昭君性情语言，都是上上之选。模样儿更不必说。真可惜了，唉！”

“是的。皇太后提起你就夸奖。”

皇后是凑趣附出。太后那一声叹息，昭君却看出，并非做作。她说的“可惜”，当然是觉得远嫁塞外，不是一头好姻缘！太后既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么一旦从雁门折回是不是会替她庆幸，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欣喜呢？

这是个极费思考，也极值得去思考的一个疑问，眼前只能暂且抛开，回答太后跟皇后的夸赞：“昭君真是愧不敢当。”

“听说，”太皇换了个话题：“你的父母来了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住在驿馆。”

“皇后，”太后特意叮嘱：“你可记着点儿，该多多赏赐，也不枉他们路远迢迢，上京一趟。”

听这一说，昭君跪了下来，“昭君代父母叩谢皇太后的恩典。”说着，磕下头去“起来，起来！还有赏，谢什么？”

“这一来，”皇后笑道：“皇太后可真是不能不多赏了。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！多赏！”太后说道：“今天，我另有赠行的东西！”她转脸看着皇后：“把那东西拿过来吧！”

于是皇后亲手取来一个小木箱，是用极坚硬的枣木所制，朱漆银光，亮滑如镜。揭开箱盖，里面还有一个活动的内盖。皆用蜀锦衬袂，华丽非凡。昭君出身富家，但这样精致讲究的首饰箱，也还是初见。

“这里面的首饰，是我年轻时候所用的。如今想用也没有当年那一头好头发来戴。昭君，给了你吧！”说着，太后亲自去揭开内盖。

一伸手之间，宝光外露，耀眼生花。玉簪牙笄之外，有一副金步摇，因为保存得法，光灿如昔。太后亲手提了起来，制作工细的一只金凤，垂着长长的珠络，是妇人最珍贵，非有相当身分不能佩戴的首饰。

“来！”太后说道：“昭君，我替你戴上。”

昭君跪下答说：“皇太后过于厚赐，昭君万不敢受。”

“你知书识礼，怎么有句话记不起来：‘长者赐，不敢辞’？”

“皇太后这么训示，昭君可真是受之有愧了！”

“昭君，”太后的脸色变得严肃了：“你刚才说。此行为国，一点不错。到了塞外，你总不要忘记和番的一个和字。”

昭君悚然心惊。今日受赐愈厚，受委愈重，将来由雁门回来，愈难自处。而眼前是一点闪避的余地都没有，唯有硬着头皮答说：“是！昭君不敢忘记皇太后的训诲。”

“我知道你会记着我的话！”皇太后俯下身体，为昭君戴好金步摇：“你起来，让我看看。”

昭君遵命起身，躬一躬腰，作为致礼。然后退后两步，回身走到太后

身边。转侧之间。

腰下裙幅摆动，头上珠络轻摇，那袅袅娜娜的姿态，就看背影，已令人生羨了。

“也真只有昭君才配戴皇太后的这副珍饰。”

连皇后都这么说，昭君愈觉不安。“其实，”她说：“皇太后应该赐皇后才是！”

“没有这话！”太后接口便说：“普天下做娘的，有些好东西总藏着给女儿，几曾见给过儿媳妇来？这不是我偏心，是不能坏了天下通行的规矩。”

“皇太后疼女儿就是。”皇后凑趣笑道：“何必还说个道理出来。天下的规矩，如果皇太后还不能改，谁还能改？”

太后也笑了。“皇后，”她说：“看筵席齐备了没有？”

太后赐宴是一早便已通知了上林苑丞的。御用的食料，亦早就送到。鼎烹的美食，非咨嗟可办，大致只是将御厨中已炮制停当的食物送了来，临时加温而已。因此，一声吩咐，立即便可开宴。

虽是太后做主人，席次仍按尊卑之序，太后居中，西向的是皇后，东向的是昭君。进膳本来应该奏乐，太后特命撤去，同时关照将席位移拢，为的是谈话方便。

依照礼节，敬酒上寿甫一举。太后便即说道：“不必行那些繁文褥节，咱们娘儿俩相聚的日子不多了！该好好说些话。免得等分得手，想起这句话未说，那句话忘了交代，牵肠挂肚的。更觉难受。”

“是！”皇后感叹着：“在一起不觉得什么，一说声要走了，心里怪不自在的！”

太后、皇后的话，不管是真心，还是假意，在昭君总觉得是可感的，因而也因此增加了心头的负担，又一次想到，如果悄然从雁门关回来，不知会引起多少人的闲话。

“咱们先说正经吧！昭君！”

“臣女在。”昭君敛手相答。

“想来，你总有放不下心的事，何妨跟我说说。”

“对了！”皇后接口鼓励着：“你有什么求皇太后的事，趁这会儿说，皇太后无有不许你的。”

昭君考虑了好一会，决定接受太后的好意，“臣女别无所求。”她说：“只请皇太后垂念掖庭无数良家女子，埋没青春，日夕以泪洗面。”

皇太后倏然动容，“皇后，”她很郑重地说：“你好生记住，跟皇上提一提，就说我说的，早下恩命，将掖庭女子多放些出去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还有呐？”太后问说：“你尽管说，只要办得到的，我无不依你。”

“臣女别无所求了。”

“听说你有几个结义的姊妹？”

“是的。一共四个，一个不在了。”

“啊！”太后记起赵美暴毙的事，却不愿多说，再问：“还有两个呢？”

还有两个叫林采、韩文！昭君话都快要出口了，突然省悟，太后如果要加恩这两个人或者传懿旨召见，韩文的踪迹说不定就会泄露，势必反引起轩然大波。这便怎么处？

急切之间，想不出闪烁避之方。而像这样的垂问，应该毫无难答的道

理。如果犹豫不答，立刻就会引起太后的怀疑，后果十分严重。

因此，她还是硬着头皮，据实回答：“一个叫林采，一个叫韩文。”

“呃！”太后问皇后说道：“你派人去看一看，倘或这两个人，人才不见得出色，不如就放了出去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还有呐？”太后又问。

“已两蒙恩典。”昭君答说：“再不敢滥叨慈恩。”

“也罢！好在还有几天，你想起来再告诉我。”

“是！皇太后恩宠格外，昭君粉身难报。”

“再别说报答不报答的话！”太后忽然叹口气：“是你命薄，又何尝不是我的福薄！”

昭君大吃一惊，急急问说：“皇太后何出此言？”

“如果我的福气好，应该生你这么一个女儿。”

这话，即令不是出于本心，亦足以使昭君感动得热泪双流，几乎呜咽出声。

皇太后一回宫便下了一道懿旨，赐王襄夫妇绮罗、珍玩、滋补养老的药物，而且特派掖庭令伴送王襄夫妇至上林苑暂住，以便与昭君叙亲子之情。

这是逾分的恩宠。王襄夫妇的感激之情，图报之念，盖没了爱女所将远离，永难再见的悲伤。尤其是老母的转变，使得昭君惊异不止。

“我也认命了，老太后这么抬举我，逼得我们只好舍了亲生女儿。”王夫人这样对林采说：“我当然很难过，不过不知道怎么办，只要一想起太后的恩典，我心里的想法就变过了，唯恐我家昭君出了什么差错。失了父母的面子！所以如今我只是劝昭君，事到如今，唯有往宽处去想。林姑娘，照你看，我家昭君是不是一直觉得委屈？”

“委屈之心是难免的。不过昭君妹妹，最识大体，伯母放心好了！”

连林采都不能不这么说了，昭君愈觉双肩沉重，几乎夜不成眠。辗转反侧，思前想后，终于下了决心。

她悄悄起身，推着林采的身子喊：“大姊，大姊！”

林采倏地惊醒，映着月色，看昭君的脸上，有着一一种出奇肃穆的神色，心里才安稳下来。

“大姊，我想通了。”她说：“我还是应该照我的初衷去行事。”

“初衷？”林采实在不敢确定她这两个字的涵义。“二妹，我不知道你的所谓初衷，是指哪个时候而言？”

“大姊，这话问得好。”昭君微仰着脸一面想，一面说：“在家乡初奉恩命时，说实话，当然希望能出人头地。但后来了解了和番一事，关系边陲宁静，百姓平安，我就宁愿自己受苦，只求两国无事了！”

“原来你的初衷是指这件事！”林采不信地问：“那么，二妹，你不是又改了主意，要推翻陈将军整个计划吧？”

“不是我要推翻他的计划，只是他的计划可以用不着了！”

“此话怎么讲？”

“我遵懿旨。”昭君开始有些激动了：“事情很明显地摆在那里。如果我悄悄自雁门去而复返，何可为人？”

“这，二妹你过虑了，说闲话的人，或许不免。但何能理得他们那许多？”

“不！为人立身处世，总要站得住脚。我如果不出塞，便无立足之地。”

大姊，你想，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，何能为人？”

这说得太严重了！林采骇然。“二妹！”她说：“你何苦这样子苛责自己？”

“决不是苛责。大姊，你听我说给你听——”

昭君以为许了太后，一心为国，要做到和番的一个“和”字。其实根本就不打算这么做。口是心非，不但不忠，甚至还犯了欺罔的大罪。

其次，仰体亲心为孝。如今连一向舍不得骨肉分离的老母，都期望看她能善以自处，上报慈恩。倘如去而复返，有失双亲本心，何能谓之为孝？而且这一回来，必是饱受讥讽，辱及父母。父母又觉得对不起太后的恩赐，中怀耿耿，寝食难安。不孝之罪，何可轻道？

至于此去，如照陈汤的计划，眼前或可无事。但呼韩邪内心不服，一有机会，便图报复，倒楣的是百姓。倘或陈汤的计划，不能顺利达成，势必引起争战。呼韩邪大举入侵，兵连祸结，害惨了百姓，自然是不仁。

“二妹，”林采喘着气说：“你不必往下说了，不义，自然是觉得自己不能出塞，让三妹代替，有悖姊妹的情义？”

“是的！”昭君答说：“我还有一个关于三妹——”

她没有再说下去，却望着月光，怡悦地笑了。这使得林采大惑不解。“二妹，”她忍不住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暂时不告诉你，将来你就会知道，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”

“好！我就不问。”林采此时关心的是昭君，不是韩文：“二妹。你是这么个想法，我不能说你不对，不过，还有一个人，你也应该想到。”

“皇上？”

“是！你对皇上应该有交代啊？”

“那可是没有法子的事。我不能陷君于不义！”

“照这样说，竟是连皇上亦对得起了？”林采茫然地说：“二妹，我自己觉得我平时度人料事，大致也都还差不到哪里去。如今听你所说，竟是我一句都想不到的。可是细想你的话，却又无一驳得倒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”

“大姊，我说实话。这些想法，来之不易，好几天晚上通宵不能合眼，痛苦异常。为了解除痛苦，逼得我要自己想法子。苦苦思索，终于想出这番道理。如今，我是心安理得！”

“二妹，”林采很吃力地问道：“你是说，仍旧要出塞，以宁胡长公主的身份，去做呼韩邪的阏氏？”

这有点明知故问。而昭君仍是正正经经答一声：“是的！”

“那么，一切计划都要改变了？”

“也不必变多少。”昭君答说：“到了雁门，我跟陈将军说实话，请他仍旧带着三妹回来。”

“这，”林采仍摇头：“二妹，你把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！”

陈将军是奉旨行事，怎能听你的话？”

这一说昭君愣住了。望一望月光，又低头想了好半天。抬起头来时，眼中充满了平静与自信。

“大姊，我有个绝妙的办法。不过一时还不能告诉你。”

“也罢！我就不问，我只看着好了。”

“对了，大姊，”昭君很兴奋地说：“你不但会亲眼得见，而且，我还得请你在旁边帮忙。大姊，你送我到雁门好不好？”

“怎么不好？太好了！”林采又说：“其实，我送你出塞亦无妨。大漠落日，风光绝异，能开开眼界，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！大姊，你别想得那么美，你只送我到雁门，然后，你伴着三妹，让陈将军护送你们回来。”

“这么安排，就像游览一样，谁也不愿意放弃这种机会。不过，”林采紧皱着眉说：“雁门一别，只怕我们姊妹之间，都会哭得不知道怎样才能各自上路。”

这是预支了离愁，不说还好。一说，触及了昭君的痛处，顿时心乱如麻，觉得浑身虚脱似地，不由得就倒在林采怀中。

“怎么了？”林采惊呼着。但话一出口，立即发觉是自己说了一句大错特错的话。懊悔加上歉疚，不由得着急地说：“二妹，二妹，我是瞎说。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凡事没有过不去的。我说的是废话，你莫当真！”

昭君了解她的心境，但更了解自己的心境，而感想是恐惧，深以自己在紧要关头不能克制感情为忧。不过她并不服气，自觉是经得起感情的考验的。

为了证明她自己具此力量，不顾一切地仰身坐正，由于动作太骤然，抬头时，将林采的下颏，狠狠地碰了一下，令人痛不可当。但林采能够忍受，甚至忘了痛苦，因为昭君的神态，消释了她的不安。

“大姊，人孰无情，不过要看得开！”昭君沉静地说：“我是看得开的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”林采急忙答说：“连老伯母都看开了，难道你还看不开？”

昭君笑笑不答，尽力收拾杂念，只从理智上去考虑怎样才能善尽自己的责任。

“大姊，”她想停当了说：“明天我要进宫去见太后。”

“喔！”林采很谨慎地问：“是跟太后去辞行？”

“辞行是表面文章，我有话跟太后面奏。”昭君答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我要去求太后，准你伴我到雁门。”那又何用面奏太后？要一个掖庭女子作为女伴，是一件太小太小的小事。林采心知昭君必另有目的。不过，她不肯说，自己亦不宜多问。

只点点头说：“好的！我待命就是。”

第二十八章

第二天一早，昭君一面请上林苑丞亲自到长安为她奏报，请求觐见太后，一面不待有何懿旨，便带着秀春上车了。

这一去到傍晚才回来。双颊生春，颇有中酒的模样。问起来，果然是太后赐宴，命宫眷拿玉觥劝酒，不由自主地多喝了些。

“太后恩准了！”昭君很兴奋地说：“大姊，准你伴我一起到雁门。回来论功行赏，另有恩命。大姊，你倒不妨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还有机会跟太后面奏。”

“还有面奏的机会？”林采很注意地问说。

“是的！”昭君毫不含糊地答说：“动身那一天，太后还要在慈寿宫会见，算是送我的行。”

“是的！”林采在想，不知昭君陈奏了什么，但一定颇中太后的意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“大姊，”昭君笑道：“太后很夸奖你呢！”

“喔，”林采自然也绽开了笑容：“太后怎么说？”

“说你很稳重。这一次伴我从雁门归来，立刻放你出宫，而且，还要挑选一个英俊有为的郎官，把你许配给他。”

一听这话，林采又羞又喜，眼前立刻浮起侍从在皇帝左右，那些服饰鲜明，仪表俊伟的郎官——汉朝的制度，大臣的子弟得“纳贖为郎”，在御前供职。所以郎官的家世，无不高人一等。蓬门碧玉，托丝萝于高门，而又出于皇太后的恩命，能有这样的收缘结果，实在是一无所憾了。

心里高高兴兴地这样在想，口头上少不得还要做作一番，“二妹，”她薄嗔似地说：“何苦拿我开玩笑。”

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趁早自己物色吧！趁我未出关之前，可以替你代奏。”

“越说越得劲了！”林采记在心里，而乱以他语：“太后还跟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谈得很多！”昭君想了半天，毅然决然地说：“大姊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”这样东西是连秀春、逸秋都不能看的。昭君将她们两人遣走，亲自去关了殿门，才将放在手边的一个锦袱解开，里面是黄丝绳所扎的一个木筒。

“是救命！”

“轻点、轻点！”昭君急忙拦住她。

“二妹，你见了皇上了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昭君诧异地：“大姊，你何出些言？”

“我是说，这救命——”

“喔！”昭君抢着说：“这是懿旨。太后亲笔写了第一次的懿旨。”

“给谁的？”

“你想呢？”

“我想不出，总不会是给二妹你的吧？”

“虽不是给我的，却与我相关，是给陈将军的。写得很好。可惜已用‘封泥’缄识了，不然我可以拿给你看看。”

“你只告诉我好了。”林采问说：“必是不准陈将军拦阻你出关？”

“意思是这样的意思，不过说得很婉转，最后有句话很重。陈将军大概不能不听。”

“懿旨虽可抵消皇上的诏令，不过，二妹，你要知道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何况是太后给外臣的懿旨？”

“太后给外臣的懿旨，说来不大合礼，不过事非得已，陈将军亦不会胶柱鼓瑟。”

“只要二妹有这个自信就可以了。”

“我的自信，出自最后的一句话：‘毋贻君以不孝之名、终天之恨！’”

“终天之恨？”林采大吃一惊：“皇上的终天之恨，不就是老太后宾天了吗？”

“太后的说法，正是如此。如果陈将军以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’为借口，擅动干戈，太后忧急愤懑，因则成疾，竟致不起。大姊，你倒想想，这是闯的多大的的一场祸？”

林采有些心惊肉跳，“这可是太严重了！”她说：“陈将军决不敢再出关了！”

“正是，我想他亦不敢冒这个天下的大不韪。”

“可是！”林采仍有些不放心：“陈将军的性情刚强。万一一意孤行，可又怎么处？”

昭君微笑不语。眼中又充满了那种难以形容的喜悦，带着点憧憬、带着点狡猾，竟不知她是想到了什么？

“二妹”林采有些失望：“我也算是会猜心思的，哪知道这会儿竟一点都摸不着边！”

“大姊，你先纳闷些日子，将来会有补偿。”

“好吧，我不知道你说些什么，反正不想问了。言归正传，说陈将军吧！”

“你不说他性情刚烈吗？大姊，我有把握，把他的百炼钢化作绕指柔。”

“当然！二妹你做得好，可是你也别忘了你的身份！”

听得这话，昭君陡生不安。林采是误会了，误会得很深，必须及早解释，即时解释。

“大姊，难怪你误会，是我不好，话说得暧昧了。”昭君收敛了笑容，但也不是神色凛然，只是很认真地问：“不知道看出来没有？陈将军对三妹颇有仰慕之意。”

“啊，啊！”林采细想一想：“果然，你提醒我了，确有那么一点点意思。”

“不止一点点，你跟陈将军见面的时候不多，不知道陈将军对三妹如何倾倒。”昭君想了一下说：“可以下这么一个大胆的结论，三妹说什么，陈将军都会听。”

“原来你说的百炼钢可化绕指柔，把握在此。”林采襟怀开朗地说：“这倒真是我误会了。二妹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”

“笑话！”

行期终于定了，是三月初一。由于太后的主张，派定匡衡为送亲的专使，毛延寿亦是随行的执事之一。

这对他来说，是个好机会。送亲的专使在未派定以前，毛延寿一直惴惴不安，怕遇到一个难伺候的，一路上处处不便。

如今见派的是匡衡，他的愁怀一宽，因匡衡忠厚无用，加以曾有渊源，不但易于相处，而且易受摆布。将来见机行事，定要教他言听计从，则不但性命可保，亦许富贵可期。

为此，他使尽解数，奔走于匡衡的衙署与私邸之间，大献殷勤，不过两三天的功夫，便使得大家有了一个印象，毛延寿是匡专使的亲信。

启程的前两天，石显设宴为匡衡饯行，请了所有的大臣作陪，是难得的一场盛会。

宴罢，宾客告辞。主宾是匡衡，陪客要等他上车，才能各散。因此，石显无法独留匡衡密谈。想了个遮人耳目的办法，唤石敢当告诉与匡衡出入相随的毛延寿，将蒲轮安车，直驶藏娇的别墅，另设杯盘，作第二度的款待。

“匡公，”他问：“你可知陈汤此刻在哪里？”

“不是出镇吴越了吗？”

“非也！他此刻在边关上，匡公此去，必会相遇。”

以陈汤的行迹作个楔子，石显将整个计划细细说了一遍。

匡衡大为诧异。直到石显说完，竟亦还不能信其为真实。

“太不可思议了！这件事竟连太后亦被蒙在鼓里。可是，”匡衡很认真地说：“太后圣明，颇难测度。亦许已经洞彻其事！”

这下轮到石显惊疑了，“匡公何出此言？”他俯身问说。

“我受命为专使以后，特蒙太后召见，谆谆叮嘱：务必照约行事，将宁长公主王昭君送到呼韩邪国，不可轻易受人蛊惑摆布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的话！”石显释然了：“无非防着皇上舍不下‘明妃’，或有复命，特意叮嘱几句而已。”

“我所见如此，只是提醒石公，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“是！”石显丢开这一段，接着自己的话说：“匡公此行，务必为陈汤多作掩护。请格外注意的是，无论如何要拿毛延寿隔离开来。”

“我已经想过了。一入河东地界，我就派他兼程出关，到呼韩邪那里作报喜信的专差。

石公你看，这可使得？”

石显想了一下点点头说：“此计甚善，不过，须先知照陈汤。这件事，我来办。”

“喔！”匡衡突然想起：“若有紧急情况，必要跟陈汤联络，怎么办？”

这一下将石显问住了，陈汤的踪迹是绝对秘密的。同时他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需要跟陈汤作紧急通讯，所以这方面的安排，尚付阙如，此刻细想，还真不知道如何安排？

“会有什么紧急情况呢？”他这样自语似地问。

“这很难说。”匡衡只是老成持重的想法：“凡事预则立。石公莫以为我此问为多余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石显发觉自己失言了，赶紧以致歉的声音说：“应该，应该！绝非多余。”

“然则请石公作一规定。”

石显沉吟了一下答说：“只有这样，请匡公将小介带去，有事让他去转达。”

“他知道陈汤在哪里？”

“连我也还不知道。”石显答说：“不过真有紧急情况，要跟陈汤通讯，我会教他，如何去联络。”

“很好！这下我可以放心了。”匡衡问道：“石公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”

“就是毛延寿。匡公无论如何，要把他带回来，明正典刑，以伸国法。”

“这可是个难题！匡衡不肯应承，到那时候，派他为先遣人员，到呼韩邪那里，他的行踪即非我所能掌握。万一脱逃，我又如何能将他缉捕到手？”

石显心想，这不妨利用呼韩邪以制毛延寿。不过如何运用，要看情形，此时无法预计。

匡衡为人老实，这方面要教他亦教不会，倒不如简单省事，仍旧交给陈汤处置为妙。

想停当了便即说道：“匡公所言，确是实情，我不能强公之所难。只求一点，请匡公在到雁门时，设法限制毛延寿的行动。等跟陈汤见了面，把我的意思告诉他，听他处置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匡衡如释重负：“就这么办。”说着起身告辞。

到第二天，石敢当去见匡衡，说是奉石显之命，听候差遣。匡衡很客气地慰劳了一番，让他作为贴身的侍从。这一来，毛延寿便被疏远了。当然，

他对石敢当忽然会到了匡衡身边，是存着很深的猜疑的。

这天一大早，匡衡带着所有的随从都到了上林苑，排齐了队伍等候宁胡长公主上车。上林苑外，百姓夹道伫候，名为欢送，其实十之八九是想一睹有国色之称的昭君的真面目。

朝曦影中，昭君出临殿外，高髻盛妆，仪态肃穆，一双眼却红肿着，看上去不似想像之美，但确是昭君！毛延寿很仔细地辨清楚了。

在双眼忍泪凝涕之下，昭君力持镇静地穿越了一条长长的甬道，为的是要让所有见到的人，不管是长安的百姓，胡里图与胡人，以及毛延寿等等，都看清楚她是王昭君。

在百官相送的行列中，穿过长安北门，这天只走了十三里，歇宿之处，名为桂宫——这座宫是武帝所造，极其华丽。

正殿叫做明光殿，金玉珠玑为帘，连同七宝床、杂宝案、镶宝石的屏风，共为四宝，所以俗称为四宝宫。

昭君初出长安，得以在此住宿，是出于太后的特旨。但不管桂宫有多少睹玩不尽的景致，昭君却无心欣赏，一则是离情别绪，塞满心头；再则是刚一到桂宫，便得到消息，皇帝急召匡衡，不知是何事故？令人放心不下。

三更过后，已解衣归寝，忽然秀春来报：“匡少府求见！”

“这是什么时候了？我怎么好见他？”

“二妹，”林采提醒她说：“必是极紧急之事，不妨从权。”

“那只有隔着殿门相语了！”

于是一个在槛内，一个在槛外，隔着屏门交谈。匡衡第一句话就是：“长公主只怕要在桂宫多住几天了。”

“喔，是何缘故？”昭君吃惊地问。

“皇上的意思，”匡衡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是要另谋挽回之计。倘若顺利，长公主就不必再往前走了。在这里住些日子，就为的是等候消息。”

“奇怪！”昭君问说：“所谓另谋挽回之计是指什么？”

“皇上未曾明谕。”

“照匡少府你猜想呢？”

“或者，”匡衡很吃力地说：“或者是去求皇太后。”

“求皇太后？”昭君越发不解：“求皇太后什么？”

“是匡衡猜想，未必是真。”

话越来越离奇了，而匡衡已在槛外顿首告辞。

“夜深了！长公主请安置，好在尚有数天耽搁，一切都不妨等到明天再说。”

这话也是，但明知尽有时间，可以打听详情，却怎么样也放心不下，与林采两人谈了一夜，无非都是揣测之词。

第二天睡到近午时分才醒，只见秀春神色紧张，颇有诡秘的神色，便顾不得梳洗，先就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子，可是听见了什么？”

“不是听见，是看见。”

秀春低声说道：“看周祥来到，查看各处通路，似乎……”

“似乎什么？”

“我是猜测，只怕皇上要来！”

这又让昭君上了一段心事，不知道皇帝来了，见还是不见。少不得又跟林采商议，结论是：不能不见，但以长公主的身分觐见。

到得黄昏，可以断定皇帝是不会来了。由于前一夜没有睡好，这晚上昭君早早归寝，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突然惊醒，罗帐昏昏，一灯如豆，仿佛犹在梦寐之中。秀春的声音，却是很真实的。

“长公主，长公主！匡少府求见。”

“怎么又是深夜求见？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？”昭君有些不高兴：“你告诉他，有话明天再说。”

“匡少府说了，他也知道这时候求见不适当，不过今夜的急事，比昨夜还要急。他只请长公主隔门接谈，说一句话就行。”

“也罢！”昭君无奈地说：“取我的衣服来！”

到得殿门口，门外匡衡说道：“深夜求见长公主，而且又是第二次，咎歉之情，非言可喻。不过车驾已快到了，不能不来通报。”

“什么？”昭君大吃一惊：“皇上要来？”

“是！快到了。”

“这，这怕不行。我已经卸妆，何能朝见天子？而况又是如此深夜！”

“事出非常，请长公主从权。”

“实在为难。”

“长公主！”匡衡的话中，有着诘责的意味了：“皇上深夜亲临，竟不得一视长公主话别，这件事传出去，只怕诸多未便。”

这是故意找顶大帽子扣下来，昭君倒并不在乎，什么“诸多未便”？与她全不相干。她心里在想：如此深夜，应避嫌疑，不然让皇太后知道了，只怕皇帝要受责备。但坚拒不见，却又于心何忍？春寒恻恻，从长安到此。这番辛苦不小！

转念到此，不由得便说：“好吧！等我略略准备，请圣驾少待。”

“是！还来得及。”

于是，秀春唤起所有的宫女。林采当然也惊醒了，分头去办接驾应有之事。而最要紧的，自然是替昭君梳妆。

不一会，灯火辉煌，几案整齐。昭君梳一个便髻，不涂脂，不敷粉。但换了朝见天子的礼服。然后大开殿门，率领宫女在殿外接驾。

皇帝是由匡衡亲自引领着来的。昭君俯伏低头，朗声报名：“赐封宁胡长公主王昭君接驾。”

“起来，起来！”

皇帝站定了脚，想看一看昭君的脸，但她的头一直低着，直到入殿坐定，昭君平视，皇帝才发现她脸上隐隐有忧色，不免关切，但却不愿率直相问。

“你没有想到我会来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白天想来，怕闹得大家都知道，想想算了，可是不行，想你想得很厉害，非看一看你不可，所以就这么悄悄儿地来了。”

皇帝的声音中，充满了渴慕之情。昭君十分感动，但也有同样的忧惧，怕自己的计划，无法实现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皇帝的声音有点焦急了：“我也知道，你心事重重。不要烦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“是，昭君也知道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，请皇上把昭君忘掉。”

“办不到！”皇帝脱口答说：“我试过，不成功，真的，昭君，我不骗你，我不相信什么解语花、忘忧草。只觉得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不，不是没有烦恼，是可以把烦恼丢开，雄心勃勃地去考虑解除烦恼的办法。昭君，我要把天下治理好，实在少不了你！”

那种激动的词色，将昭君一颗近乎灰冷的心，又燃得炽热了。但亦不免奇怪，疑惑。奇怪的是自己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；疑惑的是，自己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？

“昭君不相信，”她说：“对皇上有那么重要。”

“说实话，我先也不相信你对我会有那么重要，等你一离开长安才知道。昭君，”皇帝执着她的手，很吃力地说：“这一阵子我的心情，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：手足无措！”

昭君一惊，怕自己是听错了，求证地问：“手足无措？”

“是的，手足无措！做什么事都打不起兴致，也不知道怎么去做。”

昭君感觉神态严重了，不自觉地又说：“照此看来，昭君可真罪孽深重！”

“不，不！”皇帝急忙分辩：“你这么想，可是大错而特错了！”

“那么，昭君该怎么想呢？”

看她是真的困惑不解，皇帝便很起劲地教导，实在是提出他自己的希望：“你应该这么想：‘有我陪伴，对皇帝就是很大的鼓励，能够激起他的雄心壮志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这是最值得夸耀，最值得安慰的事。’”

昭君更为困惑了：“真的没有想到！”她说：“昭君对皇上有那么重要。可是……”

她没有再说下去，皇帝不忍催她，怜爱地轻抚着她的手，让她想停当了再说。

好久，昭君仍是不开口。这就表示她有碍口的话。皇帝认为应该有所鼓励，才能让她说出来，便温柔地说：“不要紧，昭君，在我面前，什么话都可以说，不必忌讳。”

“我是在想，世事不测，祸福无门，人生总有一死——”

“嗨！”皇帝不以为然地：“好端端地提这些话干什么？”

“请皇上赐谅，昭君不能不提。皇上福祚绵绵，昭君是一定死在皇上前面的，那时候，皇上又怎么办？”

这一下将皇帝问住了。“我从来没有想过！”他摇摇头。

“是的，昭君料想皇上亦不曾想过，如今请皇上试想一想。”

“我不敢想！”皇帝摇摇头：“太可怕了！”

昭君非常失望，不由得用质问的口气说：“皇上一再垂示，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，不道这么一件事都放不下！”

皇帝惭愧地低下头去。自己觉得是遭遇了无情的考验，想了好一会，叹口气说：“真的有那么不幸的一天，我亦只好自怨福薄。”

“是！”昭君面容肃穆地说：“皇上亦只好善自排遣。”

皇帝无话可答，交谈形成中断。沉默中回想说过的话，忽然发觉昭君的态度有异。她所说的一切，似乎都出于彼此不再见面这个假定，这是何缘故？

这样一想，皇帝大为不安。同时也想到了一件事，毫不考虑问了出来。

“昭君，你那天进宫见皇太后去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昭君答说：“是向皇太后谢恩辞行。”

“你怎么说？”

不问皇太后有什么话，而问她怎么说？昭君知道皇帝动了疑心，答得不妥，立刻便是一场大风波，所以话要想一想才出口。

“昭君当然不能奏上皇太后，说是到得雁门，便即折回。

只照就此出塞，怕难再见的情况，叩谢皇太后的恩宠。”

“这才是，”皇帝放心了：“皇太后怎么说？”

“话很多。”昭君一面想，一面说：“皇太后一再叮嘱，沿路自己小心，又训诫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关切之情，感戴不尽。”

“皇太后对你，可有恋恋不舍之意？”

“那自然有的。”

“这就是了！”皇帝兴奋地说：“等你重返长安，皇太后不知道会怎么样的高兴。”

“重返长安！”昭君在心中默念。突然悲从中来，落下两行清泪。

昭君心想，皇帝的看法，只怕与事实适得其反，而亦由此可见皇帝对太后全不了解，自己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使得太后与皇帝两皆满意的。唯一的自处之道，只是不动感情，冷静思考，求其心安而已。

因此，她改变了态度，不再说那些隐含规劝譬解的话，甚至也很少开口，只静静地倾听皇帝在谈近些日子来，如何百无聊赖，如何只以七弦写忧？诸如此类的身边琐事而已。

由七弦琴谈到琵琶，皇帝感叹地说：“此一别至少亦须三个月，你的琵琶一时听不到了。可能为我奏一曲？”

出于皇帝的要求，依礼本不得拒绝，而昭君却又另有想法。她的琵琶岂止三月，只怕今生今世再也不入汉家天子之耳了！就为了这一点，她毫不犹豫地答说：“昭君遵旨！”

不巧的是，煞风景的更鼓忽响，夜阑人静，风向又顺，听得格外清楚。是四更天了。

“辰光过得好快！”皇帝惊讶地说。

昭君正要答话，只见帘幕微动，知道是秀春在外面，便提高了声音问：“有事吗？”

“是！”人随声入，秀春跪下说道：“启奏皇上，匡少府命春代奏：鼓打四更，皇上应该启驾回宫了。”

“知道了！”皇帝很快地答说：“你告诉匡少府，一会儿就走。”

“是！”秀春答应着，却仍跪在那里不起身，只拿眼望着昭君。

“皇上请回宫。”

“不！昭君！”皇帝的声音怯怯地，有着求情的意味：“你就让我多坐一会吧！”

昭君真不忍心再说了。但殿外却有一个苍劲的声音响起：“臣匡衡有要事面奏。”

皇帝迟疑了一下，向秀春做个手势，示意传召匡衡入内，但却是一脸的无可奈何。

“奏皇上，天一亮，职驾回城，诸多不便，而况今天是皇上朝慈寿宫的日子。”

皇帝一惊：“是今天？”

“是今天。”昭君也记起来了，为匡衡代答。

皇帝每逢三、六、九朝慈寿宫，是太后很看重的一件事。

倘或愆期，必会查询，那可真是“诸多不便”了。皇帝无奈，只得起身。

皇帝黯然地叹口无声的气，一步重似一步地踱了出去。昭君心里当然很难过，但强制克制着自己，保持漠然的脸色。

第二十九章

天气突然回暖，金黄色的阳光，洒遍桂宫中，千门万户，宫女们都换了薄薄的春衣，约伴嬉游，明灭不定的林子里，不时可以听见笑声，那光景真如清明前后的艳阳天气，恰是踏青的季节。

然而昭君心头，阴霾不开。情势显得很混沌，究不知皇帝打的什么主意？忍无可忍之下，派人去请匡衡，要问个明白。

“匡公，”她问：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，为何逗留不走？务必请你说明白。”

匡衡实在也不知道怎么说了？有个意外的情况，是谁也想不到的。有人在皇帝面前告密，说石显如何受了呼韩邪的贿，又如何纳了胡妇为妾。因而处处卫护着呼韩邪，最明显的证据是，向胡里图提出的一张贡礼单子，原来是用二十方木简所书，结果只要两方木简就写完了。

因此皇帝不能不疑心，石显是想尽手段，要将昭君送到塞外去做阏氏。当然，他不能冒冒失失地向石显查问其事，特召匡衡密议，尚无结果，所以将昭君的行程，暂且延搁下来。

知道这件事的，只有君臣二人，再就是一个周祥，匡衡当然不能跟昭君说破，却又一时找不到掩饰的理由，以致于讷讷然地好久都无法作答。

“匡少府，”昭君认为事态严重了：“我身为长公主，不能长此逗留在离宫。如果一时不走，请你把我送回皇太后那里！”

这是逼匡衡说实话，暗寓着威胁的意味，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，她会奏请太后作主。匡衡识得她话中的分量，不由得有些着慌。

“长公主请忍耐！”匡衡惶恐地答话：“我奉旨不准泄露真相。请长公主体谅，莫使我陷于违旨之罪。”

“违旨是死罪，我怎忍害你。不过，匡公，你也别忘了，你是奉懿旨送我出塞的。违背皇太后的吩咐，罪名应不会轻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匡衡被提醒了：“我今天就进宫请旨，回头必有确实的消息。”

“好！我等着，不过，匡公，我想请问你打算请谁的旨？”

“我跟皇上请旨，就把长公主刚才说的话，面奏皇上，想来皇上亦不敢违背懿旨。”

“照此说来，是马上就可以继续上路了？”

匡衡想了一下，有了个主意，很负责地答说：“是！我想明后天就会往前走。”

匡衡是这样的想法：石显与呼韩邪勾结之事，并无确实佐证，而且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查得明白的，而昭君出塞却不宜中止，以免太后诘责，因而他决定建议，一面查石显，一面送昭君，缓缓行去，如果有了任何改变，

遣快马传旨，中途折回，也还来得及。

皇帝欣然准奏。匡衡随即又说：“行程耽搁，易起流言，传到塞外，反易引起意外猜疑。臣此刻向皇上叩辞，明日一早就护送长公主上路了！”

“好，好！你多辛苦，此去到了雁门，务必与陈汤仔细商量。”皇帝又说：“匡衡，你是国家柱石，陈汤的身份地位，都远不如你。不过各有专司，此行无异战阵，一切自应以武将的号令为主。希望不要介意。成功回来，我自有关慰之处。”

匡衡灵机一动，自奉旨暂留，得知石显为人密告以后，他一直在筹思如何为石显洗刷，而苦无善策。此刻忽然想到，大可借陈汤来做篇文章。

“臣遵旨，此去一切听陈汤作主。不过，臣愚，窃有所不解，亦不知可能冒渎陈奏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皇帝回答说：“我们君臣一德，你尽可直言无隐。”

“多谢皇上示以腹心，臣敢不竭尽愚忱以报？臣所不解者，不知皇上对陈汤是否绝对信任。”

“不错。陈汤可靠，是我所深信不疑的。”

“他的能力呢？譬如知人之明，料事之深之显。”

“那更无话说。照我看在将官中，他不是第一，就是第二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皇上何又有疑于石显？”匡衡紧接着说：“此行系陈汤会同石显所策划，更由陈汤负责执行，倘或石显别有异谋，以陈汤之才，绝不能看不透。以陈汤之忠，绝不肯受利用。请皇上三思！”说罢，以首着地，静待答复。

皇帝恍然大悟，“是我错了！”他很坦率地：“石显绝不致于如此！陈汤亦绝不容他如此！”

“皇上圣明。”匡衡高兴地说。

“不过石显亦有自偿嫌疑之失。他娶胡妇为妾，便很不妥当。”

“是！”匡衡回答说：“石显行迹不检，诚有不当。不过他的忠心，请皇上无须置疑。石显与臣论及机密时，虽有胡妇在场，但以反切交谈，就为了防备机密外泄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那就更可以放心了。不过，”皇帝皱眉问道：“这密告的是谁呢？”

匡衡回到桂宫，洗去一脸尘沙，换了一身官服，正待去见昭君时，石显赶来了。

原来当匡衡醉辞出殿后，在待罪的石显立即奉召入宫。皇帝坦率表示，自己错疑了他，幸亏匡衡替他作了有力的洗刷，所以一出宫立即赶来，期间虽隔了好一段时间，只以匡衡车慢，而石显是骑好马急驰而来的，故能接踵而至。

“匡公大恩大德！”石显俯首道谢：“真不知何以表达石某的感激之忱！”

“言重！言重！”匡衡急忙还礼：“一殿为臣，理当如此。”

“匡公，谢过私恩，更有一番解说。石某备位中书，若因被谤而被黜，必致谣诼纷传，影响人心，政局因而而不安，所关不细。是故匡公仗义执言，亦可说是功在国家。”

“这话更不敢当了。我只是辨明是非而已。”

“是！”石显又就反切说话了。“是者是，非者非，是者在此，非者何在？”

“这——”匡衡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倒要请教。”

“隔墙有耳，不便明言。请匡公加意就是，此人阴谋败露，恐怕别有异图。”

这一说，匡衡有些着慌了，“石公，这，这可是让我作难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如何加意？倘或有何意外，我自知拙于应变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

石显且不答话，唤进随从来，低声问道：“毛延寿何在？”

“与石敢当在谈事。”

石敢当已由石显派给匡衡，专门担任匡衡与陈汤之间紧急联络的任务。此刻是他跟毛延寿在谈话，石显觉得可以放心。因为石敢当一定会绊住毛延寿的脚步，不让他来刺探偷听，说话便不必太顾忌了。

于是石显想了一会问道：“皇上可曾谈起密告的人是谁？”

“曾蒙皇上垂询。”

“匡公如何回奏？”

“我不敢率尔答奏。皇上亦未再问。”匡衡答说：“似乎皇上迄无所知。”

“如今呢？”石显问道：“想来匡公已有所知了？”

“是！不就是那个专门搬弄是非，无恶不作的小人吗？”

石显点点头问：“照这么说，匡公以为难对付者，就是此人？”

“此人犹如毒蛇，在我身边，真令人寝食不安！”

这话倒教石显不解了，“此人奉派送亲的专使，供匡公驱遣，已有多日。”石显问道：“何以先前，不闻匡公有此疑虑？”

“这是从阁下被密控以后的事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有此人完全了解石公与胡里图交往的经过，所以告密者十之八九可以确定是他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开始觉得有如条毒蛇在身边。”

匡衡又加了一句：“务必请石公为我除去这肘腋之患！”

“匡公，”石显安慰他说：“有石敢当在，足以保护大驾，不足为忧。”

“是的！贵介很能干，很得力。不过，石公，你可别忘了，他说不定有紧急任务，那时就难以兼顾了。”

话是不错，如果石敢当必得去联络陈汤，即无法保护匡衡。但毛延寿又何敢真不利于他的阴谋？再说亦无必要。石显原来提醒他，只是要他当心不要泄露了什么机密。只为话说得过分了些，而匡衡本就视毛延寿为毒蛇，以致于误会为可能被谋杀的严重警告。

“石公，”匡衡又困惑地问：“我实在不明白，此人罪大恶极，早就应该拿交廷尉衙门，审问清楚，明正典刑，何以能容他活命至今，一再生事？”

“咳！”石显叹口气：“只为投鼠忌器。”

“石公之所谓‘器’，若是指呼韩邪而言，那就令人大惑不解了！”

“此话怎讲，倒要请教。”

匡衡想了一下说：“我先请问，毛某私通呼韩邪，可有此事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”

“既是私通呼韩邪，自然帮忙人家说话可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这，令人困惑之事就来了。”匡衡觉得措词应该谨慎了，所以想了想才说下去：“石公徇胡里图之请，减免呼韩邪的贡礼，怀柔远人之道，必蒙皇上嘉纳。此事于呼韩邪极其有利，何以毛延寿以此为公之罪？居然密奏攻讦。”

这一下提醒了石显，猛然击掌，“是了！匡公！”他说：“我有以报命了。”

说罢，随即起身。匡衡大感突兀，一面离席相送，一面问道：“石公何处去？”

“不远，不远，去去就来！”

石显果曾然不曾走远，甚至未出桂宫范围，在宫墙西偏，当作朝房用的一座小厅中坐定，随即派人将住在桂宫西面宾馆中的胡里图请了来谈。

“胡将军，你可知道我差点性命不保？”

胡里图大吃一惊，急急问道：“相爷何出此言？”

“莫非你没有听说，有人在皇上面前告了我一状？”

“仿佛听说，”胡里图答道：“相爷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久蒙天子宠信，若有人敢这么做，徒见其自不量力而已！”

“好一个自不量力！”石显冷笑：“真有人连自己能吃几碗饭都弄不清楚的。”

“此人！”胡里图谨慎地探问：“不知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告我，与你家单于有勾结，受了你家单于的贿，又纳胡妇为妾，胡将军，这是你害我了。”

“相爷这话，我不敢受。”胡里图惶恐地说：“纳胡妇为妾，岂足为罪？若说勾结、受贿要有证据。”

“证据，有！”石显愤愤地：“说我减免你们的贡礼，便是证据。”

胡里图震动了，“这是谁？”他说：“看起来是有意与呼韩邪为敌！相爷，请明示，如果是蒿街上的人，做出这种悖乱的事，我把他捆了来，请相爷发落！”

“稍安毋躁！”石显摆摆手，做个往下按的姿势，反倒是抚慰胡里图了：

“你听我说，这不是我怪你。倘或有此意思，我的话也不是这么说了。是不？”

“是的。”胡里图实在很气愤，所以紧催着问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“不是你的族人！他们不会知道那么多的事。”

“莫非。”胡里图突然意会，却有些不信：“是毛延寿？”

“不是他是谁？胡将军，”石显故意显得很为难地，“我要向你请教，我应该如何处置？”

“相爷，”胡里图惶恐地：“毛延寿与我毫无瓜葛，他作出悖乱之事，我一无所知。不信，相爷可以传他本人来问。”

“不，不，你误会了。所谓投鼠忌器。因为我深知你家单于对此人颇为信任。上次为了逮捕他，惹得你家单于大发雷霆，几乎伤了两国的和气。是故这一次我不便造次行事。”

胡里图心想，如果石显自己逮捕毛延寿。该杀该剐，与已无关。此刻人家看呼韩邪的面子，不便下手。而自己倒说：捉他不要紧，悉听尊便。这话传入呼韩邪耳中，说不定就会惹起很大的麻烦。

那么该怎么办呢？胡里图盘算了半天，认为有个办法，不得罪汉家，也不会惹起呼韩邪的不快，两全其美，大可一用。

“承蒙相爷尊重我家单于的意愿，感激之至。单于亦不是真的信任此人，只是耳朵软，受他的哄而已。说到头来，既成汉家女婿，维持两国和好，是件无大不大的大事。小小一个毛延寿算得了什么？我如今向相爷保证，只要他到了敝处，我先把 he 看管起来，然后将始末情形，回明单于，一定将他用槛车送回长安，听相爷拿他法办。”

听他这个办法，石显正中下怀，他要杀毛延寿不费吹灰之力，但深怕节外生枝，影响了陈汤的计划，所以抱定一个宗旨，此生必得将毛延寿稳住，因为把他稳住，也就等于将胡里图与呼韩邪稳住，事情才会按部就班，照陈汤所拟定的步骤去做成功。

但是，胡里图的办法虽符理想，匡衡的疑虑不能不设法消释。一客不烦二主，仍旧要着落在胡里图身上了。

“胡将军，你这么说，情理周至，我很赞成。不过，匡少府胆子小，看见此人如此阴险，自道如同有条毒蛇在身边，寝食难安。这便怎么办？”

“这，请放心！”胡里图拍胸担保：“交给我！我来看住他，不叫他蠢动。再说，他也没有必要对匡少府下什么毒手。”

“原是这话，无奈匡少府不是这么想。”石显欣快地说：“既是你这么说，我想，匡少府也可以放心了。”

果然，匡衡听得有胡里图“保驾”，宽心大放，第二天高高兴兴地护送昭君上路，直往河东而去。

第三十章

出潼关，渡黄河，到蒲州，自此北上，历经河东的大邑。

每到一处，地方官亲迎亲送，执礼甚恭。经过城市镇甸，夹道围观的百姓，拥挤不堪，都说从无此种盛况，而且亦都觉得不枉了这番挤轧的辛苦。

看热闹的目标有二：一是长公主的嫁妆，花团锦簇，都是民间任何富室嫁女所比不上的；再是昭君本人。风沙扑面，她总是深藏在车帷后面的时候居多，偶而一现真相，有幸识面的人，那份兴奋，与津津乐道，数日不息的劲儿，可真是自己都会惊奇，不知何以竟能如此！

终于到了代州了，州北便是雁门关。预定在此地留驻五日，时间相当从容，所以昭君一到行馆，便即传话：长途劳顿，需要好好休息，这天什么人都不见。

可是有一个人却非见不可。事实上故意宣布什么客不见，就是要腾出功夫来见这个人——韩文。

要找韩文很费周折，昭君只能托匡衡，匡衡又只好找石敢当，石敢当去找代州衙门的一个掾吏，辗转传信息，直到黄昏才有着落，说要夜深更深才能来。

于是昭君嘱咐秀春，摒绝行馆中执役的僮仆侍女。入夜与林采枯望相待，等人最难耐，一个更次真比一年还长。

好不容易到得三更过后，只见窗外有个影子，穿的是卫士的服饰，昭君不由得诧异，定睛向暗阴中凝视，一点不错，是个卫士悄然进来了。

“什么人？”昭君威严地叱：“此是何地？怎能擅自闯了进来？”

那人不答，脚步却加快了，竟一直踏进厅来。秀春、逸秋二人闻声赶来，想拦阻而又不该。就在这大家紧张得手足无措的当儿，那卫士起手往头上一抹，去了军帽，露出一头长发，妩媚地笑道：“大姊、二姊，是我！”

原来是韩文。昭君又惊又喜，愣在那里只是含笑相视。林采便急步迎

上来，握着她的手问道：“三妹，你何以作此装束？”

“无非求其隐秘。大姊，”韩文笑道：“我听说你也要来，太高兴了。我有好些话要跟你、跟二姊说！”

“我们也是一样。相隔的日子虽不久，要讲的话，要谈的事，三天三夜都说不完。”

在这彼此情绪激动，悲喜交集，而风尘劳顿，疲倦不堪，却又亢奋异常之际，昭君使劲地挥一挥手说：“反正今晚上是都不睡的了，大家换了衣服，慢慢儿谈。”

果然，这一句话有镇抚情绪的功效，林采与韩文都欣然同意。昭君不但自己换了只有在姊妹面前才穿着的寝前便衣，而且命秀春、逸秋亦不必拘束。

姊妹三人都赤着脚，在锦褥上随意倚坐。韩文心直，忍不住便说：“这好像就是我们又在掖庭了！”

在掖庭，多的就是闲功夫，姊妹情深，每日晚上都是这样聚在一起要谈到夜深人静才归寝，有时就索性偎倚在一起，似寝非寝地度过一宵。如今韩文一点破，昭君与林采都觉她的感觉不错。

“我好想吃杂煮粥！”韩文又说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晌我老记起我们从前一起在掖庭的日子。”

昭君知道，她是因为在雁门暂作逗留，不久便将出塞，此去恐无生回汉宫之日，所以对过去的日子，格外怀念。如今事虽中变，她可以不必有那一段惋惜的追忆，但昭君却愿意为自己重温旧梦，好为出塞以后多留一段可资回想玩味的材料，所以很兴奋地说：“对了！我也好想杂煮粥的滋味！”

说着，已站了起来，竟是亲自要去调制杂煮粥。那也大可不必，所以林采把她拦住，将秀春找了来，吩咐她去预备——原来在掖庭的时候，饭菜向例每人一份，有那亲密到片刻不可离的姊妹，将剩下的饭菜留了下来。到得夜深杂煮成粥，用来果腹，寒冬天气，得此一盂中吃不中看的杂煮粥，真能暖到心头，所以能令人如此向往。

“好些日子未尝杂煮粥了，”昭君自疑地问：“我不知道味道是不是还会跟从前一样？也许粥仍旧是那样的粥，只不过我们的口舌变过了。”

“二姊，”韩文答说：“口舌也不会变的！心尚且不变，口舌之欲是尝惯了的，怎么会变？”

“是的！”昭君深深点头：“心是不会变的，也不应该变的！”

“这是就我们姊妹来说。别人就不一定这样子了。”

“三妹！”昭君突然眼睛发亮，很有兴味地问：“这一路来，陈将军对你的态度没有变吧？”

听她这一问，韩文的脸颊耳根都红了。昭君越觉有趣，不由得就笑了，而越是如此，越使得一向善于词令的韩文无法开口。

“说啊！”昭君催问着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韩文将脸扭了过去。

“这样看来，越发证明我的推测不错了！”

幸好杂煮粥解了韩文的围，连秀春、逸秋在内，人手一盂热粥，啜吸有声，形状不雅，而滋味却以各人都加进了怀念长安与掖庭的因素在内，觉得格外醇厚。这样口无二用，只顾吃粥。无法讲话，将陈汤就搁起来了。

韩文一面吃粥，一面思量自己，觉得自己是大错而特错了，此行与陈

汤相共，既是勤劳王事，又是成全姊妹，极其光明正大的一件事，而况一路发乎情、止乎礼，不欺暗室，可质鬼神，何以昭君一提到，羞得那样子不可开交，倒像作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实非自己作贱自己？

悔恨之余，自然要设法弥补，唯一的办法是尽量公开，处之泰然。因此，吃完粥反是她先谈陈汤。

“陈寿——”刚说了这两个字。自己便觉好笑。“陈将军路上改名叫陈寿，叫惯了竟不易改口。”

“怎么？”昭君问道：“你一路都叫他陈寿？”

“不！在别人面前我称他——”韩文硬一硬头皮，不带表情地说：“‘我家陈寿’。”

“喔，你们扮的是夫妻。”昭君笑着问道：“当了面呢？”

“那还不是穷家小户的习惯，只叫声，‘喂！’他自会马上转脸来答应。”

这些见得陈汤是时时刻刻关注在韩文身上，听到这一点，林采也感兴趣了，“三妹！”她问：“那么，他管你叫什么呢？”

韩文撇一撇嘴，“好肉麻！”她说：“叫‘娘子！’”

“想来叫得很亲热？”昭君插嘴问说。

“不亲热也不行。”韩文索性装得毫不在乎地：“不然就不像了。”

“这样说，总还是亲亲热热的情形？”

“有的！都是做给人家看的！一到了卧室里，就没有什么话说了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们正好跟俗语所说的相反。”林采说道，“是‘上床君子，下床夫妻’。”

“‘君子’亦不见得连话都不说。”昭君率直说道：“我就不能想像，两个人一灯相对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句话都没有！”

“话当然有的。”韩文想了一下，态度又一变，是真正姊妹谈“悄悄话”的模样了：“他倒是总想跟我说话，一双眼睛，亦跟着我转，脸上是随时预备摆出笑容来的神气。”

昭君与林采相视而笑。只是昭君的笑容一直不消，而林采却忽然变得忧郁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昭君突然发觉，不安地问：“大姊，你想到了什么？”

她是一时的感触，昭君一出塞，像这样姊妹欢乐的日子，是再不会有了。由此一念又想到赵美，死别生离的滋味，都尝到了。

韩文亦是关切地催问，要知道她是何心事？林采无奈，只好这样答说：“我是忽然想起四妹。”

这一说，将昭君与韩文亦带来了抑郁不欢。林采大为懊悔，但无从弥补。不过，赵美去世已久，悲痛已为时间冲淡，所以沉默了一会，各人皆能自我排遣，以淡淡的落寞的心情，又追忆起掖庭的旧事。

就这样一直到曙色初现，方始觉察到时光过得好快。“真要睡了，今天还有好多事。”昭君将在打瞌睡的秀春、逸秋唤来吩咐：“午前必得把我叫醒了，别忘记！”

到这时候，林采才得有机会将藏在心里已经半夜的一句话，趁韩文不在眼前，悄悄问昭君：“二妹，仍旧是你出塞，三妹复回长安这件事，你该告诉她了。”

“我自有道理。此刻告诉她，徒然引起争辩，无补于事。”

“喔！”林采问说：“你是要召陈将军宣示了懿旨，再告诉三妹？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。”昭君神秘地一笑：“事实上，宣懿旨时，三妹也不妨在场。”

“这与她什么相干？莫非懿旨中也提到了她？”

“到时自知。”昭君笑道：“大姊快睡去吧！回头有得热闹呢！”

午前被唤醒来的昭君，第一件事便是派秀春传话出去，请匡衡去约陈汤来，听宣懿旨。

“这可是怪事了。”陈汤大惑不解：“怎么还有懿旨？匡公你可知道是什么事？”

“不知道！我也在纳闷不过，由长公主带一道懿旨来，这件事不能算意外。”

“匡公！”陈汤大摇其头：“我可不去，拜托转陈长公主，为将在外，怎么样也谈不上跟皇太后有何关涉。我可以不必听宣了。”

“好罢，”匡衡想了一下说：“其实不会有什么紧要的话，无非叮嘱你善为保护长公主而已。”

“正就是为此，我不能听宣懿旨，因为我保护的是韩文，不是长公主！匡公，你想，我不知道犹可说，知道了，而所保护的不是长公主，岂非变成违旨了？”

“这，”匡衡一时无法分辨是非：“这也不至于那么严重。”

“这样吧！”陈汤说道：“请匡公先去见长公主，问明究竟。如果与我无关，我就不去听宣了。”

“那也好！”

说着匡衡起身而去。行馆都集中在一处，相距甚近，去不多时，匡衡复又回转，脸上的神色，颇为严肃。

“长公主说：是关于出塞的大事。又说：皇太后面谕：倘或陈汤以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’的话违抗懿旨，要给他知道：君命固可不受，并没有准他太后的话亦可不听。在边关固奈何他不得，回到长安，问他可畏廷尉衙门的办法？”

陈汤伸一伸舌头，“好厉害！”他说：“既是出塞之事，我就去听听。”

于是相偕来到行馆，只见院子里已摆设了香案，代州的地方官亦在伺候。一看匡、陈二人已到，随即通报，请长公主宣旨。

不久，里面抬出来一架胡床，上面摆着一个锦袱，供在香案后面，全副盛装的昭君，步履稳重地踏了出来。面容肃穆地亲手解开锦袱。内中的简册，用封泥封固，击碎封泥，取第一块简册在手中，高声说道：“听宣懿旨！”

匡衡、陈汤及所有在场的官员，都跪了下来。昭君使用清朗的声音念道：“宁胡长公主传谕匡衡、陈汤知悉……”

懿旨中说，应呼韩邪国单于之请，以宁胡长公主昭君和亲，此是两国交好，长治久安的大事，无论如何，必须践约。

除了命匡衡送亲以外，并责成陈汤保护出塞，不得违误，“毋贻君以不孝之名，终天之悔！慎之，慎之！”

俯伏在地的陈汤，听到前面的那段话，气愤多于一切，不知道是谁泄露了整个计划，以致太后作此令人措手不及的干预！心里不断在想，非将此人找出来，奏明皇帝，治以应得之罪，方解心头之恨，但听到最后那几句话，心头大震，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。

抬眼看时，匡衡与他的表情，亦复相似，栗于太后的警告之严重，都

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。

见此光景，昭君将竹筒放下，同时站到侧面说道：“匡少府、陈将军，请起来！”

“是！”两人同声答应着，站起身来，面面相觑。

“陈将军，”昭君问道：“懿旨听清楚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有何话说？”

“我能有什么话说？皇太后以此相责，就是皇上亦不敢冒这个大不韪。”

“皇太后是为国为民。”昭君平静地说：“陈将军须仰体慈恩。”

陈汤不答。只问：“请长公主告诉我，如今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懿旨上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”

懿旨是责成陈汤护送昭君至塞外，他当然也知道，所要问的是韩文的出处。原想昭君会有指示。此时却不能不明说了。

“我是指韩姑娘。”

“喔！”昭君很高兴地笑道：“皇太后另有一道懿旨，是专为处置我那义妹韩文的。与陈将军，亦有关系，应该一起宣！”

说着转脸吩咐，召韩文来领旨。

韩文已经得到消息，事情起了绝大的变化，心里乱糟糟地，不知是悲是喜，只觉得困惑万分。正在向林采探询，未得要领之际，听说太后特为下达关于她的懿旨，更觉惊异，神色就不免踌躇了。

“快去吧！”林采推着她说：“皇太后一定是因为你吃了一趟辛苦，加恩赏赐什么，快去，是好消息。”

林采还只猜对了一半，加恩固然，却非有何赏赐。是赞赏陈汤忠心耿耿，韩文深明大义，特为主婚，将韩文许配陈汤为妻。

竟是这样一道懿旨，所以在场的人，无不大感意外，亦无不觉得这是世间最有趣的一件事，唯一的例外是韩文，当时，便忍不住呜咽流涕。

这好像太离奇了，但细想一想便不难明白，是韩文感激涕零之故。当时林采便赶上去相劝，而另一面匡衡与州官亦笑容满面地向陈汤致贺，一时记不起还有长公主在，倒将昭君冷落了。

昭君照预定的步骤，有一件很急需之事，必须即刻交代，便喊一声：“匡少府！”

“匡衡在。”

“请你即刻看管毛延寿。”

“啊！”这下提醒了陈汤。没有功夫请示，甚至没有功夫交代下，急步如飞地迎身则去，怕迟得一步就会让毛延寿逃走。”

韩文竟是哭不停了，一开头是感激涕零而哭，先感激太后，次感激昭君，便是两场哭。

然后想到昭君出塞，从此再难相见，以及一路黄尘漠漠的苦楚，眼泪越发止不住。

一面哭，一面想，想起在家乡的父母，心头又酸又甜，只是想哭，又想起掖庭的姊妹，为她们委屈，索性替她们哭一哭。就这样哭得林采都烦了。

“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眼泪？”

“不要怪她！”昭君拦住她说：“你让三妹把心里的伤感委屈，一股脑儿都哭了出来。”

往后就是每天都是笑的日子了！”

就这一句话，将韩文刚止住的泪水又引了出来，于是林采又怪昭君。不过韩文的泪水却真是流完了，捧着胸，带些惶恐的声音说：“大姊、二姊，不好！我心里空落落地发慌！”

“过一会就好了！”昭君想说，打入冷宫的时候，夜夜流泪到天明，也有过这样的感觉，但念头刚转，便觉得此话不妥，自然而然地咽了回去。

“我好饿！”韩文又说。

“是哭得累了，”林采说：“这好办，我有法子治。”

果然，只一盂肉羹，便将韩文又饿又累，心里发慌的毛病都治好了。怔怔地看着林采与昭君，自己告诉自己，应该矜持，但脸上的笑容却怎么样也收敛不起来。

“好了，如今该商量正事了。”林采说道：“我的意思，连三妹一起，我们都送你到了呼韩邪国，再一起跟陈将军回来——”

话犹未尽，韩文已兴奋地拍着手说：“那好，那好，准定这么办。”

昭君微笑不语，这是不以为然而不忍扫他们的兴致的表示。林采看得很清楚，随即问道：“三妹，你有意见？”

终于是昭君表示了不赞成的意见，她认为不但林采与韩文不必作此一番跋涉，甚至陈汤亦不必护送出塞。

“那怎么可以！”韩文问说：“太后的懿旨，怎么可以违背？”

“这又另当别论。”昭君答说：“我也是奉了懿旨的，许我便宜行事，我认为不需要，妹夫就不必出关。”

“妹夫”两字在韩文听来刺耳，但却忍不住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，脸上泛起红霞，连昭君说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“三妹！”林采笑道：“怎么？竟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，在想什么？”

韩文脸一红，强笑着说：“我在想，他肯不肯听二姊的话？”

“他是谁啊？”林采故意相问。

韩文打了她一下，默不作声。昭君此时心情逐渐起变化，天心再开玩笑，正色答说：“三妹，这得你开导他，他亦须尊重我的身份。”

这两句话窘得韩文满脸飞红，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？“二姊，二姊，我失言了！”她吃力地说：“他当然应该听长公主的话！我想他亦不敢不听的。果然无礼，我一定要重重说他！”

见此光景，昭君觉不安，“我亦是无心的一句话，你何必如此认真！好了，”她握着韩文的手说：“不提这件事了。”

“对！不必再提。不过，”林采很恳切地说：“就事论事，二妹，此去路程不少，不让妹夫护送，似乎不大放心。”

“没有什么不能放心的，有胡里图，他敢不尽保护之责？而况还有匡少府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！”林采向韩文说道：“二姊是体恤你，你跟妹夫倒不可辜负盛情。”

这一下，又说得韩文盈盈欲涕。昭君急忙警告：“是喜事！别又掉眼泪。”

正谈到这里秀春来报，陈汤求见。昭君想了一下，认为无须避什么嫌疑，便传话在内厅接见。

陈汤已换了服饰，全副戎装，益显得气概非凡。先在中庭立定，然后遥遥行了军礼，高声说道：“陈汤拜谒长公主，有公务请示。”

“陈将军，”秀春笑嘻嘻地传话：“长公主有命，请陈将军登堂会亲。”

听得“会亲”二字，陈汤喜在心头，窘在脸上，嗫嚅着说：“姑娘，我不知道这个亲怎么会法，可否请你转禀长公主，改日再会亲。”

“陈将军，亏你还是带领成千论万人马的人，怎么会亲都露怯了？”秀春笑道：“若非会亲，长公主能在这里接见你吗？”

原来如此，陈汤恍然大悟，连声说道：“说得是，说得是！多谢姑娘指点。”

于是上阶登堂，只见昭君与林采并立，含笑目迎。昭君并未服御长公主的服饰，但陈汤仍按规矩行了礼，而对林采，却只是以目示意。

“陈将军，我们先谈公事。你请说。”

“是！”陈汤要言不繁地答说：“第一、请示行期；第二、报告长公主，毛延寿已经就捕。”

“喔，”昭君想了一下说：“我们先谈第二点，毛延寿应该送回长安，交石中书处置。”

“是的。押解的人已经派定了，此刻回明了长公主，明天就押解回去。”

“很好！”昭君紧接着说：“再谈第一点，行期请与匡少府商议，不过我希望多住几天，好与姊妹多叙一叙。”

“是！”陈汤想了一下问道：“五天如何？”

“那也差不多了，暂定五天，有件事，陈将军我要告诉你，关于让你送我出塞一事，皇太后授权，许我便宜行事。我现在决定了，你不必护送，你只送我大姊、三妹回长安好了！”

“这？”陈汤迟疑着，有依违两难之苦。

“陈将军，”林采插进来说：“你该信任长公主。退一步说，就算违旨，也是长公主的事。万一皇太后诘责，我可以替你作证，确是长公主告诉你，有此懿旨。”

“那就是了。不过，长公主此去，未尽保护之责，于心不安。”

“那没有什么？胡里图保护我，会比你更稳当。你只管保护我的大姊与三妹好了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好了！公事谈完了，我们应该会亲了。妹夫，”昭君指着林采说：“你先见了大姊。”

这一下陈汤又作难了。一本正经地戎装在谈公事，忽然改口称“大姊”，实在有些叫不出来。

他不叫，林采叫了：“将军妹夫，”她含笑赧衿：“恭喜你！”

“将军妹夫”这个称呼甚怪，陈汤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这一笑，如严霜化为春风，心情轻松随便，毫不窘涩地答说：“大姊，多谢，多谢！也还要多谢二姊！”

“你可真应该多谢你二姊。”林采说：“多谢她促成你们的良缘。”

原来林采已经听昭君说过，是她在太后面前极力进言，认为陈汤与韩文，是英雄美人，相得益彰，如果太后以韩文许配陈汤，是对他的忠荃最好的奖励，必定更能激发他的忠心。

太后欣然嘉纳，所以才有这样一道恩诏。

听她说明经过，不但陈汤感激得不知怎么样才好，在屏风后面的韩文更是泪流满面。觉得昭君的姊妹恩情，浓得承受不住了。

陈汤在再三致谢之后，少不得眼神闪烁，而知是寻觅韩文的踪迹，昭君便喊：“三妹，三妹！”

不喊还好，一喊，韩文索性撒腿往里便走。害羞心怯，勉强她出来与陈汤相见，是件很残忍的事。林采与昭君的想法相同，认为他们已相知有素，不争在此一刻相见，所以都没有进一步的行动。

陈汤到底责任心重，儿女情长，君王的恩义，又何尝不是萦绕心头，难以消释？此时觉得有些情形非澄清不可，当即要求：“回启上长公主，可否容我跟大姊单独谈一谈？”

“那没有什么不可以！”昭君答说：“她在我们姐妹中居长，三妹的亲事本来就应该由她来主持，你们仔细谈一谈好了。”

林采以为陈汤要谈韩文，谁知不然。他开出口来，第一声便是叹息。

“这就怪了！”林采以大姐的身份诘责：“妹夫莫非你对我妹妹还有什么不满不成？”

“不！不！大姐，你完全误会了。对，对她，我真是固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有此结果，我不知是怎么样的高兴。可是，大姐，君恩难忘，你说我回去，见了皇上怎么交代？”

“这——”林采想了一下说：“不是你的责任，无须你担心，不是吗？”

“话是不错！”陈汤皱着眉想了半天，只是唉声叹气地进出一句话来：“叫我怎么说呢？”

林采看他是如此严重的神态，心里不由得也嘀咕了“妹夫，”她问：“皇上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？”

“皇上说，任务不达，不必去见他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林采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。对于皇帝的一往情深，无论如何舍不下昭君的愿望，陈汤的了解，与林采一样深。在林采，事已如此，不愿多想。而陈汤却须面君复命，不能没有交代。意会到这一层，林采倒有些替她这位“妹夫”发愁了。

“那么你看呢？”林采问道：“有什么主意，说来商量！”

“有什么主意。老太后那道懿旨一颁，什么主意都没有了！”

林采想了一会，欲言又止，而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：“妹夫是自己人了，我不妨实在说。老太后的懿旨，还在其次，主要的是，长公主自己愿意和番。”

“噢！”陈汤的那双眼显得更大了，俯身向前，轻声问道：“大姊，莫非长公主愿意做阏氏？”

“嗨！妹夫，你这话可是太唐突了长公主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陈汤诚惶诚恐地，但军人的性格，遇到这些地方是不容许含蓄的，所以率直问道：“大姊！长公主自愿和番，是为了什么！”

“你去想！”林采答说：“你应该细想一想。”

“大姊，”陈汤有些心急了：“你别让我猜了！老实告诉我吧！”

“好！我告诉你，为的是不愿轻动干戈。”

“并不是大动干戈！”陈汤接口说道：“计出万全，决不会搞得国家丧元气。”

林采有些不悦，但不便与他争辩，只说：“我要你细细想一想的道理就在此！”

“是的。”陈汤低沉惋惜地说：“我谋不用，是，是很失策的事。”

“我谋不用？”林采睁大了眼问。

“是！我为这件事殚精竭虑，一切都布置好了。可惜——”

“可惜皇太后不许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！我不懂皇太后怎会知道我在这里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”屏风后面有人应声，接着闪出来一条纤影。正是昭君：“妹夫！我或者又要叫你陈将军了！陈将军，我们细细辩一辩。”

“不敢！”陈汤惶恐万分：“也许是我失言了，不该问的。”

“不！没有什么问不得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是我禀告了皇太后的。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做，才于国，于君，于公，于私，于人，于己都有利。”

陈汤将她的六个“于”复诵了一遍，到最后困惑了，“长公主，”他问：“怎么说，于你亦有利？”

“我达成了报答君恩的志愿，岂非于我有利？”

陈汤的一张长方脸，笑起来时是很雄伟的长隆脸，此时却有棱有角，像石刻一般，只为昭君所说报答君恩的话，在他看来大谬不然。

“长公主，如果所示不准驳回，陈汤奉之唯谨，倘或容人请教，实有不解之处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昭君预备破釜沉舟跟他辩驳一番，所以从容不迫地说：“我懂得你的意思，你觉得我的话说错了是不是？”

“我不敢说长公主错了——”

“不必，”昭君有力地挥一挥手：“不必加上不必要的修饰。实话直说，如何？”

“那就放肆了！”陈汤的口齿也很犀利，交代了这一句，随即问道：“请问长公主，如何为孝？”

“顺者为孝。”昭君脱口相答。

“孝要顺，忠就可逆？”

“妹夫，”昭君笑道：“你的打算错了！我不会在这上头上你的当。你是说，顺者为孝，则忠更当驯顺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！”陈汤斩钉截铁般回答。

“但愿这不是你的本意。孝固非顺不可；忠则决不是非顺不可。”

“莫非逆亦可谓之顺。”

“是看怎么样的逆？”昭君答说：“岂不闻‘忠言逆耳’的成语？又道是‘逢君之恶’，逢君不就是顺吗？”

陈汤默然，是被驳倒了，但却是口服而心不服的神气。

昭君心想，陈汤是汉朝的大员，忠心耿耿，智勇双全，但如不该用而用，他个人的成就有限，对国家真是一大损失。为了惊醒他的愚忠君，昭君决计下一剂猛药。

于是她说：“妹夫，我再说一句，孝固非顺不可，忠则决不是非顺不可。忠君出于孝子，话诚不错，但孝子纵为忠臣，却不一定是良臣，甚至只是着重顺之一字，会成为佞臣。

妹夫，倘或事君只是一个顺字，那是妾妇之道。”

听得这话，连林采都大吃一惊，因为将陈汤骂得太刻毒了——陈汤，脸一阵青、一阵白，壮阔的胸脯起伏不已。林采真担心他会有何不礼貌的行动，或者，至少是冒犯长公主尊严的语言。

“妹夫，”昭君又说：“为我这件事，朝廷已经很受伤了。倘或食言，既损国格，又伤国体，万万不能再翻覆了。”

许了呼韩邪的事，忽然翻悔，诚然“有损国格”，但是“有伤国体”，则陈汤却另有看法。不过他觉得他的看法，能不说最好不说，所以这样问道：“请教长公主，‘有伤国体’这四个字，作何解释？”

“为了留住不遣，想出许多花样，说一句很率直的话，实在是欠光明磊落的。”

“长公主的意思是，陈汤原来的计划不够光明？这，长公主，须知兵法有言：‘兵不厌诈’，似乎不可一概而论。”

“兵不厌诈，诚然！要看用兵的目的如何？目的光明正大，为了保国卫民，不妨使尽各种手段，只求胜利；倘或只是为了一个女子以奇袭暗袭获胜，史笔无情，我们不能不为皇上身后的名声着想。”昭君紧接着说：“不过，我的所谓有欠光明磊落的花样，并不是指你的进行计划而言。譬如，毛延寿！”

她摇摇头，是很不以为然的神气。

“毛延寿，”林采插进来问：“此人怎的伤了国体？”

“大姊你想，”昭君答说：“像毛延寿这样的奸人，早就该明正典刑，一伸国法，只是为了要利用他做间谍，容他苟且偷生到如今。甚至石中书以堂堂宰相之尊，竟跟毛延寿这样的人，钩心斗角在打交道，这不是有伤国体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林采完全同意，转脸向陈汤说：“妹夫，这确是有伤国体。”

“是！”陈汤答说：“既然长公主这么说，我倒有句话，如骨鲠在喉。”

话虽如此，却不说出口。昭君毫不考虑地说：“不要紧，你有话尽管说。”

“长公主已受过明妃的封号，如今又作呼韩邪的阏氏，岂不也是有伤国体？”

此言一出，大惊失色的是林采，还有去而复转在屏风后面悄悄静听的韩文。

接着，便看到突如其来地的一条人影出现，正是来自屏风背后的韩文，她那尖锐的声音，割破了像要窒息样的沉默。

“你怎么这样子说话？简直有点不通人性了！”

宛然是悍妇责备丈夫的神态，但林采不但未曾拦阻也引出她卡在喉头的话。

“妹夫！你这话错尽错绝，有说出来的必要吗？”

“你少说一句都不行？”韩文依旧气鼓鼓地，对满脸涨得通红的陈汤毫不留情的说：“我平时对你的印象，都在这句话中一笔勾销了！罢了！那怕得罪了皇太后，我也不奉懿旨。”

陈汤与林采都不明白她的意思，昭君却听出来了，所谓“不奉懿旨”，便是不愿遵从太后将她许配陈汤的好意。为了自己，以致于他们美满的婚姻破裂，纵使咎不在已，她亦大感不安，不能不开口了。

“三妹，你不要这么说。妹夫亦是有口无心——”

“哪里什么有口无心？他自己说的，有如骨鲠在喉，似乎是非说不可的一句话。”韩文转脸又问陈汤：“你喉咙里一根刺拔掉了，你轻松了吧，舒服了吧？是不是？”

陈汤又悔又恨又着急，恨不得自己在自己的脸上，狠狠掴两下。无奈到底是大将的身份，做不出这种弄臣的姿态，只哭丧着脸说：“我原不该说的。”

“那么是谁要你说的呢？——”

“好了！三妹，”昭君不能不用威严的声音阻止：“其实说出来也好！让

我有个辩解的机会。不然，口中不说，心里是怎样在想，反倒使我觉得有不自白之冤！”

这是深一层的看法，陈汤颇有如释重负之感。但不敢开口。韩文的情绪也缓和了些，静待下文。只有林采忍不住说：“原是我们想错了！明妃只是皇上想这么封而已。宁胡长公主的封号，到底是奉了懿旨的。”

“这也是可以作为理由之一的一种说法，不过我的本意并不在此。皇恩深重，自然只有我感受得最深切，为报君恩，就我自己来说，有个做起来最容易，而且会赢得千秋万世，无数感叹的法子。可是我想来想去，不以为那是符合我本心的做法。”

“那么，”林采问说：“那是怎么个做法。”

“就如当初皇太后所决定的办法，把我的尸首送给呼韩邪！”

原来昭君已萌死志，林采、韩文与陈汤无不心头一震，脸色都很不自然了。

“你们看！”昭君从贴香口袋中取出一个小小的绢包，打开来，里面是红色的粉末：“这是鹤顶红……。”

一语未毕，眼明手快的韩文已将这包毒药抢到手中，顺手交给了陈汤——她是怕昭君会来夺回，交给陈汤就不碍了。

“要死随时随地可死！”昭君微笑着，不过嘴角微有悲惨的意味：“我想通了。我不能死！”

“是的！”韩文喘着气说：“二姊你一死，至少是两条命。”

这意思是韩文亦会自杀。昭君拉着她的手，感动地说：“三妹，你不要怕，我要死，早就死了。说实话，皇太后当初赐死之时，我倒真是向往一瞑不视，千愁皆消的境界。当时死不成，如今就不能死了！因为死于掖庭，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死在公然出长安之后，将要出雁门关之前，请问你们三位，你们心里会怎么想？”

三人面面相觑，都不想回答。也都认为不必回答。但昭君却偏要有答复。

“妹夫，你向来不说假。你告诉我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”

“是君恩未断，只好殉情。”

“是的，我是殉情。不但殉情，亦可说是从一而终，保全了我自己的名声。可是，皇上呢？这不是替皇上蒙了恶名？你们去想，长公主因为皇帝而殉情，即使我是赐封的异姓公主，到底也不是一桩可以在名教礼节上交代得过去的事吧？”

“是，”陈汤这下可衷心钦服了：“长公主真正爱君以德！也真正是用情甚深！”

“是的，我对皇上的感情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皇上对我的感情，也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，我，”昭君忽然激动了：“我只希望皇上恨我，骂我，才会把我的影子从他心中抹掉，上承慈养，下抚黎庶，做一个对天下后世交代得过去的皇帝。如果我竟轻生不愿出塞，请问，皇上又是怎么一个想法？”

“自然是朝思暮想，嗟叹不绝。”林采答说：“想到天所遣愁时，必是武帝邀方士作法，召请李夫人一般，聊慰相思。”

“那是武帝，雄才大略，提得起放得下；当今皇上，”昭君看着陈汤说：“妹夫，你说皇上能像武帝那样吗？”

“长公主！”陈汤肃然下拜：“皎皎此心，天日皆鉴！陈汤敬佩之忱，非

言可喻。”

昭君笑了，是极其安慰的笑。但一想到皇帝的恩情不觉五中如焚——多少天以来，她强自克制，学着去忘掉春花秋月，禁苑双携的往事，而此刻尘封的记忆，被抖露了开来，一发不可收拾了！

谁也不明白她的神色，何以突然变得这么难看？林采与韩文都以为她是得了什么病。或不是一路感受风寒，遽尔发作，便急急扶住她，不约而同地问：“可是病了？”

“不要紧！”昭君强自支持着，用极威严的声音发命令：“陈汤、韩文，你们去谈你们的事，不要管我！”

韩文欲有所言，却为林采的眼色所阻止，松开手答应一声：“是！”陈汤退到别室。

“大姊，你今夜陪陪我，好不好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林采说道：“如果不是身上病，必是心里有病，说出来就好了！”

“这话不错。”

于是两人在昭君的卧处，摊衾倚坐，追忆儿时，怀念乡关。从钦使选美一直谈到掖庭结义。然后就必得提到毛延寿。

昭君说不下去了。

“唉！不提吧！”

她叹口气：“我在想，我如今有个最好的出处，无奈办不到。”

“怎的办不到？”

“我在想，最好在香溪上游，山水深处，结一座茅庐，容你静静地过日子。你想这办得到吗？”

“就办得到我也不赞成。青春不能就这样子埋没了。”

“埋没总比糟蹋好！”

林采默然，心潮起伏，想了又想，终于说出一句话来，“二妹，如果你觉得是糟蹋了青春，倒不如照原议进行。”

“原议？”昭君问说：“什么原议？”

“仍旧照陈汤的计划。二妹，你的青春只有在未央宫中，才不会糟蹋！”

昭君勃然色变，心如刀绞。自己的心迹，至今还不能让亲密知己如林采这样的人明了，那是件太令人伤心的事！夫复何言？她在心里说，就让人误解去吧，死且不畏，何有于此？自己只当自己是已死未埋之人，一切毁誉荣辱，便都只是漠不相关的他人之事，那就不会觉得痛苦，当然也不会快乐！

“大姊，我倦了！”她说：“睡吧！”

她的表情令人莫测高深，怯怯地问说：“二妹，是不是我的话说错了。”

“没有！”她摇摇头，再无多话。

林采默然地退了出去，顺手掩上房门，昭君茫然四顾，只觉得心里空落地，什么都不想，也什么都不会想了。

双眼真个涩重得难受，不自觉地合上了。眼前一片明灭的光，闪现出高山、流泉、老树、野花，听得母亲在喊：“昭君回来！昭君回来……”

母亲在哪里？蓦地里惊醒来，一时不辨身在何处，但见一灯如豆，影绰绰有个人在灯后。

“谁？”

“是我，”林采闪身出来：“二妹，我听见你在梦里头哭。”

“是吗？”昭君摸到脸上，泪痕犹在。同时也明白了，为何看林采的影子是模糊的。

“二妹，”林采坐下来：“你这样去我实在不放心。”

“梦到娘亲才哭的。除此之外，就没有什么能让我哭的事了。”昭君又恢复为那种坚毅的神色：“大姊，你尽管放心，我自己会排遣。将醒作梦，将梦作醒。梦中有好些亲人，有好些趣事，一样能使我快快活活！”

“然则将醒作梦呢？”

昭君无法回答了。

黄尘漠漠，举目无亲。伴着个既老且丑的呼韩邪，那不是个噩梦？噩梦，日日如此，是个不会醒的噩梦！

昭君的声音越来越低，窗外潇潇雨声也越来越清楚了。

“大姊，你请吧！我要去做梦了，不，是把噩梦惊醒来，过我自己的日子。”她迷茫地望着空中：“看，杏花春雨，蒙蒙远山，好美的景致！”

光晕中照出她满足的微笑。面长长的睫毛中，却含着两滴晶莹的泪珠。

林采叹口无声的气，拖着铅样的脚步，悄悄出来。她一直以为是了解昭君的，此时却忽然不了解了。

“谁也不了解她。”林采在心中自语：“千秋万世，没有一个人会了解昭君。”

